

集部第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諸葛丞相集四卷

〔蜀〕諸葛亮撰 〔清〕朱璘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萬卷堂刻本

一

陶元亮詩四卷

〔晉〕陶潛撰 〔明〕黃文煥析義
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五四

東山草堂陶詩箋五卷首一卷

〔清〕邱嘉穗評註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二一九

陶詩彙註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吳瞻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程棗刻本

二七六

漫叟拾遺一卷

〔唐〕元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三四四

李詩鈔述註十六卷

〔明〕林兆珂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五九

杜工部七言律詩二卷

〔唐〕杜甫撰 〔元〕虞集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五八二

諸葛丞相集四卷

〔蜀〕諸葛亮撰 〔清〕朱璘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萬卷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葛丞相

集四卷》提要

序

嘗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建國
立言夫德尚矣明理見性循理
達天或見諸經濟或發爲文章
皆相爲表裏者也乃後世咸知
崇尚理學而每以著書立說爲
可闡明蘊奧足以繼斯道之傳
卽建奇猷尉偉績標炳宇宙者
亦槩目爲功名中人而非理學
中人也夫使必高談性天研秘
晰微而曰道在是矣則孔子之
夢寐原周孟子之王齊反手又

何以稱焉三代以來求其扶綱
常正人心足以上續孔孟之統
者誠莫如諸葛武侯矣當其躬
耕南陽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
遠若將終身及出而興漢討賊
勲業爛然其所關於世道者豈
淺鮮哉若夫辭命之間明體達
用洞見源流迄今讀其出師諸
表及誡子諸書何一非本之理
學以出者乎余因彙其集而重
訂之非好爲標新示異也特欲
明侯之立言原足與德功並垂

千古又何必以載籍不博而致
慨於陳壽所集二十四篇僅存
其目而闕其文耶竊猶恐徒視
爲經濟之書而不知其爲理學
之宗也因撰論辨若干首并附
錄於集後以見侯實運當五百
學近庶幾凡其所措置未可得
而輕議之也然則覽斯集者夫
亦可曉然於侯之文章矣夫亦
可曉然於侯之經濟矣夫亦可
曉然於侯之理學與經濟文章
皆相爲表裏者矣

皆

康熙戊寅長至日知南陽府事

古虞朱璘青巖氏題於署西

之適園



諸葛丞相集

序

四

諸葛丞相原集 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筭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萬卷堂藏板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今閱

諸葛丞相集卷之一 目錄

古虞朱璘彙訂

詩

梁父吟

封

五廬策對

諸

爲後主伐魏諸

表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萬卷堂藏板

爲卒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請宣大行遺諸表

薦呂凱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復彈廖立表

臨終遺表

疏

街亭自貶疏

上事疏

公文

公文上尚書

議

正議

絕盟好議

謚葬甘皇后議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萬卷堂藏板

教

與羣下教

又與羣下教

勸將士勤攻已關教

獎姚仙教

答蔣琬教

作斧教

作匕首教

作鎧矛教

步軍教

與參軍栳屬教

稱蔣琬

稱董厥

黜來敏教

書

爲法正答或問書

答關雲長書

與杜微書

諸葛丞相集

目錄

四

萬卷堂藏板

答杜微書

答李恢書

與劉巴書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答李嚴書二首

與張裔書二首

與張裔蔣琬書二首

與張魯書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嚴書

答法正書

與步騭書

與李豐書

與孟達書

與陸遜書

與孫權書

又與孫權書

與兄瑾書九首

諸葛丞相集

目錄

五

萬卷堂藏板

誠子書二首

誠外甥書

帖

遠涉帖

發

記

黃陵廟記

碑

司馬季主碑

論	論交	論治	令	軍令三則	兵軍要誠	說	說孫權於柴桑	寓言	諸葛丞相集 目錄 六 藏板	心書 五十條	兵機	逐惡	却人性	將材	將器	將獎	將忠	將善	將剛	將驕	將德	出師	擇材	智用	不陣	將誠	戎備	習練	軍器	腹心	謹候	機形	重刑	善將	審因	兵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寶	後應	便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機	搗能	輕戰	勉勞	情勢	擊勢	整師	勵士	自勉	戰道	和人	察情	將情	威令	東葬	西戎	南登	花秋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目錄	附錄	策諸葛丞相詔	漢先 王	策復諸葛丞相詔	漢後 王	諸葛丞相集 目錄 七 萬卷堂 藏板	漢贈諸葛丞相詔	漢後 王	與諸葛丞相駁	漢劉 琰	與諸葛丞相書	漢馬 謖	獄中與諸葛公書	漢彭 美	諫諸葛亮書	漢楊 顯	與諸葛公書	漢馬 良	與諸葛亮書	漢劉 巴	與諸葛丞相書	漢孟 達	與諸葛公書	魏司馬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陣圖記	八陣圖說	八陣本始	八陣總論	神宗八陣論	繪八陣圖疏	彌牟魚腹八陣開門三圖	方曲圓直銳陣五圖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萬卷室藏板	遊騎分屬滾陣歸營三圖	正義通鑑張璠分配霍光三圖	分野	古驗	綱目	語錄	道中	用人	制器
------	------	------	------	-------	-------	------------	----------	----------------------	------------	--------------	----	----	----	----	----	----	----

勝蹟	諸葛丞相集卷之三 目錄	為諸葛丞相前立祠表	進諸葛亮集表	諸葛孔明論	樂葛鑾方論	述佐篇論	諸葛武侯論	武侯不出褒中論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萬卷室藏板	諸葛武侯論	諸葛武侯論	諸葛武侯論	武侯北伐論	武侯親賢遠佞論	武侯知相體論	孔明自比管樂論	諸葛武侯論	諸葛丞相躬親決罰論
		漢習隆	晉陳壽	晉袁宏	晉張輔	吳張	宋胡寅	宋胡寅	九 萬卷室藏板	宋張枋	宋朱熹	宋陳亮	宋陳亮	宋真德秀	元吳澄	元楊維禎	明羅大經	明羅大經

諸葛武侯論	明宋 濂
武侯屯石牛原論	明宋 濂
諸葛丞相論	明方孝孺
武侯戮馬謖	明李東陽
諸葛孔明論	明章 懋
諸葛武侯論	明顧 充
武侯策取荆益論	明王世貞
武侯食少事煩論	明馮夢禎
武侯取益州論	明王志堅
諸葛丞相集	十 萬卷堂藏板
武侯征南中論	明吳 欽
武侯謹慎論	明張 璠
蜀諸葛丞相祠堂碑	唐裴 度
諸葛武侯廟碑	唐尙 馳
刻武侯碑陰	唐孫 樵
諸葛書院碑	元程鉅夫
諸葛忠武侯卧龍岡碑	明史東昌
諸葛武侯宅銘	晉習鑿齒
武侯廟古柏銘	唐段文昌

諸葛武侯廟銘	明楊士奇
諸葛丞相贊	漢楊 戲
三國名臣贊	晉袁 宏
諸葛武侯贊	晉習鑿齒
諸葛孔明贊	宋胡 寅
諸葛武侯像贊	宋張 栻
武侯受遺命贊	宋郭大有
諸葛武侯贊	明方孝孺
淮陰武侯辨	宋劉安世
諸葛丞相集	十二 萬卷堂藏板
諸葛孔明文集辨	明李夢陽
祭諸葛丞相文	晉李 興
謁武侯廟文	宋王十朋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明蜀獻王
蜀漢本末序	明方孝孺
諸葛丞相集序	明張 燮
諸葛丞相集題詞	明張 溥
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記	宋任 淵
移建武侯祠記	宋王十朋

重修武侯祠記	明王直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楊慎
重修武侯祠堂記	明李東陽
賦	
八陣圖賦	元楊維禎
渡瀘賦	明何景明
詩	
八陣圖	晉桓溫
蜀相	唐杜甫
諸葛丞相集	唐杜甫
懷古	唐杜甫
諸葛廟	唐杜甫
古柏行	唐杜甫
八陣圖	唐杜甫
武侯廟	唐杜甫
夔州歌	唐杜甫
讀諸葛武侯傳	唐李白
先王武侯廟	唐岑參
武侯廟古柏	唐李商隱

題籌筆驛	唐李商隱
籌筆驛	唐羅隱
觀八陣圖	唐劉禹錫
孔明廟柏	唐陸龜蒙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諸葛孔明	宋王安石
隆中	宋蘇軾
題石鼻寨	宋蘇軾
八陣圖	宋蘇軾
諸葛丞相集	宋蘇軾
孔明書堂	宋宋祁
八陣圖	宋王剛中
諸葛武侯	宋王十朋
八陣臺觀武侯像長句	宋張嶺
諸葛村謁武侯廟	元揭傒斯
和梁父吟	元楊維禎
題南陽諸葛廟	元周伯琦
蜀相像	明方孝孺
五丈原	明李東陽

河縣武侯祠	明趙貞吉
懷臥龍祠	明徐光宗
謁武侯祠	明劉廷詔
祁山武侯壘	明傅振商
謁武侯祠	明傅振商
籌筆驛	明傅振商
題臥龍岡	明江天爵
河縣謁諸葛忠武侯祠	王士禎
武侯琴室	王士禎
諸葛丞相集	王士禎
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	王士禎
臥龍岡	王士禎
臥龍岡二首	徐嘉炎
遊臥龍岡	李來章
平臥龍岡	袁虞尊
重建諸葛書院	朱璘
重訂諸葛丞相集	朱璘
草廬	朱璘
諸葛井	朱璘

武侯祠	朱瑞圖
諸葛丞相集卷之四	目錄
附錄	朱璘
漢丞相諸葛亮傳	朱璘
年譜	朱璘
釋誠子書	朱璘
續附	朱璘
運籌道統論	朱璘
學同顏子論	朱璘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識時務論	朱璘
可與權論	朱璘
合師取蜀論	朱璘
不諫伐吳論	朱璘
平南中論	朱璘
出祁山論	朱璘
鼎足說	朱璘
祭風臺說	朱璘
不禁抑法正說	朱璘

木牛流馬說

朱璘

不復喪禮辨

朱璘

不知馬謖辨

朱璘

書諸葛思遠傳後

朱璘

跋

朱璘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古莫朱

璘纂輯

漢丞相諸葛亮著

男

璘

校梓

吟

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滄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

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藏板

齊晏子

對

草廬策對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命，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二

萬卷堂藏板

詔

爲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衰。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三

萬卷堂藏板

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謨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壘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

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福志、臨河洛、兵大、列諸
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量
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
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
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
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于
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惡、
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
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四 萬卷堂
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楠等二十餘
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
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
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
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靡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
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
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

福、微丁去股、項伯歸漢、皆受主之慶、此前世之
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劉及
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
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五

萬卷堂

表

爲群下上漢帝請先王爲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
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勿冲而上官逆謀皆
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
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
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
首難蕩覆京畿曹操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楊
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藏板

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過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
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
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
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
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民海
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
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
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
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

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

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
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
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
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爲元
帥卒立效績推破魏醜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
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
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
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藏板

漢健爲爲國所署置承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
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
伏矯罪雖死無恨

諸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勅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八

萬卷堂藏板

薦呂凱表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閬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九 萬卷堂藏板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

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藏板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升都故計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特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祥疑蒲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庸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秣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關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自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臣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遣盟關羽毀敗秣歸踐踏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藏板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此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至江州驕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三

萬卷堂藏板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貶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幸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吃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議眞僞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表

萬卷堂藏板

郡則有聞昧聞耳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止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亮廢立爲民從漢山郡立躬泣曰吾終爲左祖矣後臨軍姜維率偏師經漢山諸立樹立意氣不喪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遺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諂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諸葛丞相集

卷一

表

萬卷堂藏板

疏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愆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上

萬卷

上事疏

臣先遣孟瑛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瑛嘗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叅軍孤忠勤諫乃止今簒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輟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

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立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興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離行中叅軍昭武中郎將

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
臣費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
將臣杜祺行參軍校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
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
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議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
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事
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昔艾之齒承遺指而
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
世祖之創述舊基有羸卒數十摧莽羣旅四十餘
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
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
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送喪漢中之地
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恒淫
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
進驪光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輒解禹授所聞
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
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
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
臨有罪可得干礙者哉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南
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
議
國稱藩亮皆不報乃作正議一篇以見志云

紀盟好議

權有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暴情者求撓
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範警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
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
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
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
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
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
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
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
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
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借
之罪未宜明也

諸葛亮有集

卷之一

子

萬卷堂
藏板

謚葬甘皇后議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
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
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樞在遠飄飄特遣使者
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樞已到又梓
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輟與太常臣賴恭
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
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毋以子
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議 主 萬卷堂
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慈
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
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恩寒泉之恩輟與恭等案謚
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殺則興室死則同穴故昭
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
露天下其禮儀別奏

教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礙
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勿宰參署
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救告苟能慕元直
之十一勿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亦可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教

藏板

軍於勿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
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
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勸將士勤攻已闕教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
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
何益自今以後諸行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
則事可定賊可克功可踴足而待矣

獎姚仙教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退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
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
希此事以屬其望

答蔣琬教

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
之清重也亮開府府掾爲東曹掾
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作斧教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教

藏板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壤刀斧
餘枚賴賊已走問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
日初無壞者余乃知彼王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
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教

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其士

又

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銳寸折矛以給之

步軍教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涉嶺不便宜以事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參軍僚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習不能悉納幼宰參著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有忠於國如幼宰亮可以少其過也

稱蔣琬

公琰托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

請為丞相集

卷之一 教

萬卷堂藏板

稱董厥

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卽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

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教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

請為丞相集

卷之一 教

萬卷堂藏板

書

為法正答或問書

王公在公安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偏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行其意邪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熙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焉之絕倫逸群也

羽超

羽超

羽超

羽超

羽超

與杜微書

服聞德行微湯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觀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賈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王公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微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微先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王定蜀微備聞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選迎告妙簡舊德以微為主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

答杜微書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諸葛丞相集

答李恢書

行常離別以為惆悵今致甌篲一以達心也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大人去就已知矣足下欲何之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答李嚴書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然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延簡稱王亮答之

又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書

亮

萬卷堂藏板

與張裔書

君昔在陌下營壘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避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譽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亮北任漢中欲勝裔為留府長史問楊洪對曰裔天姿明察往不公正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嗣初裔子為洪史最過受罰裔以為恨時或疑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後裔與司馬校尉岑述不相至于忿恨亮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又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妻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少萊之憤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張裔將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時亮辟姜維為舍曹操加奉義將軍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書

亮

萬卷堂藏板

又

令史失賴玄操屬喪楊顓為朝中損益多矣

與張魯書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蔣琬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陳震字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

答法正書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轉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賤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藏板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李豐書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關中乖乎昔楚卿舉

誦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

護勤追前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資客百數

十人君以中郎奉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

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葵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

而已初亮以李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命嚴以中都

而己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部山平亮督運事

值天霖雨連糧不繼呼亮來還軍退乃更賜驚車

糧饒足何以復歸又表後主說軍許退欲以誘賊

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廢為民又教與平子豐後聞

亮卒疾病死平常與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

實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三

萬卷堂藏板

與孟達書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王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與劉封不復復歸劉封人李鴻請亮言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引者達之去就明公明商欲誅達妻于類先王不恤以達盡不信冲言委卿各公無後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為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數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

馬懿之
即斬達

與陸遜書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照主權殺糧穀軍之要
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恪
亮兄瑾之子孫權置節度官典掌軍糧將
用恪亮與遜書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與孫權書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勦
滅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
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
藏板

又與孫權書

所送白彪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愧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王帳下白彪西
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

里其關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
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山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
伯苗一成赤岸屯田一成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
苗相聞而已

又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
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衝治此道以向陳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萬卷堂
藏板

倉足以叛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
合有可貴者
震為衛尉人吳賀孫
權踐祚亮與瑾書

又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則
儉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孫松字子喬權弟
子為射聲校尉卒

又

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胥者也殷禮字往嗣吳郡雲陽人通占候張溫與

又

喬木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喬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為嗣并謝馬都尉

又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書瞻後為衛將軍赴孫艾戰死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書

萬卷堂藏板

誠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大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懶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大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實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誠外甥書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容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帖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幾斜幸皆無恙使還馳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書

萬卷堂藏板

此不復具

跋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十五里

記

黃陵廟記

僕躬排南陽之軟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
 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
 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
 中崔嵬巒岫列作三峰平治泔水順迤其道非神
 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
 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熱視於大江重復石
 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形畫
 者前壁一旂旗右駢一黃犢猶有黃工開導之勢
 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
 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補助禹開江
 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
 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蕭子云相集

卷之一

吳

萬卷堂藏板

碑

司馬季主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并萬品茲彰先生理
 著分別剛柔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行方目是

卷之一

五

萬卷堂藏板

論

論交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業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論治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夫

萬卷堂藏板

令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住起住妨弩與

又

連衝陣狹而厚也

又

始出營堅矛戟舒幡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堅矛戟舒幡旗鳴鼓角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夫

萬卷堂藏板

復結幡旗鳴鼓角違令者死

兵軍要誠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儉人有此不去是謂取微

說

說孫權於柴桑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方面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棄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請為丞相集卷之一

早 萬 堂

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失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並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

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蹙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左將軍併力拒操

寓言

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又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北牡稱其賢也

心書

兵機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三 萬卷堂藏板

得也

逐惡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日結黨相連毀謗賢良二日倭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日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日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日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姦偽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

夫知人之性最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

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日聞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日窮之以辭辨而觀其變三口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日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日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日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日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材

夫將材有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饑寒悉其勞苦此之謂仁將臨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三 萬卷堂藏板

將器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心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審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聞此千夫之將外貌茫茫中心列列知人艱難悉人饑飽此萬夫之將誠信寬大閑於理亂隱隱紛紛隣國皆服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親如室家此天下雄將不可敵也

將弊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聖 萬卷堂 藏板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日貪求無厭二日嫉賢妬能三日信奸邪佞四日料彼不自料五日猶豫不自決六日荒淫于酒色七日奸不忌於法令八日後言不以禮格也

將忠

兵者凶器將者凶任是以器剛則使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不喜辱之不懈見利不貪美色不淫以身殉國壹意而已

將善

夫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夷險四欲者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

善將者至剛不可折至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常之道

將驕

將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必叛將不可恡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聖 萬卷堂 藏板
恡則賞罰不行賞罰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恡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德

將有五德高節可以勵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汎愛可以容衆力行可以立功此將之五德又將有八惡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乏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毀謗此之謂

八駟

出師

古者國有難君簡賢而任之齊三日入太廟而南
立將北面大師進斧鉞於君君持斧鉞以朝授于
將曰闕外將軍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
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
倂而爲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
勞逸齊其苦共安樂如此則士必盡命敵必可亡
將受詞鑿因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萬卷堂

退無時軍中之事不問其命皆出將出此則無天
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後是以智者爲
之慮勇者爲之圖故戰勝于外立功于內揚名于
後代福延及子孫矣

擇付

夫師之行也有好關而樂戰取強敵者聚爲一徒
名曰冒陣之士有氣蓋三軍付力敢闖者聚爲一
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走如奔馬者聚爲一
徒名曰奪旗之士有善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

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
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
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推軍六善各因其能而
用之也

智用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
時不作而人作謂之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謂
之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謂之逆人智者不逆
天不逆時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陣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
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治理也安其居
樂其業主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也若舜
修典刑咎繇作士人不治今刑無所施可謂善師
者不陣若禹伐有苗湯放桀十羽而苗民服可謂善
陣者不戰若周武王伐紂一皮衣而天下大定可謂
善戰者不敗若楚昭王遭閭閻之伐而身奔卒能
返其國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將誠

昔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行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兼剛柔之術閱禮樂之說先德而後勇靜若潛魚動若奔獾敗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威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若崩崖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以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寬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升之有謀者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吳

萬卷堂藏板

戎備

夫國之大務莫先於戎事倘若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殺軍覆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國有難君臣肝食而謀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

懼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待久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國無小有備故也又曰豫備無虞善政之道又曰蠶蠶有毒况於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不備也

習練

夫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士不可不教先訓之以禮義誨之以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吳

萬卷堂藏板

軍器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師亂徒乍却乍前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制歛氣厭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矯詞妄陳禍

福喧雜驚亂或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虛竭軍
庫以給身此九者三軍之害有之必敗也

腹心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必有耳目必有爪牙無腹心
如人夜行無耳目如其然而居無爪牙如餓人食
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傳聞多智者為腹
心沉審謹密者為耳目敢勇善敵者為爪牙

謹候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欺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辛

萬卷堂

律失律則首律道有十五焉一日慮間謀明也二
日詰詐候謀也三日勇敢眾不撓也四日廉見利
思義也五日平賞罰均也六日忍善含耻也七日
寬能容眾也八日信重然諾也九日謹禮賢能也
十日明不納讒也十一日敬不遺舊也十二日仁
養士卒也十三日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日分知止
足也十五日謀自料而後料彼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

機道有三焉一日事二日勢三日情事機作而不
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遏非賢也情機發而
不能行非勇也善為將者必因機以立勝也

重刑

吳起曰鼓聲金鐸所以威耳旄旌旗幟所以威目
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下不可消目威以
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此三者不善審
可待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必移將之所指莫不
必至將之所期莫不必死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辛

萬卷堂

善將

古之善將者有大經示之以進退而人知禁陳之
以德義而人知禮重之以是非而人知勸令之以
賞罰而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故能戰必
勝敵必取也庸將不然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
善惡混同士不識勸賞罰不均人不知信故賢良
退伏而諂頑進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

乏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倚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兵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調順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三 萬卷堂藏板

勝敗

賢者居上士卒處下人安其業是以無敵三軍悅矣士卒畏懼相陣以勇鬪相堅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道也士卒情慢三軍毀傷下無禮信人不忌法相惡以敵相詬以利相屬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道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

倚也而上下不假以賞罰是猶束猿猴之手而責其不升木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在權臣罰不由將人苟自利誰懷關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不能自衛故孫武曰將之出也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有天子詔也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其人如養已子有難則以身先之以身後之傷者泣而養之死者泣而葬之饑者給食而飼之寒者解衣而衣之置者禮而休之勇者賞而親之將能如此則所向必勝捷也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其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恩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人望之望可以為上賓有猛如饑虎捷若鷹隼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為次賓有多言或中薄能小技此可以為下賓

後應

若乃國難于易爲大千小先用賞後用刑此用兵之妙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亂發短兵相接數陳威信敵人告降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各分彼傷我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利

夫草木叢穢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暗明無隱利以勇力隘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斷澗隔水大風陷昧利以搏前掩後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計

論

萬卷堂藏板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利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此乎見機之道莫大於不意猶虎失險童子受教而追之蜂蠆入袖壯夫惘惘而失色故出其不意而變實虛也

備能

古之善用兵者先揣其能而斷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器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財

貨孰實也百姓孰安也觀此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螽蟥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所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鐵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勝者未之有也山林積石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草蔓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計 論 萬卷堂相屬此車騎之地蘆葦相參樹木交映此劍劍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遠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將者先探敵情然後蒞之師老糧絕百姓
怨生人多疾疫計不先設器械不修卒不練習外
救不至途遠日暮士卒勞倦將薄吏輕懈不設備
進不暇陣陣而未定行波涉水半山隱藏踰津越
河旌旗散亂將士相遠戰勝而驕行陣失列兵疲
而驚大軍雖給而衆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却擊
之無疑上度下惠信賞必罰陳功就列用賢授能
師恭而禮甲兵堅利四隣之大歸于版圖糧備有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萬卷堂 藏板
餘政教不虛敵人有此引而避之

整師

夫出軍行師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
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于用所謂整
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逼前後
應節左右應旄與之安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
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

勵士

夫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賂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

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
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
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夫聖人則天賢人法地智者循古驕者毀至慢者
禍及多語者寡信自養者少恩賞無功者難罰無
罪者怨怒不常者滅

戰道

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張火鼓利用短兵巧在設
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
尙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壕帳設旌旗持
嚴金鼓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
利在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
強弩以衝之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
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簡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
以惑之發強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
衛之順其流以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
嚮夜以衝之出其不意或多將火鼓以亂其耳目

馳而攻之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要在和人人則不勦而自戢矣若更卒相猜士戎不附忠謀不納群小謗議譏謔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况衆人乎故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察情

夫兵起有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萬卷堂藏板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挑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兵亂也更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靜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米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

不操扇冬不照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威貌而萬人束肩歛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榮紱之類是也夫以兵之權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是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心書 萬卷堂藏板

東夷之性薄義禮義悍急能開依山墮海憑險自固若君臣和睦黎民安喜不可圖也上竄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隙生則修德以來之因其人而擊之其勢必克也

西戎

西戎多種性剛昧依城着野出良馬多金寶而利於鬪故難敗此可以惑詐取不可以言議服自積石以西諸戎稍敦仁信地廣形險自負強狠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隙伺之以內亂則圖之可圖矣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師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以西多馬其游出奇貨故人食而勇戰春夏多瘴疫利在疾闘不可久師也

北狄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乃自引去長山廣積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裘皮服農奔走馳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緩之未可以兵革服之漢不與戰其畧有三漢軍且耕且

前為丞相集

卷之二

古

空

萬卷堂

戰故疲而怯虜騎且牧且獵則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運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之形勢則騎與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其莫若守邊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而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火而待之多方策以候之乘間隙而擊之則國不費而寇可克矣人不疲而虜已靜矣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古虞朱

瑞圖

男鵬圖

附錄

策諸葛丞相詔

漢先王

章武元年夏四月策亮爲丞相詔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

前為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萬卷堂

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

策復諸葛丞相詔

漢後王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敵斬王獲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其美興復一郡風震克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播擻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其勿辭

謹贈諸葛丞相詔

漢後王

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

紀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
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
不弔事隔垂克邁疾隕喪厥用傷悼肝心若裂夫
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
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
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

與諸葛丞相牋

漢劉琰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萬卷堂藏板

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清荒之病自先帝以
來紛紛之論始將傾覆願蒙明公本其心在國
原其身中穢垢扶持今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
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
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
無所用命則靡奇願

與諸葛丞相書

漢馬謖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慈與興禹
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
也

獄中與諸葛公書

漢彭柔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
闇弱其惟王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
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衛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請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
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
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
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
布衣之中擢為國士蓋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此柔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
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
也見僕頗別裁奏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
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王公
之意倉卒感激願以被濟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
薄慮所致王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
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
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王公共討曹操耳
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

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
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
僕敗以取禍自我墜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
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
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
愛自愛

誄諸葛亮書

漢楊 頤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
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四 萬卷堂 藏板

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
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
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戚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
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故祁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
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
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諸葛公書

漢馬 良

聞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
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予以簡才宜適
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
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
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
節

與諸葛亮書

漢劉 巴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
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五 萬卷堂 藏板

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

與諸葛丞相書

漢孟 達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間吾舉軍當表上
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與諸葛公書

魏司馬懿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數述足下不去口實

圖說

八陣記

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畧中原之所作也。墨石爲之其跡在夔州魚浦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崔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雀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據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人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萬卷堂藏板

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爲立整據以爲主也氤氲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軸衡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八陣圖蹟

蜀志言孔明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今考侯八陣圖凡四其在廣都之八陣鄉者一百二十諸葛丞相集卷之二圖記萬卷堂藏板有八當頭陣法也在魚復永安宮南江離水上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沔陽之高平舊壘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亦云二百五十有六今無其蹟

八陣圖說

武侯八陣圖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輔十二陣居中間天衝四陣居右地前衝六陣附天衝地後衝六陣居左天後衝四陣包地後衝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合爲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輔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八 萬卷堂藏板

蟠兵象先陰以右爲前以右天衝二隊列前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衝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右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圖也

八陣本始

風后握奇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大有衝地有輔天地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輔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兩維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九 萬卷堂藏板

蛇居兩端向敵而躡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據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入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難而爲人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八陣總論

李昭玘曰陣之所以入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于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十 萬卷堂 藏板

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時能爾哉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

過句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橫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袤綿亘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漫散治以爲鳥翔回屈包羞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十 萬卷堂 藏板

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神出鬼沒千變萬化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

羅一峯曰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軒轅五陣本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爲金形我則爲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爲火形我則爲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爲善也孔明八

陣本於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即乾坤
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即震兌離
坎四方卦之寓名也若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
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
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旁至擊旁則
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爲善也

蔡湖王氏曰先出合戰者爲正兵圍而直曲而銳
以象五行或旁擊或夾攻或掩伏或截殺隱顯莫
測料量如神此又奇也若其變化制勝則存陳之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蜀記 三 萬卷堂
以金鼓明之以旌旗使散而爲八復而爲一故行
則爲陣止則爲營矣

劉隅曰洪范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峩時而崩摧長
溝巨浸時而漸竭亦或有磐石清泉終古不可殫
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
焉蜀諸葛武侯入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
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卽此是也數千年餘潮
起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晦晦蛟龍爲之影
匿大地群壑爲之震搖而鼎鼎之石曾無損移顛

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日翌日艤舟浦大登觀
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徵武
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
岸有土濠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
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壘塘鎮
以澗瀕江流扼於吭隘溫溪而回延匯數茫此浦
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濤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
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刻澗瀕不拔則石無可轉
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於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蜀記 三 萬卷堂
此靈渚擇要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
之志忠精雄武之榮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倣
爾或以爲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神物護持者失
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倣
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
已鑒而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
後之觀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於正不可以
誣誕之意加之也銘曰岷嶠黑水實維梁州乾闥
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再虛靈威大暢於

衆之匠粵古軒皇風牧執象推妖殛兇兵陣是劍
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就開草昧惟公獨
生在漢季葉龍姿騰鳳以翊昭烈奇機在握聖明
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春此魚復綿延斯千罹
塘下扼澗瀕擁前江潯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
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貌虎蛇烏舒嶧風雲飛
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蹙吳
吞魏皇漢是衍類類其衷如石不轉業虧此足運
丁星隕雅此無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萬卷堂藏板

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宋神宗元豐三年論近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收
蚩尤于涿鹿諸葛亮造八陣置于魚復平沙之上
磨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
莫能識之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
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逼曉其
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
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
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
圓而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萬卷堂藏板

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
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
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
二軍共爲九軍今論兵者俱以唐李荃太白陰經
中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可約李靖法爲九軍
營陣之制然李荃之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
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于一法而已止曰
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鄭林繪入陣圖疏曰臣通攷古今陣法真有過于
軒轅黃帝被蚩尤之陣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太
軍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
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
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
相應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
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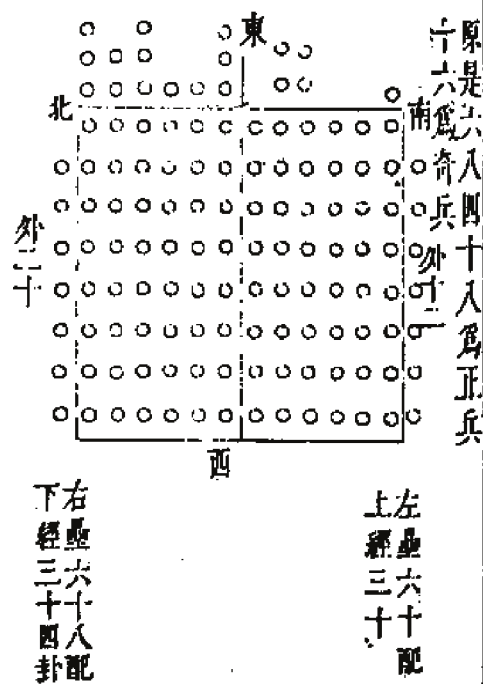
萬卷堂藏板

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
陣大陣則法伏義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
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櫛甲有九
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
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
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據則常山蛇也故曰

常山蛇陣

景泰四年

圖陣八平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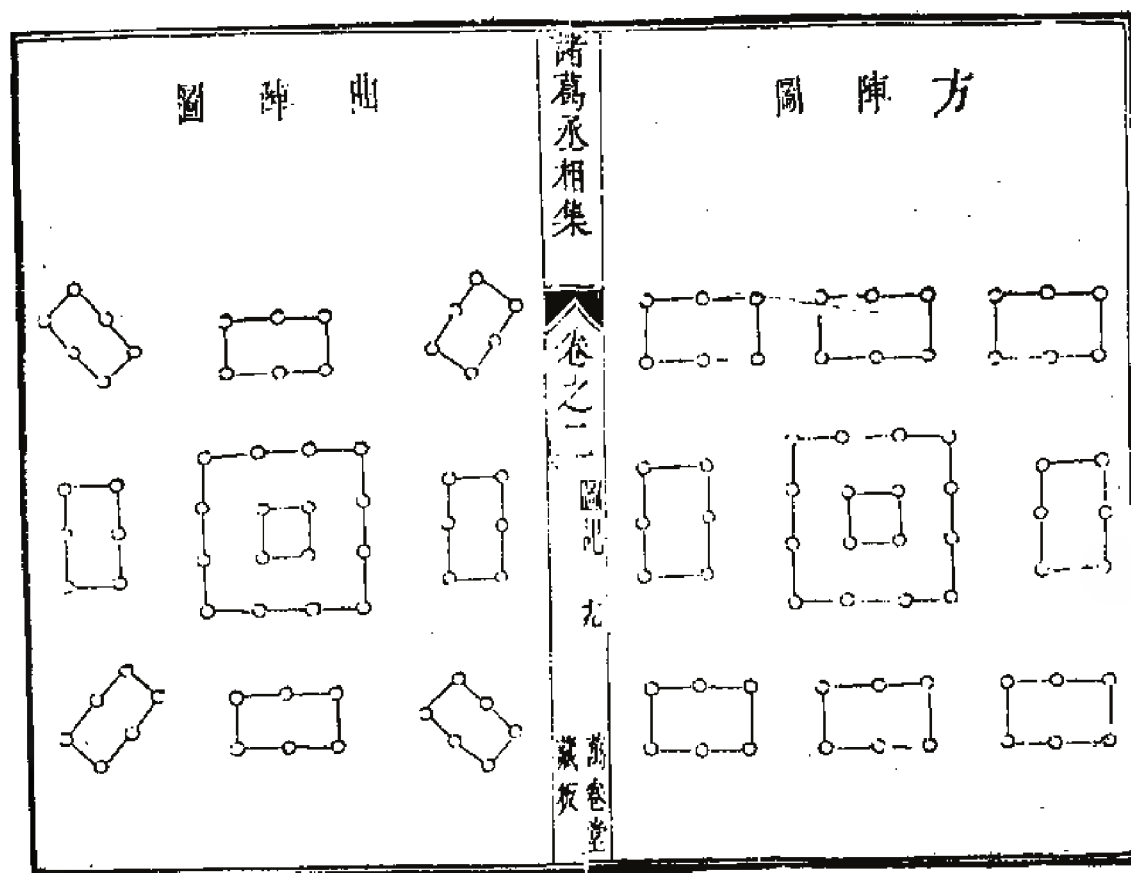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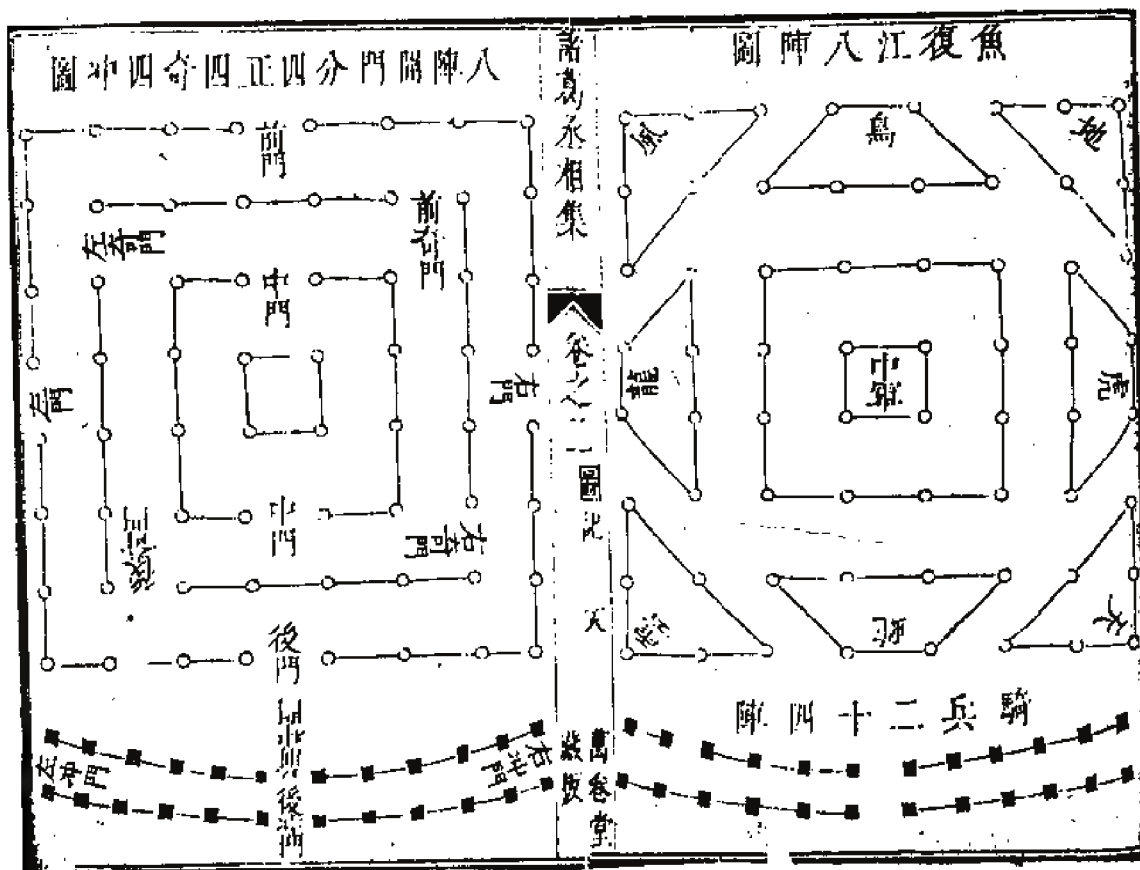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萬卷堂藏板

在廣漢者即彌平陣圖降土為魁基以江右四門二首六
十四卦塊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
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憑
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可以識縱橫皆入魁間二
丈假月內而九六鱗差七八以為經八陣兵為八
列中道則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為緯遊軍九列
復加六隊奇兵故曰緯



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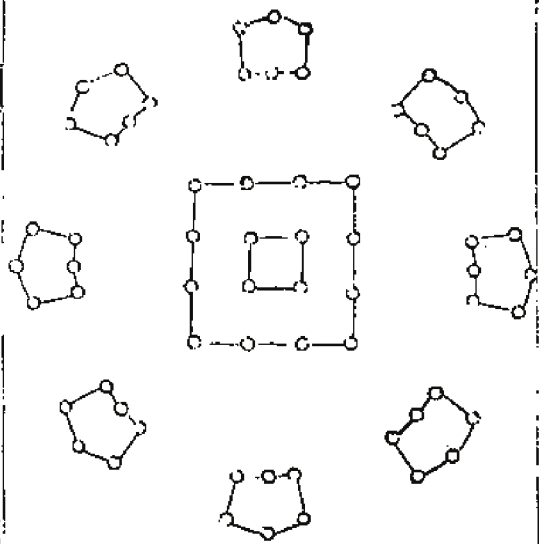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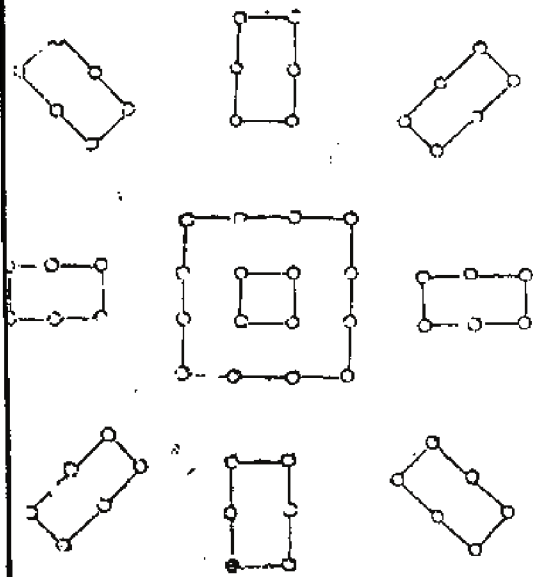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萬卷堂藏板

直陣圖



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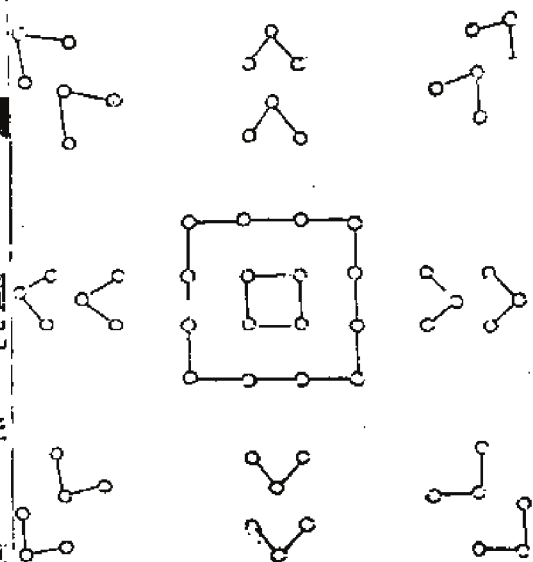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萬卷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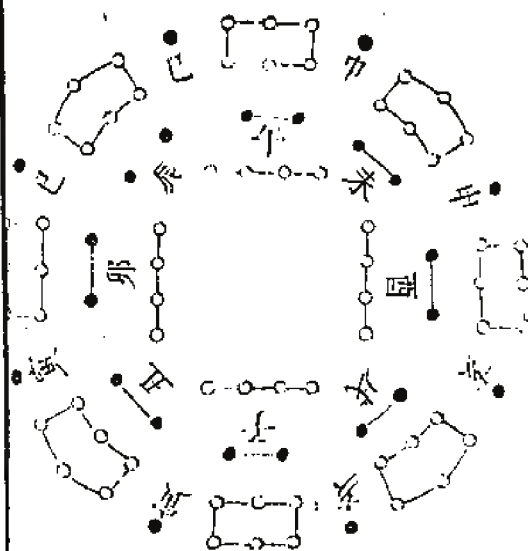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
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
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速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
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
李靖對曰諸葛亮以不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
卽此圖也○四維為正四方為奇乾之天地之地
震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
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
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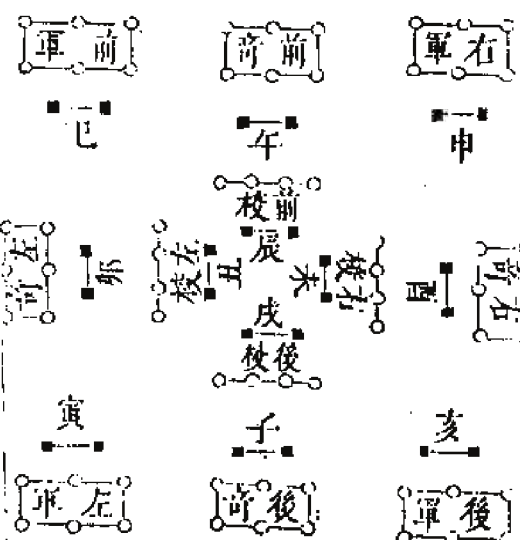
遊騎二十四分陣各神圖



騎兵沒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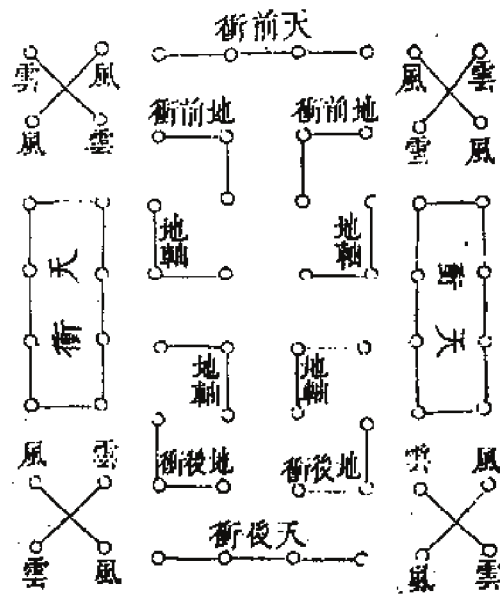


騎兵歸營圖



翟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正義分配八陣圖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葛亮堂

正義俗傳為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

之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為

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

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

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各四隊風居四維故

有同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各三隊雲居四

角故有方人居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衝總為八

陣陣後游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

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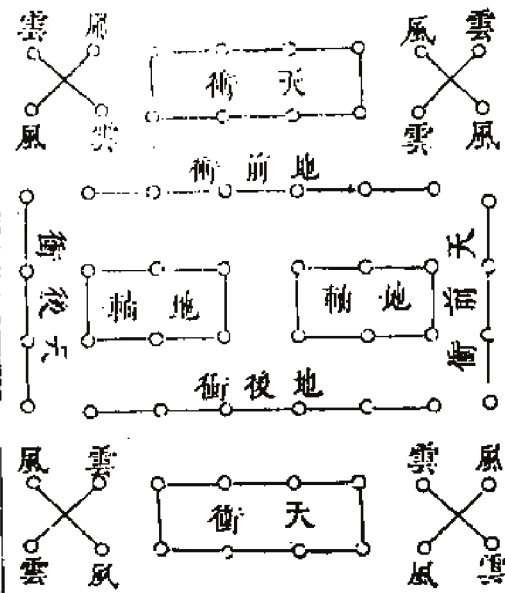
繞之義也虎居中開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
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
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
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
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
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
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
與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圖記

通鑑分配提塘八陣圖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吳

萬卷堂藏板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衝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

諸葛丞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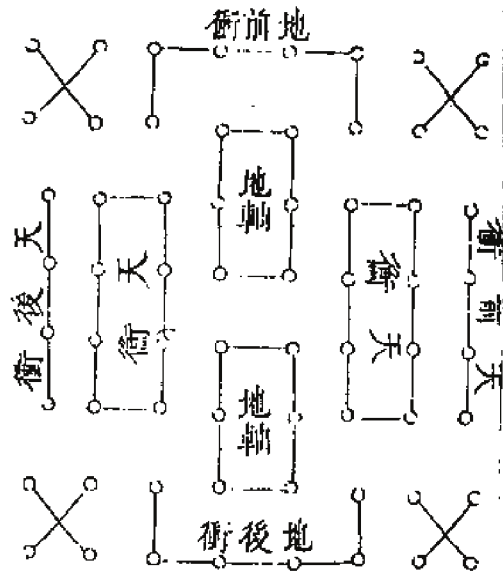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吳

萬卷堂藏板

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燁分配壘八陣圖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天

萬卷堂藏板

張燁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為正三十二為奇

諸葛武侯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氏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
陰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
入亢五度 濟陰入氏一度 東平入氏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一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南入心
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箕尾燕幽州 兖州入箕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河西上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分野 天 萬卷堂藏板
郡北遼東西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
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牛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
六度 陸方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
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牛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人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

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淄川入危十四度
室壁衝井州	安定入室一度	天水入室八度
隴西入室四度	酒泉入室十一度	張掖入室十四度
武都入壁一度	金城入壁四度	金城入壁四度
武城入壁六度	墩煌入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瑯琊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陽城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兗州入胃一度		
兗州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諸葛永有集	卷之二	分野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十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澗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廣漢入觜一度	趙倚入觜三度	趙參魏益州
健爲入參三度	群荆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井鬼秦雍州	漢中入井一度	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	代郡入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井二度	柳星張周三河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占驗

上先王

亮美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星在西方又觀乾
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王于將帥多凶少吉事應
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淵泉則黃龍見又前關羽圍樊時襄陽男子張嘉
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靈光徹天軍師將軍亮與
羣臣上言考省靈圖啟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
著宜即帝位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占驗 附錄
輔後主

建興辛亥冬日犯軒轅大星月犯鎮星丞相亮息
民休士勸農講武次年又日犯軒轅大星太白晝
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丞相亮運米集斜
谷口治斜谷邸閣

甲寅秋丞相亮軍於郿氏塢有星赤而芒角自東
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亮密表
舉蔣琬自代俄卒

綱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
壁大破之操引還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劉備孫權分荊州
劉備遣兵擊巴賈破之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綱目 附錄
劉備進兵漢中
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操引還
備遂取漢中
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漢中王即皇帝位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正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後王建興元年

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

立皇后張氏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綱目 孟

萬卷堂

相事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伐魏援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

築漢樂二城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丞相亮伐魏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始分兵屯田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

語錄

晉李玄盛爲諸葛孔明訓戒以勗諸子曰尋其終

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陳龍

川曰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語錄 孟

萬卷堂

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吾固知其

必能興禮樂也○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興復

漢室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

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典師調度若當

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近思

錄程子亦以此許之

程子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

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

則贊助之而已○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

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譽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諱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西山真氏曰或言孔明不當勸先王取荆益愚謂荆益漢之荆益也漢不能有而二人據之先王漢之胃也取之以興漢其各養豈不甚正乎。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布公衆思廣益而已若此四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諸錄 美 萬卷堂藏板

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亮於李平廖立素所招許使其未死必不終棄此二人所以痛恨至於殞命也

孫資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

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

朱子曰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個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常而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諸錄 美 萬卷堂藏板

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諸事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揚去者所刻忠武侯書云亮與張昭劉琦等勸後主曰朕初病但下病耳後轉難施病殆不自濟人五十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願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數語即覺甚大

增修勉於所望爾能如此吾復何憂也之勉之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矣文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關

為焉申韓管子六節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開達

揚慎曰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中韓管子六節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

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器為貴後主寬厚謀量有餘而權知不足當時識

者咸以為憂六指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中子數名實韓子中事清施之後主正

中其病樂無高下要在對症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子又觀三國志載孟光

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皮恭仁恕答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器

知訓何如耳然則先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中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

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世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肥暇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

請焉丞相矣

卷之二 語錄 受 萬卷堂

明則自見於管子而動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

以名舍之是故小過遯小不振大過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最滿之蜀與強魏角而恒

踞其上

遺事

孔明在南陽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司馬徽兄事

之娶孔明小姊夫妻相敬如賓孔明每至其家獨

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其從子統少時撲鉢未有

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臥龍

鳳雛徽為水鑑

襄陽記

鳳雛徽為水鑑

襄陽記

先主性好結昵時適有人以

主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有遠志何結

昵而已邪備乃投昵而言曰是何言與我明君

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

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

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

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

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鎮南

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

計故眾遂強

計故眾遂強

曹操遣刺客見先主方得交接問伐魏形勢甚合

主計稍欲親近刺客尚未得使會亮至客如廁先

主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為君助亮問所在先主

曰起者其人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

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

越牆而走

亮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惟自留萬人守城司馬

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十六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難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帳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嘗畏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兵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泰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瀛伏循山走矣

邏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為恨

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遺事

早

萬卷堂藏板

揚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慨然有威容謝曰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為愧俱郭冲

涪陵山險水激人性慤勇多獲畜之民縣邑阿黨

聞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

獨丞相亮時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其性

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平陽

漢酋有大各號為詔彝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

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邪賧詔其四曰施浪詔

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倚詔兵埒不能相若長

至漢有仁果者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

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

武侯南征雍闢師次白崖川獲闢新之封龍祐那

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

崖諸彝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

農桑諸郡於是始有姓氏滇藏

蜀漢時將制師大濟者從丞相孔明破孟獲有功

曰羅何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遺事

早

萬卷堂藏板

雲貴土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

其敬朝廷也稍高其戶者輒禍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

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飯

也今雖苦難不敢違法俱述

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袒獠子鼻飲獠子皆窟

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

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

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本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剝蝕
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半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通
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
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惟牛數十
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父老云諸葛
製以鑲蠻若云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上面志

馬湖之聲歲暮百十為羣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
夜以為樂其所儲蓄弗盡弗已謂之諸葛窮舞法
建武千戶所春秋焚侯故地漢為西南羣部叛服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遺事 藏板

不常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理鎮諸山稍就帖
服記

侯初平南時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眾各與
一磚曰若輩久若行役欲返邪枕此而臥詔朝

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
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仰其後也述異錄

三國志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
冠蜀中名墨龍益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
也又漢輿服志云公卿列侯夫人紺繡幘總綰是婦

人以巾上覆髮心然墨龍之說更有意義清夜叢談
諸葛公所止必令軍士種蔓菁取其纒出甲可生
啖也葉稍舒可煮食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也棄去
不足惜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也冬有根可斷食也
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
菁為諸葛菜別出錄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
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共首祭則神享為
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麴象人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遺事 藏板

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慢頭事
原紀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為諸葛公服所居深遠
者後遂不除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戴孝帽市

井中人十常八九謂之戴天孝余嘗以重午登南
城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

蠻舊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
推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諸葛制服也俱浣水續談

孔明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會稽典錄

孔明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愈忘其身者也蜀志

亮每造陣圖訓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水經

南中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

之諸葛孔明乃為葬作圖諸先畫天地日月君長

城府次畫神龍龍生葬及牛馬羊後畫部王吏乘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遺事 蜀 萬卷堂藏板

馬幡蓋巡行安邱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詰之之

象以賜葬葬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

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華陽國志

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

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

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為武常因其

傾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

可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出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

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云測吾心腹事

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蜀志

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

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

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誠曰非貢獻

進討不得輟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

今遣本部軍將賁金龍二條金錢二十文并設酒

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人心服雖千年如初賜

呼可謂賢矣辛彝顯雲南錄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遺事 蜀 萬卷堂藏板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溫問諸葛

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

後不見其比殷雲卜說

晉書云桓溫觀觀非望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

義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

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鍾

鄧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

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葛氏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葛姓故

時人謂之諸葛因爲氏又秦末有葛嬰者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漢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併氏焉

亮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兄瑾少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事繼母甚孝避亂江東仕吳官至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封宛陵侯子恪自封侯以弟融襲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從弟誕仕魏官至征東大將軍封山陽侯進司空子觀吳平歸晉生慨位尙書令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河陽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遺事 吳 萬卷堂藏板

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子喬字伯松本字仲慎兄瑾次子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爲己嫡子故易其字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曾喬故攀還復爲瑾後

子瞻字思遠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侍中尙遣使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將鄧艾伐蜀自陰平山景谷道傍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錐破退還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年三十七時長子尙從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遺事 吳 萬卷堂藏板

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死次子京字行宗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晉泰始中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郡令

山濤啟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爲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嗣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用人

先王領荊州麗貌以從事守未陽令不治免官吳
將魯肅遺先王書曰麗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
先王先王見貌與魯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討虜將軍黃忠少毅冠三軍破斬夏侯淵先王欲
用忠爲後將軍而以關羽爲前將軍諸葛亮說先
王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
張在遠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用人 吳 萬卷堂藏板

得無不可乎先王曰吾當自解之

法正多陰謀善設奇制變略烈之取益州皆其力
也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議相取每奇正

智術

許靖爲劉璋蜀郡太守先王進圍成都靖欲踰城
出降先王薄之定蜀後益無意于靖孔明諫曰靖
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於是稍尊之
尋拜司徒靖年已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
談不倦孔明皆爲之并

丞相亮領益州牧後杜微爲主簿微自稱耳聾因
辭舉而致之亮引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
焉

廣都長將亮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王欲加罪幾
軍師將軍亮請曰將亮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
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加察之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每出師以琬統
留府事

劉璋欲迎先王劉巴極諫璋不聽俄而先王定益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用人 吳 萬卷堂藏板

州巴辭謝負罪先王不責而亮數稱薦之辟爲左
將軍西曹掾嘗稱之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
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常與
人議之耳

武侯以董厥爲府令史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
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徒爲主簿

武侯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因問士人皆誰相經
繇者武侯答曰龐統廖立樊之良才當贊興世業
者也後立爲侍中後主即位徙長水校尉立意自

謂才名宜爲武侯之素而更游散常懷快快於是武侯勅立廢爲民徙汝山

武侯深識楊戲名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事職典刑獄論法夾疑號爲平當辟爲府屬主簿馬良留荊州遣亮書先主辟爲左將軍掾後遣亮吳良謂亮曰今衛國命協睦二家幸爲良介于孫將軍武侯曰君試自爲文良弟謾爲荊州從事才器過人武侯深加器異引爲參軍

魏延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

不假借延孔明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常御二

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爲作甘戚論

先主領益州牧拔彭美爲治中從事形色鬱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美而內不能善屢

密言先主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

加察兼行事宜以稍疎

譙周潛識內敏體貌朴素無造次辨論之才初見孔明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孔明曰余

不能忍况左右乎

王連爲劉璋梓潼令先主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逼也及成都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廣都有績遷司鹽校尉利入甚多又簡收良才以爲官屬遷蜀郡太守丞相亮南征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厲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而久之後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武侯南征群僚千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費禕右而武侯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後禕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請爲參軍

先主定蜀以李邵爲州書佐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

丞相亮主簿吳濟字侔少有忠盡之效亮發敘群

下與董和徐庶並稱

益州太守張裔字君嗣性敏辨會雍閭不賓縛送吳諸葛孔明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

中從事

張翼討劉胄未破會被徵當還華下咸以爲宜便
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黜
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
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於是統攝
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珍胄丞相亮
聞而善之亮由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
守

姚仙字子緒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一 明人

萬卷堂

孫仙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發綿竹令呂
又募兵諸亮遷漢中太守兼領督晨俱繼軍實
亮南征自安上緣水路入越嶲明遣馬忠從詳野
李恢向益州以健爲太守廣漢上士爲益州太守
高定元自葭牛定軍軍水冬爲守亮欲伐定元
軍衆集合并討之軍畢水定元部諸殺難聞及士
庶等以孟獲代陶爲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并
祠李恢軍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主簿孟

獲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
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
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并別爲興古郡以
王伉爲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爲五
部所當無前驅爲飛軍勅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
桀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
貨物以所服屬于漢成夷漢部曲

街亭之敗衆皆星散惟王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

持魏張郃疑有伏不敢進故平得徐徐收合諸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明人

萬卷堂

率將士而還武侯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
將軍黃襲等兵平特崇顯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武侯軍向祁山時天水姜維詣武侯降武侯美維
膽智拜爲倉曹掾使典軍實

武侯治蜀用法峻密陰問何祇游戲放縱不動所
職嘗往往錄祇祇密問之夜張燈火見何祇詣祇
狀武侯晨往祇悉已請誦答對解釋無所疑帶武
侯甚異之由補成都令時郫縣令銀移令祇兼之
武侯駐漢中廣漢綿竹南賊張慕等抄盜軍資劫

畧吏民武侯遣都尉張疑將兵討之斬幕等五十餘級果帥悉珍

關興少有令聞武侯深器異之弱冠薦爲侍中中監軍

武侯北征漢中請霍峻之子弋字詔先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及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武侯將北征任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用人 焉

萬卷堂藏板

以董允秉心公亮任以宮省之事尋請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衛衛親兵

武侯以南陽郭攸之器業知名性素和順屢請備員

費詩隨武侯南行降人李鴻來詣武侯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察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己已武侯謂琬詩曰還都當有

書與子度相聞

初亮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嚴後事亮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連糧不繼平遣叅軍狐忠督軍成藩騎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真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策書疏本末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劾平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後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用人 焉

萬卷堂藏板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廖立徙汶山郡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社矣卒死徙所

制器

孔明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屬臣
子又損益運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

弩十矢俱發魏氏春秋

亮集督運廖立杜叡胡忠等於景谷縣西南二十

五里白馬山推已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

曲頭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

宜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

而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制器

美

萬卷堂藏板

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

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執攝者

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

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尺寸

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

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

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

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

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

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

墨二寸七分後載冠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

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載

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

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

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

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

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

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制器

美

萬卷堂藏板

四分同杠耳杜氏通典

河南人相傳諸葛公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黃

氏具麵頂之麵具候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人

斫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

為木牛流馬

北堂書鈔云補元為諸葛公西曹掾孔明嘆北

伐忠糧運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

一木牛兼攝雙環人行六尺馬行四步人咸得

以載糧也

諸葛鼓乃銅鑄面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邊有四獸腹東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細色澤如瓜皮重二十餘斤縣于水上用槓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乃孔明擒孟獲時所製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庫中一名鐸于鼓游梁祿記云諸葛鼓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微口大約若今燈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文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聲如鼓云置水上擊之其聲更巨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製器 萬卷堂藏板

銅鼓步範八卦及四蟾蜍狀似覆盤懸而擊之下映以水其聲非鍾非鼓都掌夷所寶相傳為孔明鑄者直數十鑑次者數鑑

為孔明征蠻之具

諸葛公教云敕作部皆作十折矛以給之又教云作部作七百五百枚以給騎士

自言漢水鈍弱不在淬用蜀江與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至元以淬刀言雜滯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元以刀鑿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頭服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雜水錫牧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制器 萬卷堂藏板

尺六寸一先王自佩一與太子一與眾王理一與魯王承一與諸葛孔明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錄

太祖賜孝武以諸葛孔明蒲袖鐵鐵帽御仗有諸葛公蒲袖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殿

井研縣中有掘地者得一斧鐵色光瑩將來造飯少頃即熟一鄉皆異有爭之者不得其舉于縣中令君命取看水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之為二中乃

夾底心懸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書諸葛行錫

四字又麻城毛桂史鳳韶爲予言近日平谷縣耕

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

下有諸葛行錫字鄉民以爲中有寶物乃碎之其

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異哉丹第錄

梁將王繼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

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

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神僧傳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冢埋于漢川其文

皆爲丞相集卷之二 制器 卒 萬卷堂藏板

曰定軍山又作八陣山沉永安水中又元武郡金

山作二山一大一小時孔明行軍見此山勢似有

王氣故鎮之門錄

武岡州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

鳴鼓起播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開

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

之見其中設有機關以應夜氣乃武侯所製鷄鳴

枕也遠異

諸葛公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今成都出羽扇攢櫟

鳥毛爲之蓋其遺制也廣記

勝蹟

諸葛城一在沂州即孔明故里廣輿記

臥龍岡在南陽府城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

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

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

十道數不能竭其下平如掌即公躬耕處舊爲祠

以奉之元至大中建書院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

聲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

祭祀前代碑文俱存書院久廢 國朝重建又南

陽縣東北博望鎮南隱山頂上亦有孔明廟南陽府志

三顧橋在南陽府城外西南三里許漢昭烈三顧

孔明於草廬中因名釋志

議事堂在新野縣學內世傳昭烈與徐庶議訪諸

葛孔明在此堂也古志

孔明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

隆中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孔明嘗隱居于此

後人因建廟祀之元改爲書院一曰府西伏龍山

宅西有避暑臺因昭烈三顧孔明有三顧門唐封

武靈王賜廟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俱襄陽府志

襄陽府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葛井

堂前有三間星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面

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瑟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

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以後人不敢復憩焉

襄陽記

劉琦臺在襄陽府治東即劉表子琦與諸葛孔明

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廣輿記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勝蹟 萬卷堂

祭風臺在湖廣武昌府嘉魚縣赤壁下本志

碁盤崖在寶慶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宴兵著碁

於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尙存邵水在府城北源

出邵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孔明廟下號相公

潭深不可測流至此合潏水寶慶府志

未陽縣侯計山一名侯憩山上有七十峰諸葛孔

明嘗憩此籌計兵事九州通志

諸葛寨在德安府城東羅殿村舊傳諸葛武侯所

立本志

武侯廟在資慶府城東南二里居民歲祀之府志

武岡州治西有諸葛武侯廟宋淳祐間建州志

諸葛忠武侯祠在衡州府東北三里石鼓山爲孔

明宅漢昭烈牧荊州時孔明駐臨蒸調賦以供軍

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作記廣輿記

諸葛武侯祠在景陵縣白湖村去縣一十五里一

志

華陽有孔明讀書臺公相蜀時築以集諸儒兼以

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成門路西今爲乘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蹟

萬卷堂

煙觀衡州府志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

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以爲

其井有龍也杜光庭錄異記

諸葛井在成都府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

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

井裕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鷄聲方輿勝覽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蜀費禕使吳孔明送

之于此歎曰萬里之路始于此矣因名一統志

先王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孔明

廟洪武初合廟祀之成都府志

蜀先王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夾即武侯祠龍溪集

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諸葛丞相關張

兩侯丞相子瞻俱合爲一祠也樂史

天社在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

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是矣

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蹟

樂

萬卷堂

設方輿

武侯廟一在成都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煙觀孔明

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仕百姓

遇節朔各私祭于道上景耀六年春詔爲廟于沔

陽李雄稱王始爲廟于少城內桓溫平蜀夷少城

獨有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

成都先王廟側有武侯祠前有柏樹喬柯鉅圍踰

圍凌拔杜甫有歌段文昌有文記其事勅諸石唐

末漸枯梓歷王孟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

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
初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幹並存天矯若乳
龍之形仙林公議

益州諸葛廟中大栢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
其葉以作藥味甚甘香異常栢也草木

夔州府有義泉諸葛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
接筒引泉入城後夔守無藝以權水取錢至宋待
制王龜齡罷之志本

諸葛武侯祠舊在夔州西山歲久摧圯永嘉王詹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勝跡 室 萬卷堂

事帥夔日修積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三山林栗

夔州府永安宮今之府學也先王敗還諸葛孔明
受遺詔處志統

武侯廟在八陣圖之臥龍山上時州理白帝故少
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也有
堂曰開濟堂瀆山何者仲假守舉而新之因訪善
本重肖侯像坐山尉任份來董事奉二月乙亥落
成方輿勝覽

朱提山在犍為屬國舊有銀窟數處諸葛孔明書
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漢志朱提銀以
八兩為一流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中

長寧縣府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孔
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英賢及下山見
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輿地記勝云清井脉有二一

自劉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亂
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勝跡 室 萬卷堂

水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
辨其鹽僉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

歸之漢人得牌聞于官井遂為漢有蜀廣記

臥龍山一在叙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有
泉極清冷名觀音泉又有武侯塔在府之長寧縣

治東侯所建以誓蠻者志一統

八陣臺在夔州府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磧廣輿記

夔府卧龍寺有諸葛孔明畫像宋張震立祠特物
也夔州志

石牛道者山有石門穿山道六丈餘漢永平中司隸楊厥又鑿而廣之諸葛孔明以大劍至此有監束之稱乃立劍門縣復于閣道置尉以守之常璩云閣道三十里至險晉書李特入蜀至劍關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

輿地廣記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削聳有監束之路孔明因立爲劍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卽此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跡

寺

萬善堂

亦有祠

保寧府志

武侯橋在劍州治東

本志

葛山在保寧府梓潼縣北二十里孔明嘗屯兵於

此因名上有武侯廟

保寧府志

順慶府隣水縣有卧龍坡武侯嘗寓此

一統志

大相公嶺在雅州榮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公

征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志

籌筆驛在利州卽今保寧府廣元縣北八十里武

侯出師籌畫于此

九州通志

七縱橋在雅州榮經縣東十里孟山下相傳因孔明擒孟獲而名前臨大江曰七縱渡

一統志

武侯城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孔明

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卽擒孟獲之地司城

北五里有武侯廟宋紹興中郡守邵潛因舊鼎新

勝曰天威廟

古志

故壘山又二十里卽劍門關棧間相望華陽國志

曰諸葛孔明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

通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跡

寺

萬善堂

萬勝岡在雅州西本志云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

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于上爲龍觀亭今爲龍觀

寺

諸葛武侯廟在瀘州寶山之瀘峯每歲蠻人貢馬

必相率拜於廟

一統志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公嘗駐兵于

此

順慶府志

廣元縣驛路有曰問津以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

也

本志

小相公嶺在邛都南四十里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

奴諾城諸葛武侯征蠻所築想軍之所蓋以奴諾川為名也俱越南志

梓潼縣西南二十里有葛山又名卧龍相傳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虫勢惡自臥草中獸皆

俯伏有古碑在此山之景福院葛山志

蔡山在雅州城東五里武侯征西南夷經此而夢

見周公故又名周公山因立文憲王廟復勅境內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脉跡 七

萬卷堂藏板

俱祀周公上南志

漢鄴縣三國志云先王入蜀攻劉璋遣諸葛孔明

等分定州郡界地至鄴百計以牛酒犒師於是會

館堂山即此地蜀廣記

會館山在潼川州中江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先王

遣孔明峇地會軍于此因名一統志

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喬木

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涪川一統志

吳君山 各鐵櫃山橫亘江北與涪陵縣相望雄

壁象山俯臨長江屹立如櫓相傳武侯屯兵於此舊城猶存

龍邊關在瀘州南七里世傳為諸葛公所立其南

七十里江安縣有安遠寨亦公征蠻於此屯駐宋

元豐中置為寨俱一統志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公嘗會軍於此置烽火

瀘州志

武侯南征于叙州宜賓縣置郁郅戍後改為郁郅

縣寰宇記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脉跡 七

萬卷堂藏板

瀘州漢江陽縣蜀志曰魏武屯漢中諸葛孔明出

屯江陽是也

雅州平羌江源出西徼達西北郭羌夷入寇諸葛

公于此平之俱古志林

漢陽山在慶符縣八十里漢武帝通西南夷自此

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

上鐫武侯征蠻過道六字猶存本志

熊耳水一名熊耳峽古老言武侯鑿山開道即熊

耳峽東古道也寰宇記

邛州沅黎縣卽孔明征蠻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

九州記

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

瀘州寶山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

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卽無害故諸葛孔明

通志

云五月渡瀘也

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夏渡爲難

益州記

金沙江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其

源可憐雞豚又水東有武侯城乃孔明所築所謂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跡

圭

五月渡瀘卽此

通志

南溪縣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

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

通志

撥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孔明樹旗於此以誓蠻

人故名

一統志

灌縣都安堰水旱從人世號陸海武侯北征以此

堰農夫國之所資發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

官水經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蓴菜甚美武侯所鑿

李唐

劉先王時都護李公大城江州週週十六里後鑿

城後山自汶江通亦入巴江使城爲州求以五郡

置巴州丞相亮獨不許及亮北征召嚴漢中故穿

山不達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舍皆有城按治

西十里佛圖關左右顧巴岷二江是李正方秋鑿

處斧蹟猶存今府城爲門十有七九開八閉以象

九宮八卦

重慶府志

忠武侯廟在舊州境內一在彭山縣東北二十五

里象耳山

一統志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跡

圭

武侯廟在黎平府南隅又有諸葛寨在府城北一

百里長官司西

本志

黎州城外三里有武侯城爲侯所築濠塹故壘存

焉又有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紅崖山在永寧州募役司懸崖壁立萬仞山半有

洞深數十丈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所

龍州武侯廟在宣尉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

艾嘗經于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谷襲毀其像更

以諸葛論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俱一統志

鐵柱在趙州白崖城武侯擒孟獲立柱紀功於此
素陽有孔明石碑孔明斬雍閭擒孟獲經素陽立
石以紀功歲久字不可辨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
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
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臥其側山川記異
更萬歲征寧南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
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先令左
石倒其碑後迺進軍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遂勒
石頌德前書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跡

詩

萬卷堂藏板

諸葛洞在龍州宜扇司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
步相傳諸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石床
存焉懸栗一握以秣馬化爲石栗至今神之一云
在洞中

茶洞

諸葛營在定海縣西二十里亮討南中過尋州於

日直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雖尙存楚雄府志

東山在府城東十里林木蒼翠一名飽烟羅山其

西有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于

上姚安軍民府

姚安軍民府城東有孔明碑武侯開路時屯兵於
此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孔明南征駐兵於此
俱一

夜志

諸葛寨在龍里孔明寨司

宜良縣小石嶺諸葛營孔明治兵處又有諸葛碑
俱通

大諸葛堰小諸葛堰在金齒指揮使司城南一十
五里皆有灌溉之利一統志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勝跡

詩

五

萬卷堂藏板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公擒孟獲屯營于
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

遺民因名諸葛村其東東嶽堰內一土墩週迴三
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謂之武

侯旗臺金齒軍民府志

臨安府有諸葛公祠因孔明征南中威信所加蠻

皆心服爲立祠古志

諸葛鹽井有十四口出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

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

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

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

坡詩五行本本誠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送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綬紀異

明陳三謨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匠欲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銘生鐵錮之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登夷陳討之桂尋龍脉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中允黃輝述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此渡瀘幾時勾當作事真有神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驛驛

驛驛

涇灘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刺天瀑布飛灑相傳武侯營蠻之地此唐涇南縣所為設也宇

銅鼓山在廣西柳州府融縣西二十里舊傳諸葛孔明散埋銅鼓以驚獠人後有得于是山者故名一統志

九隆山在永昌軍民府城南山有九嶺九隆兄弟遺種世居此山之下諸葛孔明南征時鑿斷山脉

以泄其氣通異錄

定軍山在沔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營匣其山壁立萬仞非人跡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壇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聲鼓聲九州通志明顧東橋云凡兩經其地初視其匣色淡紅後則鮮若更新殆不可曉

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又云在武功縣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驛驛

驛驛

拒屯兵於此西川廣記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孔明出師處三交城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四十里魏司馬懿與孔明相拒於此築城

石鼻寨在寶雞縣東四十里武侯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洛者至此已出山奔河於此見渭河俱一統志

諸葛星在秦州東一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墓俗謂上募城魏太和中諸葛公攻天水使懿拒

之此其壘也古志

木門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於此

中飛矢死華昌府志

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

道入谷諸葛公遺鄧芝趙雲等據箕谷即此

與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

以上諸葛公營戍於此後魏興勢山以此名

陳倉城在寶雞縣東二十里有一城相連上城秦

文公案下城魏將郝昭築孔明出兵攻圍二十餘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勝跡大萬卷堂藏板

日無利乃引去以上原刊府志

陳倉道在汭縣東北二十里由百丈坡入山今案

武侯出散關圍陳倉即此一統志

赤阪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地色赤魏司馬懿攻蜀

建興五年武侯出兵屯漢中築城於城固駐兵於

赤阪即此古志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公牋云朝發南鄭暮宿

黑水

逆池在汭縣治北其畔有孔明讀書亭遺址每遇

花時縣人遊玩

思計臺在鳳縣南孔明嘗籌畫於此俱漢中府志

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

侯率諸軍攻之縣又有南北呀二呀有萬餘家孔

明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丘墟信

為殷矣即此古志

諸葛武侯廟在祁山縣南五丈原元時建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鎮江橋橋畔有迴瀾塔

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勝跡大萬卷堂藏板

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於城命毀

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石碑上有

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兩此

地血流糾妖運終川北瘴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

一箭真當胸漢建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古虞宋

附錄

為諸葛丞相請立祠表

漢習 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

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

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

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亮嘗止於私門廟像闕

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葬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

遠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興建之

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

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

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 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

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

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賔然猶存錄

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

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

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

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

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

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

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

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

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

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

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

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

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運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子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三

諸葛丞相集

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黯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

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陳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王王驥曰陳壽以則公比孔明其尊之亦至矣將畧之臣爲司馬懿譚耳而壽實即武侯其所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四

諸葛丞相集

諸葛亮論

晉袁宏

或問於袁子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曉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諸不寇窮義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五
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觀亮

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圍藩離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備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六
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

夫能知所短而不川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樂葛優劣論

晉張輔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八

職班叙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為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述佐篇論

吳張儼

張儼作默記其言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九萬卷堂藏板

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弁之衆據半城擁精銳無會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肯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

得計也諸葛丞相該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見坦然之敷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諸聞其說答曰蓋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俱王自操備時強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立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之昔樂毅以

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疆齊下七十餘城
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
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地形勢重大
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
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
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
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
管晏何以加之乎

諸葛武侯論

宋胡寅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
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
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傳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
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
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尙友願希孔明而未
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
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
人才爲急務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十一 高亮堂
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
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邪

武侯不出襄中論

宋胡寅

其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獻而賊滅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之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十三萬卷堂藏板

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諸葛武侯論

宋張栻

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稟稟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孔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殊方人類之所以別於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十三萬卷堂藏板

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泊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義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

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邪？

諸葛武侯論

宋 朱 熹

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故其出師祁山，三郡響應，卽不能守而歸，不知魏人復取三郡必從首事者墳墓矣。此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又曰：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謫處小者如隲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徧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

諸葛武侯論

宋 陳 亮

孔明伊周之徒而論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維容草

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羈，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思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教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

武侯北伐論

宋 陳 亮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 十五 萬卷堂藏板。蓋不可以常理論也。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弊而不足以勝之。於是駕輕車，鳴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非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謫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不能爲矣。故夫謫詐者司馬仲達

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
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
而擊勇何必求近效哉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
神天下莫不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
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
敢敵去不敢追賈相等常逼之戰兵交仰敗不敢
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
死而無他術也被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
長奇謀短雖知者亦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七 萬卷堂 藏板

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
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
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
天下猶未能一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
見以議孔明天也非人也

武侯親賢遠佞論

宋真德秀

孔明陳疏於君子小人之際猶致意焉其後孔明
既沒而公琰文禪諸賢相繼任政蜀賴以安此親
君子之效也三賢既沒而黃皓以嬖倖用事蜀遂

以亡此親小人之效也孔明知後主有和柔之資
故豫陳之以爲殿鑒其言至深切也禪乃忽而不
省哀哉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七

萬卷堂

武侯知相體論

元吳 著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諡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解楊顯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子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何如邪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顯之諫謂之愛孔明明則可謂之知孔明明則未也杜子美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九

萬卷堂藏板

孔明比管樂論

元楊維禎

孔明躬耕南陽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夸世以余觀之其才業則過於管樂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爲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爲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棲棲皇皇於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爲而孔明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三萬卷堂藏板以益世之雄才偉畧乃爲取荆定益而國之南平蠻裔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後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墜而城之吹死灰而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卬熾火燭耳且楚成不始於曹操田單智力不強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爲田單所用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爲比者非謙言也邪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矣

諸葛武侯論

明羅大經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視天下信之
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發
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
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
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
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茲風味其草廬
三顧而後起與新亭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
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
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
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一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
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譏惡也孔明所謂諸
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

諸葛丞相躬親決罰論

明羅大經

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卑辭之謗後
主倚信亦曾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
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
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
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蠅牛之升壁青
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史言蜀諸賢彫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勞瘁至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
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星殞天意蓋
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
明死時年纔五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
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
顧疲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

諸葛武侯論

明宋 濂

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耳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智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祿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待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真蛇鼠之見哉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明宋 濂

武侯屯五丈原論

明宋 濂

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坐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誘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爲受巾幘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也與

諸葛丞相論

明方孝孺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吳魏司馬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嘗自見其不足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明方孝孺

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
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
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
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歆然處
已以求聞已之過恭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
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也哉

武侯發馬謖論

明李東陽

或以侯之戮謖方之郭汾陽爲不及史抗等建渾
城之令而卒放賊以收功予曰否謖不戮則將帥
請專丞相集卷之三附錄三萬卷五
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
不可拔且侯能泣廖立李平於身沒之後謖之見
戮容復有餘憾若汾陽之敗罪由史抗城又必可
收功者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爲法也

諸葛孔明論

明章懋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
大業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
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
爲孔明懼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

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姦臣假之與以管蔡
流言之變造以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
周公不免於居東以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
曾謂後主之昏庸而能任賢弗貳者乎雖然愈足
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
信義孚於天下與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
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諸葛武侯論

明顧克

孔明忠於玄德竭後嗣因山分力與水合勢以
請專丞相集卷之三附錄三萬卷五
抗衡天下十分之九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
日入則崩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道德城池禮義
干櫓無歲不征屢耀其武用是土雖狹國以勤儉
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入不毛而孟獲七擒奉天
討而祁山六出功蓋三分名成八陣牛馬劍奇擅
能國手司馬懿畏之如虎耳受巾幘之遺君子方
幸長庚之照一方面天不相蜀中常星覆專國一
十二年扶之而不足蓋遭時之不然匪謀慮之不
長也

武侯策取荆益論

明王世貞

蒼子賡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
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而取
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獨不數月
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吾
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攷其
時事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
昭烈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不
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不
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
日而忘荊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
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
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
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
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
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
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之有歸又幸
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
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

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即會而欲掩劉
璋者屬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既劉璋微覺之
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
蹊尾之不能且立摘矣劉璋焉子也焉不恤宗室
之顛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豈郊祀乘輿
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
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大誰曰不宜吾故曰
蘇子不讀書又不考其時事也

武侯食少事煩論

明馮夢禎

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
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久乎
夫周公之論壽也必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非所
謂無逸乎而顧謂不久以此何其謬也孔明所以
不久者天耳天將厭棄劉禪使司馬氏網而收之
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後主不亡於癸未是故一
旦而先奪之當其時使僂仰屈伸呻吟呼吸臨
適口梁肉理生祇足以資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
明哉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以爲
孔明致死有緣仲達料亮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

果真邪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向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彼於使者之言卜其將死於百姓之奔告疑其猶生邪既乃解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況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明自天其大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皆天有意乎其間卽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麟集哉彼其先孔明死者如士元孝直雲長翼德如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龐如允如禪豈皆食少事煩故邪孔明出師表固已慨人才論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 萬卷堂藏板

武侯取益州論

明王志堅

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捷爲太守任峻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謂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爲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

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爲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武侯征南中論

明吳 嶽

孔明之征南中人有謂于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蓬撞起音舍不獻而么麼是先致使北定中原反爲遲局深惋惜之此不但未識孔明并未見階遜上孫權之議耳遜之言曰方今英雄基峙豺狼闚望山寇德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且克敵寧遠非衆不濟取其精銳可益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 萬卷堂藏板

武侯謹慎論

明張 璋

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挫請貶用人如

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死有贏
財以負知遇畧擢千古而不以先人勲益一時而
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曹馬之才不甚後
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
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貴自處矣

唐書本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萬卷堂

蜀諸葛丞相祠堂碑

唐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衆而行之
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
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
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
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
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繇是翼扶劉
氏繼承舊服結吳抗魏據蜀稱漢刑政達乎荒外
道化行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廷脆勵
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銘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
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後我以
生于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
力制而取其心服實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
候其存亡法加于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
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情義入神自誠而明者

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國治而平王服可傾而陳
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
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
道不其謬與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顯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
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
魏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
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難矣且權傾
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

華爲丞相

卷之三

萬卷堂

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立德知人
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
曰天下奇才庶每述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
以排群議而文字出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
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烈罷毗未息汙俗未
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
之重乘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
陬落綴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
無棄財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

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
參管記陪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
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
一善或師長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在之
嘆終古不絕其可關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王思啟疆宇援據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
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下稽煦物如春化人
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
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
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
墮反旌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
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
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
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譴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
棠勿翦驂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
就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
沉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

華爲丞相

卷之三

萬卷堂

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

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碑

唐尚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繇矣曹氏挾王
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
開國于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卽鼎足之勢
均也公諱某字某身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梁
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指輒
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
咨當代之畧公于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
于胸心失神機于掌握繇是爲先主所起計爲
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奔險平亂靡所不
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
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潤妄動
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那
家之事大錄于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
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
迹猜也昔周公賦鳴鵲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詔此
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
流言苟非誠信結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則莫能至

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殺戎狄矣兩拔祈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方已紆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殲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視岷岵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愷國之將凶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諸葛丞相

卷之三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及鄧艾揚聲于前鍾會躡跡于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王天事與人事與天亨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也舉其大畧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請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替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

年忠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有代令君川人必繇此道設使社稷不振賢智逃于藪澤其可得抑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壯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貴于生銘曰漢至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器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既得武侯馳驅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墳四顧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間

刻武侯碑陰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熒矣武侯獨
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
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淵抑非智不周天
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壽其不可也蓋
激備陷中天下謂不欲曲服安殺終兒女子手將
驅馳死備志邪祿是聚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
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雷
無我枝者是於善爲兵矣史書以爲短應變真抑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五九 萬卷堂藏板

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閉
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威武侯其不愛劉愈明
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
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曩何其
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
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于民如此而人也
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與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
矣

諸葛書院碑

元程鉅夫

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
曹操篡竊群雄並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
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
今三尺之童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
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
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
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五九 萬卷堂藏板

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
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
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

諸葛忠武侯卧龍岡碑文 明史東昌

古今相業如伊尹周公尚矣其後無如武侯雖三分鼎足難與殷周比隆而千載之下邇其事功則與伊周無異余藝役楚道經龍岡白水之墟謁侯祠未有言也明年癸丑來守此邦仰止高風有可開揚其梗概者侯生於漢末羣雄並起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迨玄德以中山靖王之裔藉司馬德操之鑑顧侯于草廬之中諮詢時務於是蕞爾孤窮跨荆襄王漢中七擒而天威若六出而奇才服諸葛本志集 卷之三 附錄 聖 萬卷堂藏板

蜀之虎即岡之龍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盡善無微而不發惡無細而不貶侯之作相然矣尤不可及者小心謹慎夙夜憂勤受命以來惟恐付託未効出師二表如揭日月而行中天忠貞昭格簡在帝心與負宸臨朝徙桐遷義直精獎而神孚焉惜天不祥漢侯乃告終王業偏安僅紹正統時也數也侯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必者天也予不敏又有單懷之命再拜龍岡用勒斯言侯其式憑之

諸葛武侯宅銘

晉習鑿齒

達人有作振此類風雕薄蔚采賜闡唯豐義範蒼生道格特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膺東轡迹邁中林神凝巖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歎堂偉匠旋翻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諸葛老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聖

萬卷堂藏板

武侯廟古柏銘

唐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柏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橫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絕天風蒼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禋斯廟斯栢實播芳馨

諸葛武侯廟銘

明楊士奇

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
中扶日當空志靖九閩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慶
秉鉞火德既衰次之弗矧師進于渭星隕于營混
一之志潰于垂成卧龍之圖寔公舊廬昔有廟宇
久爲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蔭如
故乃潔鐫鼎乃聲笙鏞乃飭乃饗乃享新宮惟祀
之崇惟公之勛春蘭秋菊終古盛薦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三

諸葛丞相贊

漢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舉吳連蜀權我世貞受遺阿
衡整武齊文教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思兢心念忘
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風精
研大國恨於未焚

三國名臣贊

晉袁宏

孔明蓋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
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
以加茲及夫臨終顧託受遺丞相劉后授之無疑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藏板
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選器同生民衡京先覺標勝風
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千戈
迭用苟非命世孰掃氛茅宗子思齊薄言解控釋
褐中林鬱爲時棟

諸葛武侯贊

晉傅嘏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
難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

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
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
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
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
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武
侯於是可謂能用刑矣曰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諸葛孔明贊

宋胡寅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
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聖

萬卷堂藏板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
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
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捫司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
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如
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諸葛武侯像贊

宋張拭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臥南
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故屈伸難平者事不昧
者機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

其心而以時動隱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
瞻者起敬

武侯受遺命贊

宋郭大有

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
揖遜之氣象孔明之對有伊周篤棗之忠愛其得
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專與日月爭光可也

諸葛武侯贊

明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
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聖 萬卷堂藏板
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
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
百世之師

淮陰武侯辨

宋劉安世

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淮陰不及武侯遠甚論功業武侯何寥寥也淮陰有乞食勝下之辱武侯隱隆中當時謂之卧龍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武侯必待三顧而後起楚漢用兵皆非淮陰敵而又常輕易之三國司馬輩用兵皆武侯等又素畏之如虎故功業不同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唐卷

諸葛孔明文集辨

明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死一日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關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關子曰集奚而刻也關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出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關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于聞之曰大哉關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關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許力共條則誠偽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說為假何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演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關子曰兵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萬卷堂

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涓漢善
矣不日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
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日兵無定形道有常
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
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
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
侵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
焉雜則事夥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
漢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樊蒙進吳贊羽德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完
曾謂備爲蜀先王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闔于
日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
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指
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
是暇論哉

祭諸葛丞相文

晉李興

承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
故宅立祠表閭命太傅掾李興爲文

天子命我于汚之陽聰鼓鞀而承思庶先哲之遺
光登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
器無方遙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鳴
雲雷升而潛鱗躍犖犖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泰裳
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得寶釋
臣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
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罔所以三分我漢鼎跨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完
帶我邊荒抗衡我北而馳驅我魏疆者也英哉吾
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
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
牛之奇則亦殷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聲
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
盡藏文既設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
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中臨終受寄讓
過許由負展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
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舉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苦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
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殺貴有道格惟
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條典儒夫將昭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時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凱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魁魁以勢髣髴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謁武侯廟文

宋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中三顧先王將漢是興非劉焉與君臣魚水蛟龍
雲雨才十曹不志小袁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
魏呼不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
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
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
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明蜀獻王

龍興雲從若明臣良賡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
常曰若稽古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
一德章夏爲商歷歷泰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
中山之帝胄當群雄之擾攘噓炎燄于寒灰時三
顧于南陽情交權于魚水古靡間于關張保岷峨
控制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
代而有光于不仰于休風幸開國于是邦親闕宮
之頌祀歎古柏之荒涼命我將士緣以垣墻屹棟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煒煌新規模于今日聚精神
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刲羊
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蜀漢本末序

明方孝孺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憮人卑陋鬼蜮之說譬如白日出面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蝥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偽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請葛丞相集卷之三 附下 聖 萬卷堂 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蠹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狀彼而仰此義夫

去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誦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殷于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將苑費祿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馬之請葛丞相集卷之三 附下 萬卷堂 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翼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繇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

道樂善不倦其就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

諸葛丞相集叙

明張 燮

武鄉爲魚水之歡構黨叢之緒十倍曹丕固也嗣主不才君可自取王臣之際直是全瀝血誠焉余又歎以禪之闇湧而當武鄉之世了無失德可猜似於中有默化處武鄉身在行間君門遠於萬里而黃皓在側終伏而不致逞猶之仲達耳受巾幘直至將星宵殞然後得志此其幹旋俱非後世人所能得測矣夫張文成之贊草昧也鄧高密之毗中興也武鄉之締末造也三人俱王佐才弘振儒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五萬卷堂藏板

效然文成高密均運方昌雖而武鄉運將墜難而難張鄧於文辭不少榮見獨武鄉諸作如日月經天延耀入石洪源之氣依然可掬微獨出師二表梁父一吟芬人齒牙其他條奏教令語語真至俱令聞者意醒仰眉玉碎珠莫非重寶也按陳壽上諸葛表二十四篇然則名雖爲梁實爲事與言兼載非盡其文筆而今已無傳矣余錄其文筆作者哀成一卷是固八陣之利圖而木牛流馬之遺法也

諸葛丞相集題詞

張 溥

諸葛梁父吟古今諷誦然遙望蕩陰懷齊三士此不過好勇輕死者流何關管樂神明悲吟不止或云梁父泰山下小山也人君有德則封東嶽諸葛王佐才思封禪而不得見躬耕隴畝歌謠託志田園之倫豈所慕哉出師二表遠匹伊訓正議兩篇亦湯誓大誥之遺餘則赫蹏數字能使憾夫解臂壯士刎頸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一生靖獻之本施於僚佐賢愚悉心所自然耳戒子書云學以廣才諸葛丞相集卷之三張溥藏板

靜以成學周孔之教也晉世有寫其辭偏易諸子者其理學始基乎後主暗弱黃皓陰狡武鄉復親督師旅不居密勿而君臣魚水常如先帝時東山金縢似反遜之志則同也郭鳩星隕魚復遺恨國勢三分臣心無二討賊而死始答顧命豈自違隆中之言哉陳壽立評未極能事崔浩致詰無當論功唐裴晉公益非之矣

重修先王武侯君臣合祀記宋任 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捐軀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而後人尊仰而懷思之非以義勝者與東漢之季曹氏怙姦賊之畧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于王室也惟蜀先王昭烈帝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正諸葛公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五 萬卷堂藏板

非若孫曹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應變機權本于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雖厄于運數屈于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也成都南三里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地有廟在其東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附後主而西偏少南有忠武侯廟老柏參天氣象甚古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頽圯像

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蜀當謀帥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鎮成都公至謁諸祠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雖為因舊起廢實再造也祠與惠陵皆謾以垣墉禁樵牧蓋舊所無也既成命淵記之淵不敏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為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所為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諸葛公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五 萬卷堂藏板

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扶視為牧守之所當先也

後建武侯祠記

宋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泂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其事未皇也督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 萬卷堂藏板

其材鋤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楹南門于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見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詞曰

白鹽時天兮瀧瀧咆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瀾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恍惚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王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今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始事祀不絕兮有如此水

重修武侯祠記

明王 甫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卽其地建祠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廣而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於朝賜名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祠雖幸存日就頽毀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止倫始至謁而周視祠宇蕭然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者焉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萬卷堂藏板

安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以八月二十八日告祠以落其成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尙德之君子矣因請予記以維持之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秦極矣漢興學者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敢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

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獨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稟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以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與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焉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督責尙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若正倫者誠所謂尙德者哉正倫廬陵人縣監察御史至今官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臣

萬卷堂藏板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入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威符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非深識兵機者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金萬卷堂藏板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入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蠻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警賊自相乘機肚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微不待隕

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入行六十四絕土諸葛丞相集卷之三附錄金萬卷堂藏板人言夏水盛時設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梓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顧曰之翠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均知而此顧氏焉無所表識使君

來不賦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
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入陣圖碑
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
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刻焉

清廟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金

萬卷堂藏板

重修武侯祠堂記

明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後
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
偶合幸中而疵類紛滿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
人不能逃乎萬人之目詎於一時不能免于萬世
之日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
古而猶有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猷猷而
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於
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胃之賢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金 萬卷堂藏板
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
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恤璋固擁兵
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
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離其志累蹙累進幾而
後已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不在漢也可謂正
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
其摧強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誓伏之
耳彼荀彧者以清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
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

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
忠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亦不免以衡濟
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
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正南陽府城西
五里卧龍岡爲草廬舊趾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
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
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
爲侯忌辰而致祭焉

八陣圖賦

元楊維禎

遐哉邁乎蠶聚故墟劍閣嵯峨今石棧縈紆車不
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
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通猶厄此斗隅黃星射
乎宋野兮強劉猶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
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
人陣以用武兮必先天下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
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
天衝地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踞撓
請島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七 萬曆
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
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
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
巴之水兮林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使箕張
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硯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
夫之揮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
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人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
咽之受難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
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韜兮佐

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內血鄙
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
今軼軒皇與天老日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
造數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說黃茫以當
天兮掩炎精之簡暗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
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甫兮麗吾觴招諸仙
兮呼子長訪魚復之沙磧兮弔新都之戰塲雖武
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渡瀘賦

明何景明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究

萬卷堂藏板

晨瞻崇丘鬱乎相表局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
日江深夕流蓋將濟於瀘水榜人告予以理舟於
洪濤以直度迎迺波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久西
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
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
橫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髡以帶甲率
庸盧而習戎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
悲風振沙音塵淪絕今古長嗟歎餘風兮莫觀幸
故址兮重過側身西望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

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烟燼下
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南瞻
祠廟巍兮散宏松栢蔭戶丹青闕宮羌戎禮像而
崩角士民醞酒而獻哀然而垣胥林蔓堦卷寒蓬
亦徒嗟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三顧之
後受遺之餘誓殲蠡賊以報水魚恩中興之偉烈
耻偏安於一隅業已折司馬之牙角涉魏氏之郊
墟何遂違其厥志竟勿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
不淑赤星投營蜀氓巷哭瀘水之歸露布盈幅和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究

萬卷堂藏板

詩賦

八陣圖

晉桓溫

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蹟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蜀相

唐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日暮木投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懷古

唐杜甫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主

萬卷堂藏板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盡

諸葛廟

唐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口斜虛寢谿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謝戴歸先王并吞更出師蟲蛇穿壽壁巫覡醉蛛絲歎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古柏行

唐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王武侯同閭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竊窕丹雘尸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厦如傾要梁棟萬年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主

萬卷堂藏板

八陣圖

唐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武侯廟

唐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夔州歌

唐杜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災天京

讀諸葛武侯傳

唐李 白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
英亦符起顏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龍臥躬
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
吞成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

先王武侯廟

唐岑 參

先王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
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武侯廟古柏

唐李商隱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圭

萬卷堂

藏板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闕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
東大樹思馬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鷺雨枝折海
鵬風玉璽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
問昭融

題籌筆驛

唐李商隱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
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
命歟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籌筆驛

唐羅 隱

拋擲南陽爲王發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
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于里山河輕徇子兩朝冠
劍恨誰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觀八陣圖

唐劉禹錫

軒皇傳上畧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鷗鶴
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
是非

孔明廟柏

唐陸龜蒙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峰此中笑有指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圭 萬卷堂 藏板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漢日落西山中原一星黃群盜伺昏黑關諸各飛
揚武侯當此時託以蜀摧藏悼頭梁父吟蓋與衆
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
弱攻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微起六龍東
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爲悲傷髭子祖餘策
猶能走強梁

諸葛孔明

宋王安石

慟哭楊顒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
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隆中

宋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
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
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晚興跡使我

寒涕垂

題石鼻寨

宋蘇軾

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勝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魏志

臘裏愁渡奔河奔蒼苔間

八陣傾

宋蘇軾

平沙何茫茫髮髯見石龜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
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
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
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烟戰
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
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
制愚忍久不失志大遂成迂歲明去如瞥六師紛

未整一日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孔明書臺

宋宋祁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涼臥龍
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瀾
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孫虎狼脫去荊州殊
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
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
有坊名今尙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書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魏志

八陣圖

宋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識力冊竭來鎮西蜀夔門觀壘
石進涉隔年鎖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
深策高岸或爲谷灘石有過跡江海變桑田平原
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

諸葛武侯

宋王十朋

臥龍起南陽不爲鼎一足誰名蜀丞相相漢非相
蜀

八陣臺觀武侯像長句

宋張綽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詩當年累石紛
成行此地臥龍經講武懸知精神貫金石何想號
令嚴征鼓老兵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
令赤伏有餘符下睨皇州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
明獨斬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事興懷
聊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照千古

諸葛村謁武侯廟

元揭傒斯

炎井厭東都臥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勸日宜重

光豈伊山川阻况在兵力強入陣通神明二表貫

諸葛丞相集

卷之二

附錄

毛

藏板

等蒼煌煌十萬師聲威橋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
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
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爲我酹一觴

和梁父吟

元楊維禎

步出齊城門上陽獨樂峯梁父昂雉堞蕩陰葵散
封齊國殺三士梓曰不能維所以梁父吟感嘆長
雷翁吁嗟長嘯翁相漢起伏龍關張比疆治將相
俱和同上帝棄炎祚將星墮營中抱膝和梁父梁
父生悲風

題南陽諸葛廟

元周伯琦

劍江流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
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
山隔暮雲一體君臣垂萬世莫將成敗論三分

蜀相像

明方孝孺

羽扇綸巾一臥龍誓匡寶祚剪英雄關關八陣神
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五丈原

明李東陽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營門不開呼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詩

藏板

者怒揮戈指天天宇漏將星墜空化爲上煉石心
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爲前驅飛後拒忠
魂不逐降王車長衛英孫朝烈祖

沔縣武侯祠

明趙貞吉

定軍山前途故老百年誰識荒山道青驕結蓋重
問津一來弔古一傷神時乘不動蛟龍氣野曠空
令烏鵲馴白馬綸巾墮青漢星光夜入銀河爛襄
陽耆舊盡凋殘蔡水東流不忍觀椒漿若下雲中
冀應記從軍舊鄉縣焚雨羌雲滿笛風三聲猿落

鬱林東蒼涼暮無所見遙想當時麗德公

懷臥龍岡

明徐光宗

自謁先生像春光半月歸誰知松堅夢猶向草廬飛

謁武侯祠

明劉廷詔

無意求聞達人間幾醉醒高吟依白水長嘯拂青
冥雅志當顏運奇才屬妙齡始遊吳郡邑終立漢
朝廷西蜀傳飛檄中原可建瓴機謀開劍閣號令
廟街亭露布聲彌振霜戈血未腥圖成石作陣地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詩

萬卷堂藏板

割鼎為銘慷慨師頻出艱虞戰屢經羣雄蔽日起
孤淚望風零後主悲殘日前軍落大星助勞空赤
伏遺恨徹蒼涼炎祥終難復徐方竟不庭鳳歸因
鐵關龍去已潛形古柏園三徑崇岡護百靈森嚴
神宇在惆悵使車停巫峽陰符秘雷霆濁浪噴錦
官城外路又得見儀型

祁山武侯壘

明傅振商

山光不改古來碧岷江時漾浮雲白遺壘荒苔久
照間山川猶拱天威赫天不祚漢將星殞空悲伊

呂藏籌策王佐奇才生氣存那箇男兒不巾幗立
馬西風弔舊踪野鳥無端爭噪客

謁武侯祠

河縣

傅振商

漢祚當垂盡天開第一流豈云比管樂允自並伊
周魚水精神合鹽梅意氣投生靈真有托人望已
全收手挽君臣義心殫社稷謀旌旗揚玉壘韓嶷
奠金甌人火流炎井神工運木牛衆星歸北極八
陣出西州疾臥屯鉅哭喪回關道愁衣冠藏曲岫
祠廟背高丘伏臘思遺澤山河拱壯猷宗臣遺像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詩

萬卷堂藏板

古仰止思悠悠

籌筆驛

傅振商

炎精欲消歇龍起費調停分鼎方籌筆雄心竟阻
皇雨迷荒驛暗春霽亂山青有客思前哲乾吟人
杳冥

題臥龍岡

國朝

江天泊

丞相躬耕處蒼茫見草廬吟漢智勇救臥穩淡寧
居漢業存幽懷王圖出緒餘使非臣主契終向隴
頭擲

汚縣謝諸葛忠武侯祠

王士禛

天漢遙遙指劍關
逢人先問定軍山
惠陵草木水
霜寒丞相祠堂樹
柏間八陣風雲通
指顧一江波
展急潺湲遺民衢
路還私祭不獨英雄血淚斑

武侯琴室

王士禛

竹篠娟娟靜江流
漠漠陰至今簫筆地
猶見出師
心遺恨成銜壁元聲有
故琴千秋絃指外髮
髭鬚

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

王士禛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七

萬卷堂藏板

高齋起向陽
文終從高祖
暴繁木見疑
數躬亦非
武堂堂諸葛
公魚水元心
膂一表匪漢
訓一德追
伊呂視操但
如鬼畏蜀還
如虎嗟彼巾
幘徒與公
豈倚伍紫色
復蛙聲抵牾
各爲主火井
方三炎赤
伏更典午志
士恥帝秦祭
器猶存魯陰
平一失臉
面縛忘奔莒
知公抱遺憾
龍卧成千古
峨峨定軍
山悠悠汚陽
許鬱鬱冬青
林哀哀號杜
宇耕餘拾
敗鐵月黑聞
軍鼓熊侯寧
足誅激昂淚
如雨

臥龍岡

王士禛

五丈原頭望秋風
落大星空留高臥處
古栢日冥冥

臥龍岡二首

徐嘉炎

層岡體勢獨盤紆
千古徘徊識草廬
梁父歌吟誰
解得龐公品藻竟
何如留連白水真人
地彷彿桐
江隱士居見說臥
龍遺址在雲臺塵跡
付丘墟
羈棲元直魏同儔
邂逅逢君第一流
事業迥堪追
管樂才名寧屑做
忘劉新羅已見盤
叢關古道曾
無杜宇愁起驚風
雷需一夕清時魚水
足千秋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全

萬卷堂藏板

遊臥龍岡

李來章

迢遞崇岡帶郭開
半廬南對白河隈
三農終老平生志
一表爭光絕代材
古栢蕭森龍尚臥
新秋颯
爽客初來欲親拂
拭搜殘碣先採芳英
荐酒杯

弔臥龍岡

袁虞尊

爲弔先生客隱鄉
山川猶是舊南陽
輟耕隴上風雲起
抱膝廬中日月長
惟有經權真學問
自能出
處不尋常
遙遙秦蜀祠堂在
龍臥千秋只此岡

重建諸葛書院

朱璘

靜成書院本侯言清水中涵濂洛源潛見隨時觀
物理身心得力訓見孫一城烟樹園新閣五朶雲
峯設短垣開拓前規鳴遠大蒼松勁柏最堪論

重訂諸葛丞相集

朱璘

千年理學豈浮沉諸葛遺編細討尋經濟雲霄空
萬古文章鍾呂冠羣音出師表著君臣義誠子書
傳天地心斯道在人今未墜不教聲價重儒林

草廬

朱璘

百里長岡一草堂高吟梁父此行藏來遊惟有徐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全

萬卷堂藏板

元直相對無言白激昂

諸葛井

朱璘

臥龍閣下井淵淵飲水常思諸葛賢石上汲痕無
數在轆轤何處問炊烟

武侯祠

朱瑞圖

襄陽有伏龍漢胄隆中蟠潛遊至南陽高岡臥噴
嘶俊傑識時務隣闔羞纓冠抱此經濟材隴上相
盤桓聊爲梁父吟亦與貧賤安幸野春雨散渭水
秋風寒古來王者師遭際誠艱難三顧恩義重兩

朝心力殫矯矯龍在天風雲護神壇

諸葛丞相集

卷之三 附錄 全

萬卷堂藏板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古虞朱

男瑞麟

附錄

程子稱孔明近王佐之才有儒者氣象愚按王佐之才有湯武而伊周得行其道有孔子而顏子能具其學孔明惟遇昭烈非若湯武孔子之聖也而其才之所見已近之蓋其積中發外全從聖賢學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附錄

一

萬卷堂

藏板

問出來要之此心此理同也故又曰有王佐之心皆深贊之爾

朱子以孔明為學獨觀大旨得無欠闕愚按孔明一生何等勤慎為學安肯怠忽即其每晨夕從容此中自有涵養工夫在惟年二十七即佐先王討賊故其學未達於聖耳朱子因其作用上多委曲斡旋推原到豈其學有未足寧得無欠闕然亦俱是疑辭

張南軒以孔明為後主蜀申韓管子等書可疑愚

按孔明為治悉本於聖學王道豈可以治頗嚴峻勸農講武遂附會其用申韓管子邪設果為後主寫申韓管子等書何以出師表有云陛下當諮諏善道而不一及申韓管子邪此南軒之所以疑而闕之也

孔明說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先主不忍而率其眾南行愚按劉琮已迎降曹操自屬可取先主怒之而去固不忍背劉表亦慮雖有荊州未必即能拒操也所以有遠依廣西吳巨之意蓋未知孔明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附錄

二

萬卷堂

藏板

有如是之作用耳

劉璋迎先主入蜀使擊張魯愚按漢中荊州皆逼近於蜀觀璋初襲位時即遣趙雲擊劉表可知先主既破操軍乘勝克捷璋安得不生疑忌彼豈果有併力討賊之意乎

先主大舉東征以復荊州之仇愚按孔明並不諫止非以為蜀得上流可以致勝也援吳伐魏之策孔明始終不易蓋一日不能取魏則一日不可絕吳且吳豈可一勝之而遂得志乎故其說亦屬附

合

孔明受遺託孤於永安愚按較之伊周為尤難太甲成王皆賢君也而後主庸懦至先主有君可自取之語有謂先主諱之者然則事丞相如父之誼亦豈有諸邪乃竭其忠貞繼之以死孔明洵足千古者矣

章武三年改元建興愚按習鑿齒論繼統曰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號纂統之主俟速建以繫眾心是故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世謂其論最善余謂成平之時仍尊舊號示不忍遽忘其親也喪敗之餘不得不更張而振興之改元大率以此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附錄

三

萬卷堂藏板

務農樹穀開闢息民愚按當伐吳喪敗之後最要培養元氣而本富為上觀其自疏曰臣咸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其治家以此治國亦以此真有上下一體好惡同民氣象梁益之民是以沒世不能忘也

勸農講武三年而後用之愚按封建之為郡縣井田之為阡陌時為之也孔明何必復行助徹而所

勸所講者大約仍是川有封疆廬井有伍之類屯田渭上而軍民相安其即此法與

以譙周為勸學從事愚按孔明即妙簡耆舊以佐治即設立勸學之官以教民考其初政惟以教養為先則所謂治尚嚴峻者大約禁其怙侈之族耳豈行督責之術於下者乎後世遂謂其用申韓聚訟盈庭良可嘆也

武侯病篤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愚按後主遣使視疾侯舉蔣琬費禕及相繼為相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附錄

四

萬卷堂藏板

皆能確守成規國祚以安其知人善任豈僅區區揚儀魏延輩哉而其謀國之忠亦非尋常舉賢自代者可比



漢丞相諸葛亮傳

後學未 齊纂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更張朱皓代玄玄素與州郡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自給不求聞達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顧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則其學問所及志量所有已見於躬耕隴畝時矣先主在荊州表使屯新野拒操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答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又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君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真恨來哉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以曹操未可與爭鋒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若跨有荆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稱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亮甚亮亦相敬

本傳

五

高堂

本傳

六

高堂

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亮書琦乃將亮辭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中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來使遣使迎降亮說先主攻琮則州可有先主不忍卒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

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先
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於孫將軍
時孫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在說以成敗之
機權大悅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
先主并力拒之敗操師於赤壁下操引軍還鄴時
張子布薦亮于孫權亮不肯留當是時微亮以吳
師濟師先主幾殆矣先主無赤壁之捷則其名不
得震零陵桂陽長沙之賦稅不能充軍實而盧江
營師露結亦不能率部曲數萬口歸先主孫權必
請為丞相集
本傳
七
萬參堂
不以妹為先主妻且分給南岸之地而得領荊州
牧也權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孫權綢繆恩紀還
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
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得脫他日先主與龐統宴語
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
仲謀相留有之乎對曰有之備數息曰孤時危急
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征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
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
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

此誠出于險途非萬全之策也建安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使擊張魯法正
至荊州陰獻策于先主謂劉璋可取龐統亦以為
然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人入
蜀孫權聞先主西上遣弟妹夫人欲將子禪還
吳亮遣張飛趙雲截江邀禪還先主自葭萌還攻
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
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
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兵足食法正外統
諸葛丞相集
本傳
八
萬參堂
都畿內為謀王或謂亮曰法正太縱橫宜啟王公
以抑其威福亮曰王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
強東懷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
正直為之輔翼令翻然鼎新不可復制如何禁止
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
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
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劉璋闇弱蜀土人士專
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張郃屯廣右先主攻之不能克急書發成都兵諸葛亮以間從事健為楊洪洪曰漢中成都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亮遂表洪為蜀郡太守衆事皆辦二十五年秋七月先主定漢中群下上表漢帝請先主為漢中王自驛拜章上遠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亮以西王初定在得才實取人不限其方董和黃權李嚴等劉璋故所授任也吳懿費觀等諸葛丞相集 本傳 九 萬卷堂 為璋婚姻彭萊璋所損素劉巴夙昔之所怨恨也皆處以顯任盡其器能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公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能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西主咸服以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春三升蜀中傳言漢獻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

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欺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立宗廟祫祭高祖以下書曰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是也因去年冬十月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今年又傳漢帝崩故也冬十月亮奉詔營南北郊于成都二諸葛丞相集 本傳 九 萬卷堂 年帝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群臣皆諫不從敗績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年春帝於永安宮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五月梓宮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會皇恩夫人神柩自南郡迎至成都亮議禮追謚合葬惠

諸葛丞相集

本傳

葛亮

陵以章武三年收元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與董和並署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和死亮自家無擔石之儲亮因發教群下時那家新造吳亮乘勝國勢岌岌魏用文告震喝之使以蜀爲內臣亮內秉機衡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衆志令無懼攝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蜀人大和群將越德以佐治因使秦宓爲別駕伍梁爲功曹杜微爲諸郡叛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又妙簡舊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亮謝之及顥卒亮垂涕三日亮慮孫權聞帝頗矧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鄧芝之言于亮曰今主尙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芝曰爲誰亮曰卽使君也帝遣芝以中郎將修好于吳芝至吳吳主猶未與魏絕狐疑不卽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主見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不自保全耳芝曰吳蜀

諸葛丞相集

本傳

葛亮

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三分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太主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主雖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魏華歆陳群各以書與亮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以絕之三年春亮率衆征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所必然也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壘若祇如此卽定易

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追獲獲止
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
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悉收其俊傑並獲等以為
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
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當時或以諫亮亮曰若留
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
傷破父母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
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嫌重若留外人終
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

諸葛丞相集

本傳

主

葛亮堂

綱粗定夷漢相安故耳奚必以中國之治治之乎
亮以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執忠絕域俱表為
太守封亭侯是年曹丕殂明年曹叡立建興五年
丞相亮率諸軍伐魏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統留府事乃上表出師帝下詔令丞相露布
天下亮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仙
為掾仙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遣魏延諸軍并兵
東下魏以昭烈崩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
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天水

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懷關中響震亮揚言孫斜谷
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曹真舉眾
拒之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丞相司馬魏延
曰聞夏侯惇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
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
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稱聞延奄至必棄城逃
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郎閭與散民
之殺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倘二十許日而公
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諸葛丞相集

本傳

山

葛亮堂

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
石十金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魏主曹叡西鎮
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
于街亭謖違亮節制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
西歸千餘家還漢中故謖下獄殺之仍自臨祭為
之涕泣撫其遺孤思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
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
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法明也是以楊子亂法魏絳剋其僕四海分裂兵

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乃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帝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于箕谷集衆固守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謂鄧芝曰街亭兵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諸葛丞相集

本傳

五

萬卷堂藏板

後圖我士簡練民意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府掾更典軍事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曹真攻安定等三郡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十二月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

昭語告亮亮使詳重說昭昭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前不識也詳乃去亮有衆數萬而昭僅數千人又度東救未能卽至乃進兵攻昭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禪等救之魏主自幸河南召張郃於方城問曰遷將軍到亮得無已獲郃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此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諸葛丞相集

本傳

六

萬卷堂藏板

後二郡蜀人皆賀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帝復策拜亮爲丞相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因吳限江自保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絕其盟好亮謂宜與吳盟乃遣衛尉陳震赴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于城固八年七月魏曹真請由斜

谷數道攻漢命司馬懿游漢水出西城入與龔食
漢中亮聞魏兵至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
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龔軍遂退亮使魏延西入羌
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溪九年春丞相亮伐魏命
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各平亮率諸軍圍祁
山以木牛運糧嚴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
以應時曹真有疾魏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主曰
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
費曜鼓陵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
諸葛丞相集 本傳 萬卷堂藏板

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
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
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
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
條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
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
東裝以待期妻子鵲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
廢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
諸葛丞相集 本傳 萬卷堂藏板

諸葛丞相集

本傳

五

魏志

乘素與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推指民夷此非國之所利懿乃使淮屯北原壘壘未成而漢兵已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中婦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其年八月亮疾病時有大星墜營中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語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

諸葛丞相集

本傳

五

魏志

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亮卒于軍中年五十四亮因病困與楊儀等作退軍節度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故亮卒儀秘不發喪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則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而還諸軍還成都懿亮曰忠武侯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秉後主不別治生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景耀六年詔爲亮立廟于沔陽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晉陳壽爲武侯立傳世以其辭簡意舉稱爲良史才夫壽之於侯徒見其坦肅而未登乎堂與僅握其糠粃而未啗夫膏粱者也其於侯之全體大用果能爲之一一表章乎不惟其序侯事甚畧而凡屬曹馬之所稱者多隱而不宣且壽於集表既稱侯建奇策大破操軍何又曰奇謀爲短應變非其所長也噫覓千料米爲作佳傳之人其足爲侯傳信哉及閱左編西史諸傳或詳而寡要或畧而未備皆難信從因另輯一傳

葛丞相集 本傳 萬卷堂藏板

已付剞劂復見張南軒續傳詳畧得宜誠爲信史竊幸不甚異同如街亭敗後拔西縣千家還有蜀人皆賀一段嫌其義類不相接續而侯之興漢討賊以天下爲已任之志又不敢缺爰作追叙語補入乃南軒敗於拔武都陰平二郡之下最足傳信遂斷板更正之非敢自出臆見也或曰子傳於魏之張郃郝昭等亦詳何也曰正所以見天不祚漢致魏有能者蓋非人謀之不臧也於以詳之庸何傷

年譜 後學朱璘纂

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惟侯篤生以挽災祚故編年於首凡漢帝之存亡廢立則書之昭烈之發跡播遷則書之焉表之陰謀僭偽堅操之舉動順逆亦書之以見侯當時事艱難其取荆益連孫吳以圖興復者誠出於至公無私而非僅區區形勢之見也

震帝光和四年辛酉

是年侯生○皇子協生卽獻帝

南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萬卷堂藏板

五年壬戌

六年癸亥

中平元年甲子

黃巾賊起

二年乙丑

三年丙寅

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爲程侯

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乃求為益州牧

六年己巳

靈帝崩立皇子辯○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侯年十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

二年辛未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三

萬卷堂藏板

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董卓戰於陽人大破之

卓請和堅不許卓發掘洛陽諸陵遂入長安堅

前入雒修諸陵平墓卓所發掘

三年壬申

四年癸酉

曹操攻徐州牧陶謙初操父嵩避難瑯琊為謙

別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十萬

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陶謙卒眾推昭烈領徐州牧

二年乙亥

侯早孤從父立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將侯及

侯弟均之官會漢更選朱皓代立立素與荊州

劉表有舊往依之立卒侯寓南陽襄鄧間

建安元年丙子

車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遷都於許○袁術攻

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昭烈敗走歸曹操

操表為豫州牧使東擊布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三

萬卷堂藏板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畧徐楊間昭烈遂擊斬之

三年戊寅

侯與徐元直及孟公威石廣元遊學三人為學

務於精熟而侯獨觀其大旨每晨夕從容抱膝

長吟○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歸許表為左將

軍

四年己卯

荊州牧劉表不修職貢多行僭偽郊祀天地擬

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車騎將軍董承所受

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進昭烈

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

從昭烈

五年庚辰

侯年二十歲○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

拔下邳昭烈奔袁紹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於汝南昭烈奔荊州劉表益其兵

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雲

葛丞相集

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八年癸未

九年甲申

十年乙酉

十一年丙戌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之使拒夏侯

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

追之伏發而敗

十二年丁亥

侯年二十七歲時昭烈屯新野因徐庶詣侯草

盧凡三往乃見○昭烈子禪生即後帝

十三年戊子

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

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為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岸地給昭烈○昭烈南征武陵等四

郡皆降盧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使侯

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雲

葛丞相集

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克軍

實

十五年庚寅

侯年三十歲○孫權以妹妻昭烈昭烈自詣孫

權求都督荊州○以龐統為治中與侯並為軍

師

十六年辛卯

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璋遣軍議校尉

法正將四千人來迎使討張魯昭烈自將數萬

八入蜀侯與關羽鎮荊州

十七年壬辰

劉璋殺張松勅關成勿逼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據涪城

十八年癸巳

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遂圍雒城屬統中流矢卒

十九年甲午

侯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克巴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五

蜀

東分遣趙雲從外水克江陽建爲張飛定巴西

德陽張魯使馬超救璋超降遂圍成都劉璋降

昭烈自領益州牧以侯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

府事治成都

二十年乙未

孫權以昭烈既得益州令諸葛瑾求荊州諸郡

昭烈不許問曹操將攻漢中因與權和分荊州

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

陵武陵以西屬昭烈

二十一年丙申

二十二年丁酉

昭烈進討漢中遣陳式等絕馬鳴關道魏徐晃擊破之急書發益州兵侯以從事楊洪策遂發

兵

二十三年戊戌

曹操自將擊昭烈至長安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營於定軍山夏侯淵來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六

蜀

爭其地昭烈使黃忠乘高鼓噪攻之斬淵昭烈

遂有漢中羣臣上表漢帝請立爲漢中王○關

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羽乘船攻

之斬龐德囚于禁自許以南往往延應羽威震

華夏曹操遣使勸孫權躡其後權使呂蒙取江

陵羽聞即走南還西保麥城潘璋與朱然斷羽

走道獲羽及其子平皆遇害

十五年庚子

侯年四十歲○正月曹操自長安還至洛陽卒
子丕嗣十月曹丕自稱帝改元黃初廢漢帝為
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魏黃初二年

曹丕篡漢蜀中猶稱建安二十六年及傳言漢
帝已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羣臣上尊號不許
侯進曰曹氏欺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
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四月漢中王即
帝位於武擔之南改元章武以侯為丞相○大

諸葛丞相集卷之四

月立子禪為皇太子帝耻關羽之殺留侯輔太
子自率諸軍東下勅張飛率萬人自閬州會江
州飛臨發為帳下張達范疆所害○孫權遣使
稱臣於魏魏封權為吳王

一年壬寅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二月帝自秭歸率諸軍至猓亭為陸遜所敗由
步道還魚復改名永安○魏因吳恃子不入遂
伐之權遣鄭泉來聘帝使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漢吳復通○張飛既卒侯領司隸校尉

二年癸卯夏五月後帝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帝不豫二月侯自成都至永安三月帝病篤託
孤於侯以尚書李嚴為副遺詔勅後皇帝臨終
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
與丞相共事而已○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宮
年六十三侯奉喪還成都留李嚴鎮永安五月
禪至成都諡曰昭烈皇帝太子禪即位封丞
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
侯會皇思夫人神柩自南郡迎至侯議禮追諡

諸葛丞相集卷之四

合葬惠陵時益州大姓雍闢反派太守張裔於
吳辟荆太守朱褒擁郡反越雋帥高定亦叛侯
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惟遣樊祿往安止縣遙
領郡從事遣尙書鄧芝修好於吳吳與魏絕○
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
不答乃作正議

一年甲辰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侯務農植穀閉關息民○吳使張溫來聘復使
鄧芝答之

三年乙巳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三月侯率衆南征詔賜侯金銀一具曲蓋一

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侯自安上

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

以健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

牛定竿卑水多爲屯守侯欲俟定軍到并討之

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推孟獲爲主馬忠破拜

河李恢破南中至盤江與侯輝勢相連五月侯

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爨漢所服募生致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子

萬卷堂

藏板

之使觀於營陣之間七縱七擒南中諸郡悉平

皆卽其渠帥而用之遂至滇池收益州爲建寧

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嶲地爲雲南郡以

呂凱爲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移南中勁卒青

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常無前號曰飛軍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四年丙午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侯自南中還治兵講武以俟北征○曹丕卒子

叡立

五年丁未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侯上表伐魏屯於沔陽○侯子瞻生

六年戊申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侯以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上表出師

屯漢中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

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關中響震前

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侯收護諫之乃拔

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侯

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十一月侯問孫權破曹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子

萬卷堂

藏板

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曹真使郝

昭等守陳倉侯出散關圍陳倉相拒二十餘日

糧盡而還魏將王雙來追侯擊斬之

七年己酉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侯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式侯

自出至建威淮退追遂拔二郡詔侯復爲丞相

○孫權稱帝收元黃龍遣使來告侯遣衛尉陳

震往賀權與震盟

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侯年五十歲○魏曹真請由斜谷伐蜀獻使司馬懿等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侯聞之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三十餘日真軍退侯使魏延入西羌破郭淮於陽谿

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侯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糧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羅郭淮等留兵四千守上邦餘衆悉出侯自逆懿於上邦郭淮費羅邀戰侯擊破之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懿使張郃攻無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萬卷堂藏板

當自案中道趨戰侯使魏延奇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立斃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營六月侯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漢兵乘高布伏弓弩齊發遂殺郃

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侯勸農講武息民休士

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侯以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

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三月山陽公薨於魏魏人諡曰孝獻皇帝葬禪

陵○四月侯率師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

大舉侯至郿軍於渭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

爲壘以拒之侯屯五丈原以前者糧運不繼使

已志不得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懿相

持百餘日侯數挑戰懿堅壁不出乃遣懿巾幘

婦人之服○八月侯卒於軍年五十四遺命長

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爲退軍節度司

馬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懼不敢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年譜

年譜

萬卷堂藏板

偏入谷然後發喪軍還成都葬漢中定軍山

炎興元年詔爲故丞相亮立廟於沔陽是秋鍾

會至漢川祭侯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侯墓所左

右芻牧樵采

釋戒子書

朱 舜

武侯誠子一書蓋以生平所得力處特揭以最
其子而彈靜一言更爲學之成始而成終者也
故周子推衍太極圖說乃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程子謂惟靜者可以爲學伊川見
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謂靜中須有物始得朱子
謂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
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又曰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他如謝上蔡之近道莫如靜陳潛室之觀物內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萬卷堂藏板

會靜者能之黃勉齋之主靜所以制乎動無欲
所以全乎靜是先儒之言理學者未有不取乎
靜者也則武侯所謂靜以修身非靜無以成學
實發前聖之所未發發後賢之所欲啟豈非理
學之正宗與學者三復之自知余言之非誣也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大凡君子之制行也莫要于制心心常易于動
吾靜以制之收斂閑寂則本體虛明隨事而應
此修身之要也君子之制心也莫要於制私私

每緣於奢吾

隨境自得此

以入始不流

始不失之卑

非澹薄無以明

苟非嗜欲不

而何以昭其

一歸于寧靜

濶大之用乎

諸葛丞相集

覓修身之業

於儉者以此

夫學欲靜也

若夫人之爲

務以學爲趨

非學無以廣

蓋才有偏全

損其全而偏

雜者亦可化

勉之分惟靜能成之俾淺之祛其馳騫凌之歸
於專一勉之寡欲以養心安之無欲以達天學
不於此成乎非是欲其才之廣而學之底于成
也難矣

信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夫不靜而欲以敬一則必怠玩乘之何能研極
其精微不靜而欲以誠復則必矯強助之何能
條理其性情甚矣靜之所以成學為得其要也
可不亟亟以從事乎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萬卷堂藏板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
廬將復何及

設不學而我之年華與時俱馳我之意志與日
俱去老大空疎固無以應世即欲退而自修而
我之年意已衰其復何及乎故學不可以或緩
惟始終主靜而養德以修身無異術也晉李立
盛謂武侯誠子一書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
是矣旨哉斯言

愚按武侯誠子一書當作經傳讀不可忽畧靜

內所包者廣如靜坐也是收其放心之一法
清明志是起手吃緊工夫儉字因修身而言
泊字因養德而言總是個寡欲寧靜中包有三
敬存誠在內是中間總要工夫玩靜上加一寧
字便非無物而與王一閑邪等語自合故下又
補出恬慢險躁一語使之勿忘勿助蓋養得根
本深固自可致遠方完得修身之事直到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則無聲無臭至矣先
儒謂孟子不言易而善用易愚於孔明亦云讀
此書者合易與四子書思之可也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萬卷堂藏板

大道之所以不絕於古今者恒賴有人焉以維之
故五百餘歲之昌運未之武夾者也乃說者謂孔
孟而後大道淪亡至宋濂洛關閩諸先儒發明之
而復續夫自周迄宋已千百餘年矣其間設無傳
人大道不幾中絕乎予以爲孔孟之學發明之者
宋先儒也身體而力行之者諸葛武侯也武侯蓋
應運而篤生者也其潛泊明志非即不去貧賤不
處富貴之心乎其寧靜致遠非即靜而能安而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萬卷堂藏板

能應之旨乎惟其得力於寡欲養心而明理見性
由體達用以上續夫孔孟之統者也或以其佐昭
烈用武中多權變而遂忘其所學之本領然其權
而不離乎經變而不失其正固有以權變非其所
長識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爲武侯乎孔子志在春
秋孟子尊王賤伯武侯心存漢室賊魏外吳其揆
一也若夫出處符乎何衡治戎合之尙父理政邁
於子產雖末學如陳壽者猶謂其開誠布公以佚
道使民以生道殺人而吏不容姦道不拾遺風化

肅然豈非王道之明驗與設以治縣嚴變爲申
巧於器數爲駁雜則是先王不必明罰教法而
公又何以多材多藝稱邪文中子曰諸葛無私
樂其有興乎潛室陳氏謂孔明天資帶得又從學問
中出來誠見我武侯體用兼備聖學王道一以貫
之者矣夫學以靜成心惟謙慎即濂洛關閩諸先
儒主靜主敬之學皆不外是特當時無有發明之
者猶之孔孟之學歷千百餘年至宋先儒而發明
之運府五百裴晉公豈虛語哉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四

萬卷堂藏板

學同顏子論

朱 璣

聖門之爲學有二曰致知曰力行先儒謂子貢之學由知而入者也曾子之學從行而得者也若夫合知行而兼至者則惟顏子其後以顏子之學爲學者則有諸葛孔明顏子幸而生於孔子之世故道傳而其學遂因之以著孔明不幸而生於孔子之後故功成而其學反因之不彰論者每於草廬既出跡其行事相與稱道弗置而還問其學之所至孰從而知之邪夫孔明固以顏子之學爲學者諸葛丞相聚卷之四 續附 萬卷堂藏板也顏子聞一知十而孔明獨觀大旨其睿照同也顏子克己復禮而孔明寡欲養心其剛決同也顏子箴瓢陋巷其樂不改而孔明躬耕隴畝長嘯自若其得於性天同也三顧乃出卽用行舍藏之合乎宜也開誠布公卽不遷不貳之顯諸用也集衆思廣忠益殆善勞而安於無伐無施也示儀範修法制殆爲邦而準諸虞夏殷周也孟子謂顏子與禹稷同其道余謂孔明與顏子同其學設以孔明之學而必謂其不顏子若也何異乎以顏子之廢

幾謂其學有未至而少之且以顏子之閉戶謂其學不大用而疑之邪予因推原其故論其學之所由至而知孔明之非僅天資過人也特其致知力行之功得之主靜者爲多如所謂靜以修身靜以成學者不更與心齋坐忘沉潛純粹之誼若合符節也哉故先儒於顏子曰王佐於孔明亦曰王佐誠見其學之所至雖世遠迹殊而實則同揆者也不然先儒之並以王佐稱一子也亦獨何與亦獨何與

識時務論

宋 卷

建天下之大業者必具天下之大識者也具天下之大識者必明天下之大義者也未有火義未明而尙可謂之識時務者固哉陶九成之論孔明也孔明佐昭烈以扶漢室君臣一德如魚水之合咸欲有以伸大義於天下者耳觀其草廬定策曰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而內修外合則漢室可興讀之大義凜凜顧乃以獻帝在上未常稟命而謂大義有所未明吁此卽曹操挾天子以令諸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萬卷堂 識板 侯之謀也其可借之以責夫討國賊而伸大義者哉夫獻帝果何在也使先主屯兵新野而請命焉則必曰爾其聽丞相令毋違兵以犯關廷使先主求救孫權而請命焉則必曰爾其從丞相來毋令謀以圖不軌使先主定有漢中而請命焉則必曰丞相有大勲勞其公其王宜也爾毋遽與相抗則是所謂稟命者特稟命于操不已耳其欲跨有荆益而由荆以向宛洛由益以出秦川平定中原而滅魏吞吳誠爲必不可得之數卽如柴桑罵足之

說所以慰孫權者亦將束手待斃而於國賊矣奈何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而謂之識時務則可試思彼時之所當務者孰有急於伸大義乎余以爲能明大義卽所以爲識時務循之忠於昭烈卽所以忠於漢室而皆不得岐視之者也不然曹操之自公而王曹丕之受禪而帝皆請命於天子而爲之者反可謂之明大義也乎嗚呼自陳壽有應變非其所長之評而袁宏輩和之自蘇軾有詐力在義難取之論而秦觀等和之孔明之才之學此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萬卷堂 識板 所以歷千百餘年而尙無發明之者然未有如陶九成之謂未明大義者也妄誕至此可慨也夫

事有不可以直致而曲以致之者。孔明之取荊益，以興漢業是也。事有不可以兼及而專以及之者，孔明之置孫吳而討曹魏是也。此其中固有權焉。非可以意爲輕重者也。程子曰：權只是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誠見夫孔明之能權而不得謂漢無識之者，故豫章羅氏以孔明爲可與權。夫善用權者，不離乎經以爲用者也。孔明志在興漢，方其高臥南陽，使非遇昭烈，寧終老龍丘，優游樂道已耳。乃三顧而起，遂輔昭烈以伸大義，則忠於昭烈猶之忠於漢室矣。迨建赤璧之捷，表領荊州而半其地，國小力弱，將何以爲復仇之資乎？不得已而從魏取劉璋之計，曹操既納張魯之降，而遽還許昌，此實天之以漢中賜我也。雖魯而有之，將何以安新附之衆，而肅致討之令乎？不得已而有表請稱王之舉，夫自三代以來，擇君而事，左提右挈，取人國而不得謂之貪，豈自王而不得謂之僭與？漢討賊大義炳於千古，何莫非孔明之權以致之。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萬卷堂藏板

哉

石鼓至其向屢變以飭廢弛，假擒縱以宣威德，計谷運而牛馬可制，消上屯而巾幗可造，凡於治國行軍之際，皆所以先固其根本而非專任權變，權術者等也。故曰：善用權者不離乎經以爲用者也。嗚呼！操帝蒙塵，漢祚將移，曹操已挾天子，居正南，既不能勤兵以清君側，則爲之制據以制其變，而建安二十六年之誅實孔明延之也。更不能逞志以靖羣姦，則爲之併力以討國賊，而後漢四十餘年之統實孔明紹之也。凡其所以忠昭烈，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萬卷堂藏板

會師取蜀論

朱璘

劉焉起於僭竊劉璋繼以闇弱其不足以勝魏而必爲魏有也明矣先儒以其迎先主入蜀而建有不啓罪致討而襲取之於是乎爲非義卽曰始於法正之陰獻計而成於龐統之陳三策應孔明率張飛趙雲等會師成都誠不可謂不與其謀者矣雖然璋之迎先主也北畏張魯之侵東慮荆州之偏迎而遽使擊魯擊之而勝適足以自固擊之而不勝亦足以消患是繫我也孤注我也是諸葛丞相集卷之四續附
假魯以罷疲我也負辜懷姦以讐我爲漢復仇之人其入蜀而遽有之無傷也然則何以不聲其罪而討之乎夫逆命不臣盛世有之使舉兵問罪而彼若堅拒以守則我之兵力亦殫將何以討國賊而伸大義乎不得已而從逆取順守之說可以養其鋒而蓄其銳向使先主不大舉伐吳之師孔明必直取關中而向宛洛之間矣又何俟閉關息民避之數年而始出祁山也哉是謂孔明之會師成都而從襲取之計者卽先儒所謂教賊不得不急

也舍僭竊已往之罪全闇弱就縛之罪封之公安而俾守其宗祀益可以見其用心之厚也夫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續附

萬應堂

不諫伐吳論

朱 璣

君臣之道以義合者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先王是
關羽之沒急欲報雪奮不顧身孔明即犯難效死
亦必不聽不聽則義不可留而無以成其爲漢復
讐之志留而不去則始也以道義自處三顧乃出
繼也隱忍於去就之間而欲避回以圖後效難矣
且趙雲爲先王素所信任之人其進諫曰國賊曹
操非孫權也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交不解不益
得自固其詞嚴義正若此而先王猶然不納此孔
明所以因有宮之奇之諫而可以爲百里爭之不
諫也或曰孔明初說先王攻劉琮荊州可有先王
不聽然則亦當以義引去乎余謂先王不忍攻琮
猶是仁人之用心也夫齊宣不忍一牛而孟子即
欲其擴充之以致王先王不忍背表而孔明遂悻
悻然思去之此亦等於小丈夫矣孔明豈出此者
哉乃或者又以爲當時孔明未必不諫意先王不
聽故追思法孝直以示意也不知孝直陰獻取蜀
之計驕悍之氣足以強諫即諫之不從亦不必

去非若孔明之以道義自處三顧乃出者比也此
孔明之不諫正所以善全乎君臣之義而終成其
爲漢復仇之志也且安知趙雲之所諫非即受之
於孔明者哉

平南中論

朱璘

事有近圖而實爲遠計功若小就而實爲大謀者莫如武侯之平南中矣南中僻處一隅民多梗化地多不毛其亦何足爲漢重乃武侯親督其軍審慎以行而不敢忽者誠以南中所繫甚重也故頻叛而督之不問及牂牁越雋諸郡附吳以叛則吳必生覬覦而不可爲援將何以安漢數十年之國祚而無虞邪惟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使之懷德畏威而不復反始可援吳而國祚以安且自先帝大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魏志

舉伐吳之師傾國而耗於其役卽閉關息民務農樹穀遲之數年以出而前有強敵後有邊警勢亦處其難矣乃既服其心而不留兵以糜餉不設守以強制且得資其軍實以舒我梁益之民力迨出而伐魏而比能等之部落皆聞風而樂爲我用其於興漢討賊之策裨益何多與然則南中之役非近圖而其爲計者遠也非小就而其所謀者大也

出祁山論

朱璘

取天下與取一國異取一國者其王不能守其臣思得明君其地可資之以成大業因其斃而攻之乘其間而取之皆可不勞而撫有其國取天下者兵舉於義師出以律可正而不可譎可安而不可危堂堂正正整旅而進其聲勢自足攝服乎天下此武侯伐魏之舉所以必出祁山而不疑也乃論者因不從魏延出褒中之計謂其不攻瑕而攻堅抑何謬與夫間道而進其險易守無論其平日之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魏志

鎮戍萬一聞風而調遣戎士扼項以待可若何且關中非小弱也魏之將帥非皆怯而無謀也孤軍深入未能必其卽勝不幾進退維谷乎卽武侯祁山之出亦揚聲由斜谷誠知其必備而非偏師可以取勝也况使人據箕谷復趙雲爲殿幾不能全師以還則可知魏之兵力固足肆應而有餘又何能期其必勝而計日可達乎此孔明之出祁山謂可安從坦途必克而無虞也夫孔明取魏之志蓄之有素籌之已熟聲罪致討固已露布天下故一

出而三郡爲之嚮應關中爲之震動魏之君若臣
爲之惶惶無措由此而直達關中將見宛洛之衆
盡歸版圖天威所至曹敵授首則山東河南可傳
檄而定矣是堅者既破何瑕之足攻哉乃馬謖負
過人之才器而輕敵致敗則天也苟從魏延之計
幸而獲勝不過將師畧地所定者咸陽以西耳不
幾以取天下之大計而等於取一國之近圖也哉

鼎足說

朱 璣

草廬定策特指當日時勢而言之也而後乃適如
其說焉耳若夫限於鼎足豈孔明志哉說者謂其
非惟人事亦知天象此固於氣數之見也成敗利
鈍非所逆觀孔明固已言之矣觀其所謂天下有
變則由荆以向宛洛由益以出秦川限於鼎足豈
孔明志哉夫當日天下已變矣而若以爲未變者
蓋猶有獻帝在也未變則霸業可成有變則漢室
可興尊王復仇此卽自比管樂之微意也限於鼎
足豈孔明志哉

祭風臺說

朱 辭

余二守武昌時過黃州之赤壁停舟登覽見子瞻之前後二賦在焉因思孔明使吳求援得遣水師三萬大破曹軍於赤壁蓋在武昌之嘉魚云竊亦擬一登覽焉其形勝之同不同未可知也乃以綜核一省爰書五載未有暇日隨移守南陽越歲而關中大饑少宰傅公奉命督運賑濟令余協理其事公每馳驟襄宛間少憩息於臥龍岡因偶論往事余謂興漢事業首在赤壁備安梁益亦惟衝亭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頁 萬心堂藏板

蓋以其始不立其卒不成也傅公戚然曰余向者進勦黔滇遠駐嘉魚之赤壁見其下有祭風臺環臺之左右有碑石壘成數十小墩相傳爲孔明祭風時豎立旗幟之所布置方位不可測識聞三載師旋復過赤壁見臺後新建有武侯廟而環臺左右之小墩皆毀之而爲垣墉於是千百年之古蹟不可復觀至今猶爲肥脫也余聞之而更有感矣物之成敗雖云有數其古人之興功偉績每寄之一事一物之間以垂久遠而一旦湮沒于庸俗人

之手至令見者心傷聞者嘆息不知其凡幾也惟是侯之興漢事業首在赤壁蓋茲墩壘歷千百年之久而不得與彌牟魚復之陣圖並存於世良可慨也抑余又有說焉赤壁之役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死者甚衆此中益有天意武侯豈肯以藝術自顯炫人耳目甘同于方技之列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武侯孔子之徒也因附辨以俟後之論定者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頁

萬心堂藏板

不禁抑法正說

朱 璘

說者謂孔明不禁抑法正於是乎失政刑余思之
王自矜英斷卽所謂魚水之合如孔明者初說其
攻取荊州可有而不聽繼孫權進妹固好謂其不
可入吳而不從及狼狽逃遁而獲全乃不知自省
而諂諂然以爲得計豈所謂從諫若流者乎當時
惟法正以陰獻取蜀之策負才任性敢於諫諍使
必繩之法紀以戢其縱橫之氣恐諫諍或因之不
力而先王反少一強項之臣矣他日孔明曰法孝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精附 義 萬卷堂

木牛流馬說

朱 璘

昔人謂水碓之自過於周公此猶資之於水者也
若武侯之木牛流馬任重致遠其何所資而爲之
乎及其遺制若者爲首若者爲腹若者爲舌爲足
長短厚薄各有分寸大約動必以機機生於數吾
因是而益嘆數之爲用大矣大易推於一畫洪範
括乎九疇具衆理而應萬事恒於數焉參之是理
之與數固同原而殊委者也武侯探索原委而偶
用之於木牛流馬未可因其細而遺其大也乃武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精附 義 萬卷堂

不復喪禮辨

朱 璣

綱目書漢中王即皇帝位立宗廟祫祭高祖以下
前史載冬十月丞相亮奉詔營南北郊於成都規
模抑何宏遠與乃於帝喪不復諒陰三年之禮仍
漢舊制以日易月者何哉武侯當日非不欲古禮
之即復也特以時有所未遑爾夫以先君莫行之
事而舉之於王少國疑之際在武侯則率由舊章
而羣下或疑爲藉此以自便則流言之誘由此而
起其何以無負遺命托孤之意而成其爲漢復仇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禮制 考 漢復仇
之志哉此武侯所以寧路非禮之議而仍循漢制
且重以親受戒教而不敢有違庶使後帝亦得因
以稍慰也已先儒謂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誠
見其規模宏遠而特以時有所未逮也或有歸過
於冢宰所贊者其亦可以無議矣

不知馬謖辨

朱 璣

街亭之敗由於馬謖孔明上疏自劾曰臣明不知
人夫知人則哲古帝難之其亦何必爲孔明辨惟
是國志載先王臨終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亮以爲不然余竊疑之初謖爲越雋太守才識過
人孔明深異之先王孔明器識相上下真君臣也
乃並不指其所言之事與所過之言而止謂不可
大用若出於事後論成敗者况當日先王於永安
病篤困殆召孔明於成都遺命托孤之外不聞其
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禮制 考 漢復仇
品評一人何獨於馬謖詳諄耶且孔明之事先王
極其謹慎平日無一事任意以行者設果有是命
則必詳加審察而謖之何志竟載亮以爲不然夫
獻可替否以將敬也不然之詞一似平有菲薄其
君之心矣果其意有不然又何不聞出一言以直
辨邪其爲誣罔毀謗不待知者而知之也余故疑
之因依張南軒續傳刪其爲後主寫中牌管子等
書以爲可疑疑則刪焉可也余於先王之論馬謖
亦然

書諸葛思遠傳後

朱璘

嘗讀孔明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雖其且成恐不爲重器蓋所期望者大且遠也何書爲思遠作傳卽藉之爲張本謂其工書畫置識念以符其聰慧之語而於侍中僕射及與芝厥並平尚書事凡善政佳事皆秘而不宣一如傳孔明事之涉曹馬者狀狀而赤壁之奇策難掩也上邽之歛軍易見也渭上之堅壁至明也其奇猷偉績備時時見于公說至壽之傳思遠若并欲其善政佳諸葛丞相集

卷之四 續附

諸葛

事之見于他說者亦必使之莫傳而槩爲非瞻所倡建卽百姓咸相歸美乃以譽過其實一筆抹煞古來作傳有如是之曲筆以掩人之善者乎究之督師涪亭斬敵使殉國難大節凜凜千載如生謂之重器誰曰不宜或曰孔明嘗覽壽父而還復素薄其爲人觀斯傳也信有之矣



諸葛丞相集四卷

內府藏本

國朝朱璘編璘字青巖常熟人官至南陽府知府是編首卷所錄諸葛亮遺文一卷陳壽所上目錄皆不載蓋摭拾三國志注及諸類書而成其黃陵廟記明楊時偉作諸葛書嘗以摭用蘇軾大江東去詞語駁辨其僞今考陸游入蜀記作於乾道六年記黃牛廟事引古諺及李白歐陽修詩張詠贊甚詳獨一字不及亮記袁說友所刻成都文類作於慶元五年亦無此文然則屬托之本出於南宋以後明甚璘乃仍然載入絕無考訂至心書五十條顯然僞托亦取以苟充卷帙且武侯十六策其僞與心書同晁氏讀書志著錄則猶出宋人之手旣取心書又不取是策何也二卷以下皆爲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諸條猥雜尤甚末一卷全爲璘及其子瑞圖詩文是非刻亮集乃刻璘家集矣

陶元亮詩四卷

〔晉〕陶潛撰 〔明〕黃文煥析義

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陶詩析義

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馳擢望春起立者奔旄仇
而集諒謂當殷目眩手搖
謂此又一詞臣翰連繼至
自並海多波慕余者或快
其四庫置厚余者或諱名敢

問而圖答環愕乃爾意難
善意友道民存以味善怡
然心安之其德服之玄白
善若王運如國典也魯王
一身易道哉獨苦累累

奉

善若統攝之極譽寄奎眠
高獨性孤行於鈴道間
顧影為語曰生平未嘗以
倚披自荒不憾未克其美
蘇孔閑閑之良會耶

只思交頤爾不承之義云
何其以寸陰擬也計其公
在是中者或對理生隱或
衆鳩生承或靜演安銘或
勤宗梵夾療然壹方盡錄

奉

數種余宜蕉葉弗倚響象
畏蕭手談菲伎都無通曉
而又性不佞佛兼謂世罕
有佛云乎必尚有個箇在
如斯圓惘又安有佛以此

香桂露瓶仗鉛槧而已
寒而玉衡猶選擇新胃
學欲箋經焉弗敢也思
禁也仍懷銅屬款品史
又弗思也思掠也難拓

序

小

詩集庶埋送間而哀
匠吮毫法茂復曠如
公以才鳳翥恩威釋就
外多僅二三黨人爲
預引漢代不原之條
開弗

得引有爲觀或代爲
累臣竊私自加顏
公稱書几硯復何
多此靜閑之緣商
之業沾恩浩蕩而
誰較

序

五

深其又何嘆焉
見謙僑居蕙壘
月宜床坎襟離
且僻處岸偏暑
望草複較練宜
增闢此室

俯新陶向朽之之係有三
古今号陶統陶乎沈以平
淡柴陶陶石乃見也朽之
以陈句鍊素字：奇奧分
合隱現險峭多端新陶之

序

六

手眼出毛鍾鼎品陶徒曰
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
又不得見也朽之以夏时
念龍里於晋裏里抗宋禪
徑瀉憤腸讀藏本末湧泉

海立位美創无形陶之心
胆生走若夫理學標宗聖
賢自任垂萬孔子歆：不
忘六籍急親悠：生學澤
魏詩詩誰及此解斯則請

序

七

節之品位竟為超至於孔
塵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
開此之係懸之萬年佳詠
本原方為埋沒否則摩詰
韋孟羣附陶派誰察其霄

壤者東坡遺黨之後推尊
陶待自悼劉措早不引退
欲以晚節師範第一余獨
曰不然士大夫罪患風數
墜地已定消長倚伏每歷

序

一代之必生數指仕之人
以填禍門倘欲人之巧脫
究竟情誰代受如曰早退
可免曷不蚤世明譽且既
委贊寧主事遂去之曰要

以逃甄也將前此之託
毋乃提為脂淫計無復毫
芒忠忱之至位乎晚節相
師蓋為不知元亮元亮諸
晉未真之時謬無實情迄

序

上

祚之將終宋之既祿其詩
憤棄大為無聊不平愛之
見之志子妻詠荆軻贊弟
竊是生以二隱為進志計
者哉初為繁漢秦軍原非

堪原鍾濟之睡秋繼文
澤今不過貪仕三徑之本
懷哉子將之使晉大周元
亮必不肯硬守松菊置君
父於股肱自表名高勛烈

李

十

之必有可觀何至八表同
昏平陸成江程乘三年山
河忽改種之深驚年之浩
歎新於則元亮深覺有者
不在晚歲詩心以來當主

一日之朝而抱匡復之懷
思痛陶公之誤國此其純
忠所以獨標千古詩品迥
異于衆也若祇以曹劉比
詩人繫譽博爲下又曷足

李

十一

論於東坡和陶在於懷忠
所以自懷素之於陶在於
作忠所以懷世懷忠如師
陶後作忠故爲陶深師於
之尚不爲特起元亮於地

下而問之不敢為輕焉

道增其調也

解卷黃文煥識



序

十二

讀析陶說

知人之明不可學尤妙之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理姿
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瑰姿而我舉肥則又失之
唯詩亦然真詩人與真讀詩人其相知有命數焉古人
舉一生聲貌心魂寄諸不羣於端憂苦腹外別有寒芒
單緒灼灼浮出紙上而循例讀詩者日夜比櫛不識也
惟真讀詩者真放心眼為前人造命故作者以真詩問
向人問任腹者焦者商者徵者逐隊呶呶其中經數千

百年定有一人拭出重淵三浴三鑿之使作者精靈不
涸當自歡逢桃菊雖塵封幾近千年差不足憾則吾
維章老師之評陶稱古今大快事矣豈儒賤目貴耳指
晉詩樂曰幽澤指陶詩集曰平淡嗟乎野丈人呼為田
父河上姁女呼為美姬絕側羸文淵解漏越者呼為項
襄之劍楚莊之琴名實詭反暗場誰燃壬午秋冬之交
小子鳳獨坐書空咄咄自放惟把陶詩度日初噉之若
芥既而若黍進而若脯然終弗敢贊一詞一日謁師

談陶 師以一帙相示云屬白雲中十日之功于齊
起舞白臨平石鼓今逢茂先桐魚乃發奇響從前風雨
剝蝕皆蓬擊耳夫陶有浴日補天之手而世云空谷之
蘭有驚濤飛電之才而世云太玄之藁有坤復剛反之
學而世云鶴龜之仙何齊替也陶之詩豈但晉人詩吾
師評陶豈但評晉人中之陶濁酒澆愁長歌代泣爲
千百世之真經濟真氣節摺髓招魂使悠悠之徒不敢
復以平淡輕易自託斯所析之義彌引而無窮乎嗚呼

靖節生前之身身後之詩皆丁數奇若石蚌之內守遇
吾 師賞析而後其義命方有達時其寒芒畢緒方有
規星倬漢時而又以吾 師數奇之日爲陶詩亨之辰
此殆有鬼神交捧筆硯祇候洗發以持世教予小子獲
照次 師評間附管蘇自放之餘竊藉以自壯矣

山陽門人沃起鳳儀仲甫拜題

著詩者著憂爾古三千餘篇不已甚乎聖人喜用情多
而特表三千餘恐用情不繫於君父乃僅存其三百十

一三百十一不盡君父也然惻平王繫雅爲風尊周公
繫風爲頌家重於國首二南亂極思治終邠風他有托
志不同皆可該三千餘篇互發於三百十一中致人思
憂所繇爾凡不得君父者無樂詞也伍舉一咏沁入漁
人肝脾瀨水女心屈平江上幽思尤與千澤同志元亮
辭彭澤令作歸去來辭尋壑經丘絕似不怨臨清流賦
詩似置晉事不聞將甚怪元亮不憂君父五斗折腰束
帶致見繩彭澤令非奇元亮後或出入禁闥可以補君

失過因郡守相苦云解印辭鄉小兒而去鄉小兒烏足
去元亮也去之以鄉小兒不敢懟君未嘗忘君不忘君
而文辭外見不懟農夫山野之寂蓋示其姑許云詩人
之意有以哀怨酬君臣之義有以不怨深致君臣之思
陶元亮也元亮以晉田園可樂晉天下未盡危但折腰
之官不可爲而詩所繇工恐學詩不可以盡情醉飲於
江州太守醉飲不可盡情九月九日坐菊下憶太守白
衣吏復至不可得而醒石在座十日醉渺晉事入胸中

而憂至矣惟說詩者得之古說詩者漢分四家魯胡於申培韋賢齊韓有袁固王吉後有歐陽氏蘇氏亦必自朱傳出其說始定晉以後豈無說陶詩者知其樂不知其怨非說陶也知其怨不知其樂非說陶也知陶怨樂而不知已之怨樂非說陶也知已怨樂而不能知陶怨樂非陶怨樂非說晉之陶也至我明吾師黃夫子說陶詩其定矣乎吾師說陶之年致望君父吾尚伏儒生私有關書復遠於說陶其不有憂乎

古淮門人樂建中拜題

陶元亮詩集

第一卷

詩四言

停雲

時運

榮木

贈長沙公

酬丁柴桑

答龐參軍

勸農

命子

歸鳥

南齊

目次

第二卷

詩五言古

形贈影

影答形

神釋

九日閒居

歸園田居

問來使

遊斜川

示周祖謝三郎

乞食

游周家墓下

怨詩楚調

答龐參軍

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
于王撫軍座送客	別殷晉安
贈羊長史	和張常侍
和胡曹示顧曹	悲從弟仲德
第三卷	
詩五言	
陶詩	目次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二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遇火
已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潁田舍穫	
飲酒二十首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
蜡日	
第四卷	
詩五言	
擬古九首	雜詩十二首
陶詩	目次
詠貧士七首	詠二疎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擬挽歌詞三首	桃花源 有記
陶元亮詩集目次	終

四言



關黃文煥析義

停雲

停雲思親友也。鍾嶸新醪圖刻初榮。願言不從。嘆

惠彌襟。

鶴。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二語寄情。世
事萬恨。交集同字。平半尤有餘悅。靜寄東軒。春醪獨撫。

南詩

卷一

靜寄字。修世界無一靜區。姑以東軒為寄。春醪不題

言飲而言撫。欲明難下。低徊生喻。

良朋悠遊。搔首延佇。

停雲。鶴。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世道陸沉之

苦。北。路。阻。加甚。

有酒有酒。開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

從。陸沉豈開飲之候。時事無可為。不得不開。開飲字承

前。甚慘。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開飲靡從。中
情。灰冷甘付。理亂千不聞矣。忽觀再新。復生枝。齋註用

字。據字。永。前。首。清。海。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

彼平生。經濟願力。必自夙昔。失之非一。時所能。脫。辦。平

生字。義。謝。我之平生。所可自定。不待說也。未知親友出

世人。世。所。願。若。才。具。何。若。耳。相。須。相。親。之。念。促。席。中

大關係。竟。後。半。意。概。

翻翻飛鳥。息我庭柯。飲。翻。閉。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

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得。也。阻。也。成。江。也。此。其。所

抱之恨也。前三首情。世。印。須。之。音。逼。現。已。盡。此。首。只

南詩

卷二

二

用淺語。詠。愛。愈。淺。愈。深。

四首皆匡扶世道之熱腸。非但離索思羣之間。襟也。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平陸成江。日月山河。交失其恒。

此復何等景象。可乏同心。玉商匡扶。哉。園。掛。維。綱。猶

有再榮之月。世界雖壞。豈無再轉之手。所以朋。愈。邈。

而。席。愈。思。促。也。先。言。軒。繼。言。窓。先。言。撫。繼。言。飲。車。承

路。阻。舟。承。成。江。章。法。映。帶。各。有。次。第。序。曰。初。榮。詩。曰

再榮。序。曰。不。從。詩。曰。靡。從。意。義。同。異。互。相。關。發。舟。車

靡從言哉。歡就友安。得似席。真友就我。鳥則止而有
相和之聲。人閒飲而樂相就之別。處處地。現。映。雨。
灰。人。情。樹。招。人。情。鳥。語。柳。榆。獨。坐。居。然。若。胡。人。矣。比
興。憤。極。高。處。在。使。人。驟。讀。之。不。覺。併。親。友。亦。屬。兼。葭
伊。人。之。虛。想。
沃。儀。仲。曰。伊。阻。成。江。分。指。世。運。八。表。同。昏。專。咎。臣。子
一。語。兩。章。複。用。且。先。揭。于。阻。江。之。上。尤。有。味。正。見。舉
世。暗。濁。無。一。明。眼。堪。扶。社。稷。故。至。下。此。我。即。獨。身。孤

陶詩

卷一

憤。濟。得。甚。事。乃。難。冀。之。世。復。難。冀。之。朋。末。句。抱。恨。如
何。真。常。悶。絕。

時運

時運。遊。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
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隩。餘。鶯。宇
暖。微。霄。山。則。已。薄。而。無。餘。暖。宇。則。帶。暖。而。未。盡。鶯。得
春。去。夏。來。互。相。交。接。之。大。氣。有。風。自。南。興。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濯遊。遊。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
亦。易。足。自。負。之。語。却。說。人。人。可。能。人。若。不。知。足。只。為。不
肯。稱。心。而。言。心。外。生。心。是。以。言。後。又。有。言。揮。茲。一。觴。陶
然。自。樂。
延。目。中。流。情。短。則。境。短。吾。之。入。目。與。之。俱。載。以。短。情。長
則。境。長。吾。之。觸。目。與。之。俱。延。以。長。延。字。有。深。情。悠。悠。清
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
運。不。可。追。潘。岳。是。動。起。至。日。愛。靜。於。動。中。定。靜。理。應

陶詩

卷十

四

雖。是。靜。況。却。曰。交。揮。於。靜。中。靜。動。越。揮。字。更。有。致。說
得。愛。靜。之。快。慶。甚。急。甚。不。如。是。不。足。與。求。靜。

斯。晨。斯。夕。言。息。共。盛。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澗
酒。半。盞。黃。唐。莫。逮。慨。獨。在。余。當。此。可。欣。之。景。乃。有。琴。不
復。彈。牀。供。空。橫。有。酒。不。盡。飲。豈。尚。餘。半。抱。慨。黃。唐。琴。無

韻。酒。無。味。花。竹。無。色。矣。過。觀。舉。世。無。知。靜。者。獨。余。知。之。
奈何。前。首。所。恨。在。迫。曾。點。出。世。之。懷。也。此。首。所。恨。在
連。黃。唐。經。世。之。慮。也。黃。唐。之。化。理。不。作。山。林。繼。非。安。地。

欲以應中花竹會。新上之詠遊雅矣。

四首始末迴環。首言春。二三漱濯。開詠言遊。終言息。此小始末也。前二首爲欣。後二首爲慨。此大始末也。迴環時運。近景難留。未欣而慨已先交。但恨殊世本之我。愛其靜。抱慨而欣。愈中交。此一迴環也。戴欣則一歸自得。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抱慨則半疊長存。人不知慨而我獨慨。此又一迴環也。序中欣慨交心。一語四章。隱現布置。

南詩

卷一

五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

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

從結根說起。費多少歲月。乃獲耀

華。映下夕喪之易。倍見可痛。

幾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

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絲人。禍

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知懷矣。怛然內疚。所安與所志相違。豈不知晝辭日富之非哉。時事日變。情猶遷憂。知之而又不。不安之也。世也非我也。語最婉。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凡不至者。皆其有欺心者。也。非不能也。平聲能。下。微。策。四章互相翻洗。初首願頌懷念。若寄之人生。與夕喪

南詩

卷一

六

之晨華同脫。無可自伏。說得氣索。次首拈出貞脆絲。人有善有道。可仗俱在不須念。慨說得氣起。三首安此日富有道。不能依有善。不能救。慨內疚。倍於悵矣。又說得氣索。卒章痛自猛厲。脂車策驥。贖罪無間。何疚之有。又說得氣起。

贈長沙公族祖

長沙公於子爲族祖。同出大司馬。

漢高帝時。贈舍

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猶嘆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
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諸氣冬暄映懷圭璋。家庭雍穆之
規四字。歲許多難。藉處順而諸者。春。暄者也。處。變。仍。諸
者。冬。暄者也。至于冬。暄。無不可。勝之。族矣。璋。列。而。圭。合
映。懷。圭。璋。無。分。不。合。也。此。故。族。之。法。也。愛。來。春。花。載。警
秋。霜。我。曰。欽。哉。寶。宗。之。光。因。冬。暄。生。出。春。花。秋。霜。愛。來
者。盡。於。得。應。者。也。載。警。者。又。懼。其。傷。暄。者。也。不。有。諸。也

陶詩

卷一

七

無以。致。春。之。盛。不。有。警。也。無。以。保。冬。之。諸。嗚。呼。王。黃

伊余云邁。在長志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沿
酒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資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臨
路悽然。欲襍或遯。存問其先。

次章陸翁奇真前後章情聲語實最是家人真况

酬丁柴桑

有客有客。愛來愛止。乘直司聰。于惠百里。餐勝如歸。聆

新若始。名。之。地。誰。不。欣。然。奇。趣。于。是。耳。真。能。託。信
當。歸。者。誰。乎。有。入。山。如。回。歸。家。永。矢。不。獲。斯。真。可。與。餐
勝。矣。善。之。始。明。執。不。知。慕。轉。念。意。意。能。如。初。聞。之。甥。阻
者。誰。乎。有。終。身。若。若。始。歸。反。置。無。厭。斯。真。可。與。聆。著。矣
二語堪踴于五經

匪惟諧也。屢有良繇。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
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放字遇字。奇甚。意有拘束
則我景中之情不能往而迎物。情中之景不能來而接

陶詩

卷一

八

我放之。而可以相遇。矣。此。既。往。迎。彼。亦。來。接。適。相。接。合
遇之妙也。還休與一遇相映。一遇已足以休。况其屢乎
方從復與還休相映。繇此不休。繇此日遇。是在善放。從
要說放。從放說休。從休又再說放。逐句轉換

答龐參軍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衙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
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傾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何以親賢知知之
莫不如共知國策之詳此之簡各極其致我求良友實

親懷人。儘心孔洽。棟宇惟鄰。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

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散。誓將難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

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

南詩。卷一。九

使上京。忘安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蕭蕭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

始思終。四字抵一大篇文。說理能與自不愚。盛腐。敬茲

良辰。以保爾躬。良辰著一敬字。自然不敢玩愒。敬良乃

所以敬身。但說敬身。恐尚有偶疎之日。曰敬辰。則一刻

不容放過矣。

六章氣象華嚴。最肯三百篇。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儼然自足。自足加儼然二字。說得

透快。此時小民。率無所藉。于帝王賢聖。茹毛飲血。何嘗

知農。文物未興。日用未修。貧富不相耀。故可傲也。抱朴

舍其智巧。既萌資待。廢因。二語含著深理。不說如何。驅

致貧困。但曰智巧一萌。即資待廢因。說得可。懼資者無

以資夫。即時也。待者無以待夫。異時也。字法與誰其瞻

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

南詩。卷一。十

亦稼穡。治水總爲粒民。連禹說稼。添一農稼。妙遠若周

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令音從下和風生出。郊置在首句。便爾新異。

倚倚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

婦宵征。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土音順動。四字寫出。承洗前首。將

時原委。其缺。構儷。沮溺結耦。又引數子。與桑禹稷相映。

相彼賢達。猶勸蠶。詎知伊泉。庾皮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安安自適。歲暮矣。冀儲石不儲饑。
寒交至。顧爾儻。列能不懷愧。
孔軌道德。樊澗是郇。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
迹高軌。敢不歎。往敬讚德美。

勸農情。理深遠。繹其旨。宋光怪。萬狀開口。曰。傲然自
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困。巧最傷朴者也。欲
廣用。資財之不足。豈必智巧。愚者同有之。而必歸罪
智巧者。智巧生而百姓之心。壞。心不壞。則欲不廣。智

陶詩

卷一

十一

者。不作。則愚者不效也。壞風俗。莫若智巧。驅民生。又
必。須。皆。人。下。欲。愚。上。欲。智。上。與。下。不。同。道。小。智。與。大。
智。不。同。用。也。杜。民。智。巧。惟。在。勸。農。民。農。則。必。朴。移。風。
易。俗。返。朴。在。是。歷。代。作。用。本。領。錄。虞。至。夏。周。莫。不。同。
意。此。勸。農。大。淵。源。非。獨。為。然。儻。計。三。四。五。章。始。實。措。
農。事。言。之。就。中。復。拈。出。冀。缺。沮。溺。冀。缺。初。耕。而。後。仕。
者。也。沮。溺。不。肯。仕。而。隱。於。耕。者。也。百。畝。之。間。可。以。仕。
可。以。隱。豈。曰。隱。務。哉。舉。彝。禹。稷。周。作。樹。樣。以。勸。君。相。

之重農舉。冀缺沮溺作樹樣以勸仕隱之重農竟為
一人不在真中矣。洗題中勸字周匝無漏。駁章獨接
孔子次及仲舒必勸學而後不暇勸農藉口為仲舒
且未易敢云千古有兩孔子否乎以不勸為深于勸
結局最工。讚德美却仍與舍真抱朴相映。真朴散而
德美壞。返朴還真之法無處下手。不得不以勸農救
之。勸以德而頑民或自棄于不顧。不如勸以農之事
易而人廣也。猶人人全德美又何待返朴哉。若能收

陶詩

卷一

十二

不四字。鼓應真切。用意最真。
沃懽仲曰。民生在勤。莫先于農。次則工商耳。抑末重
本。可驅工商而之農。不容驅士而盡為農也。接以孔
耽道德。與上章相救。神理完密。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邇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
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遠雲。奔

鯨駭流平陽中州 天集有漢春子感侯陶舍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

土開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陶青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選

因隆宏在我中晉業融長沙陶侃

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囑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

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肅矣我祖懷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

蘭詩卷一 主

焉。虛。止。虛。處。可。以。着。脚。則。無。往。而。不。得。所。止。矣。淡。者。歸。

虛。之。津。梁。也。情。一。瀆。而。隨。波。逐。浪。豈。復。有。駐。足。之。時。哉。

理學名言 寄跡風雲寘茲愜喜

嗟余寡陋瞻紫弗及顧慚華髮負影隻立字新語慘柳

子厚顧親林然無賴之許恨此以四字括盡三十之罪

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

茲在茲尚想孔伋厥其企而

願夜生子遠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於我既見其生

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風興夜寐願

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補亦易來提醒迫切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治天

偏如之翩翩求心顧儻相鳴景庇清陰風不庇我我求

自庇

詩卷一 高

沃儀仲曰求心是苦海之岸知求然後知願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願頽相

鳴而歸遐路誠慙性愛無遺前係遇遊風靜翮費力此

係遇雲翮力省矣所恐雲珠易迷以鳴聲爲相招則路

雖遙而隊免遺失相愛性宜如是語意婉曲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晨去于林因

思天路故受通風之困今悟矣不思矣所欣者及舊而

已豈字及字悲難後恨自判斷馴字尤深前此躍冶之

借歸此無音侶則各獨栖矣。無復相鳴之氣。青而曰。衆
謂者。心存肺聲。存也。語意最與。日夕氣清。悠然其懷。說
到氣清。風和雲淨。矣。快前章趣。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戢羽則不待翻。翻併不待胡。胡游
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有夕宿而無晨
去。不待問其爲何風矣。卽不洽之風。亦皆清風矣。音不
待于中途相鳴。而可以異栖時矣。猶繳矣。施已。晏安。

陶詩

卷一

五

勞言已奉。翻不勞人之施。繒繳也。山林則無心之風。猶
亦足相。因還林則有心之繒繳。莫能扣加。朕流聞達。
題屬歸鳥。而四首各殊。初曰去林。原屬有定之棲。自
蹈他往之危。八表雲峯。妄生侈心。爲遠寓近。總有不
安故林之意。及遇逆風。始知禍機。風冷。翻順心可易。
同不洽。而各自求歸。勢難相顧。懷異心危且愈甚。
于是翻其處。遂之翻求其必同之心。庶幾可以共輔。
而互庇乎。二首曰見林。尚未戾止舊栖也。毋論何林。

一見而傍。輒欲依之。求止之念。莫盛于此。三首曰。歸
林。則真歸及舊棲矣。四首戢羽寒條。復曰游不曠林。
微游亦只宜林中。永不敢作去林之想也。去林語爲
最危。見林爲最安。馴林而前。驚方息。後慮滋長。故曰
徘徊不曠林。爲最自得。故傲然曰已。晏安勞。
沃機仲曰。總見當世無可錯足。不如倦飛知還之爲
得已。晏安勞是全篇心事。四章憑空起義。如海市蜃
樓。以比體爲賦體。

陶詩

卷一

五

陶詩卷一

陶元亮詩卷二

劉黃文煥析義

五言

形影神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陶詩

卷二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時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

今人既得之。草木明年復可發。

人不能也。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

識到親識不足恃。形影當自相惜。但餘平生生物舉。目情懷。而我無勝化。術必兩不復疑。

人有願君取。吾言得酒真。荷辭。荷字妙。未經深思。就死之易。取樂之難。未有不輕于醉酒者。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鳥華。邈然茲道絕。形不能自遊。願字趣絕。半苦。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

笑影亦笑。形哭影亦哭。悲悅二字善狀。懸陰若暫乖止。

日終不別。比同既難。管。爾俱時滅。再發暫乖意。工于造慘。形有稍難。管同。況滅乎。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舍立名外別。無不滅。方法念字熱字。說得影之五情熱。當如是。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竭字遂與其滅也。字先自竭有所竭乃有所留。世今惜力不竭而全付之永。

辭得不苟。翻應前莫苟辭。

形滅則影滅。影不能代形。存生故曰不可言。豈惟不能存。并衛之亦拙焉。影可匿。形不可匿也。將誰衛之。

莫衛之者。更莫存之者。何恃而不恐。其亦當自為計矣。胡可効力。何嘗不願。顧不能也。開口四言為影辭。

擔訴苦百年易了。七尺難存。真不得不熱。曰名亦盡。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似難持名。又曰立善遺愛。一切才名易盡。善名不盡。

分別甚細爲有名人下實稅非爲無名人買盡樂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
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
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
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嘗所
欣誰當爲汝譽形影有盡舉即長存與形無涉也誰爲
放三字喚醒得妙當字更冷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陶詩

卷二

三

委運之意似於不念傷生然念之之甚蓋宜委運若終
日抱憂是重自傷也甚字正字旋而亮縱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不喜亦不懼說出
大本領無可如何縱浪大化原非可喜之事但終無絲
懼耳若說懼是凡夫若說喜是異端兩路雙遣方成正
宗大聖何在釋影答立善語彭祖難住釋形贈奄去
語老少又釋形贈語賢愚又釋影答遺愛語適分層洗立善
得酒莫荷辭語謙舉又釋影答遺愛語適分層洗立善

係神之責任書所欣三字拈出本懷有意于以善治俗
不如忘名以立善誰汝譽三字打斷名根

詩心之妙在三肯互換腐理恒談頓成幽奧得酒莫
荷醉若從影答形言之有何深味移置形贈勸影以
耽酣酒幻致奇情層疊無恨曰願君取吾言惟恐其
不我許也邀求酒伴舉世別無他人懷切傲岸真可
深思立善自竭若從神釋言之腐矣薄矣移置影答
說得影亦愛名影亦畏死百無可恃只恃形之自竭

陶詩

卷二

四

於立善腐語皆成慘語到神釋處文心已窮無可出
奇輕視生死亦是道家口中恒套却於不懼上拈出
不喜宜委上拈出甚念居然儒者俟命真諦意味無
盡
沃饒仲曰晉人喜放達立善兩字重複提醒足爲名
教干城若徒以縱酒風味見誇恐竹林七賢尚與五
柳先生同林異夢首章得酒莫荷辭欲以酒破形
影之苦次章以酒方善爲劣竟將酒字掃去三章云

日醉促齡立善誰樂并飲酒好善一齊掃去矣細尋
結穴處只在縱浪大化不喜不懼淵明置身真在日
月之上題中自然二字釋得透快師云兩路雙遣
方成正宗千載心光一筆點出

九日閒居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餘空服
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嘗多斯人樂久生日月候辰至舉俗愛其名同

陶詩

卷二

五

此日月候辰而至原無可愛而俗以重九之名愛之
之多總錄千世之短樂趣皆從苦趣生也細看此二語
方知首句之深所謂意多者愛重九之意耳與人生不
滿百常懷千歲憂不同露淒噴風息氣微天象明往燕
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顏齡如何蓬
廬士空視時運傾此不得不飲之根緣難堪應將
恥虛曩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閉牖緬然起深情日飲又
日起半工互缺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深情曾感於

運傾不堪娛矣無可成矣忽爾結轉曰固多娛豈無由
強自解免彌覺淒然此等結法最耐尋味

歸園田

諸首純以質語真語勝

少無適俗韻入道必有高懷趣俗亦必有矯韻體骨不
媚無以合彼之韻中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
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
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建村隔而遙視微茫故曰曖

陶詩

卷二

六

曖里居密而烟起相傍故曰依依垂分狀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巔為深為巔寫出雞犬恒聲別有殊致戶庭
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如何是
返自然厚語如同釋案沃儀仲曰有適俗之韻則拙
不肯中不肯守拙便機巧百端安得復返自然此句如
負重乍釋真覺快樂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

日無塵穢此日絕塵垢初歸之身身內之塵雖淨胸中之塵想恐尚存掩鼻數日想乃其清矣時復遠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五字寫出田野人胸中口口簡簡潔淨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以廣無復荒地矣承前開荒有致嘗恐霜霰至零落同艸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艸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艸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語語

陶詩

卷二

七

承上肯嘗恐之意致其努力露者霜之漸也恐霜至不得畏露沾道狹與土廣相映廣者懼其復狹狹者可以再廣是在鋤理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壑間俛俛皆人居非甕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悵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澹我新熟酒隻難招近局日入室中聞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歡來映洗悵悵昔人多不存獨策所以生悵也此身尚存夜燭宜乘有一念之悵生則一念之悵來矣來字下得奇

陶詩

卷二

八

園田諧首取有次第其一為初回地幾畝屋幾間樹幾株花幾種遠村近烟何色鷄鳴狗吠何處瑣屑詳數語俗而意愈雅恰見去忙就閒一一欣快極平嘗之景各生趣味次言鄉里來往相見無雜言一切出仕應俗之苦套不復入耳目矣三言苗稀艸盛道狹露多田園亦自有田園之苦况而願既無違矣不足借自解自愛與愛俗苦宦苦寧受此苦梓梓輕重較量有致四言攜子侄問採薪慨然於鄉里存沒之感五言獨策復還荆薪代燭田園中真景實事令人蕭然悠然前三首以人俗之苦形歸居之樂此從田園

外回頭也。後二首以鄰里之死形獨遊之歡。此從田園中再加鞭也。初首曰開荒南野日。榆柳桃李桑樹紛紛種。植亦既不留草莽之旁滋矣。二首曰披紳曰桑麻長。止日廣喜前之所開者已成也。又亟曰嘗恐零落憂茲之已成者復穢也。三首曰什盛曰理荒穢於所開成再加功焉。前爲桑麻後爲種豆。地土物宜次第詳悉。四首又曰披榛步荒墟。桑竹殘朽株。此他人之荒墟桑竹也。我之荒我。我所當自盡人之荒我。

南詩

卷二

九

所不得代力。荒而開開而或復荒。宛其死矣。將如荒何。俗網易脫。死關難避。行且與昔人同化。惟有飲酒而已。章法互承。一字移易不得。返自然三字是歸。圖田大本領。諸首之總綱。絕塵想。無雜言。是返自然氣象。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是返自然方法。至于生死者。天地自然之運。非一毫人力所得與。曰終當歸空無。一一以自然聽之。田園中老死。歸下得安正。命與一切仕路刑辱不同。死亦得所。況存乎。知此則

清溪遇濯鷄。酒飯微夜至。且所期以享用此自慰之福者。何可一刻錯過。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

遊斜川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魯城。飭鯉躍鱗於將夕。水陸

南詩

卷二

十

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藉矣。不復乃爲。嗟。若夫曾城。旁無依按。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佳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遼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瀟灑文飭。開谷矯鳴鶴。窮宇奇。濤壯則魚遊。至于漸緩而勢弱。魚斯敢于馳矣。迺澤散遊目。微字奇。意紛于四顧。瞻不得專聚也。緬然睇

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無匹。傳。眼中意。中去。取。避。法。不。遺。不。苟。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兩。語。婉。摯。章。法。能。于。寬。中。取。聚。中。賜。縱。遙。情。縱。遙。曰。中。賜。酒。起。深。遠。初。歸。之。情。裕。持。未。能。縱。也。席。至。半。而。為。中。賜。之。候。酒。漸。以。多。情。漸。以。縱。矣。一。切。近。俗。之。懷。杳。然。喪。矣。近。者。喪。則。適。者。出。矣。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未。知。當。復。遠。計。他。日。此。却。云。不。求。明。日。章。法。互。掃。翻。變。

陶詩

卷二

士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講讀較書。負。荷。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較。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頽。水。濱。語。語。諷。刺。復。開。揚。之。非。肆。擲。之。講。讀。不。如。從。我。同。隱。自。棲。身。分。乞。食。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

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性。固。有。能。有。不。能。分。映。生。先。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懽。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哉。知。何。謝。冥。報。以。相。貽。聖。字。不。知。字。身。不。自。主。寫。得。出。拙。字。裁。得。佳。人。人。受。聖。人。人。不。知。何。之。一。巧。而。愈。聖。愈。之。法。法。自。知。不。復。知。愧。矣。拙。則。不。得。不。止。不。得。不。愧。此。元。亮。現。身。說法。之。旨。也。愧。非。韓。才。時。代。將。易。英。雄。無。聊。冥。報。二。字。憤。甚。淮。陰。能。輔。漢。滅。項。乃。能。報。漂。母。不。然。竟。漂。之。恩。亦。

陶詩

卷二

士

何。錄。報。裁。板。蕩。陸。沉。之。嘆。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世。上。乃。死。欲。伸。志。于。地。下。尚。可。得。乎。果。何。物。可。貽。哉。貽。字。冷。甚。東。坡。以。為。真。欲。報。謝。主。人。哀。其。口。類。抑。何。誤。也。沃。儀。仲。曰。驅。去。何。之。二。語。是。落。落。不。治。生。產。面。孔。自。嘲。實。自。樂。諸。人。共。游。同。家。墓。栢。下。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為。歡。死。者。健。人。行。樂。說。得。粲。然。毛。豎。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

身因風遠故曰散。顏借酒。故曰醉。未知明日事。余襟
良已。結得淵然。必欲知而後殫。世緣安得了。時未知
已殫。以不了了之。直哉爽快。

怨詩楚調示麗王。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昧然然。結髮念善事。僥倖六九年。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賊恣中田。風雨
縱橫至。收歛不盈廛。含沙之蜋。非田居害稼之虫。乃亦
同志中。田人聞意外之事。何所不有。受殘於物。莫復結。

陶詩

卷二

五

於天風雨。縱橫天上。交困之事。復無所不有。題中怨詩
楚調四字。寫得淋漓。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父思
鷄鳴。及晨願鳥還。女思晨願。苦况焦燥。不堪再讀。在已
何怨天。離憂婆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獨
悲歌。鍾期信爲賢。念知音之不可得也。既已辭名。又欲
知音。何哉。昔名在身後。知音在當年。當年乏知音之人。
徒令後世憑弔。逝魂何緣知乎。
喪室至鳥懸。登寫苦况。無所不怨。怨哉一語。已在已。

何怨天。又無一可怨。何怨後復說憂。嗟目前又無一
不怨矣。憂妻後提出身後。明所憂不在名。而歸悲歌
於無鍾期。于怨結。宿單此一事。身分高貴。章法奇幻。
答麗參軍。

三復來覲。欲罷不能。自爾隣曲。冬春再交。欬然良
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况情過此者乎。
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嘆。豈惟嘗悲。吾抱疾
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

陶詩

卷上

五

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顧
李下得趣。不言而喻。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諧語亦
說聖人。不獨莊論。語意深調。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懽然。
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入俗必有俗緣。無緣二字。自
外語。却以自謙出之。物新人惟舊。弱冠多所宣。情通萬
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何年。五色無主
令人目眩。知愛體素。則純白猶心。虛白紹室矣。沃儀

仲日愛體素是情通萬里與種子江山所不能阻離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掉。回復遂無窮。水遊曲折以狹為寬。午前乍

却情。景如畫。五字可當水嬉一賦。發歲始倪。仰星紀奄

將中南窓。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

風。雨景微濛。上際天光。澄淵清微。雨脚雨點。絲絲倒現。

是時雨被神。淵描寫也。觀早起之天色。足定其為何風。

色。梅風必惡。色清風必和。是景風。憑長色。共奏也。煉字

兩詩

卷二

五

煉句之奇。與前無漢魏後。歷三唐。既來就。不去人理。周

有終居。嘗待其盡。曲肱以傷。冲世事之足以傷冲者多。

矣。遷化或夷險。肆志無從。隆待字小心。肆字放。勝愈遷

愈變。將失其大。嘗非肆志。無以敵之。固有字無字相映。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太山喬岳。以立身事。事存乎

實。踐非虛。願之謂。即事如不卑。華嵩豈待他求。

迎雨獨飲

逝生會歸盡。當其初生。已知其必盡。終古謂之然。世間

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

情。遠重。鴈忽忘。天天堂去。此哉任真。莫無所先。曰忘天。曰

天。豈去。曰無所先。三語三。換意。生盡之。感天實為之一

鴈。未能忘也。重疊則忽忘之矣。蒼蒼之天。忘而胸中豁

落之。天乃愈以存矣。有先天焉。有後天焉。引滿任真。天

無復先我者矣。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忽若此。與生

奇。破腐。自我抱茲獨。僂倪四十年。從來抱獨。非至今而

始。避人。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兩詩

卷二

六

會歸盡。久已化。乃言何言。章法前後相映。以終古無

不歸盡之身。而曰飲得仙。立證長生。乃字說得容易。

以現前未嘗盡之身。而曰形骸久已化。竟如盡死復

何字。拋得。輕脫。情遠。心在。忘天。抱獨。尤偏。飲中得仙

之。非。頭。自。註。明。白。情。遠。乃。能。心。在。忘。天。乃。能。抱。獨。若

心。被。情。牽。獨。受。天。制。俗。慮。種。種。敗。壞。仙。根。矣。

沃儼仲曰。他作談生死。猶是彭殤齊化之達觀。獨此

云。忘天。任真。形化。心在。誠有不隨生存不隨死亡者。

一生本領運鴻胎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數
屈指互數也。從前之晨夕。作何處。從後之晨夕。作何
生活。一字包有諸義。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樊廬何
必廣。取足蔽牀席。隣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一切世事
不入眼。不入口。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胸中能具幾
義者幾人。非真正讀書不解。膏疑。

陶詩

卷二

七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
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真情
寫得出。此理將不勝。此爾曲之情耳。然理之所生。無盡
不可勝窮也。文疑從理中析理。此從情中識理。無爲忽
去。茲自戒勿再移。趣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前首文心。此爲農務。鄰居中文質兼盡。曰相呼又
曰各歸。各歸之後。再說相思。言笑則與農務不

費相涉矣。又再結以衣食力耕。見非荒嬉之談也。須
紀字不欺字。仍是農務中。楊推古今文心。

和劉柴桑 遺民嘗作柴桑令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
辰入奇懷。但言我賞良晨。情未深也。曰良晨入我之懷
則甚佳。能入矣。挈杖還西廬。荒途無歸人。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飢。以
酒爲解飢。說出力作後。酒現以酒爲解饑。說出嗜飲中。

陶詩

卷二

太

酒腸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杯酒豈真足解饑飢哉
聊自慰耳。承上句。忽創此奇喻。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
疎。世事之難。在寄高士之癖。在疎耕織。稱其用過此矣
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桐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
葵鬱北牖。嘉穠養南畝。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
携甕弱。良日登遠遊。求歲說得促甚。

之忘耶。酒。管。未。良。弄。陶。風。於。鶴。
世。名。田。酒。此。只。有。世。結。能。名。世。如。可。能。難。

川為情多與化俱祖山情滿之而通清矣鍾情語以盡情結最工于鍾情。

與殷晉安別 景仁名鑑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椽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叅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勞亦情應知應然各有共勢以舉之亦知當乖

陶詩

卷二

圭

分未謂事已及與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忽入此興京法便于教乎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字誤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不念則或過門不入念從中來則必相存來字冷

贈羊長史 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關中作此與之

恩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三代未足人眼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千載以內傳聞尚存千載以外不復傳矣

故所賴古人者千載外為尤甚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既從古書得聞所聞又欲歷地界實見所見豈忘遊

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與聞君當先邁負病不復俱路若經南山為我少躊躇所念者重其所自處者隱居多謝綺與角精真今何如有彼高踪作我榜樣此不可不謝也謝李奇沃儀仲曰四皓不肯經出元亮不肯終仕後人即前人精與也今何如是自許部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貴患四皓車

陶詩

卷二

圭

為太子一出此受貴於人者也既受貴必至受戮乃能脫然真無貴患矣貧賤有交娛清語結心曲人非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素意不舒人非運疎致慨無限首尾呼應古人之書雖存在我之志終鬱時運為之非我不逮古人也曰結曰不舒互相洗發結者他人之清語助我以不舒也不舒者我之擁懷又與之同結也言素者賢言之也無可文飾以巧解也此松齡語宋公裕賀平開雜詩末乃爾慈慮其預有先見於禪慕耶稀人秦

離陽苑長安在丁巳而兩辰已加九錢蓋數意久矣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淒舊人。驟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
顏欲光潤。白髮一已繁。潤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
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
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慮。顛顛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起曰淒感中曰愁苦曰無以樂慨然皆窮通之慮矣

陶詩

卷二

五

到來忽掃一語曰靡攸慮而歸之履運增慨然懷在
世道不在一身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威颺。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
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開字新微微之雨功不足以潤
物此閒雨也。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無意之中偶然
流標忽生深感前曰題目散自此曰流目各各殊義於
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嘗意當物忽發此極恨真天貴

地章法實起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有樂必哀無從
秀教。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
悲。

悲從弟仲德

街衰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禮
服名羣從。恩愛若平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至情
之語愈質愈慘在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
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

南詩

卷二

五

州旅前庭階。除曠遊跡闕。林獨餘情。死者之情也。跡雖
已曠情尚有餘生前行樂迄今如在。騖然乘化去。終天
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惻惻從將回步言之
轉身揮涕不堪久立將回步又從遲遲言之。疲聆筋軟
不能進行。情狀交現至情哀結。

陶元亮詩卷二 終

陶元亮詩卷三

陶黃文煥析義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轉愁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初出門之即。即作入門之想。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且止猶倦。毋論盡倦。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入仕人何可無

卷三

一

此慙愧。本無辱而嘗若有辱之者。則達辱必不肯作受辱之身矣。高字遊字尤有味。鳥或受弋。魚或受餌。惟務高務遊者能免。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耶。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用班賦求幽真之所處。虛語作實用。與真想句相應。

寄字委字相映。人人沉溺于事中。而不肯以身稍寄事外。人人不能盡在琴書外。而不肯以懷全委琴書中。所以兩相碍也。能寄乃能委。自道出脫俗妙訣。解

與與終返相映。題是始作參軍經曲阿。東裝初出。何嘗有仕途歲月之苦。而曰歸思紆。曰心念居。曰終返廬。一篇三致意。如若曠歷年歲。久墮難脫。然重法善用。複既言慙愧。真想。毋乃遁乎。復自揚曰。在襟曰誰謂形跡拘。形迹仕途。想不與俱墜也。初在襟者。從弱齡。煉到今日。真想始成。平日在襟。靜不自覺。此日出作參軍。離靜入繁俗之與。真相仇。相形耿耿。倍分明也。化遷真會。又互相映。天實驅我以一出。非吾意也。

四詩

卷三

二

荀字且憑字自表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欲指日景以兼程。而不能不為西沉所限。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敗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雖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識字妙此。因舊相識也。目已到而身未得到。如之何。空冀將焉如。

時。曲。想。地。限。隔。想。日。飢。負。怨。風。森。涼。想。木。屑。屑。添。苦。
路。直。則。歸。遲。日。長。則。行。倍。地。不。可。縮。日。不。可。繁。此。無。
可。如。何。者。也。風。若。順。而。何。憂。路。曲。何。憂。日。短。木。不。森。
則。無。所。蔽。遠。望。可。以。當。歸。路。曲。尚。藉。目。直。日。短。難。抑。
心。長。乃。兩。受。阻。焉。此。偏。添。相。撓。者。也。寫。怨。幻。與。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異坎難與期。崩。
浪。聒。天。响。長。風。無。息。時。二。語。承。洗。異。坎。久。遊。戀。所。生。如。

何詩

卷三

三

何。淹。在。茲。歸。省。至。性。字。字。通。露。一。刻。安。坐。不。得。靜。念。園。
林。好。入。間。良。可。辭。不。決。辭。入。間。則。他。日。又。將。復。出。矣。誓。
得。秘。園。林。何。嘗。非。入。間。然。較。之。朝。市。則。天。上。也。非。入。間。
也。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日。可。辭。又。日。何。疑。重。益。判。
斷。

二首專寫歸省恨處急處是催喚世間遊子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開居三十載。遂與處事冥。詩書敦風好。敦字說得周旋。

親厚林園無俗情。不俗之景能移人情而供子以不俗。

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柅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
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湛。則。虛。虛。則。明。涼。風。起。則。氣。藉。
交。流。而。湛。半。互。承。映。昭。昭。天。宇。洞。晶。晶。川。上。平。岸。立。川。
行。高。低。殊。勢。夜。色。虛。明。之。內。不。見。高。低。晶。晶。然。一。望。皆。
平。而。已。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
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
名。自。字。傲。舉。不。求。人。之。名。之。

何詩

卷三

四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風。
晨。裝。吾。駕。啓。途。情。已。緬。鳥。嘯。欲。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
被。荒。蹊。地。為。罕。人。遠。心。遠。則。近。地。亦。偏。人。稀。則。荒。地。偏。
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往。田。舍。乃。著。此。閑。論。作。結。躬。耕。之。山。節。義。身。名。皆。可。以。
自。全。縱。不。能。為。顏。子。不。失。為。丈。人。保。字。總。括。通。首。肯。趣。
悠。長。說。保。先。說。愧。自。謙。自。負。兩。映。生。姿。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邇難逮。轉欲志長勤。從未能憂道。翻案作韵析。既乏勤學。又藉口辭農。是所廢也。邇字轉字尋曲。乘來歡時務。解顏勸農人。長勤苦事不解顏。不足以動。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苗猶有穰而况人手。即借苗勸農。勸仁心。雖未登歲功。即事多所欣。又深一層。時耕所望歲豐。然耕或倏在。難歲功未登。此欣不減。耕種有時息。行者無間津。日入相與歸。登漿

卷三

五

勞近邇。前勸之此勞之許。多就舞作用。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聊爲轉欲。首尾呼應。長吟者非真自棄于隴畝者也不得不聊爲之耳。胸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忘哉。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爲隴畝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也。若無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復有所保矣。且曷云懷古。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純是懷古之論。田舍今之田舍耳。所保詎乃淺則古斯在保中。長吟掩柴門。則古

又在吟中。今田舍固未嘗非古也。古之託跡田舍。深

可恨者。莫若植杖翁。引作古田舍榜樣。却先引顏子。甘屨空。再引孔子。深於憂道。不肯言田舍之人。相反。相形。學不能如顏子。道不能如孔子。而徒諱耕可乎。况乎躬耕而樂道。固不碍其仍追孔顏也。末句拈出。聊爲與所保相映。爲在此保不止此意。脉透亮。不知觀立題之奇。不知此詩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明詩

卷三

本

癡跡衙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誰知說顧盼。使容豪氣。眼光炯炯。荆房畫常開。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將翳微雪之况也。莽之希者。非無可聞。善寫微雪之狀。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簾瓢謝屐設。一而已。不能多也。蕭索空字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十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一言足以自定生平。語不在多。

無一可悅俯首自嘆時見遺烈昂首自命非所嫌又
俯首自運揚不辭又昂首自尊章法如眉波疊浪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佳况堆積莫知受用晨夕看

山川事非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颼燭雲翽眷彼品物

存義風都未隔山林無厚誦無一而非義風也未隔與

已積相映稍有隔則好者喪矣不堪積矣伊余何為者

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罕可易罔田日夢想安

南詩

卷五

七

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栢結句忽用比能于

府中取新薄中取厚

如昔是舊况曰洗高林又恰值此日新况矣雨助林

光曉助鳥力品物各能受山川之助而人顧自棄於

義風之外說得可蔬可惜

沃儀仲曰林無求于雨爾無求于處偶然相遭任其

自得是為義風作參軍者一形有制遂愧不如矣

還舊居

嶙峋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

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

尋往跡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

化盡氣力不及衰蘇壯而衰蘇衰而老此化盡之恆也

中年物化則衰將不及可畏哉勿曰氣力尚壯足以持

也撥置且莫念嘗恐則當幸念矣恐之之極又非不敢

念淒涼難言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南詩

卷五

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燭一

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

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好道念一聆周九天悲酸中

忽着此奇語生壯以振章法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

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開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貞

剛道獨開之本領否則受撓於俗矣柳想東戶時餘糧

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餘糧宿于臥首鼓腹

而歌此上古豈亨治必遇火忽寓此古今升降之機題

外竟中對差圖續多端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艸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善描秋容哀蟬無歸響。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從有道說起善為觀獲

陶詩

卷三

九

占地步會心不遠無一非道也。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看破世界之言非問世受患後不知此語之確。耕即有患。飯而已無意外之異也。鹽濕息簷下。斗酒散襟顏。襟懷因酒後而拓此謂散襟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屢言沮溺以自況所處之時趣同也感嘆晉喪。胸中有故。但願長如此。怡然有易運之悲。

即耕非所嘆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獲

貧居依稼穡。他無可依者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聲與我諧。饑者懼初飽。東帶侯鳴鷄。揚鞭赴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靜夜。風至夜則倍悲愛字說得風若有心。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火星頽。晏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自許此身之不辱至老而定遙想荷篠翁。耶

陶詩

卷三

十

得從君樓。一生所志今得從之矣。不相誤矣。

飲酒二十首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權啖云爾。日書寡情又曰忽焉總屬一味半醉。日題自娛又曰書為權啖分作幾番排遣。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從顧影一字。造此奇想。即使

讀者不覺但以為起下之平。卻生瓜田中事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近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久懼相持。索解大悟之。後乃可以飲酒。說出酒人大來。歷胸中有疑酒不計下。咄矣。忽字將字不復字相持字皆別有光景。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行帶索饑寒况當年。不賴回窮節。百世當誰傳。

謝詩

卷三

七

前首特引邵平嘆世事之無定。此首更引夷齊嘆天道之亦無定。俯人仰天。總不如酒杯可以自主耳。前首明言飲酒有酒杯可以壓倒世事。世事易遣故易壓。此首特添固窮胸中之不復疑者。恐因天道而疑。非加一番功力未易以敵天也。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惜字搜出。滿紙留情。以為別用。故不復用之於道。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非見道。

忘名人不解飲酒。又一大來歷。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四萬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顧名者竟非能成名者也。欲何二字。喚得醒。貪虛執惡。牢不可破。特字寫得狠。

其四

樓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不屬不思。不知清遠在何地。徘徊依依四顧。盡是尋常路。踏之。自植孤生。松飲翻遙來。

謝詩

卷三

七

歸勁風無榮木。此際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前既說百年無成。掃倒一世之凡流。此又說千載獨得高棲。自身之聲價。却借鳥出之。猶獨無定。轉思遠。層層寫。寫恨。思遠之後。方說欲歸。至清者只在近。不遠。鳥既失羣。松亦孤生。恰可相配。夜夜悲者。千載足以無悲矣。胸中殆有萬緒。眼中竟無一人。安得不以酒澆之。不待言飲酒而酒意勃勃。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開天地不待買山而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舉首之况如雲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空立言何如忘言

前說現前非定止必思清遠而辭近地此又說人境
亦靜處各隨近地而自有遠心前說思遠之鳥仍歛
翮而歸松究竟止不在遠也此說近人之廬悠然而
見山究竟地亦未嘗不遠也前純言鳥而以千載不

陶詩

卷三

五

相違暗寓人此純言人而以紛紛相與還復明及鳥
前鳥為失羣才然無與此為紛與還則借羣矣前之
飛為夜夜悲此之還為日夕佳兩首層層相翻詩心
最幻最深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季多此事故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

此絕承上二首徘徊無定止者人與鳥之所宜同事

也思遠辭近一行止也即近心遠又一行止也可以
飛又可以歸可以在又可以偏行止之互變也欲遠
者以近為非遠為是欲近者以遠為非近為是雷同
之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專執而不能相機惟
達士因而任之無所不可然究竟較量則在人境者
懼冒惡俗之忌不如從黃綺之遠引以思清遠為尊
耳

其七

陶詩

卷三

五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況此志憂物遠我遺世情
世之情我原自遠對酒對菊又加遠一倍矣一觴雖獨
進杯盡盞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役役世途失此生矣東軒之下乃可以得
之聊復云者幾失而再得之辭也遺世得生首尾相應
不有所遺不能有所得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艸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

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前首劉生二字又再摘提提壺
挂寒柯遠望時復爲近挂又復遠望喜于茂對吾生夢
幻間何事繼盛羈

四首言松五首言菊皆未及言飲酒七首申言對菊
之飲以擬英爲下酒物此八首又申言對松之飲以
遠望爲下酒物菊色佳在泥露松安卓在做霜菊在
東籬松在東園妮妮詳言相賞但患酒盡
其九

陶詩

卷三

主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
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樓一世
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雷同者我之所避尚同者世之所
趨與第六首遙應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天生難改
說得無可奈何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千載不違者
高人之所以託身也荷遠已意則違千載矣邪路生正
路迷矣與第四首遙應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前皆言獨飲此乃言共飲杯可共心不可回則共之

中仍獨矣沃儀仲曰題爲獨飲忽及田父是子虛
上林問答法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迫且長風波阻中途此
行誰使然似爲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營飽
所以爲身傾身營之豈可以曩傾微俸哉身之不保又
焉用飽也此少許便知餘之源頭知殆早故知止足
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少許一飽豈碍于名蓋曰恐此

南詩

卷三

去

非計瞻易勢手易歇

題序是閒居獨飲此追昔遠遊風波方歸閒居閒居
卽家歡豈易得我是不可不飲根絲

其十一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
留身後各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天地若逆旅人生誰非客者自珍
此軀百計養之追死之日無一可將得去是平日之所

前一杯乎造語奇甚。捧喝很甚。裸裎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前首曰。恐此非名計。此曰。留名亦枯槁。互相翻承。遠遊營飽。則當以名自揚。守困長饑。則不待以名爲法也。二首曰。道喪曰但顧。曰何成。掃浮俗無成之虛名。此首曰。爲仁有道。曰雖留。并不敢羨賢哲長留之真名。更遙相呼應。

南詩

卷三

七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前章曰。斯將不復疑。此曰。何爲復狐疑。首章貶駁邵平。此殊推尊張挾楊倫。邵平無可奈何而種瓜。張挾楊倫自甘辭官而不出。品地各不同也。世疑我之乖時。我畏俗之欺我。咄咄俗中。遇知之久矣。擺落二字。

很下決絕。請從余所之。與別君別其泥。作對。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遘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田父相慰。故人相賞。同止之客。乃相笑。不同心者。偏屬朝夕。至近至遠之人。說得可概。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巧營者愈愚。靜守者偏聰。一何字。很。差。若。牛。婉。示。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舍此同止之客。而寄言於遠客。庶有領吾言者乎。日沒燭燭。

南詩

卷三

大

已酣之後。不妨再酣也。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醵酌失行次。是交醉真況。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物我俱忘。則身世之內所留。尚有。何物真迷而不知矣。但知有酒味耳。

前田父邀飲。此故人就飲。一疑我乘一賞我趣。一異。觀之。飲。一。同。調。之。飲。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
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異趣早已白。若不
委窮達。素抱深可惜。窮達攝其慮。則素抱不能自至。肯
委之度外。然後素抱不壞。深可惜三字與醒。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淹
留豈無成。以避俗自許。不墜庸衆之徑也。淹留遂無成。

南詩

卷三

九

以讀經自慚。未深聖賢之奧也。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
更。與前第二首不抱誰傳相遙應。獎廬交悲。風荒艸沒
前庭。披褐守長夜。展鵲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竟酒伴於
前代。眼前無人。終以駢字深起。發性情。推酒之
功。酒侶無人。則趣不酣而情半交。嗟。世人惜其情者
也。吾所憂。吾情者也。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含待二字寫得蘭花有情有。

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復分別。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當念不
能還。則愈之所之愈往愈。愈。鳥盡廢良弓。仕路之除
無時非廢弓之慘。暫出為失路。歸隱為知還。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餘得。時賴好事人。鼓醪祛所惑。觴
來為之盡。是語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
寄託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南詩

卷三

辛

以子雲問奇事。作引起。忽及柳下惠。不肯言伐國章
法甚幻。結以不失顯默。自道生平腳跟。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
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耻不
多則視大辱。然後知耻。充類未必盡耻。多則視小辱亦
皆明白。不敢自欺。多字與遂字針鋒相對。分字更透。人
各有介然之分。倉卒中。心萌焉。所謂介然也。據而

我招人飲者也。揚子雲嗜酒家貧不能嘗自給好事
載醪問奇古之友人資我飲者也。田父故人爲吾今
之酒伴。孟公子雲爲尚友之酒侶。志意多耻不能悅
隨世路則當至以飲酒自壯自恃。六籍莫親未能仰
追古聖則又姑以飲酒自遣自恕。此其層層對監之
義也。其不及酒者凡九。或舉所可慨或舉所可欣。令
人讀未竟而消愁忘喜。思亟起以索嘗焉。不言飲之
中益深于欲飲矣。二首積善之竟無報可慨孰甚于

陶詩

卷三

五

此當因愁飲。四首失羣之忽得所可欣。就大于此。當
因喜飲。五首人境無喧日夕佳氣又最可欣。當再以
喜飲。六首俗中多惡毀譽萬端又最可慨。當再以愁
飲。十首追昔日遠遊之風波今日幸得歸家開居豈
是容易。欣與長焉所當以昔日慶今日而飲。十一首
嘆他日死夫之奚知今日賴猶未死光陰亦總無多
慨莫深焉。蓋當以他日催今日而飲。十二首世俗相
欺中前俗惡之慨。所自決者從余不飲復何所之。十

五首人生少百中前死去之慨。所自伏者素抱不飲
卽深可惜。十五首行而路失侶而念還欣慨。又心爲
失爲還其間諸酒杯乎。此又層層對監之義也。至其
字句環應互洗互翻牽連只屬一絲錯綜分爲萬緒
示遠則曰達人解其會。達人似不爾寄傲則曰嘯傲
東軒下。元傲差若類。則曰逝將不復疑。何爲復
狐疑。戒同則曰一世皆尚同。雷同共舉。級矢節則曰
不賴固窮節。竟抱固窮節。憤俗則曰咄咄俗中惡。世

陶詩

卷三

六

作之相與。適情則曰人人惜其情。達我遺世情。終以
窮吾情。斯名則曰但願世間名。恐此非名計。雖留身
後名。明意則曰此中有真意。人當解意表。志意多所
耻。致言則曰何事當立言。欲辨已忘言。寄言酬中客
發言各不領。父老難亂言。種種以前說起。後說以接
說。洗前說餘淺入深。用翻助厚。端倪出沒步步穿挿
其餘語亦未則曰採菊東籬曰秋菊佳色曰孤生松
已東園松曰班荆松下。語飛奔則曰失羣鳥曰還山

鳥曰越林歸鳥曰班班翔鳥小小點綴亦皆丑映淺
深至大關目大本領所在則歸宿於孔子與六經以
爲府章圖議舉即平夷齊黃綺顏生榮公長公仲理
孟公子雲總至孔子而極舉百世三季意中意表行
止趨舍是非毀譽總至六經而定收拾最緊而練索
實從前面預伏末章慨世曰舉世少復其前之自質
曰此中有真意末章慨世曰六籍無一親前之自質
曰游好在六經兼之以遺興向千載任道或能通多

南詩

卷主

董

少莊論呼應分布遂使飲酒題目忽成講學壇坫乃
參差錯落却又不露一毫道學腐痕末押一語曰君
當怨醉人世之不親六籍奔走利欲罪或難恕君之
游好六經雖淹留無成而別無他腸但耽杯酒罪或
可恕乎似正似諧亦狂亦戲詩心靈妙真神矣化矣
詮次之工真工于此而題序乃曰辭無詮次蓋義詮
次于若無詮次之中使人茫然難尋合漢魏與三唐
未見如此大章法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車門裏。好
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此語奇峭不惟取底無人亦以
世人多憾不如稚子皆真。大歡二字有味。平生不止酒
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
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爲善。今朝
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淡。清顏止宿客。忽出奇
語作結。表類疊變人力所不能止者也。何法可留宿客

南詩

卷主

董

哉此而可止天下之事畢矣。奚止千萬祀。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艸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
礫晶脩渚。南岳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
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
師旅。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動。卜生善斯
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

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聞居離世氛。我我西嶺內。偃息嘗所覩。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黃山谷謂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湯東潤謂是零陵哀詩晉元熙二年劉裕逼恭帝稱位既而廢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建酒名篇東潤此論殊確

謝詩

卷三

三

細觀全詩次第其所隱寓尤詳通釋在六月故首言日昭南陸秋草未黃蓋應紀其月也曰豫章抗高門者裕為揚州牧初受封地攝豫章故暗言其地也曰重華者裕逼帝以譚讓故引舜之禪天下也曰固靈墳者隱言恭帝之死也齊葬于九疑山九疑在零陵界中裕廢帝為零陵王故舉界內之舜墳也裕欲自抗以高其門不帝制不止於是乎恭帝不得不就死地無生路矣則抗高門固靈墳之微旨也亟承一語

曰流淚抱中墳蓋顯然矣神州獻嘉果則特因嘉酒則嘉果殆恨臨饗西靈為我聊暗指張偉之酖飲也引諸梁平勝尤為憤絕曰公勝欲殺王其楚得流諸梁葉公誅之楚國卒為得替之能為諸梁者何人乎再引漢獻帝事以練數慨懣裕之加尤錫爵為主與操而逼恭帝稱位與並逼獻簡獻為山陽公十五許始卒而零陵王為數次卒是壽耶速竟加掩殺不

謝詩

卷三

三

得如獻帝之偷餘生也裕之視王倍忍心矣成名猶不動者言不已成其帝位之名猶能不以殺山陽為應動之事而置之度外留其餘年也卜生如握粟出卜之卜用子春牧牛君乎之語為天子而不能自保其身即求為人牧亦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人牧為善焉可安樂而不願為君也平王去舊京則特援東遷與東晉相映平王得以東遷再承其國而東晉竟為裕所滅不復復為東也映中納遠蕭指東遷之

後猶足自蔭也。王子愛清吹引子晉吹笙事語意尤悲。子晉爲太子者也。居君位而見弑於其臣。篡賊接踵何可勝數。但有辭位學仙底可免禍耳。日中翔河汾則指子晉之白日飛昇也。雙陵九齒語不可解。殆故晦之以自藏耶。然鳳舉鸞舞高邈不仕之意已居然顯白矣。末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爲廢帝之死再申低徊也。祿卽殺帝而君臣之分自在。千古所不能磨滅也。然則帝何嘗死哉。是不待以彭殤被論。

南詩

卷三

美

者也用意至曲至憤

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不實二字善于狀老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稚端年十二。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果。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貴子詩忽說天運如此非真責子也。國運已改世世不願出仕父子共安于愚戇足矣一語寄託。豈返本懷。

有會而作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烟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救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沃備仲曰此憤語也世不但無蒙

南詩

卷三

羊

秘者并默數亦不可得安得不困窮乎。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爲小人寬一層最妙勢自相逼非志然也。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自慰妙師既多則餒者非我獨矣。結味長

蜡日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風雲送餘運無妨時已和。風雲與花相得是有妨者也。

梅柳夾門橫一條有佳
花。夾門之柳而僅得一條之花。殆自費自負耶。我偶爾
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章山一在
定昌府城東北一在臨江。

陶元亮詩卷三

謝詩

卷三

三

陶元亮詩卷四

閻黃文煥析義

擬古九首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
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
柳亦衰。遂令此言負。榮寄以北園。蓮之以比國。枯衰以比國
運之退。心醉者人也。枯衰者天也。天非人所能挽。蓮去
而言負。奈何奈何。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

謝詩

卷四

一

命離隔。復何有。重嘉友而貴少年。抑揚之際。無限由懷。
嘉。或自饒持重。無如非時。少年惜遲。輕浮何堪。倚命。為
平事真不可為矣。

其二

辭家風嚴。駕賞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
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狂馳而
弗顧節義。縱得意騎人。亦不過壽止百年。名與身俱沒。

矣語最冷。事二姓人至死不悟。

田疇為無終人。未說破其名姓。而先舉其地。地以人重。急於突數。筆意最工。常字志字。選擇斟酌。世界雖大。他無可往。只此一處耳。鄉里習其風。真有繼起之人。可以與我同心。憤甚熱甚。悼晉之憤。千盤百結。却只以引接故實。藏之。改田疇。當堂卓。遷漢帝于長安。時幽州牧劉虞。聞疇奇士。署為從事。遣問行在。疇循間道至長安。致命。郭拜疇都尉。時以天子蒙塵。不可

劉虞

卷四

二

荷佩榮寵。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敗。疇歸處。哀泣運命。憤怒收疇。疇不為屈。壯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晉主被廢。有一人能為田疇者乎。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為零陵王所作。盡當時秘以兵守之行。在消息總無能知生死何若。故元亮奇擬于子春也。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壑各潛蛟。車水縱橫舒。翻

翻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同匪石。自負登情定。何如問燕。奇更華之慘。入舊巢者。正不可不知耳。無人可語。但以語燕。

始雷發而眾壑各潛蛟。天地更變說得可懼。先巢在而新燕還舊居。物情貞一說得可愛。再拈荒蕪之感。作一讀起。燕雖已來。情尚未可知。况飛入他家者哉。

所自明者。僅我之自心耳。說得世界竟無二堪信。與

陶詩

卷四

三

危欲絕。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胸中有恨埋。沒不得。分明望三字。寫出血路。絲絲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燕離之。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滿字茫茫。生下得不堪。此。滿。吾目者。何意。肯非吾世。無處非陵谷之變。遷求一平。原。不可得矣。幸運之概。語工。造慘。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誰肯以河山讓人者。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印。松。

朽為人伐高墳瓦低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
誠足貴。亦復可憐傷。從誠足貴。說憐傷。憐傷便添一倍。
看他拔法。有起哉回之妙。

前六語純從國運更革寄情。後八語兼拈士人生死。
分根然後總結。以榮華憐傷一命之士。稍添榮華。便
添憐傷。謂其生前之赫奕。難堪死後之寂寥也。而况
有主之舊。乘卿河山于他人。受未死之屈辱。可憐可
傷。不更萬倍乎。蓋感憤于廢帝極矣。

南詩

卷四

四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
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
夾路生白雲。宿簷端。人品不同居。止亦異。知我故來意。
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
今至歲寒。

東晉祚移而舉世無復爲東之人矣。特言東方有一
士。係其人於東也。鸞孤鶴別。豈復有耦哉。嗟夫。真能

爲習忠臣者。則明一身而已。自喻自負。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詩
可移。霜雪可受。性不可改。厭聞世上語。一憤至此。結友
到臨淄。纓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
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結友之難。出門復止。對
酌。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
笑嗤。時當輩運。豈有合意之人。伊懷具難道。爲君作此

南詩

卷四

五

詩。君字伊字指談士輩說。我所難決。彼亦難道。事同

既服聞世上之語。又欲叩覆下之談。束裝已出。還坐
復思。行止顛倒。恐難言。我意既恐不合。思彼之欺
畏彼之欺。伊懷又欲代宜。爲彼其道。爲彼作詩。語無
錯。絲苦心何盡。

其六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前首曰冬夏曰年年見霜雪。

此日春扇微和已壞之世。尚懸一脈之或。此詩託最深。佳人美清夜。日暮而得微和。故此夜為美。清字承無雲。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喜微和之忽來。則可喜。微和之無多。則又可歎。持此二字。兩端互起。把捉難定。前畏人嘆此。又欲人感。決絕之後。依然牽。纓向愁緒之惘惘也。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歎息之後。繼此四語。令千載長聞歎息聲。

謝詩

卷四

六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日壯日厲。直自標明少壯之俠骨。嘆老至之無能。夷齊之叩馬。荆軻之獻圖。生平慕之今已矣。吾不能以昔之為高。為燕者為晉。一明大義。少遺餘心矣。曰

不見相知人。吾之力既不能施。吾之志亦莫能就。但有仍舊古丘。作我知己。奈何奈何。夷齊荆軻後。忽接入牙莊。章法幻與伯牙之琴。不肯為不知音者。輕鼓。莊周雖世。放言不肯輕仕。得此人以為我之伴。豈不能匡復。倘堪借隱。乃舉世難覓也。又奈何。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盛當採。劉翽以戊午年十二月秋。晉主于東。立琅邪王。德文是為恭帝。已未為恭帝元熙。

謝詩

卷四

七

元年庚申。二年而稱。建興矣。帝之年號。雖止二年。而初立。則在戊午。是已三年也。豈當採者。既經三年。或可以自修。而治泰。咸績也。長江。退豈。絕矣。之地。為耕所立。而無以防。落勢。終受劫。初希。既後。禍自來也。字字隱語。然意甚明。被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明言之。何樂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相。持本不植。高。原。歸。各之。語。應。前。江。邊。今日復何悔。果如無人。生。悲。敗。事。至於不堪。悔而臣子之罪。愈深矣。曰。豈口始所。

南齊

卷四

七

之。又。何。太。暗。如。此。孤。憤。胸。中。如。發。大。地。山。崩。矣。就。無。
 之。後。又。曰。欲。待。與。我。相。應。絕。望。仍。一。題。空。慘。不。可。言。
 然。後。推。系。補。基。曰。本。不。植。高。而。誤。國。之。人。誤。國。之。政。所。
 結。和。已。久。所。初。初。定。樂。告。堂。在。今。哉。此。一。篇。大。泰。讓。也。
 謝。詩。自。題。甲。子。者。十。餘。首。其。餘。何。年。所。作。詩。中。或。自。
 及。之。其。在。齊。宋。以。後。不。盡。可。改。獨。此。詩。九。首。專。感。掌。
 運。最。為。明。顯。與。他。詩。語。語。不。同。初。有。曰。遂。令。此。言。負。

扶。運。之。機。無。可。伸。于。入。世。也。二。首。以。漢。帝。蒙。塵。行。在。
 廷。命。遂。入。山。才。任。之。曰。子。春。為。向。慕。業。運。之。慨。思。一。
 寄。于。入。山。也。其。意。皆。隱。言。之。三。首。門。庭。日。暮。問。之。巢。
 燕。燕。巢。如。舊。關。還。已。易。意。隱。而。情。彌。憤。四。首。山。河。滿。
 目。蒙。運。之。悲。於。是。露。矣。五。首。孤。鶩。別。鶴。明。為。管。處。士。
 者。只。苦。一。人。言。三。首。開。世。上。堪。與。同。心。者。出。門。費。
 可。得。哉。以。此。自。矜。以。此。自。慨。而。歸。諸。長。夜。之。太。息。又。
 出。建。侯。落。矣。當。陽。不。事。周。者。也。易。水。欲。刻。秦。者。也。與。

南齊

卷四

七

前。曰。子。春。相。映。意。益。露。矣。至。末。意。忽。值。山。河。吹。盡。情。
 處。出。情。氣。橫。霄。若。以。淡。遠。建。觀。視。之。豈。不。差。却。千。里。
 雜。詩。十。二。首
 人。生。無。根。業。飄。如。陌。上。塵。分。散。隨。風。轉。此。已。非。常。身。落。
 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合。既。生。之。後。未。生。之。前。作。此。幻。
 喻。逐。風。原。無。定。處。落。地。何。必。認。真。未。墮。胞。胎。安。稟。形。質。
 本。自。無。身。復。何。云。當。此。一。逐。風。也。聚。離。萬。變。無。所。不。有。
 身。則。各。具。骨。肉。安。唯。又。一。逐。風。也。淪。然。物。化。何。不。保。衣。

身。之。滅。矣。舉。有。當。期。此。又。一。逐。風。也。專。言。兄。弟。者。此。畢。
 生。情。親。之。身。猶。不。保。其。寄。况。他。人。乎。何。必。親。者。言。未。必。
 如。其。骨。肉。之。願。也。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比。隣。與。兄。
 弟。相。應。失。當。則。兄。弟。非。親。得。歡。則。比。隣。宜。聚。盛。年。不。重。
 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不。待。不。來。一。
 意。複。言。以。為。催。喚。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空。

中何處著長月將出而明暗半難既出而芒承遠
斯生矣。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
父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
聘。念此懷悲。終慶不能靜。爾緒牢騷不靜。字善狀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肯為三春集。今作秋蓮房。殿
霜結野艸。結字工于體物。永亦被霜。要亂紛紜根葉。極
相糾纏。道盡極目。枯悴未遠矣。牛死牛生之。尤為慘

謝詩

卷四

十

戚未遠矣。三字添得味長。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春
春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顧不知老。有人而能忘其老者乎。發願
奇絕。一知老則歡情減矣。不知而後可以肆。可以盡。起
法工于攝下。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鴈絃肆朝日。樽
中酒不燥。酒惡則飲。極骨操。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質語拙出真樂。世間絕大享福。莫窮于此。恍若當世士。

米歲滿懷抱百年歸丘壘。用此空名道。用字通今矣。
生前役役不肯休。丘壘中復能用否乎。復能道否乎。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少年之狀如見猛。志逸四海。
壽嗣思遠。蒼在苒歲月。類此心稍已去。情字有漸次所
謂隨年減也。值歡無復娛。與前無樂句相映互。翻
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前。計歲而知心去。
此則計日矣。心稍生猶似氣力氣力亦漸減。復何所仗。

謝詩

卷四

十一

登舟無須更引我。不得住。已去矣。已衰矣。又有引之者。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思遠者不得遠。欲泊者不得
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
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上難再值。何家
思作樂。縱有輕家之念。則不能作樂矣。老年直拼。子
行。在此歲月駛。甚駛之中尚有不能竟者。有子不留

金何用身後置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易落之葉無待勁。風拂宇上落多則長陌皆受掩矣。質與運。顏玄異。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貴物者多。插坤為標。素髮伊始是造物見貴之辰也。漸就窄。語更慘。初補之標未必便貴。然前途窄矣。買主近矣。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當字係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家。

陶詩

卷四

三

其八

代耕本非望。新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飯。御冬足大布。縫紵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問一觴。既曰失方又曰理也。自劉自解。沃儀仲曰一句一動古詩之最安好。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身有遠近。心在羈役。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運。以掩淚為致悲。以順流為致喜。時之運是豈可及。追從順流是足追乎。壯歲生龍日。沒星與鼎勢。騎西山巔。吾欲追之而勢已騎矣。前條隔天涯。惆悵念時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跡緣。開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關畢盤詰添。處此後音信懼絕。句意曲。

其十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志之善蕩非執之不可止也。

陶詩

卷四

三

嶺沈陰。擬薰腐。寒氣激我懷。沈陰不破。擬薰腐以敵之。塵幾香煙升而陰況開乎。此中幾多少感情。既結而為寒。彼氣愈盛。我力愈弱。積懷受激云如之何。諺謂天運之書。從來已久。孤身綢繆之難。亦從來久矣。下句常御字。又蘇字。替蕩字。承映生情。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再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條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悵。風。涼。春。燕。應。節。起。
 應。節。高。飛。拂。塵。染。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
 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言。春。蕭。秋。房。寒。風。來。無。御。冬。應。賜。分。列。四。時。此。復。總。數。
 一。春。結。以。愁。人。難。為。辭。前。此。寫。愁。雖。無。辭。不。盡。然。愁。胸。
 難。限。即。千。言。何。啻。能。辭。辭。無。辭。耳。最。為。低。照。

其十二

柳。柳。松。標。嶺。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
 色。含。津。氣。聚。然。有。心。理。婉。變。之。松。足。以。標。標。初。為。弱。枝。
 後。成。蒼。幹。其。質。有。之。也。婉。變。柔。童。子。同。彼。柳。柳。然。錄。始。計。
 後。脫。質。豈。如。喬。柯。之。足。倚。惟。柳。津。氣。聚。然。矣。語。最。幽。
 十一首中愁嘆萬端第八首專嘆貧困餘則嘆嘆老
 大屢被不休悲憤等子楚詞用履之法亦同之初首
 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歲月不待人二首曰日
 月轉人共三首曰榮華難久居日月有頃周四首曰

百年轉立數五首曰荏苒歲月轉轉覺日不如六首

曰此生難再值竟此歲月數七首曰日月不肯遲四
 時相催迫九首曰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鼎勢暫西
 山嶺十首曰時勢不可稽倏忽日月斷十一首曰四
 顧慘風涼其憂言老大之恨字字淚下一至於此第
 十二首特殿之以婉變柔童與前嘆老相映努力強
 莫必於少壯之時然後可以返老還童庶幾非夢也
 嘆悲也難文也知老力衰也難再值也途窄也時

詩

卷四

主

賦時遷也皆可以無嘆乎若近老而始同則無及矣
 結法最工而其寓意深遠則尤在言外前此所恨老
 大者胸中無限抱負曰及時當勉勵曰猛志逸四海
 曰乘氣激我懷曰有志不獲騁曰此心稍已去曰一
 心處兩端曰此情久已離如斯胸趣直欲掀揭乾坤
 豈但為一己長生計而到此結穴但曰養色含津氣
 聚然有心理銷壯心於閒心之中歛至理於玄理之
 內所謂志四海遶四海者一丘一壑導引吐納以自

丁而已。志果獲。勢耶。飢。遂。免。微。耶。心。可。云。不。去。情。可。
云。不。離。耶。舉。不。能。也。縱。活。千。年。亦。復。何。用。低。徊。擇。之。
然。後。知。斯。言。也。元。亮。遠。遊。之。一。賦。也。腸。太。熱。意。太。壯。
故。入。世。多。恨。使。從。少。之。時。常。意。願。養。不。問。世。事。職。府。
之。間。別。是。一。副。心。理。又。何。處。可。着。許。多。憂。愁。哉。極。愁。
之。後。結。以。不。復。言。愁。而。愁。乃。愈。深。

詠貧士七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南詩

卷四

七

何用依。四語代。露。寫。得。可。憐。不。待。依。者。猶。應。憐。之。見。道。
依。者。乎。為。貧。士。志。痛。酸。楚。入。骨。却。不。肯。顯。言。之。朝。霞。開。
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量。力。守。故。
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即。有。知。音。何。
足。以。破。饑。寒。乃。併。知。音。不。可。得。悲。其。甚。焉。却。曰。何。所。悲。
悲。多。反。難。指。茫。然。付。之。耳。沃。儀。仲。曰。遲。出。早。歸。即。從。
鳥。上。寫。出。盡。力。意。既。似。孤。雲。之。無。依。當。學。飛。鳥。之。自。審。
此。真。安。貧。法。

其二

凄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
壺絕餘瀝。闔戶不見烟。二語善狀貧况。即有餘瀝。即見
烟。豈。遂。云。飽。暖。哉。詩。書。塞。座。外。塞。字。與。絕。字。不。見。字。相。
形。有。致。不。堪。療。餓。之。物。偏。爾。居。多。日。晏。不。遑。研。閉。居。非。
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既。自。憤。乃。
自。安。四。語。善。作。起。伏。

其三

南詩

卷四

七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屣。清歌暢商音。重
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
龔輕裘。說出不是輪。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
見。喜。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祿吾不酬。一
旦壽命盡。獎服仍不周。死而不悔。豈不知其極。非道故
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

求。異。貴。豈。如。異。死。希。到。死。不。足。感。德。何。難。安。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安曰。大雪不宜千人。却倒從安。說。日人不可干安。阮公見錢人。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苡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饑寒但苦。况耳。別無他懼。懼字。極盡。當貴人。頭。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間。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錄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固非樂通。亦非樂窮。守拙而已。語工起下。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得字。舊因才拙得品高。不期而至。竟造自然矣。品加一層矣。

其七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嘯。年饑感仁妻。涕泣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

一晤歡。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貧士多列古人。初首嘆今世之無知音。後六首追古人之有同調。志趣所宗。以受厄陳蔡之孔氏。耕稼陶漁之重華。立貧士兩大榜樣。此是何等地步。就中拈出聖門諸高足。子路原憲。子貢作一班人物。供我志取。拈出草野諸高人。巢與黔婁。袁安仲蔚。作一班人物。供我比並。雜之以阮公之去官。子康之辭吏。再作一班人物。供我推勘。姓名錯綜穿插。無復屑節可尋。

南詩

卷四

九

而意義自各別。其引阮公子廉尤有深致。二人視草野貧士。不得不安貧者不同。乃處齊薛凋失志守困。真無往而不得貧矣。仲尼重華。是大榜樣。阮公子廉是真品骨。但曰處困無如何焉。此之謂匹夫匹婦計。無復之非貧士之胸懷旨趣也。七首布置大有至張。豈不寒與饑。窮有懼見言。豈忘饑寒。豈不知其極。豈不實辛苦。所樂非窮通。固為兒女憂。七首層層說難堪。然後以堅骨靜力勝之。道出安貧中。懸瓊下手。

工夫不浪說商話以故筆能深入法能噴起

詠二疎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

詞詩

卷四

七

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不

知歸者不得趣者也視山林為無味則戀朝市為有味

矣遊目漢廷中二疎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諸君傳

錢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者此一句別生

波瀾章法能于順中取逆戀闕之忱協恭之雅豈盡能

想然無情然其殆於不得不辭餘榮何足顧事勝

感心人賢哉豈常譽厭厭問里歡所當非所務促席延

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未悟五映有林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入亡

久而道彌著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奮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詞詩

卷四

五

文與入必侍丹帷箴規綱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從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問惟疑

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曠法

然沾我衣

曰但懼曰嘗恐惟畏君之不我舍也曰獲露曰遂私

曰辭已曰初無生前一一同心矣何忍死後不同歸

哉先以願言乃及君命以見從殉者三子忠君之風

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也君命曰安可違又似勉強矣

再曰同然曰我我造也平日有心臨死如情越序
康公之從亂命詩意乃專屬三子之報厚恩則惟疑
志效希矣助之甚在三良願殉而常斷在國人惜才
自當悲各不相妨出脫處顧相處備極筆法其必不
肯說壞康公緣矣別有懷寄臣子報君即報殉不為
道其可不竭力而爾君之事乎其所以忘君而食仕
他朝乎朝案開議足徵千秋忠肝

詠荆軻

詞詩

卷四

五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虜招集百夫長歲暮得荆卿君
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驍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以鳴送行俠氣足以感物況人乎從白冠胡劍索繫
之送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
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從易水來歸寫景添活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
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
萬里遙遙過千城四語開處極力描寫圖窮事自至矣

至正任營實處只兩高前詳人所囑此略人所謀若低
手定將史記環柱諸語添換惜哉劍術陳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詠二疎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雖歲月不可攷而
以詩旨揣之大約為禪宗後其合拈最有意知止素
官為最易本朝猶不肯久總況事偽朝此謂明之所
自區也祚移君逝有死而報君父之恩如吾良者乎
無人矣有生而報君父之仇如荆軻者乎又無人矣

詞詩

卷四

五

以平古之懷解作傷今之淚每首實有一言言曉
未悟示事二姓者以當悟也一日投義志做希示事
二姓者以當希也一日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則
報仇熱血隱從中噴事二姓之徒不堪語久矣
讀山海經十三首
孟夏艸木長遠屋樹扶疎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
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幘頗迴故人車
又此自北冬語然正當讀書車馬不來交綠尚書錄序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底與之。人不相訪。天偏相奉。人緣薄。天緣厚矣。從來與俱。願。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一俯一仰。而宇宙之事已終矣。心目自寬。誰圖我者。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經載王母若玉山。又載于各山。特以一言通其義曰。

南齊

卷四

五

靈化無窮已。忽及穆天子。傳瑤池安謐。斯則可以世外可接世內。又何止區區數山間哉。結句獨曰寧效俗中言。有世外之品格者。亦必有世外之文章。寄意廣俗。別開枝節。題是讀山海經。故每首必另闢議論。若依經敷敘。是誦山海經。非讀矣。

其三

迢迢規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峴墟。光氣難與儔。亭。明。珥。昭。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拾然。

於焉代之後。有不堪堪足之悲焉。題是讀山海經。兼汎覽周王傳。故此因穆傳。有銘跡于玄圃之上。遂併及之。與上首發新謠。皆因穆傳山川白雲。語點綴。篇法迥顧不厭。

其四

丹木生何許。乃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紫液。瓊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經于丹木只云食之可以不饑。此獨添出可長壽命。

南齊

卷四

五

經于是有玉膏。曰黃帝是食是饗。于黃帝乃取玉英。投之鍾山之陽。瓊瑜為良。曰天地鬼神是食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義主雙照。此獨抑君子而專歸軒黃。黃帝食玉膏。其後乃開湖上升。丹木亦為玉液之所生。則凡食丹木者不止于饒充饒明矣。君子所服總錄于黃帝取玉英以投鍾山。乃得分餘膏而供服食。則此寶固非君子有也。軒黃功也。添補處。歸世處。得從經文。細細體過。生奇原非鑿空。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前首已言。壽命長有。非木之可食。足恃壽域易長。而酒未易得。非求王母。誰為恒給。酒者。謂甚趣甚。因經云。三青鳥。王為西王母取食。故發此索飲之想。

其六

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

人侍丹池。朝為日浴。神景登天。何幽不見燭。

經中大荒有扶木。一月方至。一日方出。與東南海外

甘水間女子羲和浴日於甘淵。合姑發議。能燭者日

也。天象也。佐燭者浴日之人也。人力也。天非人不成

事。非自然。却從蕪皋上作。逍遙蕪皋。則易幽而難燭。荷

正在顯燭。復得佐燭。豈足忠哉。不然。蕪皋未易逍遙

矣。胸中別有低徊

其七

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玉母之山。鳳自歌。鸞自舞。三珠在赤水。八桂在青陽。

不屬王母山中。却拈來合諫。直欲將山川世界更移。

一番。以他處所有。添補仙神地方之所無。想頗奇絕。

雖非世上寶。一語翻駁尤深。設有鸞歌鳳舞之區。總

非世俗。雖管狗苟者。名利心。焉所欲得。但有王母世

外之神。此鳥以歌舞叶其胸懷耳。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亦

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因經

有不死民在支股。同東色黑。壽不死。為添出給飲是糧。

若我疲於衣食。多壽。為苦。況耳。必有給我者。是我者

乃可願也。每拈一題。輒別創一議。或翻案。或添合。

其九

母父延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

炎帝之少女遊于東海被溺堯化精衛、誓衛西山來

鵠化爲鵠陳叔與共臣曰危疑疾瘼帝乃悟之于

疏屬之山是欽。鴉、燕、鵲等均違帝命。竇竇祖江均荷帝憐者也。竇竇本於身人而既為帝所殺，復化為龍，首居別水中，受屈又復能變其強，猶足以自存。祖江死後，獨無開焉，則祖江尤帝之所憐矣。違帝命者，終為帝所殺戮。康幾足耶？為惡之報，然竇竇之寬，足以能變為足。幸鴉、鵲之惡，且亦將以能化為足。還如此，則仰窺窠不足，壓鴉、鵲而祖江之遂死，愈為可傷。帝雖憐祖江而不能使之再生，數鴉、鵲而不能使之

南齊

卷四

三

不化。為惡者不愈。肆乎則再深一層，為惡醒目，使彼帝我而長枯，不得復生。固為蜀之劇，即化鴉、鵲亦豈堪持乎？善惡之名殊生，死又不足論矣。胡與幽奇

其十二

鵲、鸛、青作鵲，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一見之，不堪況數止哉。士類盡矣，放而翼復還者，理且復放矣。數止特繫之懷王，為被放之屈子抱橋。虛論作實事用。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逃者生。

不以喻君子。

經云：桓山有鳥，狀如鴉，名曰鴉。青如燕，見則其縣多放士。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鴉，名曰灌漑。音如何？佩之不該，合拈似不相粘，而深意乃大相關。放士之生，必其迷誤者耳。惟無藥可以醫，或故鴉止為有微，使得佩青鳥而不惑，則鴉即見而士可不放也。因經中不貳字，拉出本為迷者生，翻出「不以喻君子」，鴉鳥即未止而無朝不有放士。青鳥不可得而舉，世益多迷人。

南齊

卷四

三

秦之何哉。所恃者有君子之石，待佩青鳥耳。不然青鳥茫茫，無藥鴉鳥益世，世有權矣。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晏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首章器言諫書之快，曰不樂復何如。至十二章而山海經內所寄懷者，通舉無餘矣。却于經外別作論史之感。自了。一如即如樂念及朝廷，則易悲以樂也。以悲結，有意于

亦置題只是讀山海經結乃旁及論史有意于隱憂因
請經生肆惡放士之費故亟承十一十二之後言及舉
士熱惡有意于穿插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疾號哭世
之淚無窮。

十三官中初首爲總冒末爲總結餘皆分咏王聖女
圖丹木超然作俗外之想與古帝之恩至因青鳥而
漸露在世弗樂之意望扶木而益露幽寃難燭之嗟
於是真王母之慰我僕靈人之落日緒多端矣又惟

詞詩

卷四

三

思夫珠樹桂林之供選號重溪王母赤泉員丘之供
食飲添助長年心愈奢望地乃愈孤子願不可清世
不可爲然後特尊夸父今標當世事矣志壯稷有知
夸父其人者功纓不就於生前亦留於身後矣精研
也刑天也是皆有其志者也嗟夫世人之不及久矣
但有作惡違帝之欽賜而已鴛鴦指鴛與鼓而違
帝鼎係之列者初爲步之臣故思安殺焉當諫止乃
佐惡爲故罪車歸鼓也佐惡之奸臣愈多賢者愈無

新哀鴻且日見而士日放公如之何此元亮讀書之
血淚次第也再結重華之依違賢得舉而惡得退桓
公于仲父臨卒之言賢不聽舉惡不聽退自貽戾戶
之慘蓋從晉室所錄式微之故寄恨於此以爲讀山
海之殿使後人尋繹卒章則知引援故實以寄慨世
非侈異聞也

擬挽歌辭三首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成鬼錄魂

詞詩

卷四

三

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本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
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
世時飲酒不得足是非得失之在當身榮辱之在後
世者一死則俱不知而敢取獨明去留缺佚之恨生在
世上死在地下總無別態自是懷涼自負清楚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更浮漿何時更能嘗殺
衆盈我而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觀眼無光昔在

高堂幾今宿荒州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州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雁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與土俱化而已

桃花源 有記

南齊

卷四

蕭

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

南齊

卷四

蕭

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魏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遊往迹以復湮來逕遂難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峻交通雞犬互鳴吠組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懼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千仞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敬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

陶詩析義二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崇禎中文煥以召試擢翰林會其鄉人黃道周以論楊嗣昌陳新甲逮問詞連文煥同下詔獄獄中箋註楚詞騷直八卷並著此書自序所謂首夏之廿五日襍被就白雲者是也其析義之例有三一曰練句練章不專平淡一曰憂時念亂不徒隱逸一曰理學標宗聖賢自任每首附批句下而又總論於篇末陶詩之妙所謂奇至味於淡泊發纖穠於簡古其神理在筆墨之外可以涵泳與化而不可一字一句求之於町畦之內如伯英逸少之跡不可鈎摹以波磔襄陽雲林之畫不可比量以形象文煥遭逢世難借以寓意則可必謂得陶之精微則不然也別本或作四卷又附以文煥自作赭留集一卷雖意求附驥而事類續貂今析出別著於錄焉

東山草堂陶詩箋五卷首一

卷

〔清〕邱嘉穗評註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陶詩箋五

卷》提要

陶詩箋註序

習俗之移人也甚矣哉其一時風氣之所中耳目之所濡雖號爲賢士大夫猶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解免況其卑卑不自立者乎吾嘗歎晉人之習俗所以貽害於後世者有二一曰清談一曰淨土清談者衍老莊之緒餘而生以爲樂者也淨土者襲瞿曇之謬妄而次以爲歸者也此皆先王之世所未有而漢魏以來始濫觴焉而猶未盛行於天下凌遲至乎兩晉之交稽阮王謝以放達風流自命而後清談之幟張達庠渡江面壁端坐以見性成佛之教傾動中土之人而後淨土之說彌近理而大亂真二說相仍鼓舞變化而人世生歿之權舉操於若輩之手雖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亦且趨之如流水其遺禍餘毒淪於愚賤之肌膚而淡於學士之骨髓歷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而未有所已識者蓋深痛之陶公靖節生於晉之末造當時以清談蔑禮法者益熾而修淨土者莫盛於東林迨今讀其書竟卷曾無片言隻字濫及於是蓋當習俗波靡之日而能卓然不惑於其說者獨公一人而已間獨考其爲人安道苦節嘗欲及時有爲而志不獲騁家貧戮力躬耕妻翟氏亦能同志安勤苦諸子儼等皆不辭薪水之勞故其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異脂我名車策我名

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其五言詩中則又曰不言春作苦
常恐負所懷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談諧無俗調所說
聖人篇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凡此者蓋不一而足而
其責子命子與儼等疏所以三致意者亦復爾爾至於佳
人清夜酣歌達曙則直譏之曰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其所以警一時名士攜妓宴游
之習者又何深且遠也吾謂公不惑於清談之說者以此
又按義熙十年甲寅公春秋五十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
遠集經素百二十餘人結白蓮社修淨土士大夫靡然從
之至有規求入社不可得者公雖與慧遠爲方外交而不

東山草堂陶詩箋序

十

願齒社列慧遠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屈一日偶
來社中甫及寺門聞鐘聲不覺輟容遠命還駕是歲公有
禪詩數十篇其六云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有子不留
金何用身後置其七云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
何之南山有舊宅大抵薄淨土爲虛無視生歿如晝夜以
自適其不肯入社之本意說皆具余箋註中他如神釋篇
曰老少同一歎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
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五月旦和戴王簿曰旣來孰不去
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與儼等疏曰天地
賦命有生必歿自古聖賢誰能獨免豈非壽夭永無外請

故邪語如此類不可悉數無非聖賢朝聞夕歿存順致寧
之旨而與東林諸人懼輪迴之及已欲以坐亡立脫妄意
趨生三界者氣象殊大不侔真孟子所謂行法俟命之君
子而天壽不足以貳之也其臨終自謂樂天委分識運知
命豈虛語哉抑觀公曾祖長沙公屬志勤吏職以大禹惜
寸陰爲法斥老莊之浮華懲將佐之宴佚朱子嘗亟稱之
其家學淵源固有所自而慧遠又嘗禪取孔老之言著沙
門不敬王者論其與公忠義之心更相刺謬公特閑靜少
言不屑與之辨耳復何肯褰裳濡足於其間竟爲淨土惑
乎而昭明太子見其閒情一賦嘆爲白璧微瑕謝無逸則

東山草堂陶詩箋序

三

又作詩誣之曰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嗚呼公之心跡
如日月而千載以下卒莫之知其亦弗深考也已若夫平
生忠孝大節自以先代晉世宰輔耻臣於宋爲後世所共
知以及詩詞風格之高波瀾意度之雋妙或已經前人闡
發并見余箋註中者槩置不復論論其不爲晉人習俗所
移而生以清談爲樂歟以淨土爲歸以見公之卓識超然
獨出於數千載之上者如此云

康熙甲午三月旣望閩上杭邱嘉穗實亭氏謹序

陶靖節先生傳 并序

余箋陶詩訖覽昭明太子所作先生傳多不得其細領而詞亦散漫無足觀因據先生詩并撿取諸書借爲訂補非敢蔑視前人亦庶幾自託於溫公補文中子傳之意云爾若其評先生詩則昭明太子之序盡之矣

晉處士陶公諱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自號五柳先生潯陽之柴桑人其先自陶唐之後入殷封豕韋爲陶氏漢初陶舍從高祖破代封愍侯陶青相景帝晉成帝時曾祖侃以忠勞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諡桓祖茂武昌太守有

東山草堂陶詩箋傳

惠政父某姿城太守史逸其名公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脫穎不群任真自得好讀書不求甚解時開卷有會意輒欣然忘食或見林木陰翳禽聲上下亦復顧而樂之嘗以五六月高枕北窓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雖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以家貧稍起爲州祭酒尋自免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給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公勸之仕謝以志不及因饋梁肉亦麾去居久之貧益甚親故皆憊懇爲長吏而公亦自以母老子幼欲藉紱歌一席地爲三徑資始出爲鎮軍建威參軍銜命使建業再至江陵既乃辟爲彭澤令彭澤濱江許距家僅百餘里

東山草堂陶詩箋傳

不以妻子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頗勤吏職不堪其擾而性復剛直恐與世多忤因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時時欲自免去職會聞武昌程氏妹詁公欲奔喪而郡遣督郵至吏白應以束帶見公乃慨然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還家賦歸去來辭當事者猶以著作即徵迄稱疾不赴自是宋王劉裕拓土開疆威名日盛篡晉勢成恭帝拱手莫能制而公亦鬱鬱老病有志不獲騁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臣於宋終其身不復肯仕矣公性閒靜少言不慕榮利而獨嗜酒親舊時置酒相招飲輒醉醉輒退或貴賤造其室亦爲置酒醉卽語客我欲眠卿且去江州刺史王弘欲識公不得聞公之廬山將還私屬公故人龐通之齋酒具邀公公與弘後先至卽共歡飲如常嘗以九日出宅邊坐叢菊中方把菊玩賞而弘忽遣白衣使送酒來徑就酌醉而歸顏延之舊與公相得及爲始安郡經潯陽日造公酣飲臨去贈錢二萬悉付酒家稍就取酒有郡將侯公值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已復著如初平生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抱置膝上撫弄以寄意其飲酒真率多此類然當是時世路崎嶇風波未靜公家又窮乏屢閱清醑日率妻子灌畦力作問於耕種稍暇時與二三田父稚子斗酒自勞啣觴賦詩

以樂其志特託於酒人名士之閒興以遺世忘憂全身
遠害而已非如晉人佚遊荒宴自命爲放達風流者比也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傲誕好大言嘗著沙門不敬王
者論又號召緇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社修淨土歲以
春秋二節朝宗靈像而命劉遺民撰同誓文申嚴其事其
間譽望尤著如周續之等號社中十八賢士大夫靡然從
之至有規求入社不可得者公雖往來廬山與慧遠爲方
外交而心實鄙薄其說不願齒社列慧遠遂作詩博酒鄭
重招致卒不可屈一日偶來社中甫及寺門外聞鐘聲不
覺墮客遽命還獨公或留止必索酒破其戒慧遠獨許之

東山草堂陶詩箋傳

三

而社中諸人不與焉時續之遺民既遁跡廬山事慧遠公
又不應徵命人稱潯陽三隱而續之遠應刺史檀韶之請
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共講禮於城北之馬隊旁公疾
稍間亦作詩規之其高致遠識又如此宋元嘉四年將復
徵命會卒年六十三故人顏延之私謚爲靖節徵士易黃
前有自挽歌及祭文親生歿如晝夜信不惑志於東林者
妻某氏蚤卒繼娶翟氏有賢德能安勤苦與公同志生五
子嚴侯份佚皆不辭薪水之勞公有責子命子與子儼
等詩文教誨備至先是官彭澤口送一僕給其子書曰汝
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

也其善遇之彭澤有公田之利足以爲酒公議明年悉令
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稅乃議以二
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稷其後公遽免歸竟置不復問
公歿後百餘年梁太子蕭統愛其文爲之序曰有疑陶淵
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其文章
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興詡莫之與京
橫素波而傍流千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
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
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嘗
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
以廉懦夫可以立此亦有助於風教也君子以爲知言
康熙甲午三月旣望間上杭邱嘉穗實亭氏補傳

東山草堂陶詩箋傳

四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評註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脫穎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倍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愔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二

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後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道。栗里之閒。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卞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

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余嘗論陶淵明。以乙巳歲八月。就官彭澤。自秋至冬。在官僅八十餘日。輒已賦歸。雖自云。彭澤有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然秋冬間。非種秫種粳之時。其使更以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亦不過與妻子商議來歲耕收當如是耳。迨賦歸之後。而公田之利。亦竟成畫餅。付之他人矣。近見張和仲論趙充國屯田事。亦云。屯田乃兵家計策。充國知羌烏合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其幾初不露也。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二

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不畱。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可笑此論亦快人意。正與陶彭澤公田種秫事相類。後世皆不考其年月。而妄以爲實見之行事者也。○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序

蕭統

夫自街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功。莫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四

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東海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鷺雉。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雞犬。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荻。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跡。或懷簞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

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真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較，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匹是，可也。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情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五

助於風教也。

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而實，腴而實，自劉曹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何足爲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鍾

鍾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寔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邱一壑者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六

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胡氏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川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飢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與螳蜋葉九比哉。

胡氏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興貶。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七

文耳。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會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

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

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葛常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是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八

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

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倦倦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

明視伯夷也。

張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較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九

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辭之

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五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

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論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十

楊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邢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嶺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後五十，至辛丑爲年五十，迨下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併記之。

張嶺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

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為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桓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陳夢璧曰。陶元亮作令之彭澤。在今南康府都昌縣北。四十五里。今九江府之彭澤縣。非故彭澤。余按公生於柴桑。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

里。晉屬潯陽郡柴桑縣。今在九江府德化縣城西南九十里。義熙四年六月遇火徙居南村。即栗里也。晉屬豫章郡彭澤縣。去城西三十五里。今屬南康府星子縣丹桂鄉。又按今湖口縣亦故彭澤也。則晉之彭澤。今已分為都昌星子湖口三縣。而今之彭澤。乃與古彭澤無與不應大書淵明舊治。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問上杭 邱嘉穗 實亭評註

陶詩四言全

停雲 併序

停雲思親友也。韓湛新醪。日沉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一作新醪。

獨撫良朋。悠遙搔首。延佇。戚也。舊註八表二句。蓋寓賦同。

停雲。鶴鶴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開飲。

東應願言懷人。舟車靡從。來與不得。訪親友而去。有次。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

千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以樹有新好。反與人無舊歡。舊。

翻翻飛鳥。息我庭柯。欽。謂。以。事。新。朝。意。則。嫌。此。也。

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以鳥有和聲。反與人獨抱恨。

時運 併序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

慨交心。四章皆賦體。能會會。時。運。而。

適。適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濤餘鶯。宇。暖。

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囑。稱心而言。人亦。

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樂不在酒而在心易足也

延日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

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湯東潤日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

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鮑瞻用宋蘇軾黃唐莫逮之語

前二章游目騁懷述所欣也後二章傷今思古寄所慨

也故曰欣慨交心其樂天之誠憂世之志可謂並行不悖

榮木併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

首無成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

與惟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

無門匪道曷依匪善曷敦登前章願與意雙作反與乘止反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但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

日富我之懷矣但焉內疚志彼安此總是有且因循不能改過遷善之意

先師遺訓余登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

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賦而此也上章悔名驥此章策將來

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

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

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已任同翔十載

卒屈於戍墓注更用是志不獲聘而良圖弗集明年定

策歸休矣

贈長沙公族祖并序

長沙公於余為族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漢高

同源分流入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

眇眇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伊余云邁在長志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滔滔

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篋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

悽然欸襟或遼音問其先四章皆賦也

楊誠齋曰同源分流入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

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西蜀張縉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為元嘉乙丑作按晉書

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為吳

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
先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志同。蓋先生世次為長。視延
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為族。或云長沙公於余
為族。皆以族字所引。不稱為祖。蓋長沙公為大宗之傳。
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為族。
又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
祖族孫為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為吳昌侯。其子又
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酬丁柴桑

柴桑詩
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餐勝如歸。聆善

若始。

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
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
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一作以親我求。良友

實觀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時新居南里之南村
即栗里新居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

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斂。誓將離。

一作非

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

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

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蕭蕭其風。翻彼方舟。容與江中。最哉征人。在始

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

驕因誰。其瞻之實。賴哲人。生人當作生
民方無複讀

東山草堂南詩箋卷一

五

從上古不知耕稼。說人以見今則必須耕稼也。

哲人伊何時。為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

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書洪範三八政一
曰食餘本論孟

此實哲人瞻之之事。即承上章結句為起語。要之六首。

皆是一氣相接。而自有次第。

熙熙令春。荷荷原陸。卉木繁榮。和氣清穆。紛紛士女。趨時

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春一作
音非

此章言方春始耕時事。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甕。左傳僖三十三年。男季使
過。其兄冀缺。攜其妻結之

敬相待。如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慙慙。矧伊衆庶。曳裾

拱手

此承上言春耕易邁。當效古人及時勤力也。上二句起下。要及時勤耕意。下章又承勤字而申明之大抵上章言農之始事。此及下章言農之終事也。民生在勤勤則不置。宴安自逸。歲暮矣。冀儋石不儲。儋石受一斛。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飢寒交至。顧爾儻列能不懷愧。

此與乃祖惜分陰意同。皆不為晉人放達二字所誤。孔耽道德。樊須是。鄒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欽祇敬讚德美。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此推開題外補出一說。以足前詩。民生在勤之意。題前從上古不知耕。翻入題後。從聖賢不必耕。翻出來。路去路自成。別徑令人玩味不窮。未嘗沾沾困於題下也。故曰文章忌十成死句。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陶世之先。曰伊氏。後遜于虞。作游陶丘。故號陶唐氏。而謚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生丹朱。復有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為尸。御龍勤夏。承翼商。時堯父好龍。舜命堯龍於因封於唐。御龍勤夏。承翼商。時堯父好龍。舜命堯龍於子處。有劉累者。或世業養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龍。龍二龍。龍一雌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穆穆司祝融之俊。封于豕韋。商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裔。穆穆司

徒。左傳。戰商民七族。陶氏其一也。陶氏校民。厥族以昌。陶氏自來也。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遶雲。修蛇作龍。非奔鯨駭。流二句。喻狂暴。天集有漢。眷予慈侯。市功臣表。開封。慈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慈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臺壘丞相。青為丞相。陶允迪前蹤。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道。衆條載羅。二句。喻彼時有語默。運因隆窳。陶青之。後宋有頌者也。在我中晉。業融長

沙。按別傳。陶侃字士行。仕中晉。在軍四十一年。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堯于咸帝九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時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龍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言長沙公心。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陶茂。鄒請。以岳為祖。陶茂。為武昌太守。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實茲愷喜。五子。史。夫。載。生。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髦。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因求思而言。率立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屬

其法

屬夜生子。遠而求火。莊子天地篇屬之人半夜生其子遠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凡百有心矣。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張綰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貢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積厚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靖節之微不見於傳。獨哀都甘澤語云。陶靖節之微。不見於傳。獨哀都甘澤語。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憇雲岑。憇起例和風不洽。翻翻求心。文豈思天路意同。顧儻相鳴。景庇清陰。

此詩皆比也。與歸去來辭同意。公飲酒詩。其四懷棲失群鳥一篇。亦用此意。而變化出之。皆可見其託物言情之妙。

東山草堂南詩集卷一

八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頽頽。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東山草堂南詩集卷一

九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垂。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此似借以譏白蓮社中人。公不願入社意。或出此。遺生良難士。為知已。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耻。今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惻惻舞雲。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食圭言。慙由才難。感為情牽。同也登天。賜獨長年。

屈賈四句反起。作勢奇特。與後二偈起句同一機。進德脩業。將以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侯嶠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使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俗多端。皆為我異。欽轡場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陶詩五言一 閻上杭 邱嘉穗 實亭評註

形影神三首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生物。舉目情懷。而涕淚之切。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與也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垂。止日終不別。比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賦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心。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

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姜名樂更經殷至周壽八百卒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立善釋後善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或也

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末數語真實見道之言與裴晉公所謂指鷄魚蒜蓬者

便喚生老病死符至即行者同一達觀此君子之所以行法俟命而壽夭不足以二之也陶公有此卓識其視白蓮社中人膠膠於生死者正不直一笑耳尙安肯塞裳濡足於其間乎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歲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指易代之事塵

得恥虛譽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閑詒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人語也今反之

前章既以空視時運頌句爲指易代之事則自應以六句實有安于義命義待時之意此則陶公所自嘆爲深情者也詩中蓬廬士公自指也時運頌晉宋代謝也應辭句承酒能祛百慮其所謂深情只在施空視時運頌意故序以菊爲懷王室語却渾然序所謂寄懷也留音無成句意欲懷復王室語却渾然序所謂寄懷也歸園田居 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此篇是歸園田居總叙下四首分賦其事首四句賦起一反一正羈鳥二句興而此也作上下文過脉末二句鎮盡通篇按樂府古詞鷄鳴篇有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之句陶公蓋本此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由居家省事而及於在外之農談甚有次第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前漢楊傳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美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前言桑麻此言種豆皆田園中實事亦有次第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甃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

東山草堂南詩箋卷二

四

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前言桑麻與豆此則耕種之餘暇憑弔故墟而嘆其終歸於盡。人生似幻化二句真可謂知天地之化育者與遠公白蓮社人見識相去何啻霄壤

其五

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閒。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前首悲死者此首念生者以死者不復還而生者可共

樂也故耕種而還濯足纔罷即以斗酒隻鷄招客為長夜飲也

其六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為末篇東坡亦因其悞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

東山草堂南詩箋卷二

五

題為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

此一句不相類

此係江淹雜擬誤入集中以前數作次第例之殊不合但玩其風趣已開韋柳王儲擬陶一派亦可法也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山名在武林我屋南牕下。今生幾叢

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

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

蕭疎簡遠亦足亂真

遊斜川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開美。與二三鄰曲。

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會城。會城落星寺也。魴鯉躍

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

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會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迺

想靈山。有愛嘉名。天問。其高幾里。淮南子。見會城

有會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

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甞。各疏年紀鄉里。以記

其時日。中阻風。辭則陶集。編次錯亂。者多矣。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

天惟澄。班生依遠流。弱湍湍急也。馳文魴。閑谷矯鳴鶴。迴澤

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九重注。顧瞻無匹儔。提

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

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熙十

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悞。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

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舊注。

結出素位不願外之意。與會點真春襟懷。何以異。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

負疴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去

不尋常。道路遙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舊補表章

士賢。

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陳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

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頽水濱。春秋云。堯

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穎水之陽。

泉山曰。按靖節不事親謁。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舍是

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願寂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

將每相招引。頗從之。游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穎之

事。微議之。

起手紆曲有情。道喪二句。一揚為下抑之。張本末結出

風刺本意。婉而多風。即起處相去不尋常。道路遙何因

一詰便已。含諷刺之意。隱然見我自抱病固窮。而若輩

何以違離於咫尺之地。得非貪榮慕利。守道不終而然

耶。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辭主人

解余意。遺贈豈虛來。一作。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危情

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

何謝。冥報以相贖。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

類丐者口類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

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此詩當與杜子美彭衙行參看方知古人一飯之惠亦不肯忘而況於食君之祿乎二公愛國忠君之心皆時時發見於詩歌者故知其平時必不肯輕受人惠苟一受之必知所感非遠忘其身分而甘爲卑誦也亦足見高人之本心如足其厚耳彼有自處岬然受人之愛敬而漠不甞情者吾知其於卿旣忘恩於國必負義矣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吹尺。爲切。噓也。感彼楸下人。安得不爲歡。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此詩翻盡丘墓生悲舊案末二句益見素位之樂雖曾

點胸襟。不過爾爾。

怨詩楚調示麗主簿遵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

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偶繼取翟氏炎火屢焚如蜥蜴淪中

田食苗桑垂意此螟蛾當是螟蛾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

屢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履魚還

鳥用鬼難在已何怨天臨憂懷目前吁嗟身後名方未

浮烟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起言天道幽且遠結歸在已何怨天雖曰怨詩楚調亦可謂怨而不怒矣又題明謂示雇主簿鄧治中則所謂

鍾期信爲賢者卽指二人而言公意謂吾不圖後世名
所賴當吾世而知我者有二君耳是以已之慷慨悲歌
自託於伯牙之善彈而以知音望龐鄧如鍾子期也薛
易簡以爲欲度調被絃歌豈非隔靴搔痒乎
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叙平素多難如此而一言二
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多年不復爲文本不旣豐謂廢庠也復老病繼之輒依

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

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

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

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素于與詩王來會在何年

此篇足見陶公善與人交處談諧數語旣敬且和情通

萬里外數語。又期以久。要不怠之誼。序中所謂倦孔

往復之義者豈虛語哉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轉回復遂。無窮。發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窓
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史記律書
景風者。居
商方。景者。言陽
道竟。故曰。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
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宏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
華。嵩。此也。

此詩因時節之變遷。而感及於人事存亡進退之理。雖
天道有盈虛。而此心確乎其不可拔。非夫知命不惑而
有潛龍之德者。其孰能之。首言天道循環不已。冒起
南窓四句。皆賦五月旦。既來以下。感嘆深遠。

連雨獨飲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
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
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人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促
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松喬。亦松子與
王喬。二仙也。

趙泉山曰。按晉傳。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
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
任真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棄昏瞶之語。
前篇人理固有終數語。與此起首四句。即神釋篇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之意。皆絕大議論。不意於小小題。

發出。蓋陶公深明乎生死之說。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所
以異於慧遠之修淨土。作生天。妄想者。遠甚。而其不肯
入社。聞鐘。擯眉之本意。亦從可想見矣。

移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即果非為卜。其宅闢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
時時來。相與共。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王侯傳
疑義。相與析。上。樂與素心人。數晨夕。其宅。鄰曲。以下。承
起於未移居前。追想從前。主意作冒。韓文題。前多用此。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法。鄰曲。時時來。以下。正應上素心人數晨夕意。孔子所
謂擇里處仁之知。陶公有焉。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
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
勝。音升。無為忽去茲。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諒去
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亦只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去

前首言方移居時。為素心人可與賞奇。斯疑而來。此則
言既移居後。與素心人賦詩飲酒。并及經紀衣食。止在
力耕。蓋蒙前首止以素心人為主。而家計則帶言之於。

理方足

和劉柴桑

遺民嘗作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素居良辰
人奇懷挈杖還西廬時道民約靖節隱廬山結白蓮社公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往還於廬
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囑復應命兩
田三歲日食靖節自庚戌徙居南谷風轉淒薄風雅云
村已再移矣今秋後復應命也谷風轉淒薄東風謂之
各春醪解飢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棲棲世中事歲
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
翳如

趙泉山曰谷風轉淒薄四句雖出於一時之諧謔亦可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上

十一

謂巧於處窮矣以弱女佐酒之醕薄飢則濡枯腸寒則
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之常態
耕織稱用四句實情至理彼做做一生之力以為子孫
憂者一何不知足之甚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忌四運周櫛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
鬱北牖蕭瑟發南嚙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
弱良日登遠遊

唐人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本此
及時行樂固是陶公素懷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蕭蕭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同殿開我襟息交
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
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
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望白雲懷古一
何深

此陶公自述其素位之樂真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
以富貴而有動于中者豈矯情哉公與嚴等疏云少
學琴書偶愛閒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歡然有喜嘗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上

十二

言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此詩起數語意同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微陵岑
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
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
厭竟良月按幽人當指蔡徵為東坡王敦故曰撫爾訣

遠瞻陵岑之奇絕近懷松菊之貞秀皆與陶公觸目會
心實借以自寓其不臣於宋之高節所謂賦而比也結
四句頗吐忠憤本懷殆欲有為而不得者歟前首樂此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四月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葉本作落。傳寫之誤。以履霜節登高饒。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思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歛餘輝。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宋書王弘
名元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今黃

東山草堂詩集卷二

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今洪州。將赴郡。王弘送至湓口。今潯陽。三人於此賦詩叙別。此必元體要靖節預席餞之。益補三人於此賦詩叙別。此必元體要靖節預席餞之行。故文選載遠瞻卽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舊註

與殷晉安別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掾。劉叅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少長共意云吾與子非少時
長時遊從也但今信宿酬清話蓋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
一相遇故定交耳
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
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

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謂處晉安江湖多賤賤

此與前於王撫軍座送客詩皆專就交情上說得纏綿
愜切非如贈羊長史和郭主簿張常侍諸篇吐露本志
然上篇云逝水判殊路此篇云語默自殊勢則公之處
已待人亦不苟然者矣

贈羊長史
松齡。德按陶公憂時感事詩皆妙在言盡意不舒深得怨譚不亂之意。

左軍羊長史中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山裕云正
類古人書蓋當時語賢聖畱餘跡事事在中都洛陽西晉之故龍長
或作上賴甚失語意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安乃素。登忘游心。且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詩朱公稱始平下燕
 秦所兼。遊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疴不獲俱。謂松齡街左將
 也。逝行府。賀平。關。景。原。詩。竟。靖。節。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
 初欲從松齡蒞關。洛會病不果行。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
 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掇。深谷合應蕪。駟。
 馬無貫患。賁侍夜切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
 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湯東潤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迹。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旣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

前用兩三層跌起後說到彼處代我憑弔韓文勝王閣
記及送董召南序頗似胚胎於此至送街使秦川人而
專以綺角隱士諷之蓋不欲羊長史爲末役也而首尾
情詞吞吐之間隱然可想公自謂嘗著文章頗示已志
非指此等篇耶顧寧人曰多謝者非一言能盡漢書爲我多謝註言意勢若今人千萬謝也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樓舊人驟感悲泉悲泉見前驟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飲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放力豈未愈向夕長風起寒雲漫西山厲厲氣逐嚴紛紛飛鳥還四句賦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極屬關清酷至酒也一宿無而此也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願由化還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余何言三字呼起

此等作當在公紀年詩之後玩素顏飲光潤白髮一已繁二句可見。市朝樓舊人及明旦非今日皆指易代之事而言前九日閑居詩猶曰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雖坐視晉亡而不能救猶以命自安而有養晦待時之意此則直激於義而嘆奮力之既愈不可復以有爲矣故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蓋悲憤之甚而詞氣仍復含蓄篇中向夕長風起四句似只賦題歲暮二字而實則比晉亡宋興舊人畏罪相附尤覺有味

湯東潤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能爲徂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鞋賓五月中史記律書五月中律中鞋賓陰氣切風也不駛亦不遲駛疾也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開雨紛紛微流目視西園曄曄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哀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言秋收尚遠正逸想不可淹留得狂獨長悲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此詩賦而比也蓋晉既亡於宋如重雲蔽日而陰雨紛紛獨公一片赤心如紫葵向日甚爲可愛而又老至不能及時收穫漸當復衰此公之所以感物而獨長悲也

悲從弟仲德

街哀過舊宅悲泪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痛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於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倒呼起便不直致以下順應首四句語更悲惻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閻上杭 邱嘉穗 實亭評註

陶詩五言二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嘗攷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末禪宋前二十年輒耻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効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矣故著於三卷之首以祛來者之惑云一作張

陳夢璣曰沈約李延壽二史俱云陶元亮文皆題年月義熙前書晉年號永初後惟題甲子陶詩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中作注者指爲題甲子証近傳

平叔占衡駁之謂陶詩題甲子十條起庚子終丙辰皆晉隆安元興義熙年至庚申方入宋永初已不復有題誌與沈李所云相背文則祭程氏妹書義熙祭仲弟敬遠書辛亥自祭書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若丁卯不稱年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蓋其胸次磊落隨筆書年耳此辨甚快然休文去宋未遠豈盡無稽且云所著文章皆題年月則陶詩文當無不題年月何以詩僅十條文僅三篇考古人著作無于詩每首文每篇俱題年月體陶公所題當在卷軸之端近世外抄軼弗存耳未必於篇章首逐條大書特書也十條三篇大抵信筆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偶及因文選誤注遂令人疑沈李二史之妄朱鶴齡陶潛論曰謝疊山云晉隆安四年庚子劉牢之使劉裕討孫恩元興二年裕平桓玄改元義熙淵明賦歸去來詞實義熙元年也十四年裕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二年庚申禪宋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亾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則劉氏篡位之基實始自隆安元興間淵明庚子以後卽題甲子蓋逆知宋流之必至於此也疊山之論固核然吾知淵明之言有進於是者彼夫劉裕之猜忌傅亮謝晦諸人之賣國不難以司馬天子爲机上肉其肯

容晉室遺臣傲然創新朝之帝號而優游以義皇上人終老耶故其詩之止書甲子者所以存其耻事二姓之心書甲子而始於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泯其不書年號之迹不然而洵如沈約所稱其不娶宋氏之網羅者幾希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林疎渺渺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襍誰謂形

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生

班固求幽貞之所產

此詩乃公未爲彭澤令之前其志意固已如此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待溫顏再喜見友于洪勳以兄弟爲友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于千敬後語也念前途凱風負我心言阻戢柁守窮湖規以制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余讀一欣待溫顏再喜見友于及久游戀所生與夫悲

從弟祭程氏妹諸詩文而知公之真孝友讀賁子古儼等疏及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等句而知公之真慈愛自古未有居家不盡孝弟慈三者而能爲國之忠臣者也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吳坎難與期吳順地或曰吳風也坎水崩浪聒天響也長風無息時久遊地言道路行役之艱難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叙歸省意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作塗口按江

開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

捨此去遙遙至南荆扣世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

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詩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年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

此與上經曲阿阻風二詩皆作客思歸之意公自謂性

愛閑靜不慕榮利於此詩起結數語尤可想見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
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嘒歡新節令風送餘善寒竹破荒
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
保詎乃淺

穗按楊文靖公曰按詩中說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
于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
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五

未之信也吾嘗愛此數語以爲能道陶公意中事及前
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二句則公亦已先自道破矣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
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及歲
功卽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
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
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仲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遠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
閨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月時已深
也
作
勁氣侵襟袖單孤謝屢設蕭條空字中了無一可悅歷
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
不由公孫弘爲平津侯棲遲詎爲拙奇意一言外茲契
誰能別

梁蕭統論公文云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
不以無財爲病讀前二詩可見其不以躬耕爲耻矣讀
此一詩可見其不以無財爲病矣以後他詩多有類此
者皆當以此意推之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六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此卽劉敬宣
遷建威將軍時
靖節參其軍事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
洗高林清風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
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
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此詩亦與前經曲阿從都還阻風還江陵夜行三詩同
旨皆不樂奔走於外而思歸隱之意蓋此四五年間公
雖爲鎮軍建威參軍已自灼見時事之不可爲特以爲
貧而仕不得已耳故是年秋爲彭澤令不及三月卽賦

歸去來辭皆以自述其本志也。又按元初牟獻字獻之者陵陽集有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為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裕之軍死。不與九錫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謁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弘為吏部尚書。為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前媿。欲附高人。勝士。以自前。祇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追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為一王弘哉。適乘監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為何物。而弘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一笑也。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七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六載去還歸。歸子香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云。自乙未佐鎮軍。至今年六載。陳說誤。今日始復來。悽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城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陶公諸感遇詩。都說到極窮迫處。方以一句撥轉。此所以為安命守義之君子也。而章法特妙。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惡。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濯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率徙居於南里之南村。舊註

甘辭華軒是公本志。觸着便言。以見不宜遇火。意振起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八

下文最得逆起之勢。六月中遇火。而此詩乃作於七月。上中浣之間。故曰新秋。月將圓也。驚鳥尚未還。謂前日遇火時。鳥驚而散。至今尚未還也。總角抱孤念六句。是守義之言。仰想東戶時六句。是安命之言。惟其守義。是以能安命也。末與上篇結句。皆於急流中轉掉。何等筆力。陶公最熟此法。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林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戛鳴雲霄。萬化相尋。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

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此詩亦賦而興也以草木凋落蟬去應來引起人生皆有沒意似說得甚可悲末四句忽以素位不願外意掉轉大有神力章法之妙與詠貧士次首同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蚤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管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解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盥濯息蒼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九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舊註
陶公詩多轉勢或數句一轉或一句一轉所以為佳余最愛田家豈不苦四句逐句作轉其他推類求之靡篇不有此蕭統所謂抑揚莫朗莫之與京也他人不知文字之妙全在曲折而顧為平鋪直叙之章非贊則複矣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舊註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可田春有秋奇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來時候鳴鵲揚機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夜誦林

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類安年逝已老其事未云垂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棲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棲字與垂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不苦春作恐負本懷故早起泛湖而獲願從丈人終也
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十

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漢蕭何傳
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食瓜寒暑有代謝人道每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如茲達人解其食近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

陶公昔為晉參軍縣令今則退而閒居飲酒故以邵平事自比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
行帶索飢寒况當年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欲期行乎
列子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
為人所樂也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出
有不見日月不免飢寒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人生
士之常也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
能自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
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
貴耳賤目則為解曰榮敬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
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十一

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
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何此窮士之所以可悲也所謂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註舊
此詩前四句作勢反起後四句收轉本意一翻一覆如
時文之故作波瀾而後乃正解之也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
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
內持此欲何成

上四句叙下六句議所以二字不作接上文之故字解

如古文中旁起語夫人所以云云是也

其四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聲轉悲厲響
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植孤生松欽翮遙來歸勁風無榮
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諷切殷景仁顏延年輩附麗于宋

此詩純是比體蓋陶公自彭澤解綬真如失禽之鳥飛
鳴無依故獨退守田園如望孤松而欽翮託身不相違
也公嘗有歸鳥四言詩正與此詩意同

其五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十二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
意欲辯已忘言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義業滿足之
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首四句三句一呼一句應之採菊東籬以下俱申明心
遠地偏之意不必如張九成以賦畝不忘君為言反覺
泛而不切按胡文定公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
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
結廬在人境云云即可知其為人世人以功名富貴累

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遠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或又問如何是心遠。曰。或尙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按朱文公卜居詩中有云。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亦用陶公句法。然兩句只是一意。重複而字直貫。便覺無力。此云結廬在人境。宜有車馬之喧。而竟無之。是以而字作轉語。用兩意抑揚相拘。便覺而字有力。朱子古詩類得力於陶。超然朱格之上。而於此種句法。猶不免學其似而失其真。陶詩豈易言哉。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十一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多此。漢叙傳。三季之後。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切丁
且富從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末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爲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此必當時仕宋者反議公之退隱爲非。如淳于髡之譏孟子以名賢孟子答以三子同歸於仁。公此詩亦然。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裊。一作。搖。掇。採也。切。况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遠。切。一觴雖獨進。杯盡盃有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韓子蒼云。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於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十二

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此詩言對菊飲酒。至暮遣世而自得也。蓋菊之晚芳。亦公所自比歟。故下篇遂以松次之。公和郭主簿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固知松菊皆三徑中得意之物。宜其於詩文中再三及此。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殢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維塵羈。

此詩賦而比也。諸人附麗於宋者。皆如衆草。惟公乃如。

獨樹青松耳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汨汨。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羌村第二首云一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首舊註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此篇此詩可與屈子漁父一篇參看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五

其十

在昔會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此直賦其辭彭澤而歸來之本意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甕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惡。前漢楊王孫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

布裘盛尸。天地七尺。既下。從足不人當解意表就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

東淵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

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

上八句正說結重稱心為好一語下四句反說正申解前意惡字與好字對照余嘗記蔡文莊公詩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陶公以稱心為好而裸葬非惡正能自修其德而不知身名之為累也與蔡詩同而風調更逸

其十二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壯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張釋之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六

張繫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不能取客當世終身不仕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此又借古人仕而歸者以解其辭彭澤而歸隱之本懷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湯東潤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

陶公自以人醒我醉。正其熱心。厥觀世事。而然耳。要之醒非真醒。而實愚醉。非真醉。而實穎。其歲砭世人處。却仍以詼諧出之。故不覺其言之激也。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腸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置。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耳。故公詩會說。况此忌憂物。遠我遺世情。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鬢。惜酒作達耳。達人解其會。所以貧而樂也。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蚤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時不我與。而老將至。不得展其素抱。故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於命也。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大飲實客滿。室悲風比。此。亂荒草比。小人劉裕。彼。寒陵。天。皆。地。黑。寒。日。最。獨。等。字。亦。國。而。比。也。公。平。生。望。有。通。集。本。飲。有。為。而。回。十。無。成。終。歸。于。晉。宋。四。第。之。亂。故。託。言。如。此。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發良弓。

湯東澗曰。薰蘭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比而興也。東澗評得之。歸去辭所謂覺今是而昨非也。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膠祛所惑。楊雄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來。為。之。盡。是。語。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在希以恭國史而赤族而公賦足以發此智愚何懸也此真得無遺言過之意而其閒靜少言亦可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未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經已。是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足流亭。亭復一紀。世路悠悠。楊朱所以止。淮南說林訓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雖無揮金事。文選臨而泣之。為其可以貴。可以賤。雖無揮金事。詠二曲云。揮金濁酒聊可恃。樂當年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

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舊注

顧亭人曰。遂盡介然分。是暗用方望辭隱語。昔嘗雖虛然之節終操去就之分。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九

其二十 公抱遺統絕續之憂而終以酒自解如也
義農去我一作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孔彌縫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時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恤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群儒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

一派後人不必效也昌黎落齒詩似倣此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舊注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

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始封重華

斥蔡帝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

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黃山谷云羊欣當是羊勝羊

白公山陽歸下國魏降漢獻帝爲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

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從韓子蒼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王

甫云南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宋公練九

齒閑居離世紛我與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

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

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

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

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

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

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

追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

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

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

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與

不可指摘今於名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

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

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塲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

類之風雅無愧諫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

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王

湯東潤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

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能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

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

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

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乃

決爲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

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

安樂不爲君恐用劉禪封安樂公事亦與山陽事同皆

指零王也

貴子舒儼宜侯宜侯端侯通修其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

像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宜俟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
端。快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修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
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
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
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命子詩既明勉以世德。與儼等疏。臨終告以和好。此則
方其少時。都未成人。而直責之。當在最先。陶公教誨式
殺之道至矣。若其子之果終於不肖與否。則天也。杜
子美嘲公此詩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必有父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作子述而後文王無憂子之賢愚。雖聖人亦不得不掛
懷抱也。公命子詩云。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
待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以此
言之。雖掛懷抱何病焉。況其結語優游任運。亦未嘗沾
沾掛懷抱也。蕭統序之曰。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豈虛語哉。

有會而作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灾。日月尚
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烟火
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
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穀麥實所美。孰敢慕甘肥。怒如
並九飯。熱飢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
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監豈彼
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事見禮記論語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為酸楚。老至更長飢。
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只舉老幼兩頭。而中間數十年之困苦。皆括於其中。起
句工於造語。

蜡日蜡助
駕切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通篇俱不著題。後
四語未詳其義。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
聞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此頌凱之神情詩類。又有全篇
然全詩首尾不類。此警絕。

春水瀟瀟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
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閩上抗 邱嘉穗 寶亭評註

陶詩五言三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
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
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
隔復何有

此必當時有與公同約偕隱已而背去附宋者反未免

側目於公也故云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
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
名既沒傳無窮不學在馳子直在百年中田子春漢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
聞命奇士乃署為從事時將行道路阻絕遂問道至長
安教命諸拜署都尉時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寵固辭
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時虞莫莫哭泣而去瓚
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瓚答曰云
漢有兩田子春一在漢初一在漢末而品地之高下亦
各懸絕陶公此詩正指漢末田子春而言觀其出處之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上

正真可謂節義之雄者而陶公平生出處亦甚與之相
類按晉安帝恭帝之時劉裕假受禪名色而行篡弒之
計正董卓公孫瓚之流公雖辟為鎮軍參軍又辟為建
威參軍使都還江陵正幽州牧署從事之比後為彭澤
令不三月而賦歸來竟以耻臣於宋不復出正與疇以
天子蒙塵辭騎都尉之榮而歸隱無終山同一轍余嘗
玩此詩意公蓋深欲效田疇之忠於晉室而鄙當時附
宋者之為狂馳也故託言欲遠訪無終節義之遺風以
致企慕之意而其事之本末隱然皆可想見又不必如
咏二疏三良荆軻等作鋪叙其事而識者無不知之其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作法更為高絕宋人姚寬令威著西溪叢語釋此詩乃
引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
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
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琅瑯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
字子春呼是正奸人之雄路蘇張餘習而陶公所目為
狂馳子者不知當日何所慕于斯人而反以節義贊之
且同一田子春也彼以奇士聞而署為從事此以游乏
資而上書干祿彼循間道之艱而反却天子之榮寵此
以容悅之術而受金二百斤又復見幸於謁者彼至長
安而奔問蒙塵之帝此如長安而諷專制之女主其忠

後之分亦已較然矣。豈以陶公之高識而反不辨其孰為節義雄孰為狂馳子也哉。吾嘗評陶詩語語合於大道。而此一篇也。反以姚氏註釋援據之誤。而益見其是非邪正之所以然。得非以公之天資近道。而姚氏平日但溺於博學多聞。而不知道故耶。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蛰。草木縱橫舒。翩翩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三

新來燕雙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自劉裕篡晉。天下靡然從之。如衆蟄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獨惓惓晉室。如新燕之戀舊巢。雖門庭荒蕪。而此心不可轉也。末四句亦作燕語。方有味。通首純是比體。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顏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此借登高弔古。以慨當時謀臣戰士。節義不立。而一南一北。爭地爭城。卒就消滅而已。洵達人之大觀也。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容。願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檐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淚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此公自疑其平生固窮守節之意。而託言欲觀其人。願留就住耳。

其六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四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東裝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其七

湯東潤曰。前四句與此。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爲說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公以稷下談士。見東林諸公。不肯入社。甚且已到寺門。問鐘磬。而迴車道。遂即此詩意也。

日暮天無際。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方明

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晉人自命放達。風流時。時攜妓。宴遊酣歌達曙。而公獨閑靜。少言不慕榮利。故賦其事。而以花月之不久比之。殆與程明道先生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同一意致也。亦所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乎。公性嗜酒。而平生歡酒。見於詩者。多在稚子弱女。田父故人之間。蓋借以遺世忘憂。而非沉湎者比也。故於此詩。微諷宴樂逸遊之不可久。則其性情之正大可見矣。

其八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五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數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可聽之言。而無能聽之人。此淵明所以罷遠遊也。公患憤心事與齊荆軻同本不求人知而人亦竟無知者惟見伯牙莊周兩墳而已可謂眼空天下矣。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棄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聘。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通首純是比體。東澗之評得之矣。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

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覺柳子兩欄詩猶私憂私樂也。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日淪月出。氣變時易。似亦微指晉宋革代之事而言。按朱子曰。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讀此詩結數語。知其感憤於晉宋間者深矣。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榮今作秋道房二句
表凝霜結野草枯悴未遠矣二句與下日月有環周我去
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東潤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大意謂晉亡於宋昔盛今衰如荷之春生秋謝今宋之
陰意殺物如霜降草枯雖日月環周而我遂一去不復
再見天子富陽時矣能不感昔而斷腸哉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魏
肆朝日躋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蚤執若當世

東山草堂南詩卷四

七

士水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按朱子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其實却要官職這邊
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此公所謂水炭滿懷抱
者也公本志四海人但志不獲聘後願聚天倫之真
樂而于勢利空名直視之如糞上耳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耳
歲月類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多憂慮氣力漸衰
損轉覺日不如堅舟無須與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
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潤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
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
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其六

此非自傷失學之詩蓋與歲暮和張常侍一首同意陶
公本懷討朱篡弑之志而不得以有為於世故其言悲
憤如此亦即前詩所謂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者也
玩猛志逸四海二句便可見東潤引太白詩釋之誤矣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
盛年歡男于自二十一至三十歲則為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

東山草堂南詩卷四

八

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曹金何用身後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
林寺主釋慧遠集繙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巘下般
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同賓協恭朝宗靈
像也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
嚴斯事其間舉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
劉遺民張隆甫大宋宗廟川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為江左
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遂改容致敬因於
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覩求人社遠公察其心維拒

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
節立朝為權貴所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締辭
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端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
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
謝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跋酒米汁及
蜜水之飲且誓死不犯乃欽端節風采願我能致之者
力為之不假卹端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
道舊而何屑流能窺其趣哉端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
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聲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
暮示衆云今夜鐘聲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慣習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九

却廻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為揄揚張商英有
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
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
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賓遊屐常以虎溪為界
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
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
坡贊之李伯時運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
云舊
此詩言人之有生必死決無輪廻之理但當合家為樂
留金與子可也其曰此生不再值曰何用身後置皆破

白蓮社中前生後生輪廻爭土之說此陶公所見之卓
絕所以不肯入社也况慧遠禿奴又嘗著沙門不敬王
者論其與陶公忠義之心更相刺謬安得不聞鐘憤者
去之惟恐不速哉○又按有子留金在方外之士必以
為俗情而陶公不諱言之蓋以此乃人倫日用之常理
不得遺之以為高也余見愚夫婦惑於佛氏輪廻之說
每不惜施捨以資冥福雖其子之飢寒不遑卹也非陶
公所識置金於身後者乎意當時東林寺緇素入社者
已有百餘人而一時愚夫婦為其所煽惑不惜捐金錢
作佛事以為身後計者更十百倍故陶公譏之曰有子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十

不留金何用身後置真所謂務民之義而不惑於鬼神
之所不可知者也陶公其知矣哉○陶公之於慧遠不
激不隨亦如昌黎之於大顛所謂留衣為別乃人之情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謝無逸乃謂從遠公了此
一大事其亦不深考公之詩意耳矣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與弱質與運類玄髮蚤已白
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此與神釋篇所謂老少同一死正宜委運去數語同意

恐亦破東林淨土之說。此言亦達甚以家為逆旅以南山墓塚為舊宅公蓋視死如歸耳公自祭文亦云陶子將解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是此詩確証

其八

代耕木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糠糲御冬足大布糴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附不能得是當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時語改作止甚失語法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此公自述其彭澤歸來歸飢寒窮困之狀而卒安於命也。以田桑二字總起中間衣食二項應上田桑妙在

不排

東山草堂南詩集卷四 上

其九

遙遙從驛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還日沒星與昂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驛役無停息軒堂逝東崖沉陰擬薰暑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細繆此情久已離往再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條

日月虧

玩沉陰寒氣日月虧等句亦是傷心國事之作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憐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解遙遙春夜長

賦而此也憐風此言也宋與時春燕此附宋諸臣遠雁公自凡離鴈亦此當時勞人此愁人所以怨長夜也

其十二

娟娟松標嶠婉婉柔童子年始三五問喬柯無可倚養色含真氣粲然有心理此也通篇俱指松說而正意自可想見童子句亦喻松也意公以老

東山草堂南詩集卷四 上

詠貧士七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

嗷豈不寒與饑知音久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東潤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板援飛翮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

不足悲也

上截四句比也蓋以古之貧士為孤雲已沒而欲再見其餘暉也朝霞以下四句興也言衆鳥皆逐朝霞而已

獨倦翮蚤蟻以興下自守飢寒而不求世人之知也湯
東園以孤雲四句亦混作典看謂舉世皆依乘風雲之
意誤矣。衆鳥相與飛與知音二句遲遲出林翮二句
與量力守故轍二句大意譏附宋者多不知音而已之
歸自彭澤寧守飢寒耳

其二

凌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
絕餘瀝阿窻不見烟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閒居非陳
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通籍極陳窮苦之狀似覺無聊却忽以末二句撥轉大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爲貧士吐氣章法之妙令人不測大要只善於擒縱耳
○公自作五柳先生傳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草屨屢空晏如也卽此詩之意○閒居非陳厄二句
是欲揚先抑之法將以反起何以慰吾懷二句耳非公
真有愠見言也蕭統評其文云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此
類是也

其三

榮叟老帶素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屨清歌暢高音
華去我久貧士世相慕傲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豈忘
輕裘荷得非

上二首皆陶公自述其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之意以下
五首乃歷引古之貧士爲証卽承上章賴古多此賢句
說來字字皆爲自己寫照余嘗玩公此下數詩皆不過
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說起便爲設身處地以自己身分
推見古人心事使人讀之若詠古人又若詠自己不可
得分此蓋於敘事後以議論行之不必沾沾故實也最
可爲述古之法○重華去我久意指晉帝而言賜也徒
能辯亦指當時勸之仕者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妻貧者魯黔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之畢日何以爲其妻曰以康爲富曾子曰先生在時食
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于此而爲康寧
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解而不受是有
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
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好
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諡曰康不亦宜乎
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堂不知
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傳朝與仁義生
夕死復何求
只以己意代古人設想便已推出一番至理大抵善述
古者固不必古人有是事并不必古人有是心如四書
中引詩皆吾說既立而借彼爲助雖斷章取義無不可
也况又深得其本意者乎○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精節所見真得聖賢居易俟命存順沒寧之意視彼求林諸人懼死之至而欲以坐立脫安意超生三界者豈不惑之甚哉

其五

哀。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安僊臥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之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食下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芻蕘有常溫採苜蓿朝食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亦是代他設想推出此一段至理豈必袁阮有此故實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襲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巷所到之處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

其七

昔。在。黃。子。康。黃蓋傳云南陽太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守黃子康之後也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男女憂惠孫一晤歎腴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米二句可以通結教篇正與次首相去各此賡遞此借古人以自况其彭澤歸來與妻孥安貧守道之意

本傳稱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公同志年飢感仁妻數語似爲此而發

詠二疏并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東山草堂詩箋卷四

六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秦澤云四時之借問哀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還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問里歡所營非近務從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晚未悟放意樂餘年遯極身後慮誰云其人久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旣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東澗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爲主報仇皆

託古以自見云

此下三詩皆有次第。咏二疏主位。所以自况。其辭高澤。而歸田也。咏三良從死。所以自傷。其不得從晉恭帝而死也。咏荆軻刺秦。所以自傷。其不得討劉裕篡弑之罪也。東坡讀述史九章。而曰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余於是三詩亦云。○按此三詩亦是述古體。只如春秋書法。據事直書。而寄託之意。自見。又與前咏貪士詩。用代筆生議論者不同。蓋恐事跡或涉時忌。而不敢深為之說。故也。亦是述古一法。但細玩三篇結句。正復無限深情。不待議論。而其意已彰彰矣。○淵明仕彭澤而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七

歸亦與二疏同故託以見意東坡謂其未嘗出非也

詠三良并序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殁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歲親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固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龍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泣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勝詩

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

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勢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厚之論合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大

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商漸離宋意為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

車何時。爾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王正怔營。惜哉劍術疎。日惜我其不講。于刺劍之術。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上二詩皆有序。此詩獨無序。豈以荊軻報秦之事。不待序而後明。抑公常抱誅劉裕之志。而荊軻事跡太險。不便明言。以自擬也歟。

讀山海經 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尤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猶見微子。我古塚所獲書也。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此乃讀山海經之總序。下十二篇。皆摘經中一二事。而寄其意。如玉臺玄圃。丹木青鳥。扶木三珠。八桂。靈鳳神鸞。不死民。夸父。精衛。巨猾。鵲之類。大抵皆無可如何。而託於神仙之辭。而夸父。精衛。巨猾。放士。四首。指切時。

事尤隱然可想。惟末篇辭義未詳。姑闕焉。以質知者。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詠。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

按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昇天行云。曹植日月何肯留。又有飛龍仙人上仙錄。與神遊五遊。遠遊。龍欲昇天等七篇。如陸士衡綏聲歌。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詞皆由楚歌遠遊篇也。余謂世之熱心人。厭觀世故而中有所不得已。往往思遁於神仙。不死之方。以為高蓋。既已無可奈何。而偶託於此。以自遣。非如秦皇漢武之呆求不死也。讀公此數詩。當以此意求之。其即夫子浮海居夷之思歟。 韓子思思乎一篇亦可與參看。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于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南望

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愛有滛音通與流其清洛洛平圃卽玄圃滛流上音通。穆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崙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瓊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山海經云。崑崙山上多丹木。黃花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木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瓊瑜之玉爲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上章思與月穆同遊此則思爲服食不死以友黃帝語皆幻妙思路從而風雲通矣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向王母求酒與年以酒可忘憂而長年可觀變以有爲也亦無聊之極思與離騷天問後人乞巧諸作同意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山海經云。黑齒國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卽扶桑木。十

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日者君象也。天子當陽。群陰自息。亦由時有忠臣碩輔。浴日之功耳。此詩殆借日以思盛世之君臣而悲晉室之遂亾於宋也。豈非以君弱臣強而然耶。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愛得王母心。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戴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丹穴之山有鳳如鸞。而五采自歌。自舞。女狀之山有鸞如翟。而五采自歌。見則天下康寧。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圓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北海之北國中有山名壺嶺。狀若甌。顛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漿。一國之人倦則飲之。以札厲不夭不病。周穆王過其國。三年怠歸。
其九

考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述奇。鄧林功。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即虞淵。云口至干虞淵。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此言夸父窮力追日。與下精衛填海。刑天猛志。皆陶公借以自况。欲誅討劉裕。恢復晉室。而不可得也。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

既無應。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曾絃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啣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故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

哉。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軀違帝旨。竇窳上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刺。鵠鵠豈足恃。山海經云。鍾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鵠。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鵠化為大鵠。鼓亦化為鵠。鳥見即其邑大旱。竇窳龍首。居弱水中。食人。注云。木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此篇蓋比劉裕篡弒之惡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蕭統評其文曰。語時事。則指而可想。非此類歟。

其十二

鵠鵠音作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稱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鵠。其名曰鵠。音見則其國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鵠。放士當亦是公自指懷王之世。謂屈原也。

其十三

嘽嘽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其繇。重華為之來。仲父

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堯欲禪舜。共工鯀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見竹書紀年。仲父姜公未詳。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空木卽碑也。以此名棺。雅甚。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壹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敝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此章起句卽頂上章飲酒說下章起句又連此章荒草說此三首承接章法也。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

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邢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或於暇日。寬夜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惟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人。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矣。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壹

首篇乍死而殯。次篇莫而出殯。三篇送而葬之。次第井然。

聯句

嘯。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顧。伯。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志。愛。翼。之。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評註

陶雜文

桃花源記 并詩 桃源經曰 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 西
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 東帶鈔羅溪
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漁人姓黃 緣谿行 忽逢桃花林 夾岸數百步 中無雜樹 芳草鮮美 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 復前行 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髣髴若有光 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 纔通人 復行數十步 豁然開朗 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 有良田 美池 桑竹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十

之屬 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髮垂髫 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 具告之 便要還家 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 咸來問訊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不復出焉 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 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 皆歎惋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 皆出酒食 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 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 便扶向路 處處誌之 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 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聞之欣然親往 未果 尋病終 後遂無問津者

羸氏亂天紀 賢者避其世 黃綺之商山 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復湮 來運遂蕪廢 相命肆農耕 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 菽稷隨時藝 春蠶取長絲 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 鷄犬互鳴吠 俎豆猶古法 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 班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 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 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餘樂 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 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異源 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 焉測塵囂外 願言躡輕風 高举尋吾契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二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 耕植不足以自給 幼稚盈室 鉅無儲粟 生計所資 未見其術 親故多勸余為長吏 余長脫然有求之靡途 會有四方之事 命使都諸侯 以惠愛為德 家叔以余貧苦 遂見用 于小邑 當此時 刺史所部縣令而于時 風波未靜 心憚遠役 彭澤去家百里 公田之利 足以為酒 故便求之 及少日 眷然有歸與之情 何則 質性自然 非矯厲所得 飢凍雖切 違已交病 嘗從人事 皆口腹自役 於是悵然慷慨 深媿平生之志 猶望一稔 當歛裳宵逝 辭 辭序

就仕尊程氏妹喪于武昌在廣云程氏情在駿奔
目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

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遙遠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
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逕唯此人求仲羊仲從之遊也
攜幼入室有酒盈罍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
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
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
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
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
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今欲何之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朱文公曰其詞義爽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感
之病

篇中疏去就所處之分最明如心為形役今是非非是
與我違吾生行休富貴帝鄉等無非此意皆并頭種子

五柳先生傳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
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慙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屨空晏如也常著文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
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不戚戚二語乃黔婁既死而其妻諡之之言亦偶脫誤
賦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
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
順生人之善行抱璞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

近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歌易進之心。
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
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
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睥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
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仰而不能已者也。
大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客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
垂名。或擊壤以自歡。韻語陽秋曰。藝經云。樂以木爲之。前
將戲。先創擊壤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木爲之。前
呼中聲。後之冲者爲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
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
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
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
莫爲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
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所譽。嗟乎
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
無猜。卒蒙耻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
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豈三省
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豈
念張季之終蔽。悲隱馮叟於郎署。唐損魏守以納計。尚雖

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獸
說。悼賈傳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
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漓以洒袂。承清王之清誨。曰
天道之無親。誰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
饑。回旱天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櫛。悲茹薇而殂身。雖好學
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
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逝。色立切。伊古人之慷慨。病奇
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
竟尺土之莫及。雷誠信於身後。動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
拯弊。言始順而思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六

遐邇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
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爲耻。誠謬會以取拙。
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起結皆盡性至命之言。能明出處之分。而潔去就之義。
中問雜引古人。無非此意。陶公真有學有守者哉。

閑情賦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
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
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固觸類
人其辭義。余固問多暇。復尋前作之。雖文妙不足

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得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時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蹇朱幘而正生。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睇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辱。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七

之餘芳。悲羅襪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窮窈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制玄鬋於頰。眉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尙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書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凄颯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在袖以爲邀。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

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悵想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徒倚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炎燠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棲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嫵惻惻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繁於素階。鷄歛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寄以閑和。終寥亮而藏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八

推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愁進情於人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議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閑者。防閑之義。與閑字不同。其賦中願在衣而爲領。十段正脫胎。同聲歌中。莞覃衾幃等語。意而吳兢樂府題

解所謂喻當時士君子事君之心是也詩曰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朱子謂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怨美
人之遲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賦正用此體昭明太
子指爲白璧微瑕固爲不知公者即東坡以爲國風好
色而不淫亦不知其比託之深遠也詳見余荅李徵君
論閑情賦書中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獨能免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將非窮達不可矣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九

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
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僂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
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
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
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
昔渺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
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
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
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顏川韓
元長名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
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汝其慎哉吾
復何言

趙泉山曰或疑此疏規規遺訓似過爲身後慮者是大
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
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索隱行
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十

又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當作
年近三十按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
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遊
於歸去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荅龐參軍詩云我實幽
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游
宦之有

東塾燕談曰按范曄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孺仲又列女
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
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
於霸客去而人臥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向見令狐子

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主恩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怠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蠲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又嵇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挂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宛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唯二人從之遊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茂爲塙蓬蒿爲室衣糲飲水食菽壘山播種五穀或言于楚王曰老萊隱士也王使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十一

人聘以璧帛不來王遂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後曰願終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妻戴畚挾薪而來謂老萊子曰是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此疏是臨終遺言與祭挽諸詩文同一絕筆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詳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晉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嗚呼哀哉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十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推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圖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

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愛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樂
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土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
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
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
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
之歡。冬寒絀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
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纓緇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欲策
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冀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
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
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棄世。事不可尋。
照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
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
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
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

東山草堂陶詩卷五

五

何嗚呼哀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
流哉。

附錄

靖節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之撰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滌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
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

東山草堂陶詩卷五

五

歷緒絡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官於春。
秋代耕。有務中國。載耘載耔。適有迺繁。欣以素臚。和以七
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
致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
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粹
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問眷。余今斯化。可以無
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
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宵宵我
行。蕭蕭墓門。奢侈朱臣。儉笑王孫。廓今已滅。慨焉已遐。不
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

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回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屬。至死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薛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并曰弗任。蔡叔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一作悟毛子捧檣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五

絢緯蕭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存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卽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奇。無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康克已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輒此洪族。茂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

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籍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嶽。存乎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將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還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繆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警斯義。履信曷惡。思順何冀。年在中身。疾病疢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南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古。存不願豐。沒無求賻。省計却聘。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寢。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聞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慨然。中言而發。遺衆速尤。迂風光。躡身才非實。榮聲有歟。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庶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

五

陶詩箋五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國朝邱嘉穗撰嘉穗有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已著錄是編乃所註陶潛集撰索語氣全類時文批語其力辨潛不信佛爲能崇正學遠異端尤爲拘滯潛之可重在於人品志節其不入白蓮社特蕭散性成不耐禪儀拘束非有儒佛門戶在其意中也嘉穗刻意講學故以潛不入慧遠之社爲千古第一大事不知唐以前人正不以是論賢否耳

陶詩彙註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吳瞻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

程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陶詩彙註

四卷》提要

世徒見陶徵士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於書中一切疑義略而不求析此大惑也讀書非不解也要以解解之以不解解之不求其甚焉斯已耳甚之爲言太過也猶仲尼不爲已甚之甚明乎斯旨則於讀陶詩也思過半矣諸家論徵士詩者寔繁有徒惟蘇黃楊陸之說得其解學者可覽而知焉惟是陶詩題甲子一事爲後世未決之疑是何也觀集中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閑居詩有云空視時運傾擬古第九章有云忽值山河改此爲宋受晉禪後作無疑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善乎吾家景濂學士之言曰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烏虜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始見耶此真解人可決疑矣後之學者正不必於此處索解解且求其甚也新安吳子東巖喜讀陶詩常輯諸家注衷以己說劉爲四卷要皆解其所常解而不解其所不必解子以其有合於徵士不求甚解之旨而賞之蓋自昔裴松之注三國劉孝標注世說鄭道元注水經世稱三奇注他如杜弼注老子

何偃注莊子逍遙篇亦皆有聞於時大都性好其書則益求解耳如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因注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今觀東巖斯注也殆欲與五柳先生相周旋也者尚友古人樂共晨夕其亦徵士所期之素心人也與東巖注成將梓行請予序遂書諸簡首康熙甲申午日商丘宋肇撰

陶詩彙注

序

二

古詩自漢而下定以靖節為宗其詞旨冲澹彌樸彌旨真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後人窮搜心力猶不免刺口菱芡柳子厚韋蘇州白香山蘇子瞻皆善學陶刻意髣髴而氣韻終不似捫蝨子謂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東坡和陶百餘篇亦微傷巧蓋皆難近自然也而或以為知道或以為逃名至舉以為隱逸詩人之宗則尤非知陶詩者靖節自以先世宰輔遭世末流託諷夷齊荊軻寄懷綺角絕非沉冥無意於世者比也後人顧惑於休文朱書甲子之誤遂欲句櫛字比以為譏切寄奴抑又泥矣昔黃鶴魯訔注杜年經月緯幾於浣花詩史竟作新舊唐書識者訛焉而至不善者莫如李善輩之注文選不惟訓詁俗習重沓牽復而雕傷詩旨改竄經籍翻使作者命意半失於述者之明可嘆已余故與程君偕柳有刪補昭明選詩注一書竊欲一正其譌尚未卒業而陶詩則少從先君子授讀三十年未脫手凡見有片言即筆之既而屢削其藁今所存者什之二三而已繁而雜不若簡而真況靖節本無意於雕飾其詩而後人乃敢於雕飾其注耶瞻泰不

陶詩彙注

序

三

才識卑而見勘安從窺靖節藩籬唯性之所嗜強
為索解綿津宋中丞以為有合於靖節之旨為序
以傳余滋懼已而門人程生奎請曰方今
聖學休明詩壇鼓吹海內詞人注杜注韓注白注
蘇標新闢麗熠燿縹緗而獨無注陶善本行世豈
真謂清廟明堂之音不儷伯牙之琴蘇門之嘯耶
余以其有激於鍾記室詩品之言爰授而梓之康
熙乙酉春日新安吳瞻泰撰

陶詩彙注

序

四

陶詩彙注目錄

卷首

凡例

傳

吳仁傑年譜

王質年譜

卷一

停雲四首

時運四首

榮木四首

陶詩彙注

目錄

贈長沙公族祖四首

酬丁柴桑二首

答龐參軍六首

勸農六首

命子十首

歸鳥四首

卷二

形影神

形影神
神影
影答形

九日閒居

游斜川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乞食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

五月旦日和戴主簿

連雨獨酌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陶詩彙注

目錄

二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

與殷晉安別

贈羊長史

歲暮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卷三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癸卯十二月中立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蚤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止酒

陶詩彙注

目錄

三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

蜡日

卷四

擬古九首

雜詩十二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疏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輓歌詩三首

聯句

桃花源

附見

讀史述九章

卷末

諸家詩話

陶詩彙注

目錄

四

凡例

北齊陽僕射休之序錄云陶集一本八卷
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缺少梁蕭統所撰
八卷合序目傳誅而少五孝傳四八目然編錄有
體次第可尋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
卷此陽本與蕭本并傳爲陶集所由始隋經籍志
潛集九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所載互異文獻通
考稱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
之本出宋丞相庠家虎丘寺僧思悅云永嘉周仲
章太守家藏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
補憾此本今不傳也思悅采拾衆本重定爲十卷
刻於治平三年世所傳宋槧卽此本耳明何燕泉
孟春張潔生爾躬二本皆祖之何注較詳訛缺亦
不少而詩注四卷單行則始自宋番陽湯文清漢
世所引東澗者也又元劉坦之履選詩補注中箋
陶至數十首雖非專本亦可觀明黃維章文煥有
陶詩析義四卷皆箋已見多所發明是編專錄其
詩祖於湯黃而實舉陶之所長不爲略也
宋時河南吳斗南仁傑有靖節年譜一卷張季長
續辨證雜記羣賢論靖節語所謂蜀本也世所傳

陶集皆七年譜余友汪西亭立名錄以見貽後程
偕柳元愈又以宋王質所撰紹陶錄年譜相証互
有發明今并著之簡端

陶詩次序紊亂自陽僕射時已然吳斗南年譜亦
或失實如辛丑歲游斜川詩首有開歲倏五日句
俗本訛為五十年譜便改辛丑為辛酉以實之與
詩序迥不合未免以詞害志至四言五言卷帙既
分前後倒置今亦不敢妄更悉遵舊本觀者自能
會之唯桃源詩本在記內今并讀史述九章附於
四卷之末

陶詩彙注

卷首 凡例

二

陶詩紀甲子之說始於宋書而文選因之黃魯直
秦少游皆惑其說治平中虎丘僧思悅始辨其非
而蔡采之碧湖雜記猶曲為之說以為元興以後
劉裕秉政名雖為晉已有革代之基故淵明所題
皆書甲子以此論淵明更非本懷夫國猶其國而
預擬二十年後之興亡以標異其詩題豈臣子之
所忍言哉但其一腔忠憤亦時流露於意言之表
凡有顯指易代者始為標出其餘若劉坦之黃維
章之說非不創新罔敢闖入

世所傳陶集鏤版既訛相沿日久如詠三良序康

公從亂命而曰治命讀山海經十章同物既有慮
而曰無慮念彼懷王世而曰懷生世一字之誤害
理為甚今從黃本改之其餘字句互異者兩存句
下

田園詩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
為卒章卽醴陵集擬古詩三十首之一蓋文通擬
陶者也遜齋閑覽已辨其誤問來使一首亦傳為
江文通作西清詩話謂此章獨南康與晁文元家
二本有之湯文清以為晚唐人所作即璞七修類
稿謂是宋蘇子美詩混入陶集四時一章為顧長

陶詩彙注

卷首 凡例

三

康詩載許彥周詩話今并刪之從厥舊也
題下小序必作者自題其命篇之意方得書并序
二字近人注詩或指前人之所注以為序殊失作
者詞氣余刪補昭明選詩輯注如此類者甚夥悉
改置小字從注例也是集如蜡日二疏三良皆非
序體其為舊注無疑今改從注

陶集舊無詳注黃本不撫故實悉扞己意雖詳無
訓詁氣為今之善本唯牽合易代事太多未免微
鑿集中取其說者什之三四今於舊本所有者曰
原注諸家著論署某人徵引典故標其書唐宋以

來詩話專於某篇發明者注篇下其餘汎論悉置
卷末各以類從不專以時代次第覽者詳之其言
涉荒誕失靖節詩旨者從削若溪漁隱叢話中或
論和陶之作於陶詩無涉者亦不錄

瞻泰少嗜陶以案頭俗本訛誤間有考正徵引箋
之紙尾後得湯東澗劉坦之何燕泉黃維章諸本
漸次加詳而吾友汪于鼎洪度王名友棠各有箋
注亦折衷采錄宋中丞商丘先生見而悅之為序
以行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來廣陵以疑往質
因出示其所弄鈔本詩話廣所未備又泰州沈興
陶詩彙注
卷首 凡例 四

陶詩彙注

卷首 凡例

四

陶淵明傳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晉書潛字元亮東晉字

史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晉書按張衡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

明字元亮類延之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

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五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

生為外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類延

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

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曰潛也何啟望賢

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

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

大司馬晉書大司馬侃之曾 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

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陶詩彙注 卷首 傳 五

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

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宋書作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晉書尚史有其 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

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

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

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晉書宋書無後為鎮軍建威

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

事問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

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

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晉書宋書無公田悉

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

乃使二頃南史宋書無作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粳傳書事簡貴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晉書作

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

陶詩彙注 卷首 傳 六

鄉里小兒晉書事簡貴不能為五斗米折即日解綬去職晉書三年

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宋書南史無徵著作郎不就

既絕州郡親屬其親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

之共至酒坐雖不嫌主人亦欣然無忤辭醉便還米嘗有所造詣所之惟

至田舍及廬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

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

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昇晉書

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晉書

王弘以元熙中除州郡飲酒之後自進焉潘潛疾不見既而潘人云我姓

不押世因潘守固才非潘志潘潘蓋以王公好勢為榮潘夫以不賢

此則公幹所以招潘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於半道邀之潘既過酒便別而野亭欣然忘

返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潘無復弘頭左右為之造履度潘便於坐

中脚今度為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來答云素為脚疾而乘籃輿亦足自反

乃令一門生二兒舉之共至州而言笑實謙不覺其有美於華朝也弘後

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之絕亦時相贈書言夏月處間高卧北窓

之下清風飄至自謂羲皇上人即持性不辭音云云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

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

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

不得延之晉書宋書無延之坐彌日臨去

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南史宋書多無酒二字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

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晉書南史延之及淵

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晉書南史宋書無不具每酒適之會貴賤造之者

陶詩彙注 卷首 傳 七

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

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

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

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

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

謝譽然疎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晉書南史宋書無其

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史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

業漸隆不復肯仕

宋書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宋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而史因之

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

先生

齊治通鑑綱目大事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子節故通鑑不書於是持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年書晉唐亡夫張永素心乎唐則年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晉明曰陶潛在晉乃太尉僕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亦有可觀至劉宋移國取復居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然通鑑是年不載其事綱目取其前史以激千載之清風爾嘗因是考之晉隱逸傳不見其不屈之意至南史始著其說且載檀道濟嘗饋梁肉廢而去之之事則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

陶詩彙注

卷首

八

陶靖節先生年譜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編次

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公侃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為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

陶詩彙注

卷首

九

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先生生於是年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六年辛未

是年冬簡文即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太元元年丙子

祭程氏妹文云慈妣蚤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

五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

十年乙酉

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潦饑饉故云

十六年辛卯

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誤也此詩首聯云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十

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如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十八年癸巳

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云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十九年甲午

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鄧治

中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

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註偏喪曰寡先生與

子儼等疏云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

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

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則繼室實翟氏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四年庚子

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十一

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

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

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至乙

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

善註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

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

生亦豈從裕辟者善註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

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京

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林

園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
口詩云投冠旋旋舊廬不爲好爵榮卒踐其言自彭
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有二年

五年辛丑

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詩遙遙
至西荆李善註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爲西也
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淵明隆安庚
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荊州刺史自隆安三
年桓玄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
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玄耶傳云爲鎮軍參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鎮軍將軍事豈
又嘗仕於裕耶桓玄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
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未論實爲玄裕
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
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
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玄與裕所由交
戰出入往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
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
終屈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
彭澤劉裕大業已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

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按
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於江
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
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
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
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先生果
仕於玄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
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
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
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竊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
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
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
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
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
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元興元年壬寅

桓玄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
居憂

二年癸卯

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玄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三年甲辰

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玄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十四

威將軍為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錢溪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并序顏延之為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凡為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為

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考之不言由參軍為彭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既歸而耕植不給於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間居彌年此年春方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十五

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雖六載居京其實為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考又以鎮軍為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為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為為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取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之言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為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義熙二年丙午

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味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先生初仕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澤而歸纔甲子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三年丁未

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十六

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四年戊申

六月有遇火詩

五年己酉

有九日詩

六年庚戌

九月有西田穫稻詩

七年辛亥

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

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叅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叅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八年壬子

有雜詩十一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十七

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讐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誚之也事見蕭德施所著先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九年癸丑

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終吾年過五十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

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伏皆年
十三修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
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
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
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
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
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五年先
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十二年丙辰

八月有於下溟田舍獲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六

簿鄧治中云儼仰六九年其年先生五十四時顏
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
情款以周續之傳考之抑以是年到官云

十三年丁巳

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
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
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
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
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十四年戊午

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
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
先齋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
三兒舁籃輿既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
之還州

二年庚申

夏六月晉禪於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
自註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七

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
箕子云去卿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
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註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
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
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
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
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
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

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嘗考集中諸文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槩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實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初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歲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交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宋高祖永初二年辛酉

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五

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三年壬戌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先生諫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

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按陶侃傳曰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以世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五

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為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為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為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為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寔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

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為從父同曾祖為

從祖同高祖為族祖使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為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為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所改序文果非

三年丙寅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是歲五月檀道濟為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為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考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諫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

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其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本傳考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

既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耶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抵牾其寔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當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四年丁卯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疴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疴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寔自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年譜 載雲韜堂紹陶錄

宋泰山王質著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辟而靈運爲武帝東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子詩云於穆^{集作}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愜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當作妻}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

喪其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當

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桑}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戀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

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

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

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

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
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
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滄城故有懷古
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
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兩獨飲詩云餽仰四十年有飲酒
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壬

歸田里當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
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
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
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
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
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
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

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
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
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
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
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
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壬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
山陰晨采上藥夕閒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

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義皇上人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溪田舍穫詩云曰余為此來三四星火頗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僊俛六九年召為著作佐郎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辛

不應是歲宋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已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抱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間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州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為顏延之連挫

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譬書有

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

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奚況

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

廬又云春醪解飢飭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

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

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

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為遺民

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

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壬

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於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間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宋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

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

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目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
之洽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
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諫參傳
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
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

陶詩彙注

卷首 年譜

三

諫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
臨終高態見諫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爲
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
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
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
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
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陶詩彙注卷一

歎吳瞻泰東巖輯 門人程峯震校

四言

停雲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 樽湛一作新醪 園列初榮

願言不從 歎息彌襟 一作深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
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
酒閒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陶詩彙注

卷一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 一作新好以招 余情人

亦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左思蜀都賦 合勝從席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
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憾如何

陶集按黃維章稱四首皆發匡扶世道非但離索思羣也八表同昏平
路伊阻平陸成江日月山河交失其恒此復何等景象可乏同心急商
匡扶我園樹雖獨有再榮之日世界雖衆豈無再轉之手所以朋愈
臨而席愈促也泰謂晉書宋固淵明一生大節然爲詩詎必乃爾
如少陵忠君愛國只此征東王孫七歌秋興等篇正說此意其體蓋
貼明皇貴妃安祿山即停雲四章只思親友同飲不可得託以起興正
如老杜騎馬到階除待友不至之意定要說待友來
商輅運安史之事寧有是理哉注中穿鑿者察從汰

時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

獨游欣慨交心王雲曰偶則不獨矣所偶者影依然獨也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

霽宇曖微霄一作餘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王雲曰新苗因風而舞若羽翼

之狀工於肖物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暢稱心而

言稱心易足一作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悠一作清沂童冠齊業

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憾殊世邈不可

追湯東潤曰閒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為乎知俗沂者之心矣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

陶詩彙注 卷一 二

林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史記黃帝為有熊帝見為陶唐又伯夷傳黃農

虞夏忽焉沒今我安適歸矣

維達曰四首始末迴環首言春二三言游終言息廬此小始末也前二首為成後二首為慨此大始末也邁邁時運遊景難留未成而慨已先

交但憾殊世本之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憾殊世邈不可追又迴環也序中伏慨交心一語四章隱現布置深遠曰舉世少真

彌達使洋洋酒以還我農公生平大願力對此暮春萬物得所之願

觸緒興懷所以從成而從慨也前二首成後二首慨體界劃然第三首

延目悠悠即下不可追意乃遐想意中之事非實為目前之樂春風所

水即義農景象也以一靜字概之是何等胸次寤寐交揮而不可得此

榮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

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

寄史記夏本紀生寄也死歸也魏文帝詩人生如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

而

采采榮木於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繇

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但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

舍周王功在不舍安此日富一醉日富原注謂自我知知謂本懷矣恒

然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一作行脂我

陶詩彙注 卷一 三

名車謂遠脂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元興三年

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欽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時靖節本其軍

事時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落翰文辭連時不競將以振興宗

國為已任回翔十載卒屈於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申而良圖弗集明年

決策歸休矣程榮曰四十無聞二句即先師遺訓下文脂車策驥四語正

是邁往圖功有孔席不暇暖之意此蓋其初赴建威幕

時也陶公具聖賢經濟學問豈放達飲酒人所能窺測

維達曰四章互相翻洗初言顛顛無可自仗說得氣索次言有善有道

可仗說得氣起三首安此日富有道不能依有善不能教坦然內疚又

說得氣索卒章痛自狂罵脂車策驥

贈長沙公族祖 并序

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

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晉書陶侃

行都陽人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

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襲封樊漢陽南郡大司馬子瞻為

蘇坡所害...
受禪降為吳昌侯...
其曰長沙從晉爵也若稱吳昌即非陶公意矣
詳年譜下宋書海陽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
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
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允可涵泳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重慶子乃弟諧氣冬暄一作暎懷

主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仍謂者冬也至於冬無不可
暎之族矣家庭雍睦之况四字藏許多蘊藉瑣列而主合狀懷主璋無分
不合此收放之法也因冬暄生出春花秋霜爰采者感於得暄也載警者
又懼其傷暄也不有謂也無以致春之盛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不有警也無以保來之諧嗚呼至矣哉

陶詩彙注 卷一 四

伊余云邁在長志同王鑑曰淵明年長於長沙公初
邁面忘其同出於大司馬也笑言未

以逝焉西東遙遙三湘太平寰宇記湘潭
湘鄉湘潭源為三湘滔滔九江高書

沅湘元辰叙西漢資湘九江入洞庭湖應劭漢書述江自廬江海陽分而
為九尋陽地記焉疏九江一鳥白江二綠江三烏江四嘉祚江五秋江六
源江七廉江八陵江九雷江須元綠江圖一三里江二五州江三
嘉祚江四烏江五白蚌江六白鳥江七箇江八沙提江九廬江山川

阻遠行李時通左傳行李之往來又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送行李使人也李文正齊暇集李古便字說作李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送話言古之善言也進篋雖微終

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歎襟或遼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原注柴桑潯陽故里元和郡國志
柴桑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於惠百里飡勝如

歸聆善一作聆善
作聆善若始維連曰名勝之地誰不欣慕然寄趣於是耳其
能托宿舊歸者誰乎有入山如歸家永矢不移

斯真可與...
惟乎有終身...
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

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游

答龐參軍 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

贈 漢書地理志注江陵故楚
郢都舊上郡指建業

衡門之下詩傳衡門橫木為
門古衡橫義通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

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高古傳楚王遣使
三至於陵聘陳仲

子為相仲子述
士為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一作
好云胡以親我求

陶詩彙注 卷一 五

良友實邁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一作鄰
里鄰也鄰原注時新居南
為鄰里之南村即東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

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游未斁誓將離分送爾於路街觴無欣依依舊

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毛詩疏倉庚一名黃鸝今也遇之

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

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爾雅大夫
方舟並兩

勸農

黃維寧曰智巧二語含意深厚不說如何駢致貧困但曰智巧一萌即資待靡因於得可懼三堂曰公挑花源詩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真是上古境界當與此參看

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

陶詩彙注
卷一
六

穆紛紜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以冀缺携儷左傳曰季見冀缺耦其妻
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隴畝矧茲衆庶曳裾拱

手（主）曰末句言不可曳裾拱手也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

諸應劭漢書注齊人名望爲傳石受一斛漢書音義儋一斗之儲饑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

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

時爲博士下帷講
誦三年不窺園
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

德美

經章曰勸農情理深遠。釋其首末。先怪其狀。開口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智巧既窮。資持辭困。乃最傷朴者也。杜民智巧。惟在勸農民。勸農必朴。
 涉風易俗。返朴是在歷代。作用本領。由虞至夏。周禮不同。意則一也。大
 業肆其欲。沮溺以勸仕。隱之重農。竟無一人不在農中矣。沈趙中勸字
 周匝。無漏末章。獨攬孔子大及仲舒。必勸學而後不暇勸農。藉口為仲
 針。且不易欺云云。古有兩孔子乎。以不勸為深於勸。結局最工。微德美
 却仍與含真朴相映。注洪慶曰。末章歎後語言若果能起。然投述如
 孔如董。即不稼穡我。故不欲枉以歎賞之哉。言外是實。若能如此。如
 董即不得藉口。而金業以墮也。如此作結。將前數百實際俱化為煙雲。
 縹緲矣。上接三百下開
 三唐詩家元氣聚於此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原注陶氏之先出帝堯陶唐氏邈焉一作爲虞賓歷世

重光虞書虞賓在位御龍勤夏豸韋翼商原注時重父好龍

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於陶丘者或世業恭龍達夏孔甲時天降雌雄龍
二於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

陶詩彙注
卷一
七

帝既餐復求御龍氏懼遷泰山祝融之後封於豕韋商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

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注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又昭二十九年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左定四年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其一也又陶

叔授民狂預注陶叔司徒原注
豕韋之後陶氏始經見於此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遶

雲說文蛟龍子有角者奔鯨駭流賈誼謫橫江湖之鱣鯨天集有漢卷

予愍侯史記高祖功臣表右司馬開封侯陶舍漢五年以中尉擊燕定代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一作風邁顯茲武功書誓

山河啓土開封史記高祖功臣表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鹽鹽丞相允迪

前蹤（史記孝景本紀）二年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源泰按羣川句項洪柯喻枝派分也

時有語默運因隆宸宸文宸汚下也前漢功臣表右司馬開封縣侯陶會

漢王五年以中尉擊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僅嗣

元光五年侯繼嗣元符五年坐爵金免元康四年舍玄孫之孫長安公士

元始詔復家室室曰二句總言陶青之後却包括得妙與前兩隱於林二句是一樣捕筆

在我中晉業融長

恒桓長沙晉書陶侃傳太興中進號征南大將軍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拜大將軍劔履上殿上表固讓

疾篤又上表遜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

歸臨寵不忒一作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原註言長沙公心期之高遠也

肅矣我祖晉書陶潛傳潛大司馬侃之曾孫祖及武昌太守慎終如始直方二臺

惠和千里原註陶茂麟諸以爲爲祖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爲祖茂爲武昌大中於皇仁考

陶詩彙注卷一

陶茂卿家諱父安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一作茲愜喜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

罪晉書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陶遺儼若

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齊而誰謂德難屬其庶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莊子天地爲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

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

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愁雲岑和風不

洽翻翻求心至靈曰求心二字說鳥妙和風而仍不洽從何處知之是陶公寫照語顧儔相鳴景

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頤

頤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

陶詩彙注卷一

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

興好音時交增繳奚施已卷同安勞更起雖有增繳而

總見此世無可指足不

如倦飛知還之爲得也

陶詩彙注卷一

陶詩彙注卷一

陶詩彙注卷一

陶詩彙注卷一

陶詩彙注卷一

陶詩彙注卷二

欽吳瞻泰東巖輯 門人程峯襲震校

五言

形影神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感焉故

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

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

之謂人最靈智（靈惟人萬物之靈）獨復不如茲（壽泰按天地山川草木皆形也皆能）

陶詩彙注

卷二

一

長久獨人之形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

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生物舉目情悽恻我無騰化

術必爾不復疑（壽泰按適見在世中以下六句連說形影相知覺之覺謂死而無所覺也說到親識皆無足恃惟形與影相弔耳必爾不復疑與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此酒為主）

影也而形之自悲不堪言矣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王案）

酒為主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

絕（壽泰按首二句是影對形語形則影則影不能代形存生則衛生之計亦拙矣二句可該一部南華影不能獨游徒虛願耳道安得不絕）

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黃維章曰形笑影亦笑形哭影亦哭悲悅二字善狀）

愁陰苦暫乖止日終不別比（一作）同既難當

黯爾俱時滅（程鑒曰愁陰四句刻身沒名亦盡念之五）

情熱（壽泰按上句刻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謂喜極而悲也）立善有遺愛（左傳古）

胡為不自竭酒云能銷憂（壽泰按此句刻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方此詎不

劣（王案曰此首以立善為主正洪慶曰形贈影乃揮杯勸影之言影答形言飲酒不如立善之為正皆從無可奈何中各想一消遣之法故兩造以待神焉）

神釋

大鈞無私力（前漢賈誼傳大鈞播物應劭）萬里自森著人

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

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

處彭祖壽永年（一作愛壽年）神仙傳彭祖姓錢名綰字子真魯

陶詩彙注

卷二

二

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

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

舉（維章曰大聖何在釋影答立善語彭祖留不住釋形贈奪六語老少又）

影答遺愛語通分層說誰（又釋形贈得酒莫苟辭語立善又釋）

汝舉打斷名根使人益省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壽泰按）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周公謹曰靖節作形影神三篇之詩謂賈賈思慕不營營惜生故

極陳形影之苦而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

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贈影曰方此詎不

劣又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舉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於促齡與

無舉而已設使為善見知飲酒得壽則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

浪大化中不善亦不懼應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

動其心泰然要順乃得神之自然者也故有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虛不然而又云委順焉傷生憂死生亦遠樂大化中正為化所驅應盡便須盡便使此言白樂天固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暖被日高眠故君快活知思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主身是官君今居在我官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思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疎懶休罷早還君安樂處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閑奈我何此則以心為吾一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彼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令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我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吾天窮達貴賤富貴我力所能也命遂應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李扎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惡耶力曰若知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達貴賤富貴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真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彭彭詩曰君如燧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像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泡影正言其非真也何謂不滅

陶詩彙注

卷二

三

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如肉豈足以并天地哉未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九日閒居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

繇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

原注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斯人

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周語辰在斗柄謂之辰日之會是日月合辰原

選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九者久也俗以日月并應宜於長久故以饗燕尚會露凄暄風息

氣徹天象明往燕無遺影

續書按月令仲秋之月宜為鴈有餘聲

月鴻鴈來賓酒能祛百慮菊解

一作制頽齡

觀文帝九日與鍾繇書是日也芳菊紛然獨榮
時運傾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恥虛疊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則得於此復棲
遲留為拙亦同

歸田園居五首

吳山南年譜義熙二年彭澤歸所作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甲子一週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
魚思故淵開荒南野
一作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

陶詩彙注

卷二

四

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沾我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續書按空視時運傾與東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塵爵

堂曰顧即歸田園之願也非一結本旨不出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

墟徘徊丘壑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

朽株一作樹木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

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

幻化終當歸虛一作無

悵憾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小澗清且淺可一作遇以濯

吾足漉我新熟酒時委按公本傳漉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漉也隻鷄招近局一作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

旭

陶詩彙注

卷二

五

黃雅堂曰園田諸首最有次第其一為初歸花樹雞犬項屑詳數恰見去忙就閒極平之景各生趣味次言鄉里來往相見無雜言一切出仕應俗之苦不復入耳目矣三言前種草蔬後秋露多亦自有田園苦淡而頗饒無違衣不足惜自解自歡與受俗害若字交此若稱得輕重較量有致四則承前慨然於鄉里存後之感五言獨策復還荆薪代燭田園中真景實事令人蕭然悠然前三首以入俗之苦形歸居之樂此從田園外回頭也後二首以鄉里之近形獨游之歡此從田園中再加鞭也

游斜川

并序

辛丑歲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

二三鄰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

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

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城原注曾城在星

寺也淮南子昆侖中有增城九重其中有五城十二樓天間崑崙縣圖其處安在增城九重其高萬里傍無依

接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

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

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候五日一作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

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原注白

奇端壯則魚遊至於漸緩而勢弱魚斯敢於馳矣閒谷矯鳴鵑迴澤散遊目緬然

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

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一作觴縱遙

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原注曰未

計他日未却云不來明日章法互掃翻變

陶詩彙注

卷二

六

原注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候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誤今作開歲候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相實義按詩與序原相符則本有候五十之說吳斗南年譜遂易辛丑為辛酉以應其年然公辛酉歲已五十七與詩不合或又疑辛亥以公年四十七故言開歲云耳此皆以文害詞也余獨怪東坡解人其和此篇亦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為後人口實也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宋書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

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榮利頗從之游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設席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來與降幸諸生問禮祀謝景夷為續之

負疴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

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一作無因周生述孔業祖謝

響然臻孔融薦禰衡表羣士響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

非講肆本傳利史劉琨告諸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較書

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所住公廨近於馬隊

集 3—304

情通萬里外王健曰胡萊等也言能形跡滯江山君其

愛素其愛玉體來會在何年王健按一結與序中老病相映故望來會也意法極高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莊子方無所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觸心之人不怨細意曰水海曲折情景如畫五字可當水篇一賦

發歲始俯仰星紀奄將中晉書中夏曆元

中秋昏暈半中冬昏望中今方五月旦故曰奄將中也明兩萃時物易明兩作時時曰夏火之候也一云南窓罕

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易晨至

待其盡曲肱豈傷冲玉篇冲虛也莊子道冲而用之謂乎若萬物之宗遷化或夷

險肆志無容隆王健按一結與序中老病相映故望來會也意法極高

陶詩彙注 卷二 九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

閑一作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

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一云天際任真無所先羅隱曰天

豈去曰無所先三語三換意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

偈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莊子今子與我心在復何言

移居二首年譜義熙六年公徙居南里之南村

昔欲居南村原注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

與數晨夕前之晨夕作何處從從後之晨夕作何消遣二字有精義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

席鄰曲時時來原注鄰曲指類延之抗言談在昔奇文

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原注勝任也言此樂不

食當須紀一作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原注遺民嘗作柴桑今遺社十八賢傳劉程之字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

陶詩彙注 卷二 十

居遺子夏曰吾雖草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原注時道

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許飲即往矣遺詩之勉今入社

荒塗無歸人遺詩許士不遇賦荒塗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禽原注田三谷風轉淒淒

春醪解饑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

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

去百年外身名同駑如

原注按趙東山以弱女喻酒之醜薄為乃於處窮王雲謂公風以下責

為情事柴桑有女無男惜心白雲酒亦不飲想必以無男為憾故公登

年秋還西廬意趣然為無酒也十年合看益見其妙起句所云久見

招乃歸隱良為此耳春醪解饑飢於歸蓋道出本懷乃一篇立意處而

下即緊接弱女二句正持之比體也則指酒為醜且下文日月相疎悲

音律使無酒遣懷將與鬼伯隣矣安得不身名醫如哉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一作庭多落葉慨然知

已秋新葵鬱北牖嘉穠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

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

陸遜按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學寡人用則與天為徒矣天之四運周舉相忘於天也落葉知秋始知時序一周正善寫忘字新葵嘉穠皆秋景一結正見及時行樂也

和郭主簿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一作凱風回

飈開我襟息交游閒業一作遊起弄書琴園蔬

陶詩彙注

卷二

十一

有餘茲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

曰未知其極故營營不止已過而猶未足早定有極則易知過矣元亮何曾有過時所營者少則少許之外雖非過足者最堪醒人

作美酒孫炎爾雅注蘇蘇黍稷也曰粟稷為秫此土以釀酒急就章注杜康作林酒酒熟吾自斟弱

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陸遜按爾雅四句林檎有託息文四句食用有資皆管已也春秋以下俱自足語天眞爛漫與米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灑落學語未成人味之意怡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一作秋節露凝無游氣天高風

一作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陸遜曰游氣少則半空無所障蔽天加一倍矣

山亦加一倍矣高字聲字承頂秋意最為通現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

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談陸遜曰菊千載之內幽人不可見但與此霜傑永訣耳語微而情簡素不獲展厥厥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陸遜曰王撫軍字元休琅琊臨沂人義熙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

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原注庚登之為西陽太守被徵還都謝瞻為豫章太守將赴都王以送王口賦詩數別是必元休要公預席饒行管書本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路州自達焉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履道之等齎酒先於半道邀之弘乃出與相見歡宴府日要之還州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陸遜曰淒淒秋日淒淒百卉具腓爰以履霜節

登高餞將歸宋玉九辨登高臨水送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

洲渚思一作緬邈風水互一作乖違瞻夕欲良讌離言

聿云悲晨鳥暮來還縣車歛餘輝陸遜曰南土日至於悲晨鳥聿其女矣其鳥是謂

陶詩彙注

卷二

十二

車逝一作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陸遜曰車指庚與謝也宋武帝時出仕之人所謂遲也己獨居所謂止也殊路從此判然安知我獨何日哉微露其意妙在不覺

情隨萬化遺目送回舟遠

與殷晉安別陸遜曰殷晉安名微贈陸遜書景仁陳郡長平人無名微之說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

太尉陸遜曰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游好非久一作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

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

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

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

方熊曰殷先作者晉臣與公同時後作者宋臣與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歎而異趣難一也題中不稱殷參軍仍稱殷晉安便有意矜據按宋書殷景仁初爲劉毅後軍參軍太尉行參軍無晉安府殷長史據之語但景仁仕宋最顯陶公之時已知名爲人故詩中曲折爲殷曰懷低徊頓挫學於故人也前曰殊契後曰良才深於爲殷出脫洪度曰此首意極嚴而辭極渾厚信宿而知爲可親淹留而知其事率則其人見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劉坦之曰
義熙十三

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封
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

國語三季王之亡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
桀紂幽王也漢叙傳三季之後注三代之末

慨然

卷二

七

念黃虞史記伯夷傳黃農虞夏忽焉沒兮

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聖

賢留餘跡事事在中

都原注洛陽西晉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劉坦之曰中都中州豈忘

游心目關河不可踰

戰國策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爲固
九域甫已一作一

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

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賀平關洛
路若經商山爲我

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采深

谷久應蕪馬無貴患貧賤有交娛

高士傳秦始皇時四皓共隱商洛三輔舊事漢惠帝爲四皓立碑一曰東園公一曰綺里季一曰夏黃公一曰角里先生古今繫錄四皓隱居高祖

聘之不出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遙遙噬噬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馳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湯東潤曰

天下分裂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見今九土旣一則五帝之所建三王之

綺角游耳矣深哉深哉恍恍曰四路不肯輕出元亮不肯終仕後人即前
人精爽也今何知是自許諾爾哉按余念在青溪之聖賢自寓在南山之
四皓聞之古者如彼見之今者如此此一曲所由清謠結心曲商山四皓
結也起止脉路一線微嘆淋漓古今兩字遙對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懷舊人驩驥感悲泉

原注驥言白駒之過隙劉坦之曰驥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准

南子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此蓋借以喻乘輿之駕馬也

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

賸泰按資治通鑑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於東堂故二句云云深慨之也

素顏歛光潤白髮

一已繁濶哉秦穆談旅力害秦豎旅豈未愆力既愆向夕長

風起寒雲沒西山
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

鮮長在詩鮮民如死之久

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詩既載清酤毛

陶詩彙注

卷二

傳酒也又無酒酣
我説文一宿酒也

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顚由化

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曉臺按起結明說易代前曰淒曰感曰愁苦曰無以樂窮通之感深矣
忽又曰靡彼慮故作一折以歸於遷化結又曰增慨然自悲自解已復

自悲市朝舊人聲聲喚奈何矣民
生鮮常在翻用詩語感憤之極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皆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官屬

癸賓五月中

月令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更記律書陰
氣切少故曰蕤蔭陽不用事故曰賓
清朝起威

南一作颼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閒雨

紛微微流目視西園。嚙嚙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

何當復衰一云當樂行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憾靡所揮悠悠

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街哀遇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
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平一作生門前執手時何意
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二
肩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
宿草旅前庭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階除曠游跡園
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坂
惻惻悲襟盈

陶詩彙注

卷二

十五

陶詩彙注卷二

陶詩彙注卷三

歎吳瞻泰東巖輯 門人程

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曲阿縣晉書本傳後為鎮軍建威將軍吳平南年譜謂晉官制

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校屬非兼官也陸安四年庚子作鎮軍參軍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李善引服虔傳晉書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考裕元興元年壬寅為建威將軍三年乙巳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其未受裕辟不辨自明文獻通考亦云裕起兵討桓玄時之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應以為淵明高節未必屈身於裕善注與馬瑞瞻皆失之

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三氣鑿北阮山以敬其勢故其直道使兩故曰曲阿也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如時來苟冥會宛轉一作變愁通衢投策命晨

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縣縣歸思紆紆詞安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

在襟淮南王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

遷終返班生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班固通賦終保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盛儼伯

右取紙書平晴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雨勾大小楷行草凡七八紙散於左右拾事（漢）仲曰寄托原不在懷借此以保吾真聊為脫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在酒也（唐）按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論前首荷蓀丈人次首溫酒皆田舍之可懷者也古來唯孔顏安貧樂道不屑耕稼然而適不可違則不如定踐履臨之能保其真矣篇中隱寓四古人各相反照悠然意遠不唯章法低昂起伏并可可知古人鑄題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必結）淒淒歲暮風翳翳經夕一作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一作結）鶴林曰二句雪之輕虛潔白盡是矣後此者莫能加也動氣侵襟袖簞瓢謝屐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一作得）固窮節（漢氏家傳歷覽千載書四句不深）

陶詩彙注

卷三

四

與物競不廷所平津苟不縣（漢書公孫弘傳弘雷川薛人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維章曰無一可悅俯仰自歎時見遺烈昂首自命非所攀又俯首自遜苟不由又昂首自尊章注如層波叠浪）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年譜是年劉懷肅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時公奉軍考宋書懷肅傳其年為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唯蔡書劉字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領尋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為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鷗矯雲翮眷彼品物存（品物流形正意曰品類之物）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

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王鑑曰義風二字從高林雲翮奇義風觸景感物到己身上老杜北征詩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而露之所處甘苦齊結實因歎到己亦同此法一形二語言身為物役心却有主宰）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一作舟）諒哉宜霜柏（一作霜柏）

還舊居

（年譜乙巳三月為建威將軍以使事如建業尋歸尋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赴彭澤今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疇昔家上京（南唐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胡明故居或曰上京即栗里公所有移家詩居不一處也）朱子語錄上京即明古達六載（一作去）還歸（羅子蒼曰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將軍由也子蒼注又按題果出曰自心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元未考實）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氣俗通南北曰）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

陶詩彙注

卷三

五

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居南里之南村）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一作奮）奮出四十年（羅鑑曰公生於宋至義熙四年戊申四十四歲）形迹憑化主靈府長獨閒（羅子德先符道不足以及清和不可入）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

餘糧宿中田子思子曰東戶子之時道鼓腹無所思
莊子馬蹄為天籟之音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
民舍而無鼓腹而游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蓬葉發淒淒白露未降蔓草不復榮

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蓬葉曰五字善描秋容

哀蟬無留響一作響王遠曰往燕無遺影妙在遺字哀蟬無響聲妙在留字皆靜寂物理之言鴈鳴

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

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

以永今朝何遜集曰永即詩且以永日意

陶詩彙注 卷三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蚤稻何遜集曰西田即西廬之新晴也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執是都不管而以求自

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物日入負

耒一作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

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千盥濯息簷下

斗酒散襟一作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

如此躬耕非所歎

軍公遠曰觀此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劉坦之曰此與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貧居依一作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

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歎初飽王遠曰得可憐往日不飽今有秋始得飽也初飽二字可哭東帶候鳴鷄揚機越平湖汎隨

清整迴鬱鬱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靜夜一作林鳥喜晨開王遠曰喜字說鳥已妙愛字說風則亦失靜夜風聲更清有似於愛靜夜猿聲之妙如此

作此來三四星火類王遠曰此為火仲秋以西流陽氣衰也安年逝已老其

事未云乖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

案王遠曰泰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及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始約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儻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單弱唯漢明遠之時時擬落俗忌故極字與乖字皆取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何遜集曰泰漢已前韻有平仄及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足可惜之類於古皆是一韻而蔡謂取其傍韻用誤矣爾泰集休文四聲在陶之後至唐而韻始嚴在漢明時極亦韻原未分何為擬落俗忌耶論詩須論世蔡為失之

陶詩彙注 卷三

飲酒二十首 并序

余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

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

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

書之以為歡笑爾劉坦之曰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自娛此昌黎所謂有托而詠焉者也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召生瓜田中寧似東陵

時更記蕭相國世寒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其故世謂之東陵瓜寒暑有代謝一作者代謝而靖節延生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來者為代去者為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

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一作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黃山谷曰東晉無定在此更共之此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意盡得此理深遠曰二十首總謂即從遠觀說起可見非胸次豁達不得輕言飲酒也東晉人一句上六句正遠觀也召生二句引証東晉二句皆前以暢發首二句之意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更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精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天

之報施善人其如何耶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九行帶索

則子孔子游於大山見榮落期榮落期二句是勸樂法

鹿裘帶索鼓琴而歌行年九十饑寒況當年榮落期二句是勸樂法

今反其言九十尚如此飢寒况少年榮落期二句是勸樂法

予用一况字感慨無限是加倍寫法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傳潘潛詩題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九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學東晉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後余貴耳後後雖舉而陶人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榮落期事近出則于不言榮公可知九十九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贊也若謂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老其饑寒艱苦宜何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陶詩彙注 卷三 人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一作世

開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

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潘潛注太軒錄

潘潛注百世當傳者固窮節也百年不可領者世間名也百世百年繫對正見安身立命莫如固窮節所貴莫如飲酒原不為成名也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

悲厲響思清遠潘潛注七卷依連屬響字去來何依依一作屬

何所依潘潛注去來何依依一作屬

獨不哀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潘潛注曰此說景仁類延年輩附屬於宋齊遂按此借失羣鳥以自况也得失二字通對須知失處正是得失當時不可不飲酒得所時尤不可不飲酒助思無榮木誤字

潘潛注東晉後漢東山意似泥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王荆公曰淵明詩有新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東坡曰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鵝沒浩蕩萬里誰能測蓋派流於煙波間耳而宋徽宗謂余云鵝不解波作波字二詩改此一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王厚之曰東坡以淵明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鵝者以見為望不啻琢琢之與美玉子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道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聞而累連未可於文字精細間求之以比琢琢美玉不類

陶詩彙注 卷三 元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潘潛注母

三季多此事故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潘潛注

且當從黃綺潘潛注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潘潛注

此忘憂潘潛注

物遠我遺潘潛注

世情一觴雖潘潛注

獨進杯盡壺自傾日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潘潛注

入羣動息莊子善卷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語蘊藉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
蘇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實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於物者非失此生即羅子蓋曰往在京口題采菊圖云九日東籬采菊英白衣遍見眼分明向今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余
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
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酒飯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奇一作姿凝霜珍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挂一作寒柯遠

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繼王遠注

繼連曰四首言松五首言菊皆未及言飲酒七首言對菊之飲以概其為下酒物八首言對松之飲以遠望為下酒物菊色佳在黃松

陶詩彙注

卷三

十

安卓在微霜菊在東籬松在東園提壺言相賞但思酒盡酒盡後此惜孤松為已寫照也前六句皆咏孤松偏以連林陪寫獨樹加倍襯出近挂又復遠望與松親愛之甚無復有塵事羈絆此生亦不嫌其孤矣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詩東方未明問子為誰與

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

左傳茅簷蓋也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

其泥屈原九章世人皆濁何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

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東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此論何樂泉曰此則又陶之介也趙氏注杜甫宿花村第二首一為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此

淵明此首體態按繼縷四句田父勸駕之言深感四句公答田父之語婉曲深至末曰吾駕不可回却又毅然正拒其和光同塵之不可也

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劉坦之曰指曲阿而言蓋道路

迴且長風波阻一作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
居

趙東山曰此篇連述其為貧而仕也靖節按此行誰使然同為妙妙似為飢所驅各得語語妙妙在一似字若非已所得主者末大句一句一轉低徊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違一作屢空不獲年長饑至

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

固為好客一作養千金軀一作臨化消其實

古詩養志臨化消其實以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實不虛臨化則實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道吾不情也裸葬何

必一作惡一作裸葬王孫卿曰其子曰吾人當解意表

陶詩彙注

卷三

十一

陶詩之曰東坡枯出淵明按理之詩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當微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吾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

為知道之言蓋極筆端句調風弄月鍾工何補若知道者出語自然超

詣非常人能隨其軌轍也東坡曰顏榮皆非身後名以自達其志耳

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

稱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辭處正在身名之外也羅壺曰前首云恐

此非名計此云留名亦枯槁互相翻承達辭體則當以名自揚中國

長饑則不待以名為活也二首曰道喪曰但願曰何成得浮屠無成之

虛名此曰為仁曰有道曰雖留井不敢受賢哲長留之虛名更通相

呼應至當曰顏榮以名為寶客以千金服為寶總不若稱心為寶也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

辭前漢張釋之傳子舉字長公官至大仲理歸大澤高風始

夫死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在一作茲漢書韓延壽傳韓子仲理陳留東昏人志乘於時一往便

如當已何為復狐疑漢書韓延壽傳韓子仲理陳留東昏人志乘於時去去當奚道世俗久

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何遜塞曰長公仲理皆勇

有客常同止趣舍遯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

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黃鍾意曰田父相慰故人相賞

屬朝夕至晚之人說得可慨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湯東潤曰醒者與

然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沉寢之迷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何

一作炳一作當自炳

汪洪慶曰此與下章乃申言飲酒之樂愚與穎在飲與不飲上分奇妙

不微貼飲尤奇先設兩造至規規二句乃以已意斷之後二句進一層

言不但取飲且飲長夜飲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左傳班荆數

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

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詩彙注 卷三 三

黃鍾意曰前田父邀飲此故人就飲一疑我亦一賞我趣一異調之飲

一同調之飲父老雜亂言是交辭真況物我俱忘則身世之內尚有何

物可留但知有酒味耳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詩集于灌木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跡宇宙何悠悠一作人生少至百

少矣而歲時之亦已速矣呂氏春秋人生壽久不過百言詩人生不滿百歲月相從過一作生也亦

蚤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一作

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

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

以翳吾情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杜陵人嘗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輜投片中雖有急不得去謂之投此意悲無

酒也抱固窮之節唯酒可以陶情而孟公不在酒侶無人情受障

矣驚字情事意中主飲酒時中不露飲酒贈贈之法尤見深厚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

中離騷何昔日之芳華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行行失

二字當得蘭花有情有品風來香始遠否則無復分別

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史記越

鳥盡良弓盡

彭澤曰有懷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

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

蓋得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縣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

感前漢揚雄傳雄字子雲蜀成都人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游學觴來爲之盡

先生傳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進飲無量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

陶詩彙注 卷三 三

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常失顯默前漢董仲舒傳魯

齊柳下惠曰伐國不同仁人

湯東潤曰此篇托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終之至意曰雲字用得奇

人間即答必塞人之望也豈不在何常失六字妙當時劉裕舉兵豈非

伐國淵明絕口不言朝政豈非中默我如是子雲

亦如是仁者用心相同如此方見六字含吐之妙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

已序林鍾三合調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

分終死一作歸田里再冉星

氣流亭亭復一紀國語晉力一紀年昭曰一十二年歲星一周爲

紀當是義熙十二年間作何無恙曰公以癸巳爲州祭酒是向立年也

楊子見遠路而哭之其可以南可以北雖無揮金事衛漢廣德廣乞骸骨賜上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今家設酒肉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濁酒聊可恃

義農去已一作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更原注彌縫使其淳其間鳳鳥雖不至禮樂暫時一作新洙泗輟

微響原注子夏曰吾與子游於洙泗之間漂流遠在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實治綱目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區區諸老翁為事誠

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馬一作不見所問津湯東閩曰諸老翁以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

世無孔子使也若復不快飲恐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東坡曰此未醉時語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陶詩彙注 卷三 十四

劉坦之曰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況能剛制於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惕而出指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雖意曰多謬誤三字是全首原委少復真則無往而非謬誤矣

義農之後得孔氏則定六經而不謬誤秦火之後得伏生輩口傳筆註再救謬誤迄於今無人矣既不親六籍終日奔走世俗夫復何為不如飲酒自事員而已然則一味快飲遂真不負頭上巾乎其為謬誤也多矣此恨無極但當以醉人恕之自責自解意最曲折原注曰不見所問津上皆莊語若復不快飲恐作醉語但恐多謬誤又作醒語忽莊忽

醉忽醒語真無語矣矣方是二十首飲酒總結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稽康琴賦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坐止高

蔭下步止華門裏華門主賓好味止園葵大懼止稚子維重曰語奇峭不惟厭厭無人亦以世人多偽不如稚子言真大懼二字有味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

衛止不理管仲氣使不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

桑溪山海經黑山之北曰陽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注扶木扶桑也淮南子持於扶桑是謂晨明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原注曰結語更奇蓋顏容變人力而可止天下之事畢矣

朝什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已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於樹陰之下則廣廈華堂皆何羨焉亦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皆何羨焉好味止於飲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羨焉大懼止於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羨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五園晴肯以此易彼乎何羨哉曰此言四者止之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舉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明乃謂淵明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乎

王雲曰一句一止字刻調響亮按以上六止字陪下止酒十二止字只以平生不止酒一句為主末二止字又開一徑出奇無窮

陶詩彙注 卷三 十五

述酒晉書陳留太守王粲以律帝所親信封樂酒一侯付碑客今碑亦亡曰粲君而末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自飲之而死

湯東閩曰晉元熙二年六月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粲酒一侯授張津使粲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斬粲進樂王不肯飲遂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隨語觀者非省子反覆詳考而決為零陵哀詩也昔蘇子瞻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語哉

重難照南陸湯東閩曰司馬氏出重黎之後其正傳詩話以黎為輔造也雖意接晉書恭帝紀元熙二年六月廢恭帝於京師傳亮承裕言謂帝位辱微之入接天文志曰行南陸謂之夏則重難南陸融風皆足時起興鳴鳥聲相聞原注我則鳴

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

墳湯東閩曰晉室南渡分崩已久至於今則與牛之氣數遂盡素礫修渚疑指江陵晉書恭帝紀帝遜於琅邪第裕以帝為零陵王則南嶽正指其所近之地也東閩曰裕始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王儲許詵恭帝封零陵王葬在零陵九疑故云裕實集賦陶公宜肯以釋目

陶詩彙注

卷三

六

之黃維連曰抗高門謂裕不帝制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不止固靈墳隱言恭帝之死矣
蕭瑟按蘭蘭人夜呼豈司晨之官也上句流淚承靈墳來謂恭
帝廟也下句則反小雅詩夜如何其夜向晨之意不忍遠死其若也
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 梁簡文帝詩西靈爲我馴
指張韓之 諸梁董師旅羊 羊 勝喪其身 羊 勝 羊 勝 羊 勝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爲白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梁簡公也
安二十五年魏王曹丕廢獻帝爲山陽 成名猶不動 不勸曰靈
公 靈公 靈公 靈公 靈公 靈公
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 平王 平王 平王 平王 平王 平王
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曰平王去舊京特授東遷以此東晉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程元愈曰班固通賦云雲漢耀於高辛兮半道大於南紀蓋取威於百
儀兮美本枝於三趾羊善注善注善注善注善注善注善注善注善注
何注已引此但末端發耳且詩首言靈公又言羊勝亦與義理相二句相
陶詩彙注 卷三 六

陶詩彙注

卷三

三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
黃子 原注舒儼宜依雅份於侯通修
共五人舒宜雅端通皆小名也
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 不識六與七通
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公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
子皆不肖而淵明則不然於詩耳或曰杜子美何以有阿其佳懷抱之
言耶子美聊備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遺興可知也俗人便謂淵明
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張衡曰杜子美朝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
其佳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雖子好男兒若以是朝子美舉兒亦豈不
可哉雖意曰黃子詩意說天運如此非其責子也國運已改世世不願
出仕父子共安於愚足矣一語寄託盡返本懷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
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饑乏
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
哉

弱年逢家之老至更長饑敝麥實所羨孰敢慕甘
肥怒如亞九飯困於調飢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遇食當暑厭寒衣歲月
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憾蒙袂非嗟
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禮記齊大飢數穀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餘者蒙袂餽餒買然來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斯濫豈彼志固窮風所歸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陶詩彙注 卷三 十八
雖唐曰斯濫豈彼志爲小人寬一層是妙勢自相驅非志然也末句自慰妙師既多則餒者非我獨矣結味長深憾蒙袂非憤語也

世不但無蒙袂者并點數亦不可得安得不困窮乎蒙袂按常善粥者心二句提筆作翻案謂不食嗟來似亦太過斯濫二句又歸正意謂困窮之志不容假借則昔人不食嗟來真余師也二開一闔抑揚頓挫如聞楚歌之聲

蜡日原注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
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

奇歌原注章山一在建昌府東北一在臨江

陶詩彙注卷三

陶詩彙注卷四

歛吳瞻泰東巖輯 門人程奎菱震
五言

擬古九首

劉坦之曰凡瑯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托興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名其篇云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
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
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一作時波多謝諸
少年相知不忠一作相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洪亮吉曰東坡和此章金石合奏如出一手劉坦之曰君謂晉君瑯節見幾而作由建威恭軍即求爲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諫諍或有不與勸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與陶詩若字法指不必泥晉君此數中道改節之人徒矜意氣及履不常也用陶

陶詩彙注 卷四 一

柳比與斷續承接的是十九首法疎意氣下接頌人命三字可畏說盡古今翻雲覆雨一流使人氣短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

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

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一作驍馳子直

在百年中魏志田疇傳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初平元年董卓遷帝於長安出州牧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遷使

展放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曰疇嘗爲從事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官承使爲衆所指名顧以私行乃自還其家客與年少勇壯二十騎俱取道出塞趣朔方衛閭徑去至長安致命詔拜

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歸虞妻陳羣妻哭泣而去瓚大怒拘之或說瓚囚羣士恐失衆心乃遣疇時北歸百姓歸者五百餘家疇爲約東與衆學校北

邊舍然疇遂按原注不詳詩意未達今觀魏志始知非商復非戎及鄉里習其風二語之妙可見注詩須得古人用意處方不支離

疇字云陶淵明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

安求事幸遇者張卿調高后立澤為琅邪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風嚴實當往志無終下文云生有萬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為田字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將說取金之人何有萬世之名而為靖節之所慕乎（晉書田疇傳）元熙二年六月裕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行在消息無有知子春其人者齊問故託言以深慨也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駭（月令仲春之月始發蟄）

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月令仲春玄鳥至）

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原注此詩托言不肯背棄之義）

（洪邁曰仲春四句畧帶改革意篇中俱借然情心只我一句露出本懷舊意接連舊居者止有燕可語君情何如亦是問燕絕無一字寄慨新巢使人潸然意遠）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

陶詩彙注 卷四 二

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

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

互低昂（洛陽志北邙山漢晉諸臣墳多在此張協賦地勢寒隆丘墓隨地墳隴限金基布星羅）頽基無遺

主游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鍾亮曰前六語寄情國運更革後八語兼慨士人生死然後總結以榮華傷謂生前之盛矣難堪死後之寂寥也而況萬乘山河歸於他人受未死之屈辱其可憐傷不更萬倍乎華盛傾於廢帝時按起二句從高視下有鄙夷一切之意下俱承望大宅但有雲空但有鳥一壁空無人焉為得榮華全無把握一任朝更暮改倏忽焉哉二語耐人百思）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註見）十年著

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

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

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崔豹古今注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琴瑟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蕭然子乃援琴而鼓之別鶴之曰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孤鸞并琴曲名願留就中住從今至歲寒）

（鍾亮曰東晉詩格舉世無復為東之人矣詩言東方一士係其人於東也洪邁曰此與從田子春游意略同只別鶴孤鸞為本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己志）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

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史記孟嘗傳齊之稷下如淳子嬰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屬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

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

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一作伊）

陶詩彙注 卷四 三

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湯東潤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讀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

歌歌竟長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

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鍾亮按雲間月葉中花借以興一時好而著豈無字當如何字冷語刺骨楚詞怨美人之遲暮即前六句意正悲美人之失時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

州（前漢西域傳李廣匈奴右地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則地之曰張掖晉涼州地即今甘肅也幽州古燕國）饑食首

陽薇（史記伯夷傳夷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渴飲易水流（戰國策荆軻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曰衣冠迷之至易水之上何漢皇曰此晉亡已後憤世不見相知

之詞有賜易水高寒齊周栗刺刺為無報響之意

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莊周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語也

原注伯牙知音者莊生連者湯東潤曰伯牙之琴莊周之言唯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謂明所以羅遠游也

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陸壘按此篇無倫無大章法奇與始而張板幽州悲壯薄也忽而首陽易水傷志士之無人忽而伯牙莊周嘆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難得也公生平志節亦盡流露矣）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相一作相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維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微晉三於東堂立琅邪王德文是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廢失帝之年就難止二年而初立則在戊午是三年也望當採者既經三年或可以自修內治奏成績也長江邊當種桑之地為裕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以受制初看既誤後禍自來也諸隱而表期曰此九章專感草運至末章忽值山河改盡情道出憤氣橫霄若以遠達觀視之差却千里

陶詩彙注 卷四 四

人生無根葉一作葉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一作云流落何必骨肉親何遜深曰蘇子常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曹子建詩思愛為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索爾然後展展殷勤與淵明此語各有為而發非故墮卜商之失也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

夕永欲言

不獲聘念

榮華難久（爾雅難久口房）

不再陽（陸壘按此篇無倫無大章法奇與始而張板幽州悲壯薄也忽而首陽易水傷志士之無人忽而伯牙莊周嘆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難得也公生平志節亦盡流露矣）

往昔時憶

丈夫志四

日樽中酒

陶詩彙注

眠常蚤孰

用此空名

憶我少壯

蕭在苒歲日

憂慮氣力漸不得住（莊子之圖）知止泊處士

竹陶爲恒忍兒輩覺損欣
樂之趣吾於此詩亦云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

事（贈書按此事指高求我盛年歡原注男子自二十一
年也不指易代事）至三十九爲盛年一毫無

復意去去轉欲速此生難（一作再值傾家思一作特作
一作特作）

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留金身後
三疏詩註）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

陌弱質與（一作與）運類玄鬢蚤已白（原注靖節
早年髮白）素標插人

頭前塗漸就窄家如逆旅舍（五傳保於逆
旅送客舍也）我如當去

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

陶詩彙注 卷四 六

糠豈期過滿腹（原注應見飲
河不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

布（傳亦以御冬左傳
衛文公大布之衣）麤絺以（一作應陽正
一作）爾不能得哀

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

且爲陶（一作足一觴）

（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主於天地之間皆可愧作彼
屋叔飢寒之狀僅顧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
平若進道者未句且爲陶一觴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
等入質高胸中見得平勝故能如此此地少儘不易到沃備仲曰一句
一轉古詩之
最發幻者）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鍾璽曰一心處兩端身在途而親
在家也寫旅況取取妻其欲絕）

掩淚沉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將西山

巔（鍾璽按小星雖與昴星皆西
方宿名淮南子西方其星昴畢）蕭條隔天涯惆悵念時一作

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絲綵關梁難虧替（鍾璽曰關梁
閉而不通）

絕音寄斯篇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遊東

嗟（鍾璽車服以庸車曰
軒服上表下裳）沉陰（一作凝
一作凝）凝蕭蕭寒氣（一作激
一作激）激我懷歲

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

在萬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

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

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鵲鳴清池（鍾璽按古
詩離鵲鳴清池鵲鳴而哀鳴
鵲巢梁上鵲若離鵲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還

陶詩彙注 卷四 七

遙春夜長

娈娈松標嵯嵯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

倚（一云柯條何津澤
一云華柯直可寄）養色含津氣槩然有心理（東坡和陶
無此篇）

（鍾璽曰娈娈之松足以標嵯初為弱枝後成蒼幹其質有之也娈娈柔
童同娈娈然由始計後晚質豈如喬松之足恃惟明津導氣則幾矣
語最曲王雲曰此咏松也童
子亦借以喻松寄託深遠）

詠貧士七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

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

來（一作復）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

矣何所悲

劉坦之曰朝霞開露喻朝霞之更新東為羣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
出林未夕來歸則又自況其當時出處與東吳越也陽東謂曰孤雲倦
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舉世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
節縱無知此言者亦不足悲也何燕東曰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則明一切任之其真樂天命而不疑者樂於斯而忘於彼八句皆借
雲鳥起興而歸之於自守後四句出意一反一正可辨沈鬱頓挫

淒厲歲云暮擁一作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

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窻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晃

不遑研閒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

古多此賢維壹曰傾壺四句善狀貧况塞字與絕字不見字相形有
致不增瘠飢之物偏屬居多末四句既自憤乃自安善作
起伏何燕東曰前有會而作云在昔余多師此又云賴古多此
賢淵明具所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王雲曰結句引出後五首

榮叟老帶索注已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屢清歌暢

商一作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

陶詩彙注

卷四

八

羹常乏斟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蔡羹不勝豈忘襲輕裘苟得非

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莊子讓王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蓬戶不完系以為樞

而東牆二室禍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鎔子貢來大馬中綈而衣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華冠綈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憲曰貧

也非病也子貢有愧色又曾子居陋巷繩牖無表三日不樂火十年不製衣

正冠而纓絕提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履滿天地若出金

石贈憲按二事皆出讓王篇而公所引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一作厚祿一作

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一作不周豈不知其

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

義生夕死復何求列女傳黔婁先生與其妻偕隱於野嘗將致
政焉不應與之祿不受其沒也曾子弔之上堂
見先生橫在牀下枕墊席菜糲袍不表覆以布被用以飲飯者則足履
足則手見曾子曰邪引其被而覆之則歎矣黔婁之妻曰邪而有餘不若

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至於此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反
黔婁之妻曰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
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

表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復漢書東安王邵公汝南汝陽人
汝南先賢傳時大雪洛陽令自出
案行至東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見安偃卧問
何以不出答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阮公見

錢入即日棄其官詳芻蕘有常溫採芣足朝餐原注

作拒拒皮可食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

無戚一作顏顏非字子夏曰吾入見先生之義出見富貴二者
交戰於胸中故懼今見先生之義戰勝故肥也至德

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

工舉世無知者一作止有一劉龔三輔決錄張仲蔚扶風人
隱身不仕好爲詩賦所居

陶詩彙注

卷四

九

蓬蒿後人時人莫達高後人時人莫
據推劉龔也此士胡獨然實錄罕所同介然安其

業所樂非窮通莊子讓王子貢曰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

聊得長相從

昔在黃子康彈冠佐名州後漢黃真傳南陽太守黃子康之
後也風俗通潁川黃子康每飲酒

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疇一作年饑感仁妻泣

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

腴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二疏前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
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
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
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下訖散資產希詩之公卿大夫故人
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廣歸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相與娛樂

賢哉二大夫廣歸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相與娛樂

大衆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安記蔡邕傳四時借問衰周

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

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州華軒盈道路離

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

厭厭閭里歡所營非所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

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追恤

身後慮爾漢疏廣傳廣曰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誰云其

人亡久而道彌著

東坡曰味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反其志一也或以

謂既出而反知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感者類倒見耳

詠三良原注三良于車氏子重息仲行猛虎虜公沒康公從治

陶詩彙注 卷四 十

命惟黃本作亂命可從至德泰伯任好辛以子車氏之三子也

息仲行猛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黃鳥

彈冠乘通津居原注新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

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

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

逝後願言從一作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

穴罔惟疑其六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

聲正悲其六良人不可贖泣然沾我衣其六

人如可贖令

人百其身

馬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

人從死皆在穆公不在三良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愛恩良不替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

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臣

據安陵君同則則是非三良之死非其所長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

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困亂臣言有責從

邪陷厥父吾欲討使使威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至陷父於不

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則至陷父於不

安希希似與柳子之論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則至陷父於不

詩乃云穆公生不諱玉明堂有死之日而思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

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其六

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殉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

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顆之事觀之三良亦不能無謂焉昔之宋三良者

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托或曰殺身誠獨難或

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後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東坡和陶

云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苟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

子得從違魏顆則至陷父於不義三良安足希希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

一篇冠絕古今胡仔曰余觀東坡蘇軾詩意全與和陶三良詩意相

反蓋其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起人意表此揚雄所以

悔少作也何遜泉曰曹子建咏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蘇穆

先下世三良豈自殘生時等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

難後三良者國人皆謂之三良而哀之黃鳥之詩觀若之聖德矣而後

陶詩彙注 卷四 十一

世猶有不同之議如李德裕之不念其殺身之難者何哉雖言曰言但

謂言常恐惟畏君之不我合也曰獲露曰達私曰初無生前一同意但

矣何思死後不同歸哉先說願言再及君命以見從殉者三子忠君之

風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也君命曰安可違又似勉強矣再曰罔疑曰服

義蓋見平日有心臨死如飢題序屬康公之從亂命詩意乃專屬三子

之報厚恩固難忘志依希決斷之甚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

自當悲各不相妨出脫處顧題處備及筆注其必不肯說壞康公穆公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羣招集百夫長一作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

之術

著者今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復為荆卿慷慨荆卿去至

秦進地圖圖窮而匕首見魯句踐聞之曰惜哉其不謀於刺劍

集 3-323

維摩曰經於升木只云食之不知此獨增出可長壽命經於是五青
曰黃帝是食是餐曰黃帝與玉英投之鍾山君子服之以禦不祥義主
雙璧此獨增君子而專歸軒黃黃帝食升木後乃服湖上界則不祥義主
左祖明矣君子所服由黃帝分餘實則此實固非君子有失軒黃功也
增補處歸重虛從經

翻翻三青鳥毛色奇一作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

危山山海經三危之山青鳥居之顛漢書今在嶺南都窠三苗子

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是國語寄言於三鳥在世無所

須惟酒與一作長年

陶詩案前首章改俗中言是欲聽王母之謠此言在世無所須是欲索王母之食德是經前首章俗物語類為出世之想奇思異趣超起玄著矣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

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

陶詩案注

卷四

西

見燭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曰燭燭頭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

有義和之國女子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又燭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

黑流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面同根更相倚故曰扶

桑淮南子出於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

維摩曰此合結經文發議能燭者日也天象也住燭者谷日之人也人

力也天非人不成事者皆然如從華阜上作遙望無則此而難增矣惟

也而望燭是可通通

祭祭三珠樹寄生赤水陰山海經三珠樹在厭火北生

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

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愛得王母心

母之山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維摩曰三珠八桂不在王母山中却結東合

咏直欲將山川更移一番以他處所有補仙地所無想頭奇絕雖非世上

寶一語翻歎尤深縱有鸞歌鳳舞之區總非世俗名利心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一作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

平常赤泉給我飲負丘足我糧山海經不死民在交國

買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列子北海之北其國

名曰終北有山名壺嶺頂有口名曰壺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瀛其國

人休則飲神瀛周穆王西遊其國三年忘歸

渠央三原日月星也方與三辰游壽考豈

維摩曰於經文澤出餘飲足糧者衆之於衣食多壽祇為苦況可必有

給我有足我者乃可願也每拉一經解別創一議或翻案或添合何惑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清不足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夸父神人之名也又大荒之中有

山曰成都載天有人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遠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

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遂焉淵日所入也今作虞淵豈曰二經各有

陶詩案注

卷四

主

功竟有一作身後

意義原注合

書詩意不顯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

不量力我僕至似若則斷其明却再從傾河紀力化林紀功如走渴必

後世則僅值國力又不足道矣其意甚遠甚大天下忠臣義士及身之

時事或有所不能濟而其志其功足留萬古者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無千歲一云刑天

志故常在山海經精衛填之山有鳥焉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東海區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

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脰為口操千戚以舞

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曾端伯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用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數

真詩人之冠是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其詩曰形天無

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實錄也一為既述之理一為既戰之身恰可相配合結以寄憤因游海被擒因爭神故被斷是謂同物有處被弱而化為鳥仍思填海被斷而化為鳥仍思爭神是謂化去不悔海未必可填舞未足終勝死後無神生前虛願難當實事時與志相違是謂甘心後致良辰難待起曰將以故常推第一番結曰徒設詔可憑詔百倍志士之為精衛刑天者何可勝數懷夫之不知有精衛刑天者何可勝數想當日讀經時開卷卷卷皆精衛刑天舞干戚江州本作形天無干戚宜和中曾註以世無善本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以山海經刑天好銜干戚改正為與猛志固常在相應參校異說之皆以為然洪容齋載其說于四筆中周索芝竹坡詩話製為已說刑天與精衛亦取洪內翰之言為是惟周益公辨其不然又按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干戚後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蘇林家藏即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干戚周丞相不信改本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携來求就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遷之則知考事亦以刑天為然矣又王應麟困學紀聞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居子之跋遠游也精衛刑天舞干戚以填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黃維章云云亦祖改本而詳為之說獨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

陶詩彙注

卷四

十六

如前篇之所言考父同此篇恐當專說精衛刑天填海無干戚之義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並指刑天似不相稱又從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誰可待何預干戚之猛云云若及注詳度宗之若論云曾氏以一已見非確據舊時佳本流傳至今不勝詞費詳形天句乃一篇點睛處上下義未嘗不貫填海正須待干戚也志在與形天應故字又與無字應接入刑天則第二句為不了語第四句為無根語矣若以舞干戚為猛而衝木填海者其猛何如化去即承形天徒設在昔心因形天故也良辰誰可待暗與無干戚應至同物句不敢強為之解然必謂精衛與刑天為同亦屬牽合一語之說數百年來聚訟今並存之以俟博考程參曰結二語顯然易代之悲無復良辰可待設心良苦矣一生心事畢露於此可想見讀經本懷

巨猾肆威暴欽軀違帝旨冥竊強能變祖江遂

獨死山海經鍾山神其子曰鼓人面龍身是與欽軀殺獲江於鹿番之

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鸛鴒豈足

侍

維書曰借題刺世數句之中錯綜曲折欽軀貳賈均違帝旨冥竊祖江均荷帝嫌者也冥竊受屈又復能變其強猶足以自存祖江死後獨無間焉則祖江尤為帝之所嫌矣違帝旨者終為帝所格殺庶幾足昭為惡之報然冥竊之冤魂以能變為足辜軀軀之惡魂亦將以能化為足逞如此則神與冥不足壓軀軀而祖江遂死愈為可傷帝雖橫祖江而不能使之再生強軀軀而不能使之不化為惡者不愈肆乎則罪深一層為難證曰使彼帝命而長枯不得復生固為罰之劇即化鸛鴒亦豈足恃乎善惡之名殊生死又不足論矣翻取此奇

鵲鵲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一作世當時

數來止山海經惟山有鳥其狀如鵲其名曰鵲見則其縣多放士史記

懷王為放士之屈子原傳屈平雖放流願能國繁心懷王鵲鵲見爾山海經青丘之山有

名曰鵲鵲佩之不威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耳惟無藥可以醫故故鵲止為有微使得佩青鳥而不威則鵲即見而

陶詩彙注

卷四

十七

士可不放也因經中不威字粘出本為迷者生翻出不以喻君子鵲為即未止而無朝不有放士青鳥不可得而果世多迷入奈之何哉所恃者有君子之不待佩青鳥耳不然青鳥茫茫無樂鵲鳥世世有權矣鵲鵲按因經言放士而忽及懷王三言謂書懷古深情眼光四射處諸本皆作懷生世詩意不明矣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

來因傳舜舉十六相去四山置舜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

史記齊世家管仲病桓公問易牙開方豎刁仲對曰非人情不臨沒告

可近桓公不用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尸蟲出於戶

饑渴當復何及哉呂氏春秋桓公病易牙豎刁常之在作亂塞公

渴飲飲而無所得何故具以對公歎曰死者有

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於壽宮

結乃傍及論史之盛以樂起以悲終有意於布置題只是讀山海經二之後言及舉士點惡有意於穿插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疾呼從

晉室所由式微之故寄感於此以爲讀山海經之發使
後人尋繹卒章則知引援故實以慨世非修異聞也

挽歌詩三首

自魏大鈴爲唱便左右齊和哀山松遇出葬則
好令左右作挽歌頌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
倒以爲悼亡語而足言之也又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
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數詞乃將逝之夕作樂昭明文
選只題曰挽歌詩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以爲擬作曾瑞伯曰
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
曰九月清霜送陶令則挽詞決非擬作矣

有生必有死蚤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成一作

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

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

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旦一作湛一作空觴春醪生浮蟻張協七
金浮蟻

陶詩彙注

卷四

六

星涕謂酒而
之浮者也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

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

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
杜牧正荒荒二句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

蕭條云鳥爲動哀
爲林爲結屋賦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

復朝賢達無一作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

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補〕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悲勝於暇日靖節絕筆
三篇蓋出於屬情之際辭情俱遠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

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
里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餘之顧侶竟徘徊離離

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之高柯濯條幹

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情之獨
之集內不再見

莫知其姓晉宋書
及南史亦無此人

〔至〕曰此咏鳴鴈也每人四句氣脉聯貫後人喜作不
了據今他人接續反覺彼此情關此可爲聯句之祖

桃花源并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

陶詩彙注

卷四

元

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

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

髻竝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且答之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

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

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遂無問津者在縣南二十里西北沅水南流而南有驛山東帶松羅溪周迴三十有三里二號志驛山在桃源縣南二十里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溪溪上多桃樹洞明所記桃花源今縣州桃花觀即是其處洞相間人言自晉宋來由北上升者六人劉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來藥街山深入忘返見一湖水南有二石同一開一開者水深廣不可過試問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僕木人問徑始得歸後更欲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耳

贏氏亂天紀晉書天紀劉坦之曰即洪範所謂歲月星辰曆數是也賢者避其世黃

陶詩彙注 卷四 十

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寢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一作稷隨時藝春蠶取一作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一作冠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原注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百轉運之桃源圖詩又以爲六百張慶譽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焚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爲魏魏四十五年而爲晉至孝武寧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一朝敝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

契

唐子西曰唐人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觀淵明詩維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實力如此如桃花源記言尚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謠而元亮其尤也東坡曰世傳淵明事多過其寔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老人村人多奇至有五代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眾桃源蓋此比也胡仔曰東坡此論蓋辨証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語略舍其詞曰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拔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誤入迷途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事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陶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雲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總幾秦吳人曰桃源非神仙余未知狀比來見東坡和陶淵明詩序論其非神仙猶與人意合其數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洪容齋曰陶淵明作桃源記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偶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余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

陶詩彙注 卷四 三

於劉裕託之於秦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意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爲不孝真先生高士若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天寫盡意要似襄海難風塵其說得之矣

附見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已見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

子云胡能夷史記封疆亂不止割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
紂又囚之那達狡童之歌懷矣其悲通鑑前編箕子朝
正不憂危故曰利貞
義曰夷者傷也箕子
都宮室毀壞生禾黍作秦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
不與我好兮叛民間之皆爲流涕
趙代謝之深可悲也箕子之明夷翻案
見奇雄爲古人知己亦實陶公寫照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澹美初交檀君子之交澹若水利乖歲寒

因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又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王荅曰必安二字寫出鮑叔之心若有一毫勉強便不稱知己然爲管易爲鮑難故詩中重在鮑一邊雙无二字斷得確不晃則晦晦則疑何以云知心耶

程杵

陶詩彙注

卷四

世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漢書士爲知己者死望義如歸允伊二子

程生揮劍懼茲餘恥

生男屬岸賈素於宮中已取相娶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

摩子強無其難者吾知其最者謀先死乃二人皆賄他人毀其目以相殺
嬰出謬告趙氏孤處諸將遂殺杵曰與孤兒而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

與俱隱山中居十五年晉肅公封立赴徵師卒乃歸葬於汝南
嬰乃辭諸大夫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

我死今我不執是以我事終不成遂自縊
曰程如不死便負林爲恥矣故曰懼茲餘恥

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
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天賜獨長年

屈費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易君子進德修業致及時也如彼稷契孰不願

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

疏屈平作新驛賈生名諡雜陶公李文帝謀之一歲轉遷至大中大夫絳灌之屬害之出爲長沙王太傅按二賢俱以信而見疑者侯

瞻寫志

感鵬獻爵辛寅訂賈生爲長沙王佐傳三年不覿舟入賈生舍

自廣

韓非

豐狐隨穴以文自殘（韋）君

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灾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

陽詩

卷四

三

死說難史記韓非子書之語公子也喜弄名詞術之學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魯二僂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

年汚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高帝志云。秦苛儀法。爲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爲公所爲叔孫通笑曰真鄙儒也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
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史記張釋之曰聖王之

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竟弄其子蓋有微而云云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
意也葛常之曰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九章者蓋有知矣實其
子曾二傳三篇竟弄云云人革命變窮居真履俗是感懷夫其子
云去卿之戚猶有遲遲別伊代謝獨物皆非曾二傳云易代隨時迷變
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負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隱憂之負而
不自悔者豈非以取事二姓而然耶獨物皆非曾二傳云易代隨時迷變
內然語以讀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行忠憤多尤
淵明一生大節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劇

陶詩彙注

卷四

古

陶詩彙注卷四

詩話

蕭德施 注曰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

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

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

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

以無才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

乎 陶集原序

鍾仲偉 樂曰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

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

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權言酌春酒日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

詩人之宗也 詩品

陽子烈 休之曰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

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 序錄

葉少蘊 夢得曰詩品論淵明以為出於應璩此語

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

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

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

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

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

足繫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嶠之陋也石林詩話僧思悅曰梁鍾記室嶠評先生之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深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陶集書後

蘭莊詩話曰鍾嶠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真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嶠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二

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通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蘇子瞻執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麗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

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東坡詩話下同

又曰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三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范元實溫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

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潛溪詩眼

劉後村克莊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四

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後村詩話

朱文公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朱子文集

黃魯直庭堅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

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祇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頗延之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九比哉。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

又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縣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處義城之詩鑿鑿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陳無已師道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后山詩話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七

都玄敬穆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意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南濠詩話

韓子蒼駒曰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丑凡為吏者六歲故曰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尚為建威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達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七

耕乞食且猶不耻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又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詩六首江淹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予如此說余亦以為不然淹之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唯韋蘇州得其清閒尚不得其枯澹柳州獨得之但憾其少道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眾

家唯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遜齋閒覽曰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洪景廬邁曰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其末一篇乃

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效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八

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未深考耳容齋隨筆

郎仁寶瑛曰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今以謂江淹

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

益江淹不類予以為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

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

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

篇東澗以為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殊

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

者自能辨之

七 修類稿

嚴儀卿明曰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

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云云予謂此篇誠佳

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

謾取以入陶集耳

滄浪詩話

許彥周顥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

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中許彥周詩話

又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

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全上

遜齋閒覽曰六一居士推重淵明歸去來以為江

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鐘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九

鍾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

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

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事

者曰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

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

子歡呼出侯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

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唯

陶公最高傳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後村詩話

王復齋厚之

曰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

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復齋漫錄

又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十

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公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末禪宋以前輒恥事二姓而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余觀南史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復齋漫錄

嚴有翼曰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効而歸耕於潯陽其所

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是知少游尚惑於五臣文選其他可知藝苑雜黃

郎仁寶英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十

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末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數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宋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

韓偓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襄唐人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追恭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七修類稿

吳正傳師道

曰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七

卷首有此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但其所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月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因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唯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得之矣

正傳

何燕泉五春

曰艇齋詩話有云思悅者虎丘寺僧

治平中曾編淵明集吳蓋未考於此艇齋記曾季狸語亦以思悅此序信而有徵按碧湖雜記元興五年桓玄篡位晉氏不絕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兮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十年庚申禪宋觀恭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語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七

思悅殆不足以知之困學紀聞左傳引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陶集注梅禹金鼎祚曰自前說一出而陶詩或目曰感憤或託曰諷諷并其間遠恬澹之旨索然矣靖節恥事異姓誠有之然何必於詩題甲子示意也詩乘朱文公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真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方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看韋則自在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古

又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復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陸子靜九淵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又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楊中立時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

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龜山語錄

教器之陶孫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真西山德秀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

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

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

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

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五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觀其詩辭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胡荈溪仔曰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寫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若溪漁隱叢話

蔡約之條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與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元和後風俗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能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七

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蔡寬夫詩話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然榮辱得失之際錙銖較量而自矜其達亦力勝之耳淵明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寓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又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澹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明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羅端良願曰淵明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

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鄂州小集

釋覺範惠洪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

視有奇趣如曰日暮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霑露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嶺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七

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架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冷齋夜話

黃常明微曰淵明心乎忠愛非謂枯槁其所以感歎時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謂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

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君漢詩話

魏鶴山了翁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

陶詩彙注

卷三 詩話

六

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嚴儀卿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後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滄浪詩話

湯東潤 漢曰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

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一篇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瘦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並著之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七

榮祿事豪俊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陶詩注

葛常之 立方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道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刺羹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韻語 陽秋

又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全上

都玄敬穆曰淵明不止於知道其妙處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干

張表臣曰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珊瑚鉤詩話

休齋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陳善曰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詞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澹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又

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為近然以子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懷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又曰余每論詩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圭

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為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子聽之瞿然若有悟們龜新語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實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竹林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陳伯敷經曾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文章駢冶

宋景濂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豪情遠韻殆有太羹克錮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潛溪集

王常宗彞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三

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為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王常宗集

李賓之東陽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為正耳懷麓堂詩話

趙鈍叟維素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興會所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

云耳必以為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慎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譽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

陶詩彙注

卷末詩話

重

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風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升菴詩話

郎仁寶瑛曰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經術自性理中來夫以飲酒第五首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

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
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
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
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末由也
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查滓所以吐詞即理
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七修類稿
又曰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
同謂不同也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
遐齡具是矣全上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三

雪浪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
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王无美世貞曰淵明托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
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沉
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藝苑厄言
陸平泉樹聲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
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
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
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干

載真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心
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
不悖長水日抄

鄭

厚

曰淵明如逸鶴任風閑鷗忘海藝圃折

焦弱侯

曰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

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彩自露先生不

知也其與華疏米會無關胸臆者異矣陶集序

江進之盈科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

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雪濤詩評

張爾躬潔生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

陶詩彙注

卷末 詩話

三

足非所欽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
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
達觀死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某嘗細觀
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陶詩注
又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
耳詩又寄之寄也何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
論喜憎哉全上
顧寧人奕武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
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
則直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

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其意辨之而卒莫能逃也
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即而如醉無可
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
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
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
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之言
者偽也日知錄

黃維章

文煥

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

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與分合隱
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品陶徒曰隱

陶詩彙注

卷天詩話

案

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
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
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標
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
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
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
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詰韋孟羣附
陶派誰察其霄壤者陶詩析義

陶詩彙註四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吳瞻泰撰瞻泰字東巖歙縣人是編成於康熙
乙酉首卷載宋吳仁傑王質二家年譜末卷附詩
話百餘條其詩註則採宋湯漢元劉履明何孟春
張爾躬黃文煥諸家之說履未嘗註陶詩蓋自其
文選補遺撫出也其中如辨辛丑歲遊斜川詩之
開歲倏五日亦仍舊註未為特解辨讀山海經詩
之形天無千歲句則持疑於曾季狸周必大二家
之說不能遽斷案精衛本屬銜冤故借以寓忠臣
志士之報復若形天爭帝不成本屬亂賊化形而
舞仍為妖魄正可為卓犖之流逆常千紀之比山
海經之文班班可考潛何取而反尚其猛志耶瞻
泰不考其本而徒爭於字形疑似之間未為得也
又贈長沙公族祖一首吳仁傑張綰往復考證終
為世系不合惟楊時偉所訂陶集謂序首長沙公
於余為族當讀一句祖同出大司馬當讀一句其
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讀序文祖字為句因而
妄增詩題其說頗確而瞻泰不引豈偶未見其本

乎集中歸田園詩末首據逖齋閒覽定爲江淹詩
有文選可證問來使詩題一首據七修類稿定爲
蘇舜欽詩有蘇子美集可證其四時一章但據許
顗彥周詩話定爲顧愷之詩而愷之詩於古書別
無所見似尙當存疑未可遽刪也讀史述九章舊
本不入詩集瞻泰以其爲四言韻語移於卷末然
畫扇諸贊亦四言韻語何獨舍彼取此乎

漫叟拾遺一卷

〔唐〕元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漫叟拾遺

一卷》提要

漫叟拾遺

漫論并序

唐元結著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誚
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
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
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
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
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
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
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
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
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
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
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

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何

寢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譙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寢婢

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寢言先諷則可請

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湯來侯侯家

得寢婢寢則寢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寢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寢則假寢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寢病寢中寢言非所知也引寢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寢愈甚奴

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寢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寢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其奴命曰寢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寢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

不如郤侯夷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

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
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
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
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
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
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
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園丐性命於臣妾
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
之棄食提嬰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
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
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
迹與人同示無異也以君子之道君子
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杖

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
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
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
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
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

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

五拜反

不識禮度

恐有譴

良士反

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

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

試如常吏

如吏部試詩賦論策

已而布衣之士無

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

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

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

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為

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
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
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傳聽其言則可
為規戒考其行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
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
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樞中食下厩
賁上侯辨反為下下沒反為人後騎負皂隸受鞭

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
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
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
求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
意可存編為喻友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
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

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
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
如是他丁反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
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續
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不如之
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
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
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頌
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
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厖媚於室
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
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汙忍於病癢者爾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刼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鬭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寬怨而聞嫌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惠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

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

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為述
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
痛之聲滿于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
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
昏惑而已承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
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

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聰
察之至仁惠之極決決洋洋為萬代則
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
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
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
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
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
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

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
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
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
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
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
塞猷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
周周仲仲癡於計反然全真上全忠孝下
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大和足矣如戚
促蜜諸稱脂反封蒙逼滅暮為朝貴心所
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
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巴鄙語曰愚者似
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
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喏如酌反
敬言也
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

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祇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夫若壽若貴若賤焉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亡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有東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有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潑職隆反水合匯于渰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秉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關樁葬依山腹近泉源始為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傳夫然何適子當秉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

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
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
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
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
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
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
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
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王者皆拏參
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
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
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
非正直不進非忠諫不言雖手足斧鉞
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
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
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
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
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
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
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
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
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
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

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稀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李川問曰義規終不復二論凡之別稱旣有意乎於戲載爾雅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馬而蒙

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音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

樂然尔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
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
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
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
不隨人氣其甚也則湏封包裹塞不爾
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
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

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
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
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
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
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
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

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
害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
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
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
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
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
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
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
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
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
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
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
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
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

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自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宣次山之友也元子召李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權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權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權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

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慘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強全一權以為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權豈不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權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

此者何以自免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
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
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
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
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

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
昏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
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
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
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兇

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
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
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
為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
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
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
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
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
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
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汙化為梁肉一
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

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閭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書避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潜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元次山全集廣南近已重刊湛甘泉太史序之詳矣茲復何言顧此數首於警策人心感激時事頗切故別錄之非有所去取也戊寅冬季竹岡居士識

漫叟拾遺終

漫叟拾遺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是編選錄唐元結之文不著編輯者名氏卷末有竹岡居士跋云元次山全集廣南近已重刻湛甘泉太史序之詳矣茲復何言顧此數篇於警策人心感激時事頗切故別錄之非有所去取也未畧戊寅冬季不著年號以湛若水官翰林年月計之蓋正德十三年也

李詩鈔述註十六卷

〔明〕林兆珂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詩鈔述

註十六卷》提要

贈車處士

贈元六

贈舍人

贈別高五

贈從孫銘

贈官迪

贈崔司戶

懷古贈同旅

贈王判官

贈武十七諤

贈常侍御

贈王漢陽

贈廬司戶

卷八

五言古詩

贈常太守

贈別舍人弟

贈宇文太守

李詩鈔述註

目錄

四

贈趙太守

贈冲澹公

贈黃山胡公

贈崔宣城

贈閻丘處士

寄劉侍御

寄紫閣隱者

寄常繇

寄杜甫

丹丘子

寄王宗城

寄崔宗之

寄楊江寧

寄友人

寄常六

寄東魯三子

寄權昭夷

寄王判官

寄元六林宗

九日寄崔侍御

敬亭寄崔侍御

卷九

五言古詩

別杜補闕

別魯頌

別曹南群官

別王司馬

別劉少府

別廣陵諸公

別金陵諸公

別徐王延年

別族弟談皓

別賈舍人

別崔侍御

別王山人

送王屋山人

送趙少府

送楊山人

送韓準

送楊少府

餞任城

卷十

李詩鈔述註

目錄

五

五言古詩

送常八

送劉長史

送杜二甫

送裴十八

送族弟襄

送于十八

送張秀才

送侯十一

送楊山人

送岑徵君

送范山人

送女道士

送弟昌峒

送趙判官

送二季

送劉副使

送從弟錡

送殷淑

送崔氏昆季

送從弟漂

送汶山君

答崔少府

酬崔郎中

酬張卿

酬王補闕

答崔宣城

卷十一

五言古詩

遊南陽白水

遊清冷泉

尋范居士

遊泰山六首

遊天竺寺

遊台越

下終南山

遊石娥溪

遊謝氏山亭

遊昌禪師

鳳皇臺置酒

遊白苛陂

李詩鈔述註

目錄

六

玉鏡潭宴別

遊化城寺

大庭庫

半月臺

天台晚望

望海霞邊

登太白峰

登謝公墩

登梅崗

望廬山瀑布

望洞庭

開元寺西閣

挂席待月

登廣武戰場

三峽

巴東舟行

西施

四皓

蘇武

懷子房

悲福衡

卷十二

五言古詩

題五松山

謝公宅

凌歊臺

桓公井

慈姥竹

牛渚磯

天門山

元丹丘談玄

尋高鳳石門

月下獨酌四首

宿龍門

尋山僧不遇

獨酌

春日獨酌二首

蓬池隱者

醉起言志

東林寺夜懷

落日憶山中

感興四首

寓言

感寓二首

李詩鈔述註

目錄

七

讀書言懷

感穉作

穉夕言懷

攬鏡書懷

聽蜀僧彈琴

詠陟女石榴

嘲魯儒

雜詩

湖邊採蓮婦

穉浦寄內

代內贈

卷十三

七言古詩

江上吟

新鷺百轉歌

玉壺吟

西嶽雲臺歌

扶風豪士歌

山水僻面歌

梁園吟

鳴皋歌

月下吟

白雲歌

金陵歌

粉圖山水歌

懷儂歌

五雲裘歌

贈裴十四

贈獨孤駙馬

贈從甥高鎮

贈辛判官

贈輔錄事

贈韋南陵

卷十四

七言古詩

贈從弟之選

贈潘侍御

贈王歷陽

李詩鈔述註

目錄

八

寄王屋山人

寄元參軍

寄韋南陵

寄盧侍御

寄王明府

寄王漢陽

寄鄭少府

天姥吟留別

金陵留別

南陵別兒童

別山僧

送竇明府

送族弟沈

灞陵行送別

送從弟棄

送程劉二侍

送族弟綰

別校書叔雲

酬中都小吏

梁王棲霞山

把酒問月

代寄情人

思邊

代美人愁鏡

示金陵子

卷十五

五言律

贈孟浩然

溫泉侍從

口號贈徵君

贈崔龜浦_{二首}

贈錢少陽

寄淮南友人

寄趙少府

寄王漢陽

望柳色寄_王

寄殷淑

夜別張五

別諸邑

別龔處士

渡荆門送別

別宋之悌

李詩鈔述註

目錄

九

南陽送客

送張舍人

送裴大澤

送白利

送殷淑_{二首}

送友人

送友人入蜀

送李青

送別

送王孝廉

送梁四

侍從宿溫泉

陶家亭子

興德寺閣

新平樓

岳陽樓

謝眺北樓

崔八水亭

太原早纔

宿荀媪家

金陵三首

武昌懷古

謝公亭

宿巫山下

牛渚懷古

雍尊師隱居

訪道士不遇

宛溪館

脩靜寺

觀獐

觀胡人吹笛

長信宮

哭王炎

哭蔣徵君

七言律

贈郭將軍

寄崔侍御

別中都兄

送賀監

鳳皇臺

鸚鵡洲

崔明府丹竈

東谿幽居

李詩鈔述註

目錄

十

五言排律

贈易秀才

中丞宋公

贈史郎中

寄王方城

寄孟浩然

宣州九日

送友人

送梁公昌

送張十一

送紀秀才

送諸邑

西靈塔

四皓墓

卷十六

五言絕句

撫浦歌二首

獻從兄

寄上吳王

京兆常參軍

別東林僧

送陸判官

送宋少府

泛鵲山湖首

遊洞庭二首

九日龍山

杜陵絕句

奔亡道中

中都東樓

清溪聞笛

獨坐敬山亭

自遣

憶東山

重憶

咏鉞上鸚鵡

觀放白鷹

勞勞亭

怨情

越女詞二首

巴女詞

李詩鈔述註

目錄

十一

哭善師紀叟

七言絕句

橫江詞四首

東巡歌五首

西巡歌六首

峨眉山月歌

贈賈舍人

贈汪倫

王昌齡左遷

送孟浩然

送賀賓客

送鄭澗二首

山中問答

東魯門泛舟

遊洞庭四首

望瀑布水

登五老山

望天門山

客中行

早發白帝

穠下荆門

越中覽古

蘇臺覽古

黃鶴樓吹笛

洛城聞笛

山中對酌

聞酺不預

見杜鵑花

長門怨二首

陌上贈美人

美人半醉

夜郎寄內

李詩鈔述註

目錄

十一

李詩鈔述註卷一

蒲林兆珂

樂府

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
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
冥猩猩啼烟兮鬼嘯兩我縱言之將何補皇靈竊恐
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竟舜當之亦禪禹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一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
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
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溪
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臧

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
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斑死為
水神按地志潭州湘陰縣瀟湘之尾洞庭之口有
苗陵廟王粲登樓賦步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

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詞山鬼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
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蜀都賦猩猩夜啼注猩猩
似猿人面能言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左傳震電馮
怒注馮盛也禮記堯授舜舜授禹者時也說苑白
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見困於漁者豫且東方朔
客難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竹書舜囚堯後偃
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山海經蒼梧之丘其中有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二

疑山馬舜之所葬湘中記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
曰九疑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楚詞湘
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楚忽兮
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
山自海陽下全州下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
蒸水合趣潭州以入于洞庭樂府遠別離者別離
十九曲之一舊說此詩大意謂人主無借人國柄
借人國柄則失其權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

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以發興日慘慘雲冥冥喻君
昏於上惺惺烟鬼嘯兩則形容小人蔽主而亂政
也如是則時事日非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
忠而適以取憎於權臣也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
禪禹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
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與耳末二句言事
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按唐史
高力士傳明皇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三

番夷不襲付諸將寧不暇耶又帝齋大同殿曰海
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付林甫若何自是國權卒歸
李林甫楊國忠軍權歸安祿山哥舒翰等幾於亡
國白詩之作其在明皇天寶之末乎又一說此太
白晚年之作也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
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
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
堯舜禪禹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

其辭托興英皇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俗
言之者無罪耳

公無渡河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竟咨嗟
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
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
渡為旁人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掉河
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四

予公乎持骨於其間整篋所悲竟不還

酈道元水經注河出崑崙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混
濁故色黃自積石過燉煌酒泉至龍門凡三千餘
里書浩浩滔天又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其度土
功木玄虛海賦或屑沒於鼃鼃之穴或挂骨於岑
嶽之峯瑩篋樂器也其狀如瑟二十五絃或二十
四絃漢武帝命侯暉造或曰侯調因姓及聲坎坎
應節故名坎侯今訛為瑩篋又云本鄭衛音以其

亡國故號空侯。操九引有筦篥。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筦篥。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有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而死。妻乃援筦篥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柰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筦篥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蓋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為喻云耳。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五

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巖。扪參歷井仰

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石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六

楊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蠶叢栢灌。魚鳧開明。積三萬四千歲。九域志。峨眉山在蜀峨眉縣。太白山屬秦鳳翔府。鳥道四百里。橫絕峨眉。初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誘蜀王。秦有金牛。蠶叢以遺蜀。命五丁力士開道。以引牛路。始通。秦伐蜀取之。置郡以李冰為守。號所開路曰金牛圖經。高標山一名望高山。嘉定府之名山也。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

岐陽烏回翼手高標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
常有烟霧霰雪嶺上乃入蜀之路蜀都賦馳九折
之坂注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即梁山河圖括地
象岷山之地上有井絡甘氏星經井四星在參左
足下並蜀分野高唐賦股戰脇息注脇歛也屏氣
而息或曰股脇即身之股脇也懼則股戰勞則脇
息鄰道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千里連山絕險
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張孟陽劍門銘壁立千仞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七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超超形勝之
地匪親勿居圖經錦城成都郡名王僧虔技錄相
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蜀道難此篇新唐書據
范攄友議為嚴武鎮蜀欲殺房琯杜甫作洪駒父
詩話據唐書撫言太平廣記太白入京在天寶初
與武鎮蜀時遠嘗見李集一本注云諷章仇兼瓊
作蕭士贇以為刺明皇幸蜀作按太平廣記太白
初自蜀至京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為文太

白出蜀道難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為謫仙人又攷
太白本傳太白自蜀游山東南入會稽與吳筠
筠被召太白亦至京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
也無出蜀道難之說韋綯劉賓客佳話太白此篇
刺嚴武作後韋臯鎮蜀陸暢為蜀道易以佞臯
喜賜羅八百疋綯唐大中人去太白時近疑是

梁甫吟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八

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
綸廣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
不可當當年頗似尋常人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
揖山東陰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
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
此何況壯士當群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
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特大笑生電光倏燂晦冥
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閭者怒白日不

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獫狁磨牙。競人肉。窮虞
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
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
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美兵無劇孟。亞夫咤爾為徒
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
會起屠釣。大人峴岿當安之。

諸葛亮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甫吟其辭曰步出齊
城門遙望滄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九

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
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朝歌在南州棘津在廣川縣北有棘津亭呂望東
海上人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八十釣于
渭濱九十身為帝師三千六百釣指釣渭十年割
事也鄰食其高陽人里中謂之狂生沛公召生方
踞床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輟洗延坐又鄰生馮軾下齋七十

餘城又食其家貧落魄河圖帝紀雷天地之鼓也
神異經玉女投壺不接天為之咲則電列子杞國
人憂天崩墜廢於飲食獫狁狀如驅龍首食人騶
虞仁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獫狁屬尸子中
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孫而右搏彫虎又吾國有
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吾國莫敢近也
有以勇見吾子者獨却行齋踵焉所以稱于世晏
子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十

言之於公餽之二桃計功而食公孫捷曰吾再拜
隱虎功可以食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御三軍者再
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鼃啣左驂治潛行
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鼃頸功可以食二子
慙而自刎治子亦自刎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
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也咤說文嗤咲也楚人謂相嘲笑曰咤岷岷
不安貌王僧虔技錄相和楚調五曲內有梁父

西溪叢語李善注蔡邕琴頌云梁甫悲吟不知
為梁甫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三
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於南
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甫泰山下小山名諸
葛亮好為梁甫吟恐取此意太白亦祖其意而衍
之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士

女碧紗如烟隔牕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
如雨。

黃雲謂塵埃與雲相連而黃也淮南子黃泉之陰
上為黃雲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善
文詞滔鎮襄陽挈其妾行音問久絕蘇氏織錦迴
文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名旋機圖發蒼頭齋
至襄陽滔感其妙絕因迎之庾信詩彈琴蜀郡卓
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道啼

烏恒夜啼烏夜啼清商曲也樂錄云江左所謂
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宋元嘉中徙
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
帝聞而恠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扣
齊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為南兗州刺史因作
此歌其詞云龍為意不開烏夜啼夜夜望即來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越舞歡未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士

畢青山欲斷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墮
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越絕書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一
名姑胥臺在姑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樂
臺以望湖夫差因而飾之史記吳破越越進西施
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遊姑蘇臺山畔半
日將晚也東方日出也蓋自晝而夜自夜達旦其
樂之荒淫無厭足也樂錄烏棲曲烏獸三十一曲

之一此詩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溪得國風刺詩之體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君不見
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
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
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
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鐘
鼓饌王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
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
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五

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皆與之金其不言黃者一
金為萬錢也周制一斤為一金秦以一鎰為一金
鎰二十四兩也漢以一斤為一金太白金上裴長史
書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

子悉皆濟之千金散盡良非虛語岑夫子疑即
參杜少陵詩云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丹丘生
即元丹丘太白有答贈詩曲即將進酒之曲漢煊
蕭競歌也魏晉以來或頌主德或詠戰功歌之可
以使人感慨於古今知豪華之不足恃不如飲酒
之為樂也子建名都篇歸來燕平樂美酒斗十千
平樂觀名丹元子步天歌五個吐花王良星丹鉛
錄云馬鬣前為五花象星義少記孟嘗君有孤白
裘直千金東方朔曰銷憂莫如酒將進酒者漢經
蕭競歌二十二曲之一太白此篇叙宴會之樂亦
自慰解之詞耳與古詞異

行行且遊獵篇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矯胡馬秋
肥真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
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鷄迸落連飛海
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五

白首下帷復何益、

壯齊盧潛與弟遂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不讀書耳漢書明帝欲征匈奴竇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趙充國曰秋馬肥瘦必起真白山名在龜茲國本名白山曰冥者以其在壯也曹子建七啓忽躡影而輕騫影日景也躡言疾也鞘鞭鞘也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西都賦機不虛穢中必疊雙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五

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飛騫鳴鏑也辟易開張而失其故處漢書赤泉侯人馬辟易數里又董仲舒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唐書韋義舉中有石曰磧入匈奴界有沙磧長五百里行行且遊獵篇樂府征戍十五曲之校獵曲也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亦自乾云耳

飛龍引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史記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鬚髯下迎帝帝乘龍而上昇後宮群臣從者七十餘人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僊經丹砂為黃金服之昇僊又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駕和鸞車鈴也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六

在式曰和在鑣曰鸞以其效鸞鳥之聲故曰鸞黃帝姓公孫始作車故曰軒轅以土德王故號黃帝飛龍引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飛昇之事

天馬歌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歇鷄鳴刷燕哺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天馬呼飛黃趨目明

長庚臆雙鳬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未曾
陪時龍躍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
白壁如山誰敢沾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
應君軒駮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闔門
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
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
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雖有玉山
禾不能療苦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權兩眉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七

請君賻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天馬即漢志所謂大宛國渥洼之神馬也大月氏
本居燉煌祁連間後為單于所破乃遠徙大宛故
謂渥洼為月氏窟也天馬歌驂騑騏驎虎脊龍文
傳玄乘馬賦鬣如綠髮氣蓋青雲黃伯仁龍馬頌
蘭筋參情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號曰蘭筋玄中
目上陷如井字也天馬歌志倜儻精權奇伯樂曰
良馬可以筋骨相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失若亡

李詩鈔述註

卷一

大

若此者絕塵弭轍天馬歌天馬來遊崑崙又天馬
來從西極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荆越顏延年
天馬狀如山為風值雲成電淮南子黃帝治天下
青龍進駕飛黃服皂符瑞圖騰黃者神馬也其色
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乘黃亦曰飛黃長庚
太白星也謂眼如太白星有光耀也臆胸也安驥
書雙鳬胸謂胸前兩邊肉如鳬鳥之欲向上也後
漢張讓說靈帝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用灌南北
郊注翻車設機以引水渴鳥為曲筒氣接水上謂
馬之昂首如渴鳥之狀也相馬經汗溝欲深口中
欲得赤赤即紅光也汗溝在前胸脾間赭白馬賦
汗溝走血天馬歌露赤汗謝莊舞馬賦汗飛赭沫
流朱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逸曰韁在口為戰在
頭為羈紫燕古良馬也庾信謝馬啓柳谷未開翻
逢紫燕顏延之天馬狀白驥朱文綠蛇紫燕驪馬
搖銜走也矯矯首也天馬歌蕭浮雲亭曉上馳浮

雲翻言馬之蹀躞驚矯如浮雲之翻動也說文蹀
躞住足也呂觀表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逸景良馬也褚白馬賦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
洪胤穆天子白雲謠白雲在天丘陵自出戰國策
騏驎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幕之騏驎於是
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田子
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僕曰此何馬耶曰公家畜

李詩鈔述註

卷一

花

也瘦而不用故出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而棄其
身仁者不為束帛贖之張衡七命大梁之黍瓊山
之禾注瓊山即崑崙也山海經崑崙山上有木禾
長五尋大五圍莊子伯樂曰我善教馬編之皂棧
注棧樞也魏武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史記造父
取桃林驂騮駮駮之穆王王使造父為御西巡
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天馬歌古樂府車馬六曲
之一此篇蓋為逸群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亦

太白自傷之詞

行路難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
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水塞川。將登太行雪
滿天。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
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
滄海。

水衡記黃河十一月十二月名慶凌水冰斷復結

李詩鈔述註

卷一

辛

盛起成層也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魏武苦寒
行壯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
之摧夢即夢澤也書雲王夢作又冰塞黃河雪滿
太行正所謂行路難也是以不遑飲食四顧無策
惟有託跡釣舟或可自遣也然東西南北總多岐
路總有風波則所難行者非惟黃河太行已也即
碧溪夢澤亦未足避世直須挂帆滄海永辭世路
庶可無行路難之嗟耳行路難古樂府道路六曲

之一

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薄衣色寒。
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
端上有青真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
飛苦。夢魂不到闕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京兆長安縣漢唐所都。炙轂子絡緯。莎鷄古今注。
促織一名絡緯。戴延之西征記。太極殿上有金井。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主

闕長相思樂府怨思二十五曲之一

春日行

溪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
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
天行。因出天池沆瀣樓。船聲激波浪驚。三千雙娥
獻歌笑。過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為
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僊人飄飄下雲輅。帝不去
留鑄。京安能為軒轅。獨往入宵冥。小臣拜獻南山壽。

陛下萬古垂鴻名

紫清紫宮清都天帝所居也。昇天行古樂府曲名。
漢武帝於建章宮北作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
洲。天池即太液也。三十六帝道家所謂三十六天
之帝君也。鑄京武一所。營即唐長安地。相如封禪
書前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稱首春日行時景二
十五曲之一。白則以天子之事言之。謂春宮深沉
宮人乘閑而彈箏手托冰絃以語怨。春風吹落於
君王之耳。則知此曲乃是昇天行。頌美天子之遊
樂者也。出太液沆瀣窮極臺池之勝。內而宮娥
獻歌笑者。三千鳴鐘考鼓以相樂。外而百姓歌太
平者。群聚含哺鼓腹以相慶。天子則端拱無為而
天下自寧。於此欲僊遊昇舉。天帝固欲迎之。群僊
亦下雲車以待之矣。但帝以臣民為念。不忍如黃
帝遽乘飛龍而獨去耳。帝不忍舍吾之臣民。吾小
臣將何以答於帝乎。惟願萬有千歲壽如南山永。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主

為臣民之主垂鴻號於無窮耳

前有尊酒行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尊渌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相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斯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河益。

渌水名出豫章康樂縣在烏程鄉有井官取水為

酒與湘東鄧縣年常獻之世稱醺醪酒廣韻酤飲

李詩鈔述註

卷一

重一

酒朱顏貌按樂府觴酌七曲有前有一尊酒此云前有尊酒行即其曲也

筌篴謠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

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

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

為諫議大夫不屈乃歸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管蔡挾武庚

作亂周公誅武庚并管叔放蔡叔漢孝文時淮南

厲王不軌徙蜀死輜車中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

李詩鈔述註

卷一

重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管仲少時與鮑

叔牙善仲曰吾始困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

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有不利也生我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筌篴謠亦曰筌篴引即前公無

渡河也前敷其義此則用其名以慨朋友之道缺

也莫登龍莫騎虎喻論交者不可以賤而干貴也

蓋自古貧賤之交不相忘於富貴者惟子陵與之
武耳今無論交友即兄弟懿親尚有視為路人者
况他人有心如隔江海安能必其傾心而相信哉
未能相信遽輕言以相託則對面之間已如九疑
之難測雖暫以然諾相許終難保其不渝譬之桃
李多花必早零落豈能如松柏之後凋乎夫相知
莫如管鮑自貧賤以至富貴死生不相忘棄此道
寥寥時俗益偷繼其遺蹤者誰耶此詩與杜少陵

李詩鈔述註

卷一

辛

貧交行同意

日出入行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
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
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義和義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
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
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莊子曰日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文中子曰出乎地萬
物蕃息淮南子曰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
此而薄於虞淵義和至此而回莊子夫道伏羲得
之以襲氣母日月得之以終古不息前漢律曆志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
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郭象莊子注
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榮澤者不謝婁季如秋霜
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

李詩鈔述註

卷一

辛

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故
堯因是立羲和之官淮南子魯陽公與韓蕢戰酣
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書矯誣上帝易
括囊無咎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
帝系譜天地初起溟滓鴻濛司馬彪莊子注溟滓
元氣自然也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二十一之一
日出行也此篇大意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
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李詩鈔述註卷二

蒲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樂府

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挿。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

李詩鈔述註

卷二

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

考工記凡為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

材漢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斬首捕虜三千餘級封

冠軍侯陳孔璋機飛兔流星注言疾也白羽箭也

六韜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影赤莖白羽以

銅為首吳越春秋薛燭善相劍吳王取純鉤示之

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

塘郭元振劍歌琉璃匣裡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

月唐志玉關在肅州即光武所閉以謝西域者易

雲從龍風從虎後漢天文志太白星主邊兵史記

天官書旄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昂七星為旄頭劉

向新序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已量於澤

矣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

曰紫塞一說岱山有紫羶城傍有草生皆紫色故

曰紫塞又一說塞地多寒草色皆紫故曰紫塞王

僧虔技錄胡無人相和歌三十八曲之一酉陽雜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俎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云太白入月敵可

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

北風號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

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嘆雙蛾摧倚門望行人

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

金鞞鞞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

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
尚可塞壯風雨雪恨難裁

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壯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注
龍銜燭以照太陰視為晝噴為夜吸為冬呼為夏
又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壯極之門曰寒門注積寒
所在故曰寒門韓詩外傳雪花曰霰如席極言其
大也軒轅臺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處在燕山
之南幽州古冀州域輶軒藏箭室也壯風行樂府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三

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

髻無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注胡即幽風所云狼

跋其胡胡領下肉也冠纓垂於領下如狼之胡故

曰胡纓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吳邪命國中作

金鈞令曰善為鈞者賞百金作鈞者甚衆有人貧

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成二鈞獻於

闔閭詣宮門求賞王舉衆鈞示之鈞師向鈞而呼

二子之名吳鴻尾稽兩鈞即飛着父之冑吳王大

李詩鈔述註

卷二

四

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
故劍名吳鉤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
何能曰臣之劍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
曰天下無敵矣史記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七十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
會客自迎侯生侯生薦力士朱亥同飲酒公子起
為壽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
間耳遂延為上客楊惲書酒後耳熱拊缶而歌烏

烏曹植七啓慷慨則氣成虹霓史記秦破趙長平坑趙卒二十萬衆進圍邯鄲趙數請救於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以窺望平原君使讓公子無忌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卧内得虎符奪晉鄙軍使朱亥袖鐵槌四十斤槌殺晉鄙遂將其軍進拔秦軍解邯鄲圍樂府俠遊二十五曲中有俠客行此篇似因鮑照詩開帷草太玄茲事殆愚狂之意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五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唐志天山在交河郡漢書注即祁連山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白登臺漢書匈奴傳冒頓圍高帝白登七日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青海在西域近吐谷渾城

周八九百里唐奇舒翰築神威城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關山月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

獨漉篇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溪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擊方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李詩鈔述註卷十

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鵂為君一擊鵬搏九天列士傳楚王夫人嘗納涼而抱鐵柱有感產一鐵王命鑄鐔鑄為雙劍一雌一雄鑄鐔留雄而進其雌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殺鑄邪鑄邪子眉間尺因殺楚王王子年拾遺記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時在匣中如龍虎吟曹子建七啓步光之劍陸斷犀象

幽真錄楚文王少好獵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
王獵雲夢毛群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睜目遠瞻俄
而雲際一物翱翔飄飄鷹便竦翻而升轟若飛電
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兩
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此大鵬雛也獨漉篇即拂
舞歌五曲中獨漉篇古詞云獨獨漉漉水深泥濁
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嗷嗷鳴鴈遊戲田畔我欲射
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征我心何念與之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七

同并空床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
鳴鞘中倚床無施父寬不報欲活何為古詞為父
報讎太白則為國雪耻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
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精衛費木石龜鼈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
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

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列子五山一岱輿二負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
其根無所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
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
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億
萬計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淮南子日出於暘谷
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河圖緯象郊之臨

李詩鈔述註 卷二

八

上為扶桑日所升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宣威
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僊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
望之如雲秦始皇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入海求
神人漢武帝好神僊李少君言於帝曰祀竈則致
物丹砂可化為黃金海中神人可見於是天子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精衛鳥名博物志
昔炎帝之女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為精衛常啣西
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紀年周穆王三十七

年征伐大起王師東至九江之龜鼉以為梁驪山
始皇所葬茂陵武帝所葬劉何傳始皇冢見發其
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行火求羊燒其藏柳
漢高紀項羽掘始皇冢收其財漢武帝嘗茂陵三
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陵中歲久積多後赤眉賊
入長安計三十萬人取物不能盡典論喪亂以來
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此題前
無所聞似取高唐賦所謂愁思無已嘆息垂淚登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九

高遠望使人心瘁之意而言神僊之事以通諷諫
耳

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取關人烏啼白門柳
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
氣凌紫霞

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母念豐沛不樂高祖使
匠胡寬營於長安物色惟舊移諸故人實之士女

老幼相攜路者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途下
竟識其家移者大悅名新豐白門洛陽西門也猶
秦以長安東門為青門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
柳可藏烏懼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呂大臨考古
圖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
之四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香
爐鏤以奇禽獸皆自然能動按樂錄楊叛兒本
童謠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

李詩鈔述註 卷二

十

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
為叛也

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
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
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隨龍虎爭
欲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
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醉巢由洗耳何獨清

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綺皓商山四皓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呂后強留侯畫策乃令呂澤奉書迎四皓上擊黥布歸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髮皓白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七

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等數歲公逃避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搖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

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竟不易太子逸士傳巢父

光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光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按明皇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太白此詩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感而作既言四皓又及巢由言四皓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七

一出商山其隱操不終已不能追巢由之高然猶能羽翼國本乃嵩嶽之與商山同一隱逸同一聘召同遇太子之事而希夷等徒以高議闊論未能如四皓之出以一言繫漢家之重而成羽翼之功故末云浩歌望之其意微矣樂府觴酌四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鞠歌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混之卞和耻楚國青蠅何太

多運城白壁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肝
足鬼聽曲知穽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
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
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
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卞和得玉於楚之荆山
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文
王即位復獻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成王即位

李詩鈔述註

卷二

李

抱其璞哭於郊王曰先君輕刑而重剖遂剖之得
美玉乃封為陵陽侯詩箋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
白使黑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列女傳姜倩者管仲
妻也穽戚欲見桓公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外
桓公出穽戚擊牛角而高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
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
牛薄暮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
之穽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其妻倩曰

古有白水之詩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
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穽戚之欲仕國家
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見之因以佐齊國
以治說苑秦穆公徵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穀羊之皮將市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
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
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
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語大悅以

李詩鈔述註

卷二

李

為上卿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
春秋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鄰道元云磻谿中有
泉謂之茲泉即太公釣處其水清冷神異北流一
二里注於渭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
夜魚無食者上有異人謂之曰子復釣必細其綸
芳其餌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
魚腹得書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管子法言扁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

嘆曰仲父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者惟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此詩蓋深嘆今之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卒之無可奈何惟目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才不用於時蓋亦有感而作乎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

幽澗泉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鳴徽高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七

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颺颺兮萬尋中見愁懷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志而聽者淚淋浪以沾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憤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物理論琴欲高張瑟欲下聲顏延之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稽康琴賦張急故聲清絃長故微鳴廣韻颺颺風貌又颺高風也琴賦紛淋浪以流離宋玉對問引商刺羽雜以流徵和者數人張衡

歸田賦彈五絃於妙指詩太序情發於聲此謂澗泉松風之聲懷鳴客愁之狀皆寓於琴聲之中也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王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之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七

鮑照詩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太白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若明妃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漢書呼韓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服毒而死單于葬之胡地多白草而此家獨青樂錄王昭君清商曲七曲之一此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髮入春。市萬古共悲辛。

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七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天下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其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歌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芙蓉即蓮花也。團扇合歡扇也。漢史呂后傳。高帝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二千里。當使誰告汝。太后聞之。怒曰。迺欲倚汝子耶。召趙王。鴆殺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瘡。

樂使居鞠域中。名曰人羣。漢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冰其名。陸韓卿中山孺子妾歌。賤妾終已矣。君子定何如。

荊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初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號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九

白帝。寰宇記。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魚復縣曰白帝城。今夔州也。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冬水淺。石露二百餘尺。夏水漲。惟見丈許。諺曰。瞿塘如馬舟。人莫下。瞿塘如象舟。人莫上。五月水漲之時也。蛾。蠶蛾也。撥穀布穀也。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荊州歌。

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裡。君家阿那邊。

王僧虔枝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
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
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
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
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九

條羞故林。免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繫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援龍鬚席。從
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
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
陵臺。

錦水即成都錦江也。此水濯錦鮮於他處。故名鄭
氏婚禮贊鴛鴦為雄雌相類。飛止相匹。漢武帝少
時。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

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及為后。擅
寵嬌妬。後以巫蠱事罷歸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

郡成都司馬相如工文詞。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
君取酒。因干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長門賦。以悟
主上。后復得幸。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
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上雪。皎
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又今日斗酒
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又凄凄

李詩鈔述註

卷二

十

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人心。頭白不相離。相
如感之而止。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儼如
草一名縉雲草。東宮舊事。太子有猶坐龍鬚席。西
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琥
珀枕。宋書武帝紀。寧州常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朝
國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
築青陵臺。何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
飛。羅當奈何。又為鵲雙飛不樂。鳳皇妾是庶人不

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墳有
鴛鴦栖其上聲音感人化為蝴蝶臺在開封府樂
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太白此詩蓋為明皇寵武
妃廢王后而作

採蓮曲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
明。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
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五

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壯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
樂錄草木二十四曲中有採蓮曲

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
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
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
長鯨。

月令仲秋鴻鴈來韓詩外傳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宋王太言長劍倚天外晉紀斬鯨鯢而拜園觀樂
府游俠曲二十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臨江節士
文失其名。惟古樂府載陸厥臨江王節士歌。節士
慷慨髮上衝冠。擧手挂若木。長劍竦雲端。

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
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
樓船壯心歎。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五

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
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為嬰孩。羌笛橫吹阿鞞
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
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狂風喻當時之反側者古月喻舊都也竊弄盜竊
而侮弄之也章華臺楚伍子園所作左傳楚子成
章華之臺臺在唐南郡華容縣楚舊都地北落星
名甘氏星經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

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晉王濬為益州
刺史作大船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
起樓橈開四門出其上皆得見其往來以濬為龍
驤將軍率巴東將軍唐彬等下巴蜀以伐吳毅梁
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爾雅釋名
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王帳將帥
所居即幕府也唐天文志羽林曰天軍大將軍一
星出羽林西南河魁九星為文曲與大將軍相近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五

吳張遼為孫權將多有功號紫髯將軍漢文帝時
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
細柳上自勞軍至灞上棘門直馳入及至細柳先
驅至不得入有頃上至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
傳令開門門士請天子按轡徐行至中軍成禮而
去天子嘆曰此真將軍矣向者灞上棘門軍兒戲
耳羌笛雙笛也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橫吹胡
樂也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梅花落晉桓伊

善笛撰折楊柳落梅花曲尤盡巧妙阿鞬迴亦胡
笳曲名也獻凱者周官大司樂王師大捷則令奏
凱樂漢宮室疏麒麟閣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麟
麟造宣帝甘露初圖功臣於其中樂府征伐五曲
中有司馬將軍歌太白則以時事言之當時必有
美兵於荊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北落明光上應
星象矣諸將猛勇勢若雲雷直欲揮電劍斬長鯨
其駕舟師而南下則駛目壯心如王濬下三蜀而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五

伐吳揚兵張旗長江亦為之翻浪也當是時主帥
尊居幕府紫髯峨冠而軍威之肅又如亞夫之營
細柳揖天子而不拜真將軍也豈若灞上棘門為
兒戲哉羌笛奏於月明之中以寫其從軍之樂將
軍舞劍志欲吞胡壯士喧呼聲震天地其敵懾功
成奏凱於天子則當畫像於麟臺如漢家故事也
此亦頌美一時之功

君道曲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
身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
可成牆積德為厚地

書帝德廣運詩王之爪牙疏為用爪獸用牙以防
衛其身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也校者以木
為闌也詩大雅綿注築牆者梓聚哀土盛之以藥
而投於板中校所以築板者也太白自注梁之雅
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
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史記燕世家秦滅燕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
名為人傭保於宋久之乃出擊筑而歌客無不流
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曰高漸離也始皇赦之乃
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以鉛置筑中復進舉筑朴秦
皇不中遂誅應邵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

擊之吳世家公子光與王僚爭國光伏甲士宮
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魚中以進遂刺僚光立
是為閻閭司馬遷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
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襪子大抵言感
恩重而以命相許也

李詩鈔述註

卷二

五

李詩鈔述註卷三

蒲林兆

樂府

結客少年場行

紫燕黃金瞳。稜稜搖綠鬃。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
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
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
啖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

李詩鈔述註

卷三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紫燕馬名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聘之處女。將比
見王。道逢老翁。自稱猿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隨一
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猿公即跳於竹枝。橋折墮
地。處女即接。末猿公操本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
因舉枝擊之。猿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雄風風
之勁者。宋玉曰。此大王之雄風也。列士傳。荆軻發
後。太子自相氣。是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史

記荆軻與舞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鍾
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
曲中有結客少年場。注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
報怨。洛北。却為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
後漢書曰。蔡遵為吏部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
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而無成
故有斯作也。太白全祖此意。

長干行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遊牀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滪灘堆。
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逢行跡。一一生綠苔。
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吳都賦注江東謂山岡間為千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號為千中有大長千小長千皆相屬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望夫臺在忠州南十里古樂府灩澦大如股瞿塘不可觸土人以此為水候五月水漲時不可行舟也龜蝶多黃感金氣也渝州記閬白三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謂三巴又以永寧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徙龍義為巴西謂之三巴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三

池州之鴈汭下八十里名長風沙江南謂水邊可田曰沙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千行

上之回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離宮天子遊幸之別宮非正朝會之所也西都賦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閣道複道也為飛閣通道以往來者也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日行黃道人君動法於日故行曰黃道細柳在長安西北甘泉在馮翊雲陽西北八十里自秦以來祭天屯兵之處渭川老呂望也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遇童子問途而及治道童子云治天下猶牧馬也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瑤池宴周穆王事漢武帝元封四年因至羅浮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四

通道回中後數遊幸其歌曰帝遊后闕望諸國月文臣內奴服梁簡文上之回前旆拂回中後車過桂宮是上之回乃古曲之名武帝所定之辭也此詩言漢武幸回中不過溺志於神僊之事非能如文王之獵汧渭黃帝之至棄野而求賢問道者也時明皇亦好神僊故諷之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大雪豈足遠行時

春蕙忽秣草，莎鷄鳴西池。風摧寒樓響，月入霜閣悲。
憶與君別年，種桃綠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
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黃龍府契丹地名西域，傳天山冬夏常雪。一曰白山，一曰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也。遠行謂成邊也。莎鷄，促織也。樓，一名樓閣。齊眉，桃初長也。百餘尺，則桃已大矣。落成枯枝，則又老矣。時更物變，萬里遠征，恐其終不得見，流淚而悲傷，是誰知之哉？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徒自知而已。樂府遺聲怨思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紵辭三首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隣子。且吟白紵停淶水，
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
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漲。

曹植詩：誰為發皓齒？宋玉好色賦：序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

如臣東隣之子。淶水琴曲名。淮南子：手會淶水之

趨，韓非子：長袖善舞。西京賦：奮長袖之颺，纏郿縣

志。靈巖山在平江府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

焉。有館娃宮，禁臺響屨廊，西施洞，按白紵辭，即子

夜歌舞者之曲也。古詞：質如輕雲，色似銀制，以為

袍，餘作巾袍，以光軀中。拂塵在吳為白紵，在晉為

子夜。白紵歌又有白紵舞。紵，產吳地，故吳人以為

歌舞。云鮑照白紵詞：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六

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

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咲千黃金，垂羅舞榭。揚哀
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異君
賞，願作天池雙鸞鵲。一朝飛去青雲上。

鮑照白紵詞：千金顧笑買芳年。又詩：月幌雲窗。

其三

兵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飛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雲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王釵挂纓。君莫違。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練二曰青犢三曰漏影古樂府麗服鮮芳春又頻以春暉上林賦激楚結風文穎曰結風亦急風楚地風氣漂疾歌者依激結之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鮑照白紵詞吳刀楚製為佩幃又車急馬煩客忘歸按此三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妾薄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啖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始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陳琳檄吳將曰雨絕於天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

水不收宜深思之說苑安陵纏寵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陶隱居本草斷腸草不可食其名美好一名芙蓉花此詩當為明皇廢王皇后作按唐書王后帝為臨淄王時聘為妃將靖內難預大計後立為后久無子而武惠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帝怒欲廢后后兄守一懼為求獻勝浮屠明悟教以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令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事覺坐廢王諱作翠羽賦諷帝而帝不悟太白蓋託諷漢事耳樂府佳麗四十七曲有妾薄命

東海有勇婦

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金石忽慙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躡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

豁此伉儷憤然大義明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
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烈女籍竹帛已光榮
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女一掉船脫父於嚴刑
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讓新空衣有心竟無成
要離殺慶忌壯夫素所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
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
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九

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都城感之而願遂投水死
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字也
劉向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后以為伏虎闢弓射
之臧矢飲羽下視后也却復射之矢釋無迹夫誠
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漢刑法志孝文時太
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繫長安其少女緹縈
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天子悲憐
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為令烈女傳趙津女涓者趙

河津吏之女也初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
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
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
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軀軀易父
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涓乃攘袂操楫為簡子發
河激之歌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查冥冥
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濟
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盼兮主將歸呼來棹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十

弓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史記豫讓為智伯
報讎伏橋下襄子使兵圍之讓曰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襄
子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
吾可報智伯矣遂自殺通鑑外紀吳王僚子慶忌
居衛養士欲報讎吳王患之要離曰請君以罪逐
臣殺臣妻子焚之往投必得近而圖之闔廬後其
謀要離奔衛有頃與慶忌涉江中流因勢袖戈擊

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梓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救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使事不仁為故主殺新主不義梓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樂府正聲漢鞞舞歌五曲有關中有賢女

白馬篇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
關鷄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土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
發憤云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
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徑隱蓬蒿
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師古曰長陵安陵陽陵茂
陵平陵此為五陵而霸杜不與漢書徙吏二千石
高資富人及豪傑無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
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
西胡獻昆吾刀切玉如泥拾遺記越勾踐以白牛

馬祀昆吾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劍一掩日二轉
魄三斷冰四懸剪五驚鯢六滅魄七却邪八貞剛
以切玉斷金如刺削土木唐志隴右道臨洮郡今
為西和州李希布傳人言其使酒難近子貢相衛結
駟連騎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
夫子豈病夫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
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而去按樂錄
白馬篇齊瑟行也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土

翻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此篇亦以遊
俠言也寓刺譏於褒揚有風人之旨

怨歌行

十五入漢宮花顏咲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
薦枕嬌夕月春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沈憂能傷人綠髮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
鸚鵡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
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漢書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淫內寵稀復進見頗
飛燕諸婕妤呪咀後宮及主上遂退處東宮列子
鍾期死伯牙絕絃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
有怨詩亦曰怨歌行此篇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
遠怨而不誹

塞下曲四首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西域傳天山冬夏有雪折楊柳曲名古今注橫吹
胡樂也有黃鵠隴頭出塞入塞出關入關折楊柳
單于赤之陽望行人十曲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
環羈皆用白玉馬磔為勒白琉璃為鞍周禮鼓人
掌六鼓四金以和軍旅漢書傳介子傳樓蘭王嘗
殺漢使者介子使大宛至樓蘭與其王飲醉使壯
士刺之持首詣闕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
下曲

其二

駿馬似風颺。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揮羽破天驕。
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古今注秦始皇七馬一曰追風九域志渭橋在京
北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三輔舊事秦於渭南
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造長橋
三百八十步匈奴遺武帝書胡者天之驕子星昴
星也昴星光外射如芒刺也唐天官書昴曰旄頭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主胡星動則胡起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
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

其三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漢書匈奴至龜茲馬肥弓勁則入塞漢置郡國與郡
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兵發使者至郡合虎
符乃聽受之龍沙者龍庭之沙漠文帝序傳龍荒

朔漠莫不來賓後漢班超久在西域年老上疏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其四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
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甘泉地名在長安楊雄疏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
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畏
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地理志漢陽郡壺州有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其

大坂名隴底

塞上曲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嚴允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
後世征之未有得上策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
無策焉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原白池二縣王

讀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前漢匈奴傳應侯

曰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冒頓依阻其中匈奴失燕支山作歌曰失我燕

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班固從竇憲出塞銘燕然

山序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

遺寇漢書驃騎將軍過焉支封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瀚海而還注北海名按唐史太宗初即位頡利

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房玄齡等幸渭上與可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其

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群酋皆驚下馬拜翼日刑白

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上貞觀中太宗思雪此耻乘

其國亂乃命李靖等征之靖率勁騎三千破定襄

襲可汗禽頡利帝喜曰足澡吾渭北之耻矣此詩

頌其一時之勲借漢為喻也樂府塞上曲古征戍

十五曲之一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漢書班婕妤退居東宮作賦自悼云華殿塵生玉階苔南都賦羅襪躡蹠而容與曹子建洛神賦羅襪生塵謝眺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沈約望秋月詩入青瑣而玲瓏梁元帝秋思賦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家蕩婦對此傷情王僧虔按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

襄陽曲二首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迴渌水花月使人迷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九域志襄陽郡治襄陽縣渌水漢水也白銅鞮曲名樂府都邑二十四曲有銅鞮歌亦曰襄陽蹋銅鞮按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艷驚人目太白蓋用其題而闡言之耳

其二

且醉習家池莫看陸渌碑山公欲上馬喚殺襄陽兒晉羊祜鎮襄陽樂遊峴山有惠澤及卒人為立碑

山上望之者陸渌因號陸渌碑山簡鎮襄陽諸君有佳園池簡出遊置酒輒醉名高陽池兒童歌之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

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大

漢水之堤也樂府常歡林薛分手桃林岬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按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大堤曲古今樂錄隋王誕為襄州時作

宮中行樂詞八首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裡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西都賦乘茵步壘

李白外傳沉香亭牡丹開明皇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樂府遺聲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子昉本事詩玄宗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良辰美景可獨聲伎為娛儻時得逸才詞咏可以誇耀於後遂召白時寧王邀白飲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十首白頓首曰臣醉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即遣二內臣掖扶之研墨濡筆二人張朱李詩鈔述註 卷三 九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十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趙飛燕長安人入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微行過主作樂悅之召入大幸立為后弟合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微刺貴妃

何止清平一調

其三

盧橘為秦樹。葡萄出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上林賦盧橘夏熟注盧黑也上林秦地故曰秦樹大宛國以葡萄為酒漢使取其實種之上林苑有葡萄宮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神僊傳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鳳止其屋東都賦天子睹萬方之歡娛樂同萬方亦是諷諫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咲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娥。文選玉樹青葱注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漢武帝所植於甘泉宮後庭宮中也朝未入者言其日晝視朝未暇遊適日晏罷朝乃乘輕輦以相過

也其從行之宮人笑語花間嬌歌竹下欲留明月
以醉嫦娥使昭陽第一人醉顏於月下以慰君王
之行樂耳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牕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
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小羅綺自相親
鮑照詩文牕繡戶垂羅幕唐禮樂志天受焉歌武
后作也天受年號有焉能人言呼萬歲因以制樂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主

曹植詩青樓臨大道舞人即選妓之能歌舞者也
長楊賦張羅綺之幔帷兮

其六

今日明光裡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三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紫殿
謝朓詩紫殿肅陰風土記義陽膺日飲祭之後
為藏鉤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敢對

人奇即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
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
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三籌為一都幸氏三秦記昭
帝母鈎戈夫人手奉時人效之因為藏鈎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
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彩仗行樂泥光輝
仗天子侍衛之兵仗也舊說移仗引唐制前殿便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主

殿喚仗入閣事按唐制以宣政為前殿常朝之所
紫宸為便殿朔望之朝遇朔望靈寢為食然後御
朝旋傳宣喚仗入閣此云移仗者乃天子行樂仗
移動於一時間耳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
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殿名以此漢書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閣
北闕漢武帝作建章宮治太液池有蓬萊方丈瀛
洲以象三神山韓詩外傳鄭交甫游漢皋臺下遇
二女佩明珠大如荆雞卵淮南子素女黃帝時方
術女維摩詰經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南薰壯
闕太液瀛洲行樂之地也水綠花紅鶯歌鳳吹行
樂之景也素女鳴佩天人弄球乃所以行樂也及
此風月之好又當為未央之遊蓋未央為聽治之

李詩鈔述註

卷三

重

所時雖行樂卒歸於政蓋寓諷諫之意

清平調詞三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山海經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天子壯征
東還乃循黑水發已至於群玉之山先王所謂策
府楚辭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禮樂志
房中樂有清調平調按樂史李白遺事天寶中白

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為樂植興慶池東沉香亭
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貞妃以步輦從選梨園中
子弟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
曰賞名花對妃子馬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箋宣
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宿醒未解援筆賦焉
龜年歌之太貞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
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
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會高力士

李詩鈔述註

卷三

重

終止也。妃重吟前詞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
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中宮所捍
而止

其二

一枝秣露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
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宿於高唐夢見神女曰妾本
巫山之神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飛燕新粧似芍藥之凝露即明皇所謂妃子醉
兮海棠睡兮同意皆像其容貌之艷麗耳以巫山
妖夢昭陽禍水入調蓋諷之也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名花指芍藥傾國指妃子以妃子對芍藥則名花
與國色兩相宜而相歡愛非惟人愛平花而花亦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愛平人也名花國色豈徒自相歡愛君王亦長愛
之帶笑而看之當此春風之時解釋萬幾之慮使
君心佚樂無少留恨者其在沉香亭之北倚闌干
之時乎釋恨此物何關國家自是含刺說者謂此
詞靡靡迎合上意大枉

鼓吹入朝曲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銑歌列騎吹颯香引公卿
槌鍾速嚴仗伐鼓啓重城天子憑玉几劍履若雲行

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間遨遊閭閻亭
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金陵古建康舊說楚共王埋金於此故名或曰以
其地接華陽金壇古今注短簫鉦歌軍樂也黃帝
使岐伯作以建武功揚盛德勸戰士也騎吹馬上
樂也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馬上奏之仗兵器也
樂書梁陳田獵制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為
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或戎服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此云嚴者以朝廷將朝備駕言也周禮天子左右
王几漢書賜蕭何劍履上殿漢制朝臣每五日洗
沐歸謁親閭風山名在崑崙上吳都賦朱闕雙立
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鉦歌三十二曲之鼓吹曲
也太白命題添入朝二字耳或謂諷永王璘入朝
而作

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

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
顧君采薪菲無以下體妨

未央宮名漢蕭何造列女傳楚昭王夫人齊女也
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迎夫人
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
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水
而死漢書元帝幸虎園闘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
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忝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詩國風采芣菲無
以下體下體根也二葉根莖皆可食然其根則有
時而美惡故采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
美也樂府遺聲佳麗四十七曲有秦女卷衣樂府
解題秦女卷衣言解衣以贈所歡也其辭曰咸陽
春草芳秦女卷衣裳

李詩鈔述註卷四

莆林兆珂子孟鳴父纂述

樂府

東武吟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王長揖辭成功
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恭承鳳皇詔歛起雲羅中
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

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宮
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
賓客日踈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雄
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漢書酈生長揖不拜事始
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於木鳳
口而頒行故曰鳳詔丹禁天子宮門塗之以丹而
有厲禁非侍御之人不得入也本傳白隨吳筠至

長安賀知章薦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
賜食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漢興服志乘與大輅
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驂乘東京賦樹翠羽之
高蓋注以翠羽樹於車上以為蓋也世謂之羽蓋
又謂之翠華溫泉在京兆府應源縣本漢之新豐
邑有宮在驪山貞觀十八年置後改名溫泉天寶
元年更名華清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明皇與
貴妃遊溫湯池白從行勅賜天廐飛龍馬故曰寶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二

馬魏書曹公所乘馬名絕景甘泉宮名漢成帝時
楊雄從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諷陸機文賦誦先
人之清芬史記金馬門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
謂金馬門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商君書飛
蓬遇飄風而行千里史記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
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
喜後進賓客盈門嘗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黃綺黃石公綺里季也王僧虔校錄

相和歌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行此篇
蓋太白被黜之後自述其志以別知己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凋歇
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
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崇一作藋趙武靈王起崇臺九域志崇臺在磁州

滏陽郡即邯鄲地師古曰連聚非一故曰藋臺崇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三

王神女賦眉聯娟似蛾揚兮西京賦金妃玉階朝
雲崇朝之雲言其易散也曹植詩朝雲不歸山邯
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音義邯山名邯盡也以
邯山至此而盡故名趙故都也袁淑詩沉憂懷明
發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邯鄲才人嫁為廝
養卒婦按楚漢春秋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
燕獄先後使者往報為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
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

利害說燕將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所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所養卒以報之此詩太白既點之作也借此發興以叙其際遇之始末耳然味其詞意瞻顧宗國戀戀君王有騷之遺意焉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髮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四

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太極無朕之稱不可得而名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傳玄詩東光昇朝陽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逸景何晃晃劉孝綽詩餌節馳賜谷昭曜出扶桑短歌行樂府相和歌辭平調曲之一古辭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辭雖擬之然其辭意則出

於騷肆為誕詞以寄興而已

發白馬

將軍發白馬旌節渡黃河蕭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朔那倚劍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曰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或謂將軍所乘之馬者非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五

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士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山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尺白起伐韓軍於武安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荆軻入秦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鐵騎甲馬也滹沱河在今太原府即光武水合得渡處曹操與孫權書與將軍會獵於吳下月窟西方也略謀也史遺沛公西略地又因張

良遂略韓地朝那在匈奴界即安定郡朝那縣去
洛陽千七百里朝那城燕然山名去塞三千餘
里漢書憲嘗破單于登燕然山勒石以誌功五原
郡名近匈奴界大漠沙漠也沙磧之外無人之地
風沙漠然故曰大漠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師古
曰掃者謂盡除之如掃地然樂府遺聲車馬六曲
有白馬篇

陌上桑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六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讎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
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
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
寒蟬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
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為太守則增一馬故曰
五馬飛龍言其疾也調笑和笑以相媚也謔戲言
也崔豹古今注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

仁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明
其不從古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青
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又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列女傳秋胡子納妻五日仕陳五年乃歸未至
其家見道傍有美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
曰力田不如遇豐年采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願
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當采桑以事舅姑吾不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七

顧人之金秋胡子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
乃向采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慚婦遂投河而死蟬
蟬屬毛詩注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碧草青梧亦
古羅敷行感稱其夫家美好之意也自有處亦猶
所謂自有夫者從一而終也樂府相和歌有陌上
桑亦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
出行亦曰採桑曲此篇言采桑之婦各有所託猶
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也

枯魚過河泣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
萬乘慎出入，栢人以為識。

說苑吳王欲從民，飯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臣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帝曰：魚固漁人所射也。豫且何罪？今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八

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臣恐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又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目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為氣怒，欲殺高祖。八年上從東垣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曰：栢人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治張敖之。

罪師古曰：栢人，本晉邑，在冀州。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報魴鯢，相教慎出入。

丁都護歌

雲陽上征去，兩岬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于寶樓神記：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囚徒十萬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九

人汗鑿其地表，以惡名曰由拳。即今丹陽也。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唱歌者舉重助力之聲。猶舂者相杵，舉大木者呼邪許也。漢書：沛公隱於芒碭山澤間，應邵曰：芒碭，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按樂錄：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都護丁晔收殮之。達妻高祖長女也。呼晔至閤下，自問歟。迄之事，每問輒嘆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舊說此篇是

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興千古之悲耳一說為常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為喻也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常堅引淮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立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

其為是與

相逢行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迴。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邀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二青鳥。更報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母令曠佳期。

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伎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王融詩。空閨積思生。古詩。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蕭子雲詩。春風蕩羅帳。漢武帝外傳。七月七日承華殿。忽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

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果至。二青衣。即前青鳥也。王寬與婦書。玉山青鳥。僊使難通。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俠路行。亦曰相逢行。

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晉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錦障泥。前有水。

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使渡無
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古今樂錄紫騮馬
曲蓋從軍遠戍懷歸之曲

少年行二首

築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滑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
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聲魯勾踐爭博勿相欺
史刺客傳荆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叱之軻入
燕與高漸離飲漸離擊筑荆卿和歌為燕太子入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一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
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何遜輕薄為城東美少年白馬黃金飾
延年荆

林郎篇依稀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
日正當壚

白鼻騮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
就胡姬飲

馬黑喙曰騮西京雜記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綠地
五色錦為障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按白鼻騮曲
舊註不言所自出當與紫騮馬為一類亦鼓角橫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一

吹曲之一也溫子昇白鼻騮辭少年多好事攬轡
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太白此詩狀當
時貴豪子弟之氣象蓋識之也

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華又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滄浪

釣叟即屈原所謂漁父也此詩全隱括漁父詞之意其太白涉難後之詞乎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
曲有沐浴子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舉頭低頭寫出踟躕躑躑之意靜夜思亦樂府曲
名舊注不存其題意今無所考

淶水曲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古

淶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秋波蕩舟人
吳都賦亘以淶水詩于以采蘋左傳蔡姬蕩舟於
晉書慕容廆載記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樂府解題
淶水古琴曲名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
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燕地

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征夫

閨女靡日不思惟方春觀物為懷更切如小雅軍

中則歌楊柳之依閨門則傷扶杜之實皆感春之

思也此詩言燕草方碧時在秦則桑已低枝而春

莫矣故君方感燕草而思妾不知秦已春深妾之

感時思君者已久而斷腸矣蓋極道春思之切也

末復言春風不相識尚時入羅幃况以人之有情

而相思曷能已耶按春思當為古琴操角調之曲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五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
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燕支山在陝西山丹衛城東南亦謂關支山即胭脂
脂也山出此草染造單于匈奴君號此成婦詞也
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秋高
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既回矣今而不
歸是無歸日矣蕙草乃女子所佩以宜男者亦復

就推是一年之景又虛度矣懷思之心當何如其
悲也按春秋二思古樂府無此曲梁蕭子雲有此
豈太白亦擬梁人耶

子夜吳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時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唐志京兆府有長安縣即今陝西漢唐所都也古
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吳聲四時歌亦曰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七

子夜吳歌晉女子子夜作

對酒行

松子栖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僊羽化竟何在
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列僊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黃初平丹溪人年十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愛其良謹將至金華山中四
十餘年後改字為赤松子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

也貴樂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曾東遊
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
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

我於蓬萊山莊子其生也若浮鮑照詩浮生急馳
電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
承禎謂其有僊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為謫
僊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為三十六帝外
臣有志於僊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
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僊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
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
乎僊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及老還童留形
住世之說妄也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
世忽如寄壽無金石固為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服食求神僊多為樂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紆與
素良有以與太白亦祖此意而作也

擣衣篇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七

閨裡佳人年十餘，嘯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
燕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
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州。君邊雲擁
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
鏡看愁髮。晚吹埤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
高高刺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
拂瓊簾蘇合香。瓊簾連枝錦燈燼，笑照孤寢
有使憑將金剪刀。乃為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六

君紅巾拭淚生氤氲，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
段雲。

古樂府中有尺素書，梁元帝《燕歌行》如何此時別。
夫婿金羈翠眊往，交河蕭子顯《春別詩》翻飛度燕。
雙比翼，簡文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鐙。梁元帝《閨詞》
塵鏡朝朝掩，張正見《閨怨》雲髮不勝愁。梁書《天竺》
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又大秦人採蘇合先，
其汁以為香膏，乃膏其澤，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

香也。梁武帝《河之水》歌：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
金蘇合香。江摠閨怨燈火無情照，獨眠劉緩閨怨
箱中剪刀冷。禮記：婦人或賜之蘭茝，則受獻。諸舅
姑又左傳：燕姑夢蘭，事則知蘭者婦人所佩之花。
李樂閨怨行：雲無處所人住在陽臺，此篇為戍婦
之詞，幽鬱之情懷思之切，形容殆盡。

長歌行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九

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
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貴白日。
富貴與神靈，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
畏落日月後，強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草木欲言者，生意萌動也。竹帛以竹為簡，貫之以
帛，史官紀事之書也。宣謂鋪張其事蹟也。畏落其
後，則往而在前者多也。晉顧愷之與簡文帝同年，
而髮先白，簡文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愈茂。

蒲柳之質望秋先零長歌行亦古樂府曲名古今
注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陸士衡亦
有長歌行

猛虎行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
為雍門琴旌旗潰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秦人
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輪一失闕下兵朝
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

李詩鈔述註

卷四

辛

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
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豈到下邳受兵
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
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長劍
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
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逸林三匝呼一擲楚人
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盼四
海雄俠兩追隨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
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為樂搥牛搥鼓會
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唐隴州汧陽縣有隴山秦州記隴山東西百八十
里登山嶺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
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
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瞻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
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主

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踰躅
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
衣襟兩河道河南河壯也秦人半作燕地囚者唐
都長安秦地也祿山既陷京師人被驅虜而入於
幽燕也胡馬翻銜洛陽草者賊兵屯東京時牧馬
於洛陽也一輪一失謂安慶緒寇潼關奇舒翰擊
却之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
出關遇崔乾祐軍於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

朝降夕叛謂廣平王俶與田紇棄護入洛陽慶緒走保鄴史思明降上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明終叛陰使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及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執承恩再反自稱大燕皇帝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為韓報讎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祖擊秦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圯上有一老父授之書曰讀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五

此為王者師矣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逐屬焉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韓信淮陰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梁敗又屬羽羽以為中郎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歸漢漢王以為大將宣城客者太白自道也嘗有

贈宣城宇文太守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楚辭楚辭象基有六博些王逸註崑音昆玉也蔽博著以玉飾之方言秦晉間謂之博吳楚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基博雅博著謂之箭投六者行六基故謂六博唐張旭善草書好酒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對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通典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五

兩者謂白與旭也漢書替蕭何曹參起秦為刀筆吏後漢耿純謂光武曰士大夫從大王遊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七略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莊子任公子為大釣釣魚而大魚食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潮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離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鷓鴣杓。鷓鴣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愛作春酒。壘麴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笛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四

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接離白帽也。或曰衫名。南史桓崇祖曰。自可拍手笑殺白銅鞮。曲名山翁山。蘭也。後漢周澤卧疾。齋居。其妻窺問。澤怒。以犯齋禁。遂收詔獄。當時語曰。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泥。

虫名。無骨。善睡。醉者似之。西域傳。大宛國以葡萄為酒。富人藏至千石。醱醑酒也。以藥物投於酒。使之發動也。醑酒未漉也。史記。酤酒積糟為丘落。梅曲名。笙十二簧。象鳳之身。列管以象鳳翼。羊公羊祜也。一片石碑也。晉庾信至北方。愛韓子昇寒山寺碑。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與語。山蘭言稽叔夜醉。若玉山之將頽杓。所以挹酒鎗。所以煮酒舒州。以地言。力士以人言。地因其產人。取其負荷之義也。隋書樂志。梁武在雍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楊州兒。義師興實以鐵騎入楊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即位。更造新聲。有襄陽謠。唐禮樂志。梁敬宗。隋王誕。作即襄陽樂也。蓋始於宋。而潤色於梁。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十五

李詩鈔述註卷五

甫林兆

五言古詩

古風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一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纁旻。
我志在剛述，岳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大雅王者會，朝之樂自王。網頽廢，故忝離本周詩。
乃不入於雅而降於風，故稱王風雅降而風遂為
戰國之兵爭。此正聲所以微茫而騷作焉。史記屈
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曹植王粲應瑒阮瑀陳
琳劉楨徐幹詞多綺麗，號建安七子。躍鱗言一時
人文乘時奮躍如魚之躍於淵也。尚書序孔子作

春纔而終於西狩，獲麟任彦升表故以輝映先達。
領袖後進，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
可垂齊天地之條。忽安事人間之紆緯哉。按本事
詩話太白論詩云：齊梁而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
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自負良亦不
淺。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二

蟾蜍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歎終永久，感我涕沾衣。

張衡靈憲：姮娥奔月，是為蟾蜍。淮南子：月照天下
而食於蟾蜍，常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史
記：天官書：日月薄蝕是也。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
注：太清，元氣之清者也。詩：蟾蜍在東，注：虹也。晉天
文志：紫宮垣曰紫微大帝之座，秦符堅章纂客岳

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
蔽白日廣雅日月謂之兩曜長門漢宮名武帝陳
后以驕妬別在長門石崇婢翻風詩桂芳從有靈
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
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為人所羨亦為人
所憐開元廢王后制云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
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
之遂廢后欲立妃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李詩鈔述註

卷五

李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
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
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蒼巖蔽青天何由覩蓬萊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收天下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函谷關在今
陝州為秦東關史記始皇二十七年行至錢塘臨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
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後十二
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祭黃澤儀丞相斯昧
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
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
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秦紀方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中

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
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初始皇夢與海神戰
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
為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
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魚貝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射之至之果見巨魚因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
者數千里江賦或鹿脰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鬚掉

尾噴浪飛颺額鼻三句極狀魚之大者大意言彼
求僊不得謂為大魚所苦今此大魚既去何曾親
蓬萊見神僊乎徒使所載童男沉沒不迴而始皇
畢竟為三泉下金棺之寒灰而已史記始皇初即
位治驪山穿三泉下桐而致棺太白蓋借秦為諷
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彩珎對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采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望僊真
羽駕滅去影飈車絕迴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
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
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
宋玉對問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於穹
冥之中春糲元命苞火萬為鳳皇對書遊文王之

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列僊傳蕭史教弄玉吹簫
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抱朴子
丹砂可為金河車可為銀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陰
真君歌北方正氣名河車道經蓬萊修煉法河車
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鎔中以火炎之令沸致
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
謂之紫河車荊州記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
泉側有道士精舍大樓山在龜浦羽駕言乘鸞鶴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六

選詩駕鸞騰雲漢驂鸞上碧空飈車言御風雲八
公操過北斗弓馳乘風雲丹液謂神丹金液神僊
傳老子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江淹王子
喬贊王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學鳳
對噴吮古樂府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列子清
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劉根初學道到華山
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
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此篇遊

僊詩以鳳喻至人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
銜圖於黃帝之宮來游於周秦之世入為空入瑞
為虛歸毫無所求於世遍歷四海不可羈挂百鳥
孰得而隣之我也寄身於世間亦遊心於世外欲
求修煉之術營成紫河車服之可以僊身而永謝
於塵世第藥物秘於海岳遠不可得乃采鉛於青
溪之濱鉛亦藥物之一青溪地近採之或可得耳
由青溪而抵於龜浦大樓之山亦僊人所棲者我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將望而從之以求真訣但見其駕鸞鶴御颺輪又
飄然遠去而不可親矣歲月云邁丹砂未就仍恐
此志難申蹉跎髮白徒有愧於鶴背僊人耳僊道
既未易成而迴視風塵中之榮貴辟之桃李之芬
華則又世俗之春非我僊境之春也然則我將安
所適從哉惟應入於清都之境挾群僊以遨遊長
與韓衆而相親必不可以丹液之遲而中道自廢
矣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巖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
銘骨傳其語鍊身已雷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
吾將營丹砂永與世八別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八

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去長安三百里俗云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
圭峰之西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許慎云真人
真德之人也參同契丹砂水精得金乃并按太白
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僊風道骨可與學僊此詩
與前篇非泛然之作

其六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蟻蝨生虎鵠心魂逐旌旗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梯白首沒三邊

鴈門山在代州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有鴈門關龍庭單于祭天之所也驕勇雉聞至死乃止趙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東漢輿服志虎賁羽林皆鷁冠東京賦虎夫戴鷁故曰虎鷁周禮司常析羽為旌通帛為旃漢書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九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主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百姓皆為垂泣三邊中國之直北東北西北皆與匈奴界此篇首四句以岱馬越禽比人情重離鄉土而此乃別鴈門戍龍庭而龍庭之景驚沙飛雪亂日迷天豈向者風土所習耶且從軍日久蟻蝨生虎鷁之上心魂逐旌旆俱搖其苦戰甚矣顧乃功高不賞患不見諒至白首

沒三邊如李廣者亦可憐也此必有所感而托李廣以為言

其七

客有鶴上僊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裡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迴風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齊傾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大元科曰三清之間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

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僊登太清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天聲即笙音以至高故言天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金明草此亦遊僊之辭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青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游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髮若絲

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

咸陽秦所都即漢之長安也在今陝西西安府東
方朔傳武帝姑館陶公主年五十而寡近幸董偃
偃幼時與母以賣珠為業出入主家十八而冠出
則執轡入則侍內號曰董君一日帝以錢千萬就
主家飲後數日上臨公主園中主自執宰道帝入
坐未定帝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階去簪珥徒跣
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階下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一

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巨偃昧死拜謁因叩頭
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
奉食進觴飲大歡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文選榮綠幘之照耀注綠幘寵巨冠也楊修曰吾
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書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
人博覽好辭賦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
雄待詔承明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
為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采

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
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
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
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
子棻茶西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
作符命此篇前八句言戚里驕縱小人得幸是君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主

子儉德之時也下六句則言如子雲晚節不終投
閣受辱以為干進者戒舊註謂說儒者沉用下僚
恐或本暢

其九

莊周夢蝴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
有分矣葛洪神僊傳麻姑謂王方平云接待以來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
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耶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揚塵也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
蕭相國世家邵平為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此篇嘆世事之
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莊周夢為胡蝶而胡蝶

李詩鈔述註

卷五

李

化為莊周一體變易尚不能知悠悠萬事豈能定
哉故雖蓬萊之水亦有清淺之日矣況於塵世之
區區乎故侯種瓜富貴之不足恃亦一大夢也彼
營營者亦何所求哉君子惟以義命自安耳

其十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史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宦遊趙會秦伐趙聞魏將欲尊秦為帝使客新
垣衍說趙仲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尚首
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秦無道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
處梁之宮梁王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
寵乎於是衍起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

李詩鈔述註

卷五

李

言帝秦矣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連
連不受乃置酒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終
身不復見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注明月寶珠出
海底連以布衣却秦振英聲而照後世故以明月
出海底而開光曜比之左傳叔向云拂衣相從太
白豪邁此詩蓋有慕仲連之為人

其十一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
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宜棲嚴石間
松柏孤操不為桃李之明媚以興子陵之不屈後
漢書嚴光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
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引
光入內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

李詩鈔述評

卷五

五

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
山

其十二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
寂寞綴道論空虛閑幽情騶虞不虛來驚鷺有時鳴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

李詩鈔述評

卷五

六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策為言各因
勢導之以善日裁閤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棄詩序騶虞見王道之成焉注騶虞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者也中興徵祥說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
而騶虞應說文騶驚神鳥也周興驚驚鳴於岐山
博物志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
失期人有奇志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有城郭如州府望宮中有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
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
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牽牛宿計
某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按宗慄荆楚歲時記
作張騫尋河源乘槎一月而至天河又云織女取
支機石與騫而還此篇雖咏史其自負亦不淺與
咏子陵意同

其十三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蘊草蒼蒼高望戎虜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峨蔽榛莽
借問誰凌雲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輦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胡關中國與胡之界如鴈門關大震關之類此乃
言大震關也吐蕃來往於斯戎虜即吐蕃也史記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漠注沙土曰漠唐初
以葛羅祿熾侯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匈奴自謂天
之驕子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
輦鼓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嘗居鴈門備匈奴少
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
李牧多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按此詩
為當時吐蕃犯邊而作蓋刺之也舊注謂為楊國

忠征閭羅鳳事或謂奇舒翰攻石堡城事恐未
然蓋閭羅鳳是雲南之喪師不係北狄石堡城乃
我之攻彼非彼之毒我也與詩意不貼

其十四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歡笑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天下士號曰黃金臺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辛自趙往上谷圖經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史記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此蓋指當時近幸
於君者言太白此詩豈其不為時貴所容而作與
讀黃鶴之句千載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五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
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晉書張華傳。初牛斗間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
象緯。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耳。
華曰。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乃補煥豐城令。到縣
掘獄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有雙劍。一曰龍泉。一
李詩鈔述註 卷五 本

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
溢塘。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何金鐵之英行氣。
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拒敵。人君有逆謀。則去
之。允嘗以魚腸湛盧。獻吳王僚。後閻閻以魚
腸殺王僚。豪曹葵女湛盧之劍。惡其無道。乃去楚
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值幾。何對曰。
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群神上
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可與。况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子

駿馬萬戶之都。乎昭王大悅。遂以為寶。此詩以寶
劍比賢才。言寶劍精靈飛沈相失。遂嘆世無風胡。
識劍者希。此寶劍所以潛其鋒也。雖然。豪曹湛盧
雖一葬於吳。一去於楚。然神物終不可隔。如張華
所謂龍泉太阿。終當自合者。豈久相失哉。以比賢
者。雖阨終當見用於時。不久淪落耳。此亦太白自
負之詞。

其十六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花。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高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穉。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繫離。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天津任長安城中三輔記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鴈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所謂天津橋也。斷腸人見之而斷腸。亦猶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海色日出之光也。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嵩丘即嵩山也。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裘廣澤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史記秦丞相李斯臨刑謂其子。

曰。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門。逐狡兔。其可得乎。嶺表錄異。綠珠白州梁氏女也。有容貌善歌舞。石崇以真珠二斛買之。趙王倫專權。嬖人孫秀求之。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墜樓而死。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如盛酒之鴟夷。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此篇諷時貴寵盛。不去則如李斯。以黃犬興嗟。石崇以綠珠招讐。恨何及哉。故以鴟夷子終之。

其十七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爾雅華山為西嶽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
故名華山集僊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
升天爾雅荷葉渠郭璞白別名芙蓉楚詞青雲衣
兮白霓裳華山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神
僊傳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僊漢儀鳳二年八
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
下帝驚問曰吾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
卿默然忽不知所在帝遣人同其子尋之至華山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其十八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蕭颯古僊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
最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

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條如飄風塵
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
名利徒煎愁安得閑余步終留赤玉鳥東上蓬萊路
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烟霧

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列僊傳赤松子神農時
兩師服水主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山居西王
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桓君山僊賦王喬赤松呼
則出故翕則納新僊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龍觀滄洲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倒景烝去
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紫金經丹書也列僊傳
安期生留赤玉鳥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
萊山此篇遊僊詩言我曾遊於齊都登華不注之
峰遇赤松僊人以白鹿與我而自挾其青龍彼將
含笑御龍凌倒景而飛昇矣我亦欣然乘白鹿以
相從也因與親友泣別欲語嗚咽相勉以貞心而
永保歲寒恐以紅顏而見欺白日一別千里重會

何時安得而不鳴咽哉既而思之人生世間倏如
飄風使空聞紫金經之說而不及時求得其真訣
恐蹉跎白首亦終於無成耳矣忽翻然自悟而笑
曰我沈吟泣別者為誰故哉不過為名利煎熬局
促吾步耳我終當求丹經以從仙人騎白鹿以凌
倒景有如安期生飄然高舉但留赤鳥於人間雖
以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

其十九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儔
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凄然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數十人引商激羽沆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數人
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鮑照詩心非木石豈
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此以歌曲喻賢人亦太白

自傷之詞

其二十

穠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人生鳥過目胡為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多屈曲
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詩國風野有蔓草零露團團庭綠草也曹子建詩
綠草被階庭張景陽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晏子春穠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
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
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
常守之矣數君常守之吾君方將棄之而立於此
畝之中惟事之恤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景公
慚焉舉酒自罰光武勅岑彭書人苦不知足既得
隴復望蜀古詩書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三萬六

千日百年也此篇感穠露之零而嘆歲之易邁且
人心世路俱屬險巇浮生百年但當及時以為樂
不然如戀戀牛山逐逐隴蜀者亦何益哉

其二十一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墜惡木之枝李廣傳此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李不言下自成蹊莊子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
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夫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予將去入
無窮之門以遊於無極之野此篇見世道如此決
意為有道者之歸

其二十二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穠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
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

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崑崙山上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邊此篇以
碧荷喻賢才處於僻野不及時遭遇知已將卒老
無聞如碧荷遭霜而歇紅芳也亦太白自傷之意
與

其二十三

燕趙有秀色綺樓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
常恐碧草晚生泣穠風寒纖手怨王琴清晨起長歎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末

馬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李延年歌北方有
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秦王
女乘鸞向煙霧此篇託喻閨人與上同意

其二十四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聖賢共淪沒臨歧胡咄嗟

三代之季分為戰國韓魏齊楚秦為七雄王
風黍離之詩也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老子生
於殷末嘗為周柱下史周衰乃乘青牛入大秦過
函谷關關令尹喜占紫氣知有異人至果見老子
老子著書因與之俱流沙而西唐以老子為祖
白與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此篇其作於安史
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故言自古聖賢如仲
尼老子悉遭淪沒吾丁茲世要當希其遠舉之高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壬九

踪何必臨岐空嗟咄哉

其二十五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
壁遺鐫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鐫池君因謂曰明
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以

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鐫池
君水神也在長安陶淵明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
漁人從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落英繽紛漁人異之
前行盡水源見一山便從山口入豁然開明屋舍
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食曰云先世避
秦時亂來此間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之與晉魏
晉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遂無問津者此太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壬

白遺亂慶時借秦為喻也

李詩鈔述註卷六

甫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古詩

古風二十六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龜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
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一

在金漢書日行西陸謂之龜郭璞詩蓐收清西陸
曆書上弦下弦良辰建功策名之時大運天運也
淪忽暮也此太白感穰而作豈當奔亡與流竄之
時歟

其二十七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為蒼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情卒非戰士炎方難遠征長蛇封故觀中月臨光晶
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解奔鯨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說文檄以木簡為之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若
有急則揮以鷄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縣
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
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
符發郡國兵專城郡國守吏也曹子建詩邊城多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二

警急晉符堅入寇其妾張氏諫曰諺云鷄夜鳴者
不利行師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戒解
獸之群而鳥皆夜鳴晉天文志紫宮垣一名紫微
天帝之座天子之居也權衡北斗星名一曰天樞
二曰璣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闔陽七曰招
搖光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
為天下貞書永清四海地志瀘水出牂牁郡諸葛
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瀘戎之間有渡

瀘亭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晉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州舉軍沒國忠隨其敗更叙戰功唐兵志天寶以後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南荒炎蒸之地也書舞子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

其二十八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玉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盛額曰顰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西漢書

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莊子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世之人也楊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四

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詩衣裳楚楚莊子郢人墜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此篇蓋譏世之作詞賦者不過藉以取科第干利祿而已非有益於世教也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

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二十九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分三獻君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祥
東海沉碧水西閩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曷清芬
墨子和氏之璧所謂良寶正指下和之二獻者莊
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漢魏勝傳勝卒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五

有一父老來吊曰蘭以香自焚膏以明自銷書滿
招指為天道虧盈而益謙魯仲連曰秦即肆然而
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老子為周
柱下史此太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其三十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纓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室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
浮雲蔽紫閣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衆草凌秋芳

古來共嘆息流涕空霑裳

淮南子鄒衍畫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獄衍仰
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庶女者齊之寡婦也無
子不嫁事姑敬謹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
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
天為作雷電擊景公之臺應德璉詩蘭珠墮沙石
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浮雲以下比言群邪進
閉君心蠱惑是以邪正不辨而小人得以凌君子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六

其三十一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輝復悲高櫓
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琴操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乃嘆曰蘭當為王者
香乃獨茂集早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其不遇
也前章眾草凌孤芳正用此事此篇謂君子既於

下位雖蒙主知奈小人之讒言日至若非有
之者雖有德馨曷以自見哉

其三十二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穢風飄大荒寒
繁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鸞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
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漢書
仇覽傳枳棘非鳳皇所棲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七

曰長銑歸來乎行路難古樂府名此篇言當時世
亂天地晦冥君子在下小人在上識時之士惟有
歸去來而已

其三十三

鳳凰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群鷄刺豎爭一食
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老子南方有為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

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鳳乃食之天老
謂黃帝曰鳳備五色出君子之國翱翔四海過崑
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列僊傳周靈王太
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
上嵩山此太白自比之詞蓋太白帝裔疎遠賀知
章薦之方蒙知遇懷恩未報臨別而嘆息也

其三十四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八

雲卧遊八極王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
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
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
淵湔洗朝餐中還何云經年若木有二一在東溟
日將出時有天鷄鳴於其上一在灰野之山日所
西日是灰野之若木也莊子天倪注倪

際也列子太素者贊之始此亦遊仙篇

其三十五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惟豪安足論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
靈跡底蔓草徒悲千載魂

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上升崑崙觴王母
於瑤池西王母為之謠曰白雲在天丘際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西王母如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九

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廣記漢武帝元封元年七

月七日王母降漢宮帝叙寒暄畢王母遣侍女邀

上元夫人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

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年可二十餘頭作三角

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

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皆舍於禁衛

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

持玉杯獻於闕下因言於上曰闕下有寶氣果有

獻玉杯者則曰人主延壽後竟以詐誅此詩蓋

時明皇好神僊而作蓋刺之也言周穆馳八駿以

周遊八荒漢皇為天子而尊居萬乘淫樂之心無

有止極雖有雄豪之才不足數也穆王則宴王母

於瑤池漢武則邀上元於北宮恣淫樂以求神僊

而不知其事皆出於虛誕穆王宴於瑤池徒聞遺

歌之相傳未聞有登僊之實跡武帝之邀上元亦

如文帝之得玉杯不過延壽之虛言神僊靈跡竟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十

成蔓草十載之下令人聞之徒傷悲耳後之求神

僊者可以鑒矣

其三十六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嘆對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思已畢賤妾將何為

詩小雅薦與女蘿施於松柏國風采芣菲無以

下體對菲根莖皆可食根則有時而美惡喻夫婦

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也此篇亦以太
白被黜而作

其三十七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顏陽洪波振大壑
龍鳳脫網罟飄緲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咏場藿
驚颺喻亂世浮雲喻佞臣顏陽喻暮年之君洪波
喻戰鬪大壑喻中國龍鳳喻君子也東漢陳留父
老曰龍不隱鱗鳳不隱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詩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土

其三十八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我義橫三川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鷄金宮裡蹴踘瑤臺邊
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
獨有楊執戟閑閑草太玄

唐自高祖武德至天寶十四年凡一百四十年國
容者國之容儀如宮室服飾之類言是也可馬法

曰國容不入軍彼以衣冠言此以宮室言也赫然
盛貌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三川黃河
與涇渭也西部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明皇好鬪
鷄貴戚大臣習以成俗蹴踘兵勢也傳言黃帝所
作或曰起戰國時蓋因嬉戲以練習武士鮑明遠
詩集君瑤臺裡曹植與楊修書昔楊子雲先朝執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土

其三十九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
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蚤相失
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龍火者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宿也此星昏而正中以六月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則下而西流矣是秋之時也此詩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易變其守非若君子之挺然獨立者也

其四十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

李詩鈔述注

卷六

七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傳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太白此詩全用之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詠詠謂余以善淫此詩以美人比君子蓋作於隱居匡廬之時

其四十一

青春流鶯滿朱明驟迴薄不忍看繩蓬飄揚竟何託

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驚鴻則流急言春易流而夏驟至繩蓬蓬至隨而零落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汜宗蘭此注光風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美人指君詩西方美人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篇太白蓋自傷其遲暮不遇如草木之零落也

其四十二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梧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李詩鈔述注

卷六

八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所木鷲斯得所居高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

漆小木叢也並爲斯皆喻小人瓊草鳳鳥以喻君子詩傳鷲斯鷲居莊子鷲鳩翱翔於蓬蒿之間楊子頻頻之黨甚於鷲斯斯木即所謂瓊枝以琳瑯爲實者也此篇言當時用舍倒置而禍亂將作故借晉爲喻而欲效阮籍之哭窮途也

其四十三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越在南地故。曰南隅。鄒陽書。明月之珠。以暗投人。
則人莫不投。劍相眊。張景陽詩。徒競誇璠璣。魚目。
笑明月。此太白自傷被黜而作。

其四十四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
顧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五

韓子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
顛。乃銜羽而飲。銜羽銜衆禽之羽。欲得其助而不
顛也。禽經周周之智。不如鴻阮籍詩。寒風吹四壁。
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此詩以鳥
為喻。蓋自傷其無所引薦而作。

其四十五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彩雲滅。地遠清風來。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九域志。巫山在夔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神廟。即
神女祠也。襄陽耆舊傳。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
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先王嘗
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
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
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
言。為立廟。曰朝雲。樵牧悲哀。用雍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事。此太白南遷過巫山懷古而作。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六

擬古十首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
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絲素。遊子悲行役。
曉水知冬寒。霜露歎遠客。客似橈葉飛。飄飄不言歸。
別後羅帶長。愁實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古詩。衆星何歷歷。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
織女時相見。梁宗慄。荆楚歲時記。黃姑即河鼓。孟
語。訛爾爾雅謂之牽牛。淮南子。七夕烏鵲填河而

渡織女又見縈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庾師武遠
期篇憶別春花飛已見穠葉稀淚眼羞明鏡愁帶
感寬衣得書未言反夢見道應歸坐使紅顏歌獨
掩青樓唐志金徽州隸振武軍在吐蕃界此篇
傷時蹟武行役無期而作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牕懸清光。
遙夜一美人。羅衣沾穠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

李詩鈔述注

卷六

七

絳河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樓鳥去迴翔。
但寫妾意苦。豈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鸞鴦。
古詩西北有高樓。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芳徂清
夜於洞房。陌上桑樂府名博物志韓娥之齊。揚歌
假食既去。餘音遶梁三日不散。此篇喻賢者不肯
輕身許人。思得同心而依附之也。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壯斗。不惜買陽春。

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隣。僊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古樂府鑿石見火。能幾時。潘岳詩。歎如敲石火。此
達生者之詞。

其四

涉江弄穠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
佳期綠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佳期與佳人期也。不敢指言君故托曰。佳人亦猶

李詩鈔述注

卷六

七

稱美人意也。涼風穠時也。時穠而荷衰也。此篇喻
賢者慕君而為小人所害。故雖欲有所獻而壅阻
阻隔無由得見。但悵望悵望而已。亦太白自傷之
詞。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
吹蕭舞彩鳳。酌醴饗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
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走石。有才知卷舒。

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

漢書疏廣疏受稱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故人已
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此所謂知卷舒也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此
篇謂達士能與時卷舒其太白之素志與

其六

運連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六

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駕鵞非越鳥何為眷南翔
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皇
壯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易天地閉賢人隱晉志太白西方龜金氣也進退
以俟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曰彗星所
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
舊布新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
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後漢陳表曰

臣累世展鷹犬之用旬昃為中書監今罷日曰金
我鳳皇池詩小雅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此篇當是諷永王璘不從知其
不足有為而作

其七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蘼衣流螢飛百草
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七

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為寶

詩牆有茨不可掃也中書之言不可道也月令季
夏之月腐草化為螢老子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蟪蛄寒蟬也一名蜉蝣春生夏死夏生
死莊子蟪蛄不知春蘼神僊傳壺公賣藥於海南
市日入後跳入壺中此篇似反古詩中服食求神
僊多為藥所誤之意

其八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驚
月兒空轉樂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
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

莊子悲天世人直物之逆旅耳。此篇謂人生若寄
今古如新一瞬。浮榮又何足貴。

其九

仙人騎彩鳳。昨下閭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
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

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裡風。杯勸天上月。
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葛僊傳。葛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閭風。
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僊人所居也。此擬古遊
僊之辭。

其十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流楚山亦此分。
人生難釋意。豈得長為群。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

別久容華晚。玕珩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九域志。有人適楚。不返。其妻登山望之。乃化為石。
此太白去國時所作也。此篇只辭君還憶君一句。
以下皆道此意。漢水二句。言其去也。人生二句。悲
其去也。越燕二句。比其既去而思憶也。別久到末
則咨嗟嘆息。而托於望夫者。以見其還憶君之情
也。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關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鄼闕。
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
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
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冠蓋隨車還。
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卧龍客。長吟愁髮斑。
摯虞志南陽。郡治宛在洛。京之南。光武起於宛。而
都於洛。遂以宛為南都。故亦稱宛。洛謝朓詩。金陵

佳麗地自古帝王州張平子南都賦武關關其下
注以武關山為關在西也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賈
為春陵節侯至其孫考侯仁公春陵地勢下濕願
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春陽白水鄉為春陵
侯國傳至南頓侯欽生光武故識稱白水真人鄧
市居也關市垣也甲第王侯所居之宅也西京賦
北闕甲第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陶朱公家在
南陽郡華容縣西百里美苑人也號五穀大夫麗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五

華姓陰氏南陽新野人老武聞其美納為后漢女
漢濱神女也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列子
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流雲古詩遊戲宛
與洛紅陽縣名白水即白水河俱在南都境內孔
明南陽人司馬德操以為龍嘗登鄧城西山作
梁父吟此詩極道南陽之地都邑之佳麗人物之
英豪而其中有命世之才如孔明者憂世長吟之
心無有識之者太白蓋自託而言之也

蘼浦歌

蘼浦長似蘼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
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懷不
逢傳一掬淚為我達楊州

沿革志蘼浦隋縣名唐置池州大樓山近蘼浦長
安太白故鄉也西望者蘼浦在江之東也兩手曰
掬太白客宣城遊於蘼浦而作此歌言蘼浦者名
為蘼浦其實長似蘼也景色蕭條使人多愁我之

李詩鈔述註

卷六

詩

客遊於此愁不可遣乃登大樓之山西望長安而
長安不可見矣但見山下江水之流而已乃寄言
於江水云汝亦憶於我否我自長安而來嘗由楊
州以至於此今憶故鄉而揮淚欲將一掬之淚付
汝江水達於楊州至長安以洩吾懷土之情也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寧為功
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當朝拉高義舉世欽英風

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
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
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棟華儻不接甘與穉輩同

却秦不受賞仲連事晉晉鄙也秦圍趙平原君使
朱亥擊殺晉鄙奪兵符以救趙敗秦軍春陵在道
州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貂之裘敝黃
金百鎰盡乃擔橐而歸史記馮驩彈鋏而歌小雅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崇禎之華鄂不韡韡

早穉贈裴十七仲湛

遠海動風色呖穉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
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荆人泣美玉魯叟悲瓠瓜
功業若夢裡撫琴發長嗟裴生信英邁屈起多才華
歷抵海岱豪結交魯朱床復携兩少妾艷色驚荷花
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窺窺出寶貝大澤饒龍蛇
明主僅見收烟霄路非賒時命若不會歸應煉丹砂

大火心星也六月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西流變
即流也六龍日御也屈一作譔說文云突也班彪
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注屈起特
起也禹貢海岱惟青州齊地也漢書朱家魯人也
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獨以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
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末玄虛海賦豈徒積太
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

贈范金卿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終歸鳴中閨
桃李若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
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
據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潦東慙白承焚香羞山鴉
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祇應自索漢留舌示山妻
漢書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詩國風惠而好
我携手同行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寶宋
有結綠閔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為大寶周客觀而笑曰此燕石也漢書司馬遷傳乃欲仰首仰眉論列是非未浮與彭寵書往時遼東有承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群承皆白慙而還尹文子楚人握山雞斯路人曰鳳皇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之買鳥之金十倍莊子野人有食芹而美欲獻之於君者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此詩託言至寶而識者希欲獻而又無路東二句只狀其切於獻玉然雖有獻芹之心而既無識者終不免下和之泣而已末言留舌則慰其尚有以自見也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枉白紵辭放歌丹陽湖水色傲瀋渤川光秀嶽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耻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橫山在宣州廣德縣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方壺丹陽湖隸丹徒縣與丹陽相隣列子商丘開遊范氏子華之門門徒見開年老斯給之因指河曲之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開聞而泳之果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得珠詩言周子隱於橫山景槩過乎蓬壺真僊人之居也當其觸景放歌游心物外身且不知其有無矣又何富貴功名之足累哉故獻王者耻其干進探珠者笑其嗜利蓋以隱為高而欲從僊人以邀遊也我亦願與之偕隱攜手同入於帝居豈只與世俗浮沉哉

王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陰陽乃驕蹇

蠅霖劇倒井昏霧橫絕欲往咫尺途遠成山川限
寒泉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寒中途牛馬不可辨
幾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園家逢龜蔬藜藿不勝狀
蟪蛄結思幽蟋蟀傷徧淺厨竈無青烟刀机生綠絲
投助解鵲鵲換酒醉壯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
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挂曳滄洲傍
雲卷則雨收矣稷卨舜臣和天人調陰陽也驕則
太過蹇則不及謂陰陽失調也意以譏當時執政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

嘗書五行志天寶中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
謂書昏莊子龜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涯之間不辨
牛馬漢書韓信家貧從漂母求食後天子傳觴天
子於羽陵之上又蠹書於羽陵注曝書中蠹虫也
兩句言久雨困饑乃從人以覓食閑中無事則又
効古以著書也詩幽風蟋蟀在戶注言其思也唐
風蟋蟀在堂刺僖公也儉不中禮相如解鵲鵲表
就主人楊昌貫酒南史劉穆之少時家貧往妻兄

江氏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
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必須此及為丹陽尹召妻兄
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後居京口帝
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穆之輔之長人果
有異謀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必踐危機今欲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未言
久雨無聊解裘換酒聊以自適而已果何心於富
貴哉儻得富貴則亦功成而退必不肯履此危機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以自苦也

李詩鈔述註卷七

蕭林兆

五言古詩

贈常秘書子春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藉籍
斯人竟不起雲卧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
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却顧女几峯胡顏見雲月

楊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家世
即世家也史記世家皆記大臣之有勲爵聖賢之
有道德可以傳世者也史荀卿傳駟衍之術迂大
而闕肆故齊人語曰談天衍晉書謝安高卧東山
時人相與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九域志女
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本古宜陽縣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勲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
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
匡坐正坐也莊子原憲匡坐而絃歌嘯說文云吹
聲也咤說文云噴也皆盛口出氣以作聲舒其憤
懣之氣也世紛世事之紛擾者心欲解世紛如長
李詩鈔述註 卷七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美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
亦伏起顏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

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
晚逢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
母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東漢光武紀書生疆華自關中來奉赤伏符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關野四七之際大為
王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人也不可
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本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三

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又先主與亮情好日
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亮之志進欲
龍驤虎視包括四海出師五丈原屯田為久駐之
計志吞咸陽也每日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惟崔州平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子玉崔少府字也
贈清漳明府姓聿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蒼生憂
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

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共風俗猶太古
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寧吾土
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
趙女不治容提籠晝成群綵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
訟息為下階高卧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耻無撲扶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白雲
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群情
趙北羨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誼因之誦德聲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四

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唐祖老
子尊為玄元皇帝太白與聿皆唐冑故曰我李聿
世也柯條布中州奕葉蕃也唐地理志漳水出上
黨大龜谷東北至阜城入河河水濁而漳水清故
曰清漳屬唐相州臨漳縣即古冀州堯所都也有
堯壇堯臺隱簪組猶東方朔所謂避世金馬門也
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雜
揉者斯其真也史子產為政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說苑趙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穠得其實焉
高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後漢劉寬
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撲
扶笞擊也左傳歎以朴扶職姚崇冰壺賦冰壺者
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北齊宋士良為
清河太守盜賊屏息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
者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
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清漳在趙之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五

北燕之南過客太白自謂也行謠民謠在路也

贈盧徵君昆弟

明王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
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
水落海上青鰲背觀方逢與君共倒景攜手凌晨虹。
雲泉隱者所居也空者無人也列僕儔河上公空
知其姓名漢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濱常讀老子
書文帝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秦書老子道德經

二卷帝拜授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壺公
亦不知其姓名費長房為市掾時見公從遠方來
入市賣藥常懸一壺日入之後跳入壺中長房窺
見之公亦知長房之篤信令與俱入壺中莊子滑
介叔曰吾與子觀化又廣成子曰入於無窮之門
按唐書盧鴻傳鴻字顯然博學善書稽廬高山玄
宗開元初召至京五年再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
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所居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六

室號寧極云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
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吞漂母萬古共嗟憤
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袖如懷冰
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韜上鷹
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

屈體即少年胯下之辱西征賦入屈節於廉公右

四體之無骨漢高祖隆隼龍顏懷冰寒也司馬遷
曰猛虎在山百獸震驚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
食說文韝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絕縫也
中猶射者之中也此詩贈新平少年而多自叙之
辭必其生平倜儻不平之氣獨此少年可與語者
或謂不得意於少年而咏與杜少陵赤霄行同意
恐未必然

贈張公洲草處士

李詩鈔述註

卷廿

七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車俸適南浦常恐楚人聞
抱甕灌龜疏心閒遊天雲每恃瓜田叟耕種漢水濱
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并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
長揖二十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相國君卿視之猶庶
庶也鄭圃洛陽地名周天子以其地封鄭故曰鄭圃
南浦楚地楚辭送美人兮南浦別賦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抱

甕而灌子貢教其為桔槔丈人曰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吳錄姚仲仲
種瓜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所受漬水際
也張公洲在上元縣江中莊子孔子困於陳蔡太
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孔子曰善哉
吾將逝於大澤衣裘褐食芋栗入獸不亂群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史記貨殖傳刺繡文
不如倚市門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八

龜日鍊樂院鑄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未落識歲龜瓶冰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
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投分三十載枯榮同所歡
長吁望青雲鑄白坐相看龜顏入晚鏡壯髮凋危冠
窮與鮑生賈餓從漂母食時來極天人道在豈吟嘆
樂毅豈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
淮南子木落葉而知天下之龜瓶冰凍而知天下
之寒鴻鸞比元六也投分言其志之相投三國阮

瑞為魏武與劉先主書披懷解帶投分託意

注分猶志也陸機詩悠悠懷所歡南史鬱林王五

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我誰耶曰太翁

帝笑曰豈有為人曾祖而鑷白髮者乎史樂毅伐

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下會昭王死

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

聞之縱反問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西降

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韓惠王曰鄙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九

諺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首二句賦秋景而此老之將至拄杖

拂雪興已與元六自幼至老相板附相投合而榮

枯與同也因言長吁鑷白而見衰顏入鏡壯髮已

凋而不勝冠矣鮑生漂母是古之相知相恤者亦

以況已與元六也樂毅豈有心適趙燕迫之也蘇

秦初說韓而不止一韓也見卷舒在我何遇不可

適奚必空自摧殘長嗟嘆哉

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高謝太傅携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

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翼飛翮

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

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魂

皇季雪冤枉白日開昏氛太階得夔龍桃李滿中原

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

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轅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十

層甍振六翮不日思騰翥我縱五湖棹煙濤恣朋奔

夢釣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蒨植不足援

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奈愁何

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

閒時田畝中搔背牧鷄鷺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

符堅入寇謝安令謝玄等拒之圍基賭墅而淝水

成功此所謂談笑安黎元也詩小雅營營青蠅刺

讒也傳咸賦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既反

白而為黑恒懷俎以自盈梁園在睢陽界梁孝王
所築方三百里有竹園兔園猛犬喻殘賊之人
也九關天子所居白遭力士貴妃之譖賜金還山
又不幸陷於永王之禍群議沸騰必欲置之法故
有青蠅猛犬之喻秦階謂三公也桃李喻賢才也
明月寶珠也蓀香草也索珠採芳喻求賢也橫草
積屍橫野草戰功也漢終軍曰愧無橫草之功後
漢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跡謝雲臺心繫戎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七

焉不敢自愛以負其君也夫子指蔡謨人弱植白
自謂也黃鶴喻子陵言子陵不可復作如黃鶴一
去而不復返故臨清風而興愁耳羅城縣在湘陰
縣東北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故稱汨羅屈原行吟
澤畔自投汨羅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何以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何以知我不知魚之樂
淮南子顏回夭死季由道衛皆迫於性命之情而

不得天和者也末言被讒見黜乃縱棹遠遊浮瀟
湘過洞庭如莊子之自適不必如屈原之自投也
田間行樂翩翩欲僊別後相訪當於武陵之地桃
花之源耳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泰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
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
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猿樞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七

黃金久已罄為報故交恩聞君隴西行使我清心魂
與爾共飄飄雪天各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
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慙
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何誰得開豁
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
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余
雲龍將相從明主會見杖成功解相訪源水桃花流
韓詩外傳白骨顯象魚目似珠西京賦注閭闔天

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
家齊氏所養齊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
母以盛氏甥少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
此宅相後為司徒五木樗蒲也史劉裕樗蒲一擲
百萬世說李充為褚裒參軍以貧求外裒問之曰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唐渭州隴西郡在隴山之西
漢書三朝受圖謂歲朝月朝日朝乃元旦也錯莫
猶寂莫也左傳命為軍師卒以非夫莊子反復終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十一

始不知端倪又仲尼謂季常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此詩贈別從甥高五中多自叙之辭首
六句美從甥若明月之珠聲價蜚騰能成吾之宅
相自顧八句自叙其籌畧之疎功名不就驚駭散
金以待客報恩而致困窮深有愧於從甥之聲價
聞君十句則叙其相別之情飄零異方又當饒別
家貧語拙而對飯不免於興慙也自笑八句則復
叙其平生之抱負自笑非夫積忿難豁懷抱天地

視此身直毫末耳此外更復何求去去八句則
叙其別情謂心能相照則山河豈能為阻故臨歧
亦何必復愁惟願於功成之後相訪於桃源棲隱
之地耳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穩月獨出映晏臺
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蟻屈雖百里鵬驚望三台
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閒白雲有時來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十四

河陽富奇藻彭澤絳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
元惡昔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鱗舉品罕遺老
誓雪會稽耻將奔宛陵道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
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
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共謳吟
農人棄蓑笠蠶女隨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
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為最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
峻節貫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

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

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天枝天子之宗支也清
穠月喻其清明也吳王闔閭起臺於姑蘇故曰吳
臺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寡多風雷喻其政令之嚴也晉志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
也必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
世以宰所居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尼贈詩云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五

流聲馥穠蘭橘藻豐春華陶淵明為彭澤令性嗜
酒有公田三百畝多令種秫詩俶彼雲漢昭回于
天元惡安史之類也詩有蓬者孤率彼幽草傷行
役不息也疲人三句皆以元惡故也史越王勾踐
棲於會稽及國置膳於座坐卧即仰膳飲食亦嘗
膳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蓋
往義興之路也亞相次相也太白自注云亞相李
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冕罷以復官則義興嘗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六

以事去官因二公以復職也莊子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奏刀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左傳晉人請
以桑林享晉侯蓋桑林乃樂舞之名應猶合也獨
坐猶言獨斷也前言松風雷故此承言傷激揚今
而絃歌再理則解激揚而和樂矣莊子黃帝問為
天下於童子童子曰夫為天下者何以異於牧馬
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傾巢喻逃亡之居也靈藥
聚舞棄筭隨簪皆喜其再來也纓簪簪釘於筭上
而纓繫於筭下結於喉中男女皆有之但男子有
纓而婦人平結之耳故纓簪男女通用再任故曰
歷職稱賢謂賢聲也後漢趙壹疾邪詩富貴者稱
賢最者首也漢書周勃傳攻槐里好時最三江與
義興相近通方者通乎道也楊子通方之士不可
以文亂漢書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乃脩起
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為除吏錄高者
補吏次為力田由是大化化洽名馳峻節通方能

文好客皆所稱賢者也。瀨水流沙上也。楚謂之瀨。中國謂之磧。嚴瀨在富陽縣義興與桐江地相隣。近他日僊來訪而客義興。當因之桐江以尋子陵之遺跡也。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密鑿鑿。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姤女乘河車。黃金充輶軸。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七

執樞相管轄。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髮髯明牕塵。冠履同三寂。構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鄴落死名。南斗上生籍。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吾求僊藥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客。鸞車速飛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携同所適。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管子天地萬物之橐籥。

籥也。列子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媾婚也。交媾者陰陽交合也。騰躍也。說文傳也。蓋動而相傳合也。精以氣言。陽也。魄以質言。陰也。陰陽交合。萬物之所以成形也。羅絡周匝無弗及也。綿微入于至小而無間也。雙光日月也。參同契坎戊日精離已月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姤女未也。河車北方之水腎也。參同契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埃。漢真人太丹訣。姤女隱於丹砂中。濮陽真君歌。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運生金光。朱鳥即朱雀南方之火心也。白虎西方之金肺也。蓋人身之陰陽與造化相為流通。雖具於五藏。然以心腎肺三者為至要。腎為太陰居乾坤長女之位。乃北方之坎水。水之初生是猶姤女之乘河車也。肺為少陰居乾坤次女之位。乃西方之兌金。水由而生是河車以為輶輶所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七

待以行者也樞門之動機轄車之動機推伏者有所損傷則隱伏而不見也五行相勝則受剋者為推伏矣相煎者火候之急也蓋火金得宜則水自充溢水或不足以制火則火炎上而太過火盛必至傷金則金守本宅不足以生水金火煎熬遂成苦老苦則不和老則太過是火候之謬臨爐而不能定其銖兩者也大強金弱水無母矣津液何自生乎火得其宜則金清而水潤金水消鑠子母相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十九

得自然融化以成津液津液者丹之初成聚而為白液也參同契升熬於甑山子炎火張於下白虎導唱前子舍液和於後朱雀翔翫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子塵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子嬰兒之慕母髮髯者想像之也明牕之塵至微者也无灰不然至寂也攝冶者脩鍊之謂也入赤色由白而黃黃而至於赤也十二律曆者一歲之周也周則又復始也大還者丹一鍊為一轉九轉而為

大還大還則丹成矣故曰還丹陽數九故以九為度也參同契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牕塵攝冶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脩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魂魄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九刀圭最為神涪州鄴都觀乃北都羅鄴所治名平都福地內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二十

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注玉京無為之天三十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鄴北帝三十六洞所居王格羅鄴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謂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鄒也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庭府也道藏經東斗主箕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眾靈方士方外之士也莊子所謂遊方之

外也抱朴子得道之士或委華駟而鞭蛟龍棄神
州而宅蓬瀛許慎云九天八方中央也此與柳官
迪章創大還以天地與人身之陰陽而論其終始
也首六句言人身肖天地同一陰陽之道聚散原
夫太易剛柔交媾萬物化生其妙用不可得而測
也羅絡十二句言陰陽具於人身無息無間如日
月代明大還之道不可使陰陽偏勝必調劑得宜

則子母相得而所謂還丹者實胞胎於此也髮髯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主

十句言丹之初成至微至寂積久而稱大還則太
易之道不在天地而在我羽化飛昇長生不死壽
與天地同傾也柳子十二句則自悔其少年任術
之輕欲棄俗求僊而柳官亦晚損益之道者雖同
辭金闕而客玉皇攜手共遊於清都隨土所適而
無拘礙也世途富貴奚足較哉

贈崔司戶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

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隣豈伊箕山故特以風期親
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
布衣侍丹墀容勿尊絲綸才微惠渥重謔巧生縉紳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髮白露生衣巾
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坐無凡賓
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
雲鳳儻丘山報德有微身

晉張載傳和璧在荆山隋珠潛重川非過其人焉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主

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殊隣猶云殊方遠也是
楊賦殊隣絕黨之域箕山許由所隱風期者未相
見而相聞也登筮之有柄者王嘗君僊而離曰天
下之游士憑軾結駟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
齊漢書蔡邕麟附鳳翼列僊傳東方朔久在吳中
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昭帝時人
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信或毀
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桑郎以避亂置憤官舍

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
星精也綠水亭者綠水繞亭也列華茵者延賓
也異書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剝隨
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僊有過謫令伐樹李長
吉詩作吳質折桂為新喻濟貧也天路喻高遠也
丘山言重大也

遊漂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穠風還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五

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
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女振窮漂水邊
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翠瓦樓猛虎
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
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名若懷霜
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唐昇州漂陽縣上元二年廢還隸宣州有湖山之
勝湖即北湖山即瓦屋山也吳關吳之昭關也貞

義女漂陽黃山史氏之女事母純孝擊綿自業三
十而未嫁子胥自楚奔吳疾於中道適遇女子擊
綿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謂曰夫人可得一食
乎女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
夫人振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發其
簞簋飯其盛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食而止女子曰
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食之子胥既食而去顧
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母令其露女子嘆曰嗟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五

乎妾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顧後適何宜饋
飯而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
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後子胥破楚鞭平王
之屍過瀨上以百金投水報之棲猛虎者謂墳如
伏虎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太行羊腸坂九曲最
險處此詩乃李白蒙赦之後轉側匡廬之間安史
之亂方熾未已故於漂陽懷古感貞義女之事而
致意於子胥也臨湖望山白露橫穠曰露曰穠蓋

即景而照下貞烈言也目送飛鴻邈不可扳則朝
之眉睫不可托矣何事而來此乎遂慨然有感於
古貞女之行清光耿耿至今如觀白日而遺墳率
兀芳名歷千古以不磨也子胥二句正詳振寤之
實夫子胥鞭屍報怨聲聞凜冽而未遇之時其寤
如此故承曰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言所行盡
險也贈同旅故曰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贈王判官時余隱居廬山屏風疊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五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穗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
中年不相見踰躅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
會稽風月好却繞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
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
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
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
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

黃鶴樓在武昌府西南唐圖經費禕登儂嘗乘黃

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方輿志昔有僊人竇子安
乘黃鶴過此因得名禹貢淮海惟揚州范曄傳時
賢零落九域志越州會稽郡郛溪在湘東南王羲
之云行山陰道上如遊鏡中楚臺者章華陽臺皆
楚地也荊州記荊州郡西岸有山名荊門梁苑即
漢梁孝王所築之苑屈原宋玉鄒陽枚臯皆楚之
能文者也大盜指祿山之徒也鴻溝漢高祖與項
羽中分天下處在今河南滎陽之地祿山陷東方

李詩鈔述註

卷七

五

據有其地矣屏風疊廬山疊嶂之名也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
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
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
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羣
君為我致之輕齋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焉見一匹練孔子曰此馬
之光景也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
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狄犬謂祿山洛東京也祿
山以天寶十四載六月陷東京天津橋名在洛城
中搜神記臨川有人入山得猿子其母隨而啼人
竟殺其子母跳躍而死破腸視之腸皆寸斷莊子

李詩鈔述註

卷七

毛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
大賢有卷舒季餘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
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九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
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

風雅猶云風人大雅君子也魏志十五年下令曰
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未

遇知音者乎史太白起代韓軍武安西討謀功
屋瓦皆震借以言李郭也燕趙之地時為安史所
據周秦長安之地唐故都也洗清燕趙則周秦得
安矣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
意謂若登朝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值宣室之
召回也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葉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

李詩鈔述註

卷七

毛

猶乘飛鳧鳥尚識仙人面髮髮何青青玉顏皎如鍊
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慙麻姑言時先速流
與君數杯酒可以寤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世交
列傳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每月朔嘗
縣請朝常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
但見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網羅之得雙
鳧乃四年間所賜尚書之履也後天下王穆於堂
中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將召我耶乃沐

浴寢于棺中宿昔葬於城西其夕縣中車牛皆流
汗喘走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
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略半文戰者言
二物並爭未有勝負之謂也子夏云見夫子之道
與富貴者交戰於胸中興詩以王喬稱王漢陽以
其同姓且同為令也言漢時王喬嘗為葉令口僊
云矣今復乘雙鳬而來令漢陽青雲玉顏我尚得
而識之豈長生而不老與我亦嘗學大僊人之術
乎

李詩鈔述註

卷七

元

贈盧司戶

魏色無遠近出關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開
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

歸藏啟筮白雲出於蒼梧入於大梁鄧德明記盧

耽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少學僊身能會飛每夕歸
歸晚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晚不能隨從參預朝列
化為白鶴四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雙履耽
乃駕還就列

思註

卷七

辛

李詩鈔述註卷八

莆林兆珂子孟鳴父纂述

五言古詩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

太守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
天地猶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一

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為文竟何成
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嘆君個儻才標舉冠群英
開道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子驃騎亭
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日明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
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推傾
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鸞旅懷天根挾矢不敢張
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二

樂毅儻丹生於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
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則羲皇
微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
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
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
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
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奇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兇渠

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慈禪處士虛對鸚鵡洲
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穰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
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
紗窓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畏嘶山促酒喜得月
吳娃與越豔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
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賓號請休息主人情未極
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三

前鑿石開渠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奇
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
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無賈主才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穽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
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鷄不得進飲馬空夷猶
安得弄善射一箭落旄頭
五星經天上有白玉京黃金闕史記方士言黃帝

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應劭曰崑崙玄圃五
城十二樓僊人所居漢主父偃云結髮遊學皓首
空歸九十六君者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國傳緒
之君凡九十六人也睹一擲者樗蒲之勝負睹於
一擲也管子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莊子古之所
謂賤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弗出
也非藏其寶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史記項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四
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以

兵法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噫
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巍兮噫人之無良兮噫遼
遼未央兮噫驃騎亭在長安漢霍去病為驃騎將
軍亭因以名昆明池名漢武帝所鑿在長安幽州
即幽燕也唐屬范陽郡天寶間以祿山為范陽節
度使長鯨指祿山也天狼星名主兵楚辭挾長矢
兮射天狼貴鄉猶樂土也指江夏言張衡東都賦

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彈陶淵明高卧北牕自謂
羲皇上人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清幽閑幽險之閑
謂潼關也時祿山使崔乾祐屯陝西以窺京師帝
使奇舒翰將兵二十萬軍於潼關以拒之楊國忠
疑翰謀已侵戰敗明皇出奔蜀二聖明皇肅宗
也遊豫本言巡狩太白假之以諱二聖之出奔也
猶春秋書孫之意西京洛陽長安也帝子永王璘
也上皇制以璘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四道節度

李詩外述註 卷八

五

使得專征伐其所領皆楚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
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房陵在今房州即江夏地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
山時白避亂居頂上永王引軍過潯陽迫致軍中
贈金五百兩欲授以官俱不受璘敗太白論死罪
郭子儀納官以救之得免死長流夜郎中道赦回
良牧韋江夏也晉陸雲為後儀令稱為神明樊山
隸岳州峨眉三峽俱隸四川古樂府有大垂手小

垂手解題云言其舞而垂手也吳筠小垂手白舞
人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舞紅塵
荆山作韋江夏之詩也鮑照謂謝靈運詩若初發
芙蓉天然可愛江淹詩丹青既已過不敢去雕飾
禮書後世有祭戰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一唐三品
給祭戰許列於故里史虞卿說趙孝王一見立談
而賜白璧一雙楚人謗云得黃金百不如季布一
諾青為王母之傳信者也朝野叢載唐貞觀末南
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
餒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
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三日而
赦至劉向別錄燕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
至生黍韓安國云死灰獨不然乎唐志自魏及晉
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令以其地在禁近故謂之
鳳凰池鄒陽傳桀之犬可使吠堯漢田千秋為高
寢郎會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

李詩外述註

卷八

六

太子寬數月拜為相單于聞之曰漢丞相非用賢
也一上書男子即得之矣兩山者華嶽本一山河
神巨靈擘而為兩戰國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
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可以上栖亦明矣淮南
子羿善射堯命射落九日史記鼎為旌頭胡星也
此詩鋪叙次第當為六節自首句至慷慨淚沾纓
是自叙其平生出處之大畧也嘆君個儻才至枯
榮異炎涼叙往來江夏遭亂相會之情也炎涼幾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七

度改至誠節冠終古叙禄山作亂二帝出奔永王
東巡而常江夏能守其疆土也僕卧香爐頂至深
仁恤交道叙避亂獲羅得相會於江夏也一忝
青雲客至忽無賈生才叙常江夏相待之厚而遇
赦將別也桀犬尚吠堯至末句自叙憂國之情所
謂書懷者始終大畧如此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
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

覺罷攬明鏡長髮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
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葉飄落之滿湘
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
客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
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翱翔

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金井桐葉上有痕類
井字色黃似金晉樂志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
綆汲寒漿攬手取也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八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
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
岩堯廣成子個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
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師向北燕
學子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閒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
迴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雉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
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剽絕兒先着祖生鞭

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
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
時遊敬亭上閒聽松風眠或美宛溪月虛舟信酒沿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盡每取之聊向醉中僊
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
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下馬不作威水壺照清川
霜眉邑中叟皆羨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
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九

遂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曾標橫浮雲下撫謝眺肩
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德
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旃富貴日成疎願言杳無緣
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
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
身為名公子英才若迷遠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
安得慕群客彈劍拂秋蓮

尸子孔子過於盜泉渴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百鍊鉛古者鑄劍用五金
其一也今作百鍊鉛者言其學劍而就武也漢月
彎弓滿如月也鎗當作錚漢書鐵中錚錚言其剛
而有聲也突雲勇捷奔突如雲也勦絕兒健兒能
勇闢者也晉劉琨曰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東漢
馬援據鞍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陶
潛傳淵明義熙末徵為著作郎不就顏延之留錢
三十萬與之潛悉送酒家漸就取酒莊子槌水篇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十

設為河伯與海若問答之辭乃齊物反真之論郭
汲為太守行部到西河有兒童騎竹馬迎拜於道
次鄭宏為太守行春有白鹿夾於車轅而行曾為
同層標高標也謝眺子玄暉嘗為宣州守故宣城
有謝眺樓其遊東田等詩皆在宣城時作光祿王
天子之燕飲者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
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左傳士會歸純朝贈
之以策東漢書郭泰字林宗自洛陽歸

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
僊易也如遭如也遭難進貌鳴鳳白自喻也高梧
喻崔侍御也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
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
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惟蘭蓀
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爲柱下史脫繡歸田園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士

伊昔簪白筆幽都逐遊魂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
差池宰兩邑鸚鵡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芳言
鸞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鶴赤縣揚雷聲疆項聞至尊
驚蹙頽秀木跡屈道彌敦出牧歷二郡所居猛獸奔
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慙孤白溫
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顛顚成醜士風雲何足論
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領借羲皇景爲人照慶盆
溟海不振蕩何由縱鵬鷃所期玄津白個儻假騰蹇

史趙簡子欲立後未知孰賢乃召諸子告之曰吾
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驅之常山上求
無所得無卹還曰已得之矣簡子曰秦之無卹曰
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其賢立爲世子
後代代以自益平原君趙惠王之弟趙勝也食客
嘗數千人魏志殷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帝
問曰此何官也曰御史簪筆書過幽都幽州也時
爲祿山所據易游魂之卦陽變陰也祿山背叛其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士

象如此史暴勝之爲直指使衣繡衣持斧捕盜賊
督課郡國蘭臺漢御史所居賈逵傳帝勅蘭臺給
筆札使作神雀頌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
則具衣冠據臺而坐赤縣畿內縣也董宣爲洛陽
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叱下車格殺之主訴帝
帝召宣令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強項
令出驚蹙喻時亂秀木喻賢臣出牧二郡者趙悅
爲二郡太守宣城其一也漢宋均守九江虎皆渡

河而去衛懿公好鶴乘之以軒東郭先生久待詔
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人皆笑之周泰答
鍾繇曰獼猴騎土牛言難進也羸馬而夾兩轅亦
難進也景曰也武帝內傳西王母云十洲並在滄
海大流玄津中

贈宣州靈源寺冲濟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
此中積龍象獨許濟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圭

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雙溪在宣州靈源寺之所由名也近敬亭山龍象
荷負佛法之有力者制度論龍行水中力大衆行
陸中力大寶積經勝現王如來入善澤長者大城
乞食大婆伽婆左右翼從脩攝諸根如大龍象水
月明珠皆佛氏所謂性也維摩詰經菩薩觀衆生
如智者見水中月又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
珠寶如是不入煩惱大海不能得一切至寶解頴

佛家偏袒而坐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着地
遁字道林常著論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
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是有無之謂也

贈黃山胡公求白鵬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鵬蓋是家鷄所伏自小馴狎
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
尤難蓄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輒贈於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圭

我惟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
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壁買君雙白鵬白鵬白於錦白雪耻容顏
照影玉潭裡刷尾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間
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龍寄野人還
白鵬為名生南方山澤中形似鷄高大似鵝白毛
黑文黃山根蟠宣歙二州巖谷深遠多珍禽異獸
而產白鵬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鷺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
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嘔眉寡西笑
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
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吐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
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書天地明風開湖山貌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五

悶為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
獨散萬古意閒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
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
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忠廣里地陷有蒼白二
鷺飛出蒼者冲天此羽蟲之孽白者金色國之行
也蒼為胡象西晉大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
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瑯琊汝南西
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瑯琊嗣統石勒上堂

鄉獨人年十四隨邑人行役洛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異志恐將
來為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勅已去唐安祿山入奏
事氣矯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
也狼子野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至天寶十四載
祿山反陷洛陽焚宮闕明皇出奔蜀次年陷長安
自開元十四年至至德二載太白累畫見或經天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六

桓子新論有人聞長安樂者出門西向而笑世說
桓伊善笛王徽之相逢江坂請為一弄伊已貴顯
聞徽之名便據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
掘張駿塚得白玉笛紫玉簫洛生咏洛下之歌聲
也晉書或請顧愷之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
聲耶吳越調者即吳歈越吟亦歌咏之音調也蓋
洛有洛調吳越則有吳越之調是時洛陽陷沒太
白避地而來吳越故閭為洛詠而醉發吳越之調

以見為客在此而心不忘乎彼也。梁虞翻許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紋。海嶠者海邊之山也。吳越近海而多山。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丹砂要脩煉之術也。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以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職。

贈問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籬月，荷花落古池。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七

閑讀山海經，散帙臥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二卷，又註山海圖贊二卷，說文帙書衣也。淮南子：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茅。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雲卧三十年，好閒復愛僊。蓬壺雖宜絕，鸞鶴心依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牕眠。對嶺人共語，飯潭猿相連。時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

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烟。入遠構石室，遙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桃花巖在安陸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疏未及頂，上在傍坡處，名翠微。一云山氣青縹色曰翠微。羅浮山在博羅縣，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自在眼。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八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迹棲絕巘。

南山終南也，紫閣峰山之最秀者也。晉庾亮曰：老

夫於此興復不淺。

夕霽杜陵登樓寄常絲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穠密。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群峰。原野曠超邈，關河紛錯重。清輝映日竹，翠色明雲松。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景，未果諧心胸。

結桂空延佇折麻恨莫從思君達永夜長樂聞疎鍾
浮陽者日將夕而赤光下流也蹈海還山結桂折
麻皆隱者事也楚辭結桂枝兮延佇又折疎麻兮
瑤華疎鍾者金聲長擊之宜疎也漢五年治長樂
宮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繩聲
魚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九

越有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與汶水相近當在魯
汶陽地莊子音義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
酒薄宣王怒恭公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
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
太甚故謂酒之薄者為魯酒也梁朱异田飲引豈
味薄於東魯鄒蜜甜於南湘博物志韓娥東之齊
過雍門謳歌假食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雍門
人至今善歌效娥之遺聲也故曰齊歌古詩嬋娟

空復情浩蕩而傷懷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
僕雖群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之

春華滄江月穠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
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魂雖飛未會而不可得
疇昔在嵩陽同衾卧羲皇綠羅笑簪紉丹壑賤巖廊
晚途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為峨眉客
心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劍復歸來相逢洛陽陌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十

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
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縹緲
久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
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卧石門宿昔契彌敦
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鳳起遐曠幽人跡復存
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尊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
盈寒暑周一歲也指春日穠雲而言楚水南太白
所寓也淮山北丹丘子所居也嵩山在河南嵩縣

郭璞詩綠蘿結高林高士傳向長字子平隱不仕
嫁娶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漢書作尚長詩憂心
如焚幽人謂高鳳也此太白叙舊以寄丹元丘也
首八句是感春穗之代謝而叙其離別之情也疇
昔在嵩陽十句追叙其初相會於嵩陽而有關蜀
之別也綠蘿二句指當時襟期之同長劍復歸來
八句叙其再會於洛陽而有歸家之別也煩亂也
陌上喧嘩徒亂人意託勢隨風翻言人托於勢如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主

逐風而翻不可為定也以起下謝朝列歸故園之
意故園恣閑逸八句叙其歸家之後久欲避世而
未能也聞君卧石門至末因其營石門而寄之也
欲同隱居於此再論平生之志以申夙昔之期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鵲鳴
雲天掃空碧川嶽涵餘清飛鳥從西來適與往興并
蒼言王喬鳥婉變故人情復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

汭且不定飄忽悵徂征賔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
斗酒烹黃鵠一餐感素誠子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
有德必報之千金耻為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沙墩地名以詩意考之當在淮陰地方梁苑漢梁
王苑也在河南東南淮水西北即古之宋地

月夜江行寄崔負外崇之

飄飄江風起蕭颼海樹秋登艫羨清夜挂席移輕舟
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三

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
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江賦舳艫相屬注舳船尾艫船頭楚辭涉江采菱
發陽阿七命采菱歌曰采菱舟子為水嬉臨芳洲
兮采紫芝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
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魂入夢翻覺夜夜秋

綠水解人意為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裡蕩漾寄君愁

朱雀門建康南門又有朱雀橋賞心亭舊名二水

亭其前白鷺亭在水西門城上史正志碑秦淮源

出句容淝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貴城中

而西以達於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為二支一支入

城一支繞城外共夾一洲曰白鷺洲望羨者猶言

望羨人也金陵宰指其人而言也江寧在金陵城

中世說王太尉如瑤林瓊樹續齊諧志王彥伯善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主

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坐於東

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繡贈別彥

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

以此難桂席佳期益相思海月破圓景旅將生綠池

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東門柳夾道垂青絲

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

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

旅雕旅一名蔣即今之菱也三年以上心孔如

鵜至穠如小兒臂可蒸食有黑點者名烏鬱又名

旅米詩勞人草草謝朓新林浦詩天際識歸舟雲

中辨江樹

北山獨酌寄常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

紛吾下茲嶺地閒喧亦泯門橫群岫開水鑿衆泉引

李詩鈔述註 卷八

高

厚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先晝昏凝林氣夕連陰

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瑶軫

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哂

世說支遁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

而隱朱果者火棗之異名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不死之神在於玄

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口鼻之門

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寄東魯二稚子

吳地桑葉落。吳蚕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墜酒樓前。
樓前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
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樓邊。
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字伯禽。與姊亦齊肩。
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
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五

吳地宜蠶故曰吳蠶荀卿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
夫是之謂蠶理注俯謂卧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
齊人歸郕灌龜陰之田廣記太白在任城造酒樓
與同志者某宴其上少有醒者邑人以白重名室
而加敬焉在今濟寧城外汶水在魯北境上之往
也此詩念兒女故先以桑與田說起茫然思歸之
心也又思所樹之桃已三年成長而我行尚未得
歸亦猶詩東山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之意因想像

兒女行於樹下淒然誰憐以發其憂煎之意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

我携一尊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
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願坐此石。長垂嚴陵釣。
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江祖山在池陽城西南有一石突然出水際高數
丈上有僊人蹟名曰江祖石調作樂之音節同調
猶言同道也

李詩鈔述註

卷八

五

下尋陽城沅彭蠡寄王判官

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
落景轉疎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
石鏡挂遙月。香爐滅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寰宇記漢高帝六年灌嬰開井年深湮塞孫權經
此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淮陰侯開不
滿三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已瑞江有風
浪此井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潯陽記石鏡山

東有一圓石如鏡懸崖明淨照人見形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穩。水路苦不達。
滄波渺川汜。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
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闊。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
滄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
最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水出復入曰汜。詩北流活活。魏武詩明明如月何。

李詩鈔述註

卷八

宅

時可掇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李陵詩思得瓊樹
枝以解長渴饑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子

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

九日茱萸熟。插髮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今昔。
遠訪投沙人。因為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
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
日暮岸墳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

夫子在其間遂成

晚後南峰歸蘿月

咫尺不可親棄我

風土記俗於九

邪惡續齊諧志

九月九日汝家

盛茱萸繫臂恐

登高夕還見牛

李詩鈔述註

實憲主簿憲不

敗駟獨免不相

髮小巾也襜褕

崔侍御謝靈運

兩地謂敬亭也

水邊崖石也

游敬亭寄崔

我家敬亭下輒從

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鷓鴣群飯啄自鳴躍
夫子雖踴躍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
時來顧我笑一飯葵與藿世路如穠風相逢盡蕭索
腰間玉貝劍意許無遺諾壯士不可輕相期在雲閣
謝玄暉敬亭山詩茲山亘萬里合沓與雲齊隱淪
既已託靈異俱然樓上千蔽白日下屬帶迴溪清
岳詩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千年江淹詩素秋已白
日海賦踴躍窮波注失勢之貌本草鳧葵堪食即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九

苻菜也陸機詩無以肉食資笑葵與藿劉孝標
廣絕交論世路嶮巇魏文帝詩穠風蕭瑟天氣涼
王莽傳玉貝寶劍袁陽詩一朝許人諾

李詩鈔述註卷九

蒲林兆



父纂述

五言古詩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
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歌鞍憇古木解帶挂橫枝
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颺吹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
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李詩鈔述註

卷九

潘岳秋興賦善哉宋王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蕭瑟兮草木黃落將送也一說以也如手將物之
將沈君攸樂府絲繩玉壺傳綺席辛德源樂府金
羈絡赭汗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注善曰漢
書元帝自度曲被歌聲墜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
謂之度曲十洲記碧海在東海中

別魯頌

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推却魯連舌

獨立天地間清風掃蘭雪天子還個儻攻文繼前烈
錯落石上松無蒿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
劉公幹詩豈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老子仁者贈
人以言

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未欲去揮手凌蒼蒼
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
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劍琉璃匣鍊丹紫翠房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二

身佩豁落圖腰垂虎背囊仙人駕彩鳳志在窮遐荒
戀子四五人徘徊未翔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
僊宦兩無從人間久摧藏范蠡稅勾踐屈平去懷王
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為萬里別復此一啣觴
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
及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
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懷歸路綿邈覽古情淒涼
登嶽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

列僊傳寶子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後五年
龍來迎子明上居陵陽山至百餘年乃得僊集僊
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有城九層玄室紫翠
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豁落道家所謂豁落斗
七元星君之一也神僊傳安期生乘麒麟著朱衣
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髻囊張果老與妻赴蓬萊
公騎一鳳餘騎鶴向東而去兩謂出仕從僊也淮
水即秦淮也始皇所鑿在金陵城中夢渚雲夢之
渚通典江陵縣有夢渚宮內觀經老君曰騎羊真
人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三

留別王司馬嵩

魯連清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五湖心
予亦南陽子時為梁甫吟蒼山客僊蹇白日惜顏侵
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為孤劍託知音
鳥愛碧山遠魚游滄海深呼鷹過上蔡賣春向高岑
他日開相訪丘中有素琴

王猛家貧以鷺為生常貨鷺於洛陽有一人貨
買其鷺無直曰可隨我取猛從忽至深山見一父
老髮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十人有一人引猛
進拜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直遣人送
出回顧乃一高山也江總詠琴詩楚妃幸勿歎此
異丘中音

留別西河劉少府

我髮已種種所為竟無成間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

李詩鈔述註

卷九

四

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
君亦不得意高歌羨鴻賓世人若醢鷄安可識梅生
雖為刀筆吏緬懷在赤城予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
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綠歸隱謝浮名
左傳慶封曰子髮如此種種予焉能為子期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王戎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
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
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杯而言笑談論

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
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與飲莊子孔
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醢鷄乎注醢鷄甕中之蟻
蟻也梅福為南昌尉後得僊

留別廣陵諸公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
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晚節覺此疎獵精草太玄
空名東壯士薄俗棄高賢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烟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五

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
鍊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卧海不聞人租稅遼東田
乘興忽復起棹歌溪中船臨醉謝葛疆山公欲倒鞭
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

趙燕多豪俠之士無疑事者信以與人也非徒然
者言不虛往也獵精猶言採取其精華也聖明顧
白為供奉居翰林時也騎虎喻處危疑地也獨孤
后謂隋文帝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晉王羲之去

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又與道人許邁共脩
服採藥石山公山簡也葛疆其愛將并州人也襄
陽歌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
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
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崩鄒魯學詩騰顏謝名
五月金陵西祖予白下亭欲尋廬峰頂先達漢水行

李詩鈔述註

卷九

六

香爐紫烟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首四句是比體世治謂之安瀾海水飛動比其亂
也龍君象三龍蜀魏吳也鍾山金陵之鎮黃旗句
指孫太帝而言割壤猶言三分割據也吳初建都
金陵故曰開吳京六代指吳及晉宋齊梁陳而言
秦淮在金陵城中扇動也文中子江東中國之舊
士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漢書鄒陽傳鄒魯守經學
晉顏延之謝靈運等皆有詩名圖經白下在上元

縣西北廬峰即廬山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
爐山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若烟然紫烟亦因香
爐之名而言也山南北又有瀑布十數處言瀑布
懸瀉如從太清而落也此詩首推言漢末之亂三
國鼎立而爭雄惟時孫大帝掃黃旗而割土壤以
開吳之始嗣是六代伯王悉於此建都惟歷代建
都於此故至今秦淮間家詩書戶禮樂扇為鄒魯
文學之區而詩名之騰有如顏謝其人者此以上
皆言金陵之美以見其與諸公難別之意五月以
下則言諸公之別已而已向廬山以往也香爐二
句則叙廬山之勝與已歸廬山之樂而不免緬含
情者以綴留別之意也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包素篇紫氣何逶迤
七葉運皇化千齡光本支儂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
諸王若鸞虬肅穆列藩維哲兄錫茅土聖代含榮滋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七

九卿領徐方七步繼陳思伊昔全盛日雄豪動京師
冠劍朝鳳閣樓船侍龍池鼓鐘出朱邸金翠照丹墀
君王一顧盼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未嘗輒遷移
大臣小暗鳴謫竄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貝錦且成詩
佐郡浙江西病間絕驅馳階軒日苔蘚鳥雀噪簷帷
時乘小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憊憊歡愉恆惛
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
大賢達機兆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鴈行忝肩隨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令弟字延陵鳳毛出天姿清英神像骨芬馥滌蘭蕙
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我特相宜
金膏猶固象玉液尚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潭渚
藥物多見饋珍羞亦兼之誰道滇渤深猶言淺恩意
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驕陽何太赫海水燦龍龜
百川盡凋枯舟楫閣中途策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
泣別目眷眷傷心步遲遲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
慘袂何所道援毫授此辭

莊子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爲
風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列僊傳老子西游
關令尹喜望見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過關唐
自高祖至肅宗凡七世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
以此爲姓詩螽斯美文王后妃子孫衆多也虬龍
無角者鸞神鳥五彩爾雅穆穆肅肅敬也詩价人
維藩茅土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
以方色之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是爲侯社
李詩鈔述註 卷九
曹子建七步成詩封於陳謚曰思全盛謂開元時
也唐室志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即位興慶池
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後幸
蜀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雲望西南去及上至嘉
陵江乘舟將渡見一小龍翼舟而進上曰此吾興
慶池中龍也朱邸諸侯京師之寓第也漢宮典職
丹漆地故稱丹墀列戟諸侯門施棨戟也大臣如
林甫國忠輩也暗鳴怒意漢書項羽傳暗鳴叱咤

千人皆廢漢書表周匝三垂注垂是遠外之名三
垂東南北也長沙屬荆南詩萼兮非兮成是貝錦
刺讒也漢定王來朝景帝使諸王更前為壽歌舞
定王但張袖小垂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
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畏人知者謹守以避禍也
時徐王見怒於大臣故云晉阮籍阮咸居道南諸
阮居道北北者皆富南者皆貧梁孝王築東苑方
數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騎萬來曲禮五年

李詩鈔述註

卷九

廿一

以長則肩隨之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帝曰超
宗殊有鳳毛河車金膏玉液皆煉丹次第之名鳴
蟬促織夏秋之交也爾雅九達謂之達圻曲岬也
廣韻作碣詩摻執子之袂兮注摻擊也

將遊衡嶽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淳屠談皓

秦氏斯趙璧却入邯鄲宮本是楚家王還來荆山中
丹彩瀉滄溟清輝凌白虹青蠅一相點流螢此時同
卓絕道門秀談玄乃支公延蘿結幽屋無俗繞芳叢

涼花拂戶牖天籟鳴虛空憶我初來時葡萄開景風
今茲大火落秋葉黃梧桐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
寄書訪衡嶽但與南飛鴻

蔡邕琴操楚昭王得卞和璧欲貢趙王於是遣大
夫奉璧之趙史蘭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使其從者
歸璧于趙丹彩紅光也瀉滄溟凌白虹言其光之

李詩鈔述註

卷九

土

燭于上下也太白自言綠青蠅之諧故致流落同
者謂同王之受玷也此時被讒還山之時也沙門
傳支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采遣中使迎之遂
辭丘壑高步天邑鳳王之身至而景風生詩七月
流火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飄來南州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
鼇抃山海傾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從之摩天游

鳳苦道路難翱翔還崑丘不肯啣我衣哀鳴慙不周
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拭倚天劍西登岳陽樓
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為繞指柔
歸藏啓筮白雲起自蒼梧入於大梁鄒陽傳明月
之珠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視宋玉大言長
劍倚天外岳陽樓在岳州城上正對君山劉越石
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其二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主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慘以傷
謬攀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
勸此一杯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貴不忘
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

胡霜喻祿山也芳喻賢能也歲晚喻時之亂也離
別各遷謫於遠方也君謂賈舍人也時舍人謫於
湖湘間故太白遊洞庭詩云洛陽才子謫湘川兒
女仁姑息之愛曹植詩無以兒女仁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數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
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
十九韻

秦出天下兵蹙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
大尉仗旌鉞雲騎繞彭城三軍投號令千里肅雷霆
函谷絕飛鳥武關擁連營音在斬巨鼉何論鱗長鯨
恨無左車畧多慙曾連生拂劍照嚴霜雖戈髮胡纓
願雪會稽耻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主

亞夫未見顏劇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志長吁別吳京
金陵遇太守倒屣欣逢迎諸公咸祖餞四座羅朝英
初發臨滄觀醉樓征虜亭舊國見穉月長江流寒聲
帝車信迴轉河漢復縱橫孤鳳向西海飛鴻辭北溟
因之出寥廓揮手謝公卿
秦即長安關中之地秦之舊京唐所都也燕趙者
安祿山封燕王叛稱大燕皇帝起兵范陽所據皆
古燕趙境也黃河飲馬赤羽連天言其猖獗之甚

也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祿山反
加李光弼太尉兼河南副元帥鎮泗州光弼疾馳
入徐州徐州即彭城也三軍二句即史所謂憚光
弼之嚴也函谷在唐陝州靈寶縣武關在商州商
洛縣皆入長安路絕飛鳥靜而肅也巨鰲謂祿山
長鯨謂賊將史朝義尹子琦輩時朝義圍宋州聞
光弼至畏懼潰散而去宋州近彭城漢書趙主陳
餘聞漢兵至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餘絕漢糧道

李詩鈔述華 卷九

南

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為信所擒信購生得李
左車者與千金項之縛至麾下信解其縛而師事
之東南征欲往東南而從太尉也時光弼駐彭城
故曰東南吳京謂金陵也倒屣謂匆遽不及整屣
而倒著之也猶詩顛倒衣裳之意皇甫規解官歸
安定王符刺至門倒屣迎之蔡邕與眾賓同坐聞
王粲至倒屣迎之曰王孫有異才與地志金陵新
亭壯有遠望樓又名勞勞亭後改名臨滄觀丹陽

記征虜亭大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因名晉天文
志斗為帝車取其運動之義孤鳳飛鴻喻當時避
世之賢也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蘊臺還歸布山隱興入天雲高
爾去安可違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
傲然遂獨往長嘯開岩扉林壑久已無石道生苔微
願言弄笙鶴歲晚來相依

李詩鈔述註 卷九

圭

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
於人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并序

王屋山人魏萬來自嵩宋沿吳相送數千里不遇
乘興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
羨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
僊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
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迹與古賢并

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辨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
西涉清沼源頗驚人世喧采秀卧王屋因窺洞天門
竭來遊嵩峰羽客何雙雙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窓
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湫東浮汴河水訪我三千里
逸興滿吳雲飄飄浙江汜揮手杭越間漳亭望潮還
濤卷海門石雲橫天際山白馬走素車雷奔駭心顛
遙聞會稽美且渡耶溪水萬壑與千岩崢嶸鏡湖裡
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七

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
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色百里行松聲
靈溪恣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
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桂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
赤城漸微沒孤嶼前峽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山月
緡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親瀑布挂北斗莫窮此水端
噴鮮洒素雪空濛生晝寒却尋西溪去寧懼惡溪惡
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

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雙溪納歸湖
落帆金華畔赤松岩可招沈約八咏樓城西孤岩老
蒼安西荒外曠望群川會雲卷天地開波連浙西大
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碧雲中邈與蒼嶺對
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蘇烟綿橫九疑莽蕩見五湖
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迴繞楚江濱揮策揚子津
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僂僂人
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七

吾友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群
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僂僂應有期
東臆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
我苦昔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相思
聊攝地名杜預曰聊攝齊西界平原聊縣東北有
攝城因魏萬家在聊攝故云東方僂人以起咏也
東方朔書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田巴生齊
之辨士也辨於狙丘而議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

魯仲連往謂之曰如先生之言有似臯音人皆惡之田巴生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治水名在今大名府王屋山唐隸河南王屋縣嵩山唐隸河南登封縣羽客僊人也月光子女僊名也玉女窈窕嵩山峰名鬼谷在潁川陽城縣晉平公時有王剛者隱居於此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皆從之學學成歸先生與一隻履化為大以引二子即日到秦嵩山嵩陽觀西有龍潭潭詩箋水會也說文小水入

李詩鈔述詳

卷九

九

大水汴水在河南吳即今蘇州汴水別而復入也今浙江富陽江畔之地多有之杭即杭州浙之西越即紹興浙之東樟亭在浙東與錢塘相對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旗蓋之張又混混沌沌頃之有聲如雷奔望潮者浙俗也每歲以八月十五日士女集於江畔潮自海門而來狀如雪山橫亘數十里聲吼如雷或云海門有堪蕭二山相對大海潮長

擁入門內水勢驟發激為三浪浪過而潮平矣或云子胥之怒氣也耶溪鏡湖皆會稽之美景也世說顧長康後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奇剡溪在今剡縣源出天姥即王子猷訪戴處王許王羲之許邁也晉書許邁遍遊名山採藥莫知所終與王羲之同習服食養生之術曹娥碑文漢縣令度尚弟子邯鄲子禮作蔡邕過之刻石傍作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八字謂絕妙好辭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九

也國清寺在天台縣北十里五峰天台山之五峰也近國清天台賦過靈溪而一躍華頂天台之峰名石梁俗名石梁橋去天台四十里僧惠虛居天台國清寺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岩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外微有小徑遂見宮闕連亘千里許其門題曰會真府左曰金庭宮右曰同伯宮皆金樓玉牕高百餘尺永嘉今浙東温州府謝靈運出為

永嘉太守徧歷山水輒為詩咏故有登臨海嶠等
作會稽記赤城山山色皆赤狀如雲霞孤嶼亭在
永嘉江中今江心寺是也靈運登孤嶼詩亂流超
正絕孤嶼媚中川縉雲在今處州府西北九十里
石門即今青田石門洞謝靈運有登石門最高頂
詩又靈運遊名山志石門湖六處石門溯水上入
兩山口兩邊石壁石邊石巖下臨澗水南史褚伯
玉錢塘人往剡居瀑布山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
李詩錄述註 卷九 一

東陽太守作八詠樓又有新安江水至清淺詩嚴
光瀨在富陽縣富春山中釣臺在山上蒼嶺在僊
居縣西北五十里地勢東西相對姑蘇臺名吳王
所築日本來以日本大布為之儼然不前貌又不
通之意山公山簡也守襄陽嘗飲於高陽池天壇
在王屋山張僊人所居此詩送魏萬還王屋歷叙
其好古浪遊之跡首八句言其從僊遊於方外以
發端即序中浪跡方外意十三弄文史四句言其
年少之時文辭富麗議論足以服人即序所謂愛
文好古也西涉清洛源十四句言其自山東而西
遊河南自河南相尋至吳越即序所謂自嵩宋沿
吳相送數千里不遇也揮手杭越間二十六句言
其從浙江度會稽覽鏡湖剡溪諸勝又從剡溪過
天台即序所謂乘興遊台越也眷然思永嘉十二
句言其自天台而至永嘉瞻赤城登孤嶼不憚帆
海而抵石門即序所謂經永嘉觀謝公石門也却

尋惡溪去三十八句言其自永嘉溯流而上以至
枯州下金華過嚴州遍歷梅橋雙溪釣臺諸勝尋
古赤松沈約嚴光之遺蹤又自越抵吳自吳還楚
而相逢於廣陵之楊子津即序所謂廣陵得與相
見也吾友楊子雲至末言其於廣陵將往江寧以
及離別贈詩之意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我來楊都市送客回輕舸因誇楚太子便親廣陵濤

李詩鈔述註

卷九

重

僊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自送烟雲高
握扇對酒樓持袂把蟹螯前途儻相思登嶽一長謠
隋煬帝欲都楊州故曰楊都枚乘七發楚太子有
疾客往問之曰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
江漢書游俠傳信陵平原春申孟嘗游諸侯者以
四豪為稱首長蘆即今滄州之長蘆唐隸幽州世
說畢茂世云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

送楊山人歸天台

客有思天台東行路超忽濤落浙江秋沙明浦陽月
今遊方厭楚昨夢先歸越且盡秉燭歡無辭凌晨發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燃
興引登山屐情催泛海船石橋如可渡攜手弄雲烟
水經注浦陽江水導源為陽縣而經上虞縣小阮
藉兄熙子咸也漢書已祇為楊州刺史在官不迎
妻子不燃官燭謝靈運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岩壑
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
齒下山則去其後齒石橋即僧惠虛所渡者啟蒙
記注天台山石橋路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
臨絕冥之澗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
韓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
峻節凌遠松同余卧盤石芥水漱寒泉三子同二屐

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
昨宵夢裡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悵飲與君別。
雪崖滑去馬。羅徑迷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
詩肅肅兔宜施於中林。陸機演連珠。頓網探淵不
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將
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歸去來辭雲
無心以出岫。

送楊少府赴選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五

大國置衡鏡。準乎天地心。群賢無邪人。朗鑒窮情深。
吾君詠南風。袞冕彈鳴琴。時泰多美士。京國會纓簪。
山苗落磻底。幽松出高岑。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
流水非鄭曲。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綺繡。一誤傷千金。
何惜刀尺餘。不裁寒女衣。我非彈冠者。感激但開襟。
空谷無白駒。賢人豈悲吟。大道安棄物。時來或招尋。
爾見山吏部。當應無陸沉。

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山苗磻松喻賢才

也主司持衡鏡者也衣工比當時大臣寒女比當時
時賢才處於貧賤者亦猶曹風季女斯饑之意郭
泰祇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衣工秉刀尺棄
我忽如遺前漢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
貢禹彈冠御覽引漢書王吉字子陽少與貢禹為
友及陽仕益州刺史貢禹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
薦禹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與
今本不同晉山濤為吏部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五

時人謂之山公啟事莊子是陸沉者也注人中隱
者譬如無水而沉也張協詩道勝貴陸沉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龍虎謝鞭策鷁驚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鵝
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雖將簪組狎若與烟霞親
季父有英風白眉超常倫一官即夢寐脫屣歸西秦
寶公敬華廷墨客盡來臻燕歌落胡鴈郢曲迴陽春
征馬百度嘶遊車動行塵躊躇未忍去戀此四座人

餞離騷高駕惜別空懸歎何時竹林下更與共
蔡衡曰九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
多黃色者鵠多紫色者鵠多白色者鵠馬良眉間
有白毫於兄弟中最為良者時人為之語曰馬氏
五常白眉最良燕歌燕地之歌郢曲楚曲也落鴈
迴春言其歌曲之妙阮籍聞步兵厨中貯酒三百
斛求為步兵校尉

李詩鈔述註

卷九

五

李詩鈔述註卷十

蒲林兆珂孟鳴父墓述

五言古詩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挂咸陽樹
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
長安關中之地秦時鄉名漢高建都名仍其舊六
年更咸陽曰長安咸陽秦舊都也唐都於此名西
京

李詩鈔述註

卷十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仲尼且不飲况乃尋常人
白玉換斗粟黃金買尺新開門木葉下始覺秋非春
聞君向西遷地即禹湖隣寶鏡匣蒼蘚丹經埋素塵
軒后上天時攀龍遺小臣及此留惠愛庶幾風化淳
魯縞如白煙五縑不成束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嶽
相國齊晏子贈行不及三託陰當樹李忘憂當樹萱

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恩

魯人以仲尼為東家丘張協詩尺爐重尋桂紅粒
貴瓊瑤注爐新也紅粒米也一尺之新重於一尋
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
秋注農屬陝在魯之西孔安國曰縞白繒也韓安
國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蓋繒之出於魯者為
最薄產於齊者為良故曰齊紕子夏傳五縑為束
三玄二縑象陰陽也晉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二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能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客自遠且盡手中杯
兖州平陰縣有石門嶺嶺出巖竇中長數百步

關各三丈許陸路通濟南東平兩端方竅從下望
之宛若大門土人呼為石門泗水徂徠俱在石門
之西少陵贈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觀此篇豈一時酬答之詩耶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
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為雀喧
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
青綺門即青門長安之東門也芳蘭飛鴻以喻君
子為雀以喻小人高士傳許由隱於中岳潁山之
陽中岳即嵩山潁水出其下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三

其二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為我洗其心
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高士傳堯聘許由為九州牧由聞之洗耳於河陽
繫辭聖人以此洗心江淹書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晉書安石不起如蒼生何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尊把酒爾何思鴈鵠啼南園
予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辜負滄洲言
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翔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
秦在長安桂陽在楚南越志鴈鵠雖東西迴翔然
開翅之始必先南翥羅浮山在廣東博羅增城二
縣之境紫宮天子所居之宮西京賦正紫宮於朱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四

央躊躇二句正足上二句之意幽桂者即招隱辭

所謂桂樹叢兮山之幽

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

吾祖吹簫籥天人信森羅歸根復太素群動熙元和
炎炎四真人搞辭若濤波交流無時寂楊墨日成科
夫子聞洛誦誇才故多為金好踴躍久客方蹉跎
道可束青囊五寶溢山河勸君還嵩丘開酌聆庭柯
三花如未落乘興一來過

吾祖老子也老子萬物絪絪各復其根歸根曰靜

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古之真人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四真人者莊老列文也唐制

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時元載策

入高第楊墨當作副墨莊子副墨之子聞之洛誦

之孫注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乃其副也洛

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於

此也又大冶鑄金金錫躍曰我必為鏐鄒大冶必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五

以為不祥之金應車事類天漢間有道士自外國

得貝多子種於嵩山之下三歲三花一說三花聚

頂五氣朝元道家脩養法也三花落則亦矣三花

未落乘興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

之期也

送張秀才從軍

六駁食猛虎耻從驚馬群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
壯士懷遠略志存解世紛周粟猶不顧齊珪安肯分

抱劍辭高堂將授崔冠軍長策掃河洛軍親歸汝濱
當令千古後麟閣著奇勳

爾雅駁如馬鋸牙食虎豹山海經中曲之山有獸
焉其狀如馬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
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齊珪句即魯仲連不受
齊爵事史宋義號卿子冠軍文穎曰首將故言冠
軍時崔光遠由汴州刺史為魏州節度使河洛河
南洛陽也時皆為史思明所據汝墳汝水之涯詩

李詩鈔述註 卷十

遵彼汝墳

送侯十一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
予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
湛盧歐冶子所作五劍之一薛燭曰湛盧五金之
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感可以
折衝拒敵

奉饒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壯海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遍相傳
別杖留青竹行歌攝紫烟離心無遠近長在王京懸
老子道隱無形莊子道不可見而非道也道經
有靈書二十四事乃老君授青童大君者初猶儒
所謂世也神僊傳壺公謂費長房曰我某日去卿
能去乎曰欲親眷不知其去有何計公乃取一青
竹杖與之曰卿以竹杖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
置卧處默然便來長房如公言去及歸又與竹杖
李詩鈔述註 卷十

曰但騎此得到家長房騎竹杖忽如夢覺已到家
視之乃青龍也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
爾去撥僊草萑蒲花紫葢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玉女峰在嵩山頂紀異嵩山之上玉女擣帛石
瑩徹光潔人莫能測神僊傳漢武帝祠嵩山中嶽
夜半忽有僊人至帝禮而問之僊人曰吾聞中嶽

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抱朴子菖蒲
石上生一寸九節紫花者尤善神僊傳太真夫人
婉羅與馬明生居所往常有白龍迎之

送岑徵君歸鳴皋山

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三折
至人達機先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間而作隱淪客
貴道能全真潛輝卧幽嶺探玄入窅默觀化游無垠
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八

予亦謝明主今稱僊蹇臣登高覺萬古魚與廣成隣
蹈海寧受賞還山非問津西來一搖扇共拂元規塵
孟嘗君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晉張華為開
府儀同三司少子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不從曰
天道玄遠惟脩德耳不久果被誅桓譚新論天下
神人五一神僊二隱淪謝靈運詩既往隱淪客洛
陽光武所都也謝明主者白賜金還山時也僊蹇
不進親覺萬古者知萬古之情也晉書王導傳廣

亮據上流擁強兵導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
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是時安史餘孽猶未盡息
太白有救亂之志無人相與以成功茲因送岑徵
君而發其意

送范山人歸泰山

魯客抱白鶴別予往泰山初行若片雪香在青嵯間
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九

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牕下至古封
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僊人石閣東巖為介
丘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
在山趾封禪記泰山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鷄一
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
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霞裳不濕雨特異陽雲臺

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僊尋向南嶽。應見懸天。
大霄經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周穆王。因尹執判。
觀遂召幽逸之人為道士。楚辭青雲為衣。白霓
為裳。不濕雨而異乎陽臺之雲者。言其能潔身而
無所污也。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集僊錄魏
夫人晉魏舒女。名華。存字賢安。好道。適南陽劉文
字幼彥。生二子。曰璞。曰遐。方齋子別寢。將逾三月。
太極真人等來降授神真之道。在世八十二年。以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十

潯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桑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烟。潯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
飄然欲相近。來逢香若僊。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
一觀無二諾。朝歡更勝昨。爾則吾惠連。吾非爾康樂。
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清光。

搖扇及干越。水亭風氣涼。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
時遇或未來。兩鄉心已斷。吳山對楚岫。彭蠡當中洲。
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

桑落桑葉黃。落秋時也。或曰桑落地名杜佑云在
彭澤。今為都昌。有桑落洲。九域志隸江州潯陽郡。
謝惠連靈運族弟也。靈運封康樂公。朱紱銀章郡
守職也。司馬為郡佐。故以此稱之。輿地志自入湖
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十一

岬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
形。漢書嚴助傳淮南王書曰。越人欲為變。必先田
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餘干縣是也。故云
干越湖之東南為吳。西北為楚。彭蠡即鄱陽湖也。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
贈鬚長毛斑。盛時難再逢。巨源咄石生。何事馬蹄間。
綠羅長不厭。却欲還東山。君為魯曾子。拜揖高堂裡。

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風霜摧獨坐旌節鎮雄藩
虎士秉金錢蛾眉開玉尊才高幕下去義軍林中言
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峽猿東望蒼梧江上候歸軒
楚辭廓落平羈旅而無依言言瀟湘河南從事
與石鑒共宿夜起題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
大傳即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今歸第即
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焉啼問耶投得而去未
二年果有曹爽事靈運詩久欲返東山漢制中丞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七

專席而坐唐制節度有功者賜以節鉞漢書馬援
征武陵五溪蠻夷雄稱西沅辰皆繫瓠子孫所居
三峽巫峽明月峽廣澤峽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
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此詩首言青雲交多
富貴相忘不足與依遂言年華易邁悲盛之時不
可再得而引古賢感時事而相率歸隱者此處蓋
有微詞風霜四句正言中丞承恩而勢位之盛如
此才高二句則言判官雖以才高見招實由中丞

富貴不忘林中然諾之言故招以入幕也水宿二
句言此去在道之景末望其歸豈亦有巨源之意
不可顯言耶

送二季之江東

初發強中作題詩與惠連多慙一日長不及二龍賢
西塞當中道南風欲進船雲峰出遠海帆影挂晴川
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杏田此行俱有適逢爾早歸旋
謝靈運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詩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七

云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
脩畛強中地名按靈運遊山記云桂林頂遠則峽
尖強中是強中當此嵎縣之側謝子微見子將兄
弟曰平與之陸有二龍馬西塞山在鄂州禹穴在
會稽廬山記匡俗結廬於山故稱匡廬山董奉居
廬山下為人治疾重者移杏五株輕者一株久而
成林號曰董偃杏林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君即劉越石雄豪冠當時淒清橫吹曲慷慨扶風辭
虎嘯侯騰躍鷄鳴遭亂離千金市駿馬萬里逐王師
結交樓煩將侍從羽林兒統兵捍吳越射虎不敢窺
大勳竟莫叙已過秋風吹東鉞有李公凜然負英姿
寄溪且戎幕望重必台司感激一然諾縱橫兩無疑
伏奏歸北關鳴騶忽西馳列將咸出祖英僚惜分離
斗酒滿四筵歌嘯宛溪湄君携東山妓我詠北門詩
貴賤交不易恐傷中園葵昔贈紫騮駒今傾白玉卮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古

無令長相憶折斷綠楊枝
劉琨字越石少與祖約俱以雄豪名橫吹笛也琨
為并州刺史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琨
乃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
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去扶風歌亦劉琨
所作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

右手揮龍淵又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寤
林中抱膝獨摧藏允允首大意皆憂國勤王事也
琨與祖逖同寢中夜聞鷄聲琨曰此非惡聲也因
起舞帳中樓煩胡地名沛公有樓煩將善騎射楚
挑戰三人樓煩輒射殺之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
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
養羽林官教以九兵號曰羽林孤兒李公太尉李
光弼也戎幕將幕也台司三公也宛溪隸宣州北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古

門詩言仕者不得志也古詩採葵莫傷根結交莫
羞貧採根葵不生羞貧父不成宣城古吳地史記
吳王比會晉侯於黃池

涇川送從弟錡

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
佳境千萬曲客行無歇時上有琴高水下有陵陽祠
仙人不見我明月空相知問我何事來盧敖結幽期
蓬山振雄筆繡服揮清詞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榮滋

置酒送惠連吾家稱白眉愧無海嶠作詩
見爾後幾朝俄然告將離中流漾綠鷗
嘆息蒼梧鳳分棲瓊樹枝清晨各飛去飄落天南垂
望極落日盡秋深暝猿悲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
涇川在寧國府涇縣源出黟山西北入於江上下
三百里列仙傳琴高趙人也浮游冀州二百餘年
後入碣水中乘赤鯉出留一月復入水去江賦琴
高之所游矯實子明脩道陵陽嘗得龍子放之水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其

五松山送殷淑

秀色發江左風流奈若何仲文了不還獨立揚清波
載酒五松山頽然白雲歌中天度落月萬里遙相過

撫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別離去連峰鬱嵯峨
秀色言其質之美也奈若何者猶詩云如此繁者
何深喜之之辭也晉殷仲文少有才藻謝靈運嘗
曰若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了不還
者言常存也謂今之殷淑乃不死之仲文也五松
山在宣州南陵縣白雲歌蓋用王母白雲謠將子
無死尚能復來意也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七

放歌倚東樓行子期曉發秋風渡江來吹落山上月
主人出美酒城燭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盡觴
水客美歸棹雲帆卷輕霜扁舟放亭下五兩先飄揚
峽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長思君無歲月西笑阻河梁
東樓山在宣州延如延客之延招邀之也清光月
光也五兩舟人用鷄羽以候風者江賦覓五兩之
動靜兵書凡候風法以鷄羽重八兩建五大旗取
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統候風也楚

人謂之五兩

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濬陽尉濟充泛舟赴華

陰

鸞乃鳳之族翔翔紫雲霓文章揮五色雙在瓊樹棲
一朝各飛去鳳與鸞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燦河堤
再從泛舟後使我心魂懷秦地無草木南雲喧鼓鼙
君王臧玉膳早起思鳴鷄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泥
宰相作霖雨農夫得耕犁靜者伏草間群才滿金闈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七

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送君登黃山長嘯倚天梯
小舟若鳬鴈大舟若鯨鯢開帆散長風舒卷與雲齊
日入牛渚晦蒼然夕烟迷相思在何許杳在洛陽西
禽經注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頸屬久則五彩變易
故字徒變再泛舟後漕粟也左傳秦歸晉粟自
雍及絳命曰泛舟之後唐所都即古秦地無草木
者荒索之狀南南方也祿山之亂江南騷擾而有
征戍之苦故曰喧鼓鼙水運曰漕挽舟曰引關輔

關內三輔之地即長安之京師洛陽之西即華陰之地

五月東魯行荅汶上君

五月梅始黃鵲凋桑葉空魯人重織作機杼鳴簾櫳
顧予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翁
下愚勿心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
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歸去直道落日昏陰虹
此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九

杆說文機之受緯者詩注杆所以受緯者樞說文
房屋之疏也盡受明之處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
州入濟

荅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
金沙泉見寄

河伯見海若傲然誇秋水小物昧遠圖寧知通方士
多君紫雲意獨往蒼山裡地古寒雲深巖高長風起
初登翠微嶺復憩金沙泉踐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圓

飲彼石下派結蘿宿溪烟鼎湖夢淥水龍駕空茫然
早行子午關却歎山路遠拂琴聽霜猿滅燭乃星飯
人烟無明異鳥道絕往逐扳崖倒青天視白日晚
既過石門隱還唱石潭歌涉雪攀紫芳濯纓想清波
此人不可見此地君自過為子謝風泉其如幽意何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涯之間不
見牛馬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已順
流東行至於壯海東面而觀不見水涯於是歎曰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五

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我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楊子明鏡清水不可以形逃通
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梁簡文賦升紫霄之丹地排
玉殿之金扉蒼山終南山也翠微嶺金沙泉皆在
終南太宗貞觀十三年改終南太和宮為翠微宮
而嶺因以名金沙泉近寺泉也鼎湖龍駕謂太宗
也子午關終南山峰之間通道處直當子午而因
以名如蜀之子午谷石門石潭皆終南佳境涉雪

應石門濯纓應石潭此人謂濯纓者也紫芳紫
也此地指終南山幽意幽隱也

酬崔五郎中

朔雲橫高天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落日空歎息
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
奈何懷良圖鬱悵獨愁坐杖策尋英豪立談乃知我
崔公生民秀緬邈青雲姿制作參造化託諷含神祇
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是時霜颼寒逸興臨華池
但得長把袂何必萬丘山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五

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
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舉身慙蓬壺濯足弄滄海
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暮入閭闔關
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漢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
杖策北渡禮記人者五行之秀生民之秀又人之
秀者也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蓬萊方
壺皆僊洲也漢武帝起明光宮三輔黃圖云在城

中淮南子注閭闔始升天之門上帝所居紫微宮
門也嵩丘嵩山也潘岳懷舊賦不歷嵩丘之山者
九年於茲矣按太白贈崔五郎中詩云我家有別
業寄在嵩之陽子若同斯遊千載不相忘此詩又
反其意云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

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月出魯城東明如天上雪魯女鵲鳴機應秋節
當君相思夜火落金風高河漢挂戶牖欲濟無輕舸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三

我昔辭林丘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微朝去洛陽殿
爾來得茂彥七葉仕漢餘身為下邳客家有圯橋書
傳說未夢時終當起巖野萬古騎星辰光輝照天下
與君各未遇長策委蒿萊寶刀隱玉匣鏞澀空安苔
遂令世上愚輕我土與灰一朝攀龍去龜龜安在哉
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壘

魯城古魯國之城在今曲阜縣莎鷄蟋蟀也詩六
月莎鷄振羽大火心星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龍興而致雲管輅別傳龍者陽精以潛於陰幽靈
上通和氣感神故能興雲喻君臣之相逢也凡星
非本垣自外而至者謂之客星晉天文志太微天
子庭五帝座也洛陽光武所都漢書金日磾七葉
內侍張湯傳張氏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
十餘人說文東楚謂橋為圯下邳圯上老父授張
良書曰讀此則為帝者師矣莊子傳說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終古不惑王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三

古傳公卿未有建萬里之長策詩我姑酌彼金壘
酬王補闕惠翼在廟宋丞沘贈別

學道三千春自言義和人軒蓋宛若夢雲松長相親
偶將二公合復與三山隣喜結海上契自為天外賓
鸞翻我先鍛龍性君莫馴朴散不向古時訛皆失真
勿踏萊溪波竭來浩然津薛帶何辭楚桃源堪避秦
世迫且離別心在期隱淪酬贈非炯誠永言銘佩紳
三千春自堯至唐上下三千年也孔安國曰重黎

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一說三千春者只是學道長生久視義和人即淵明所謂羲皇上人也說苑程璜乘車戴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曰吾祿厚得此軒蓋海上指三山也天外賓謂僕人也佳南子飛高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傳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服虔曰擾馴也顏延年詩鸞翻有時鍛龍性誰能制羽嚴經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徒始至終念此戚遺失真性顛倒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三

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義溪波水之小者浩然津水之大者荒溪忽為浩津猶所謂世變江河即朴散又古時訛失真意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

江上荅崔宣城

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尋仙下西嶽陶令忽相逢問我將何事湍波歷幾重韶表非季子鶴髦似王恭謬忝燕臺召而陪郭隗蹤水流知入海雲去或從龍

樹繞蘆洲山鳴鵲鎮鍾還期如可訪台嶺陰長松太華華山即西嶽也芙蓉峰也華山有蓮花峰峰頂有池菡萏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存焉華山記三峰直上晴霽可觀列僊傳明星玉女居華山眼玉漿白日昇天蘇季子黑貂之裘弊晉王恭美姿儀嘗衣鶴髦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真神僊中人也蘆洲江中地名鮑照詩今旦入蘆洲庾仲雍江圖蘆洲至樊口三十里鵲鎮鵲頭鎮也唐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五

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台嶺天台也天台賦陸落之長松

李詩鈔述註卷十一

蕭林兆珂

五言古詩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朝沐白水源。暫與人俗疎。鳥興佳境色。江天涵清虛。
自遠去海雲。心閑游川魚。長歌盡落日。乘月歸田廬。
白水在南陽之蔡陽光武起南陽故有白水真人之識

李詩鈔述註

遊南陽清冷泉

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暉逐流水。蕩漾遊子情。
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

清冷水名在南陽西鄧山上西暉落日也日落則月出矣此晚遊也

尋曹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鴈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

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未遲。

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為蒼耳斯。

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為誰。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

他筵不下筋。此席忘朝饑。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

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載期。

風流自簸蕩。謹浪偏相宜。酣來上馬去。却笑高陽池。

宋玉賦主人之女為承日之華上翠雲之裘蒼耳

即卷耳山東人呼為羊負菜酸棗小棗也樹有刺

李詩鈔述註

可入藥古猛虎行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

史記秦昭王遺平原君書顧與君為十日之飲

遊泰山六首

四月上泰山。石屏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道隨縈迴。

馬跡遶碧峰。千今滿蒼苔。飛流瀟絕巘。水急松聲哀。

北眺崑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

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

王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

稽首再拜之自愧非僊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玄宗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其登山也為三次及
中道休三刻而後升即御道也易乘六龍以御天
神僊傳八公與劉安登山所踏山上石皆啗成跡
至今人馬跡猶存郭璞詩吞舟湧海底高浪駕蓬
萊神僊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史記威宣燕昭僊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僊人及不死
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三

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
門大天門魏武樂府東到泰山僊人玉女下來遊
遨漢武內傳帝雖好道然形謾神穢殆恐非僊才
也郭璞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僊才莊子夫欲免
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其二

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
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

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聞感此三嘆自思從師方未還
神僊傳漢武帝問居殿上忽有人乘雲車駕白鹿
從天而下曰我中山衛叔卿也楚辭仍羽人於丹
丘僊書眼方者壽千歲拾遺記老聃其童方陶弘
景晚年一目有時而方鳥跡書蒼頡始作之字也
漢書謂之蝌蚪

其三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四

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攬八極目盡長空間
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僊蹉跎朱顏
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泰山東南峰名曰觀鷄一鳴時見東海中日始出
長三丈許陶隱居真誥青童大君曰欲植滅度根
當拔生死氣沉吟墮九泉坐惜形骸氣

其四

清齋三十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身

雲行信長風。飄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
海色動遠山。天鷄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
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

集傳錄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
隱元之臺西王母降於臺中傳玉清隱書四卷以
授華存素生帛也雲行乘雲瀛虛而行也海色日
出之光也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鷄日
初照此木天鷄鳴天下鷄隨鳴倒景者日在下景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其五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遙空碧。
千峰爭嶺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僊。去無雲中跡。
長松入霄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
終焉遇安期。於此煉玉液。

王液丹名

其六

朝飲王母池。晝投天門關。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間。
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僊人遊碧峰。處處笙歌發。
寂聽娛清暉。玉真連翠微。想像鸞鳳舞。飄飄龍虎衣。
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
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

王母池瑤池也樂書相如蔡琰之綠綺玉真女僊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也黃庭經黃衣紫帶龍虎章比史崔浩傳太史奏
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清淺河漢也集
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漢也
乃與一石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也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桂席凌蓬丘。觀濤甜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遊遊。
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
疊嶂隔遙響。響當軒窗歸。流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

樟樓即樟亭也在浙江東岬漢志三神山在渤海
中天竺寺在錢塘自西湖入夾道皆古松名九里
松園經杭州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
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遠
寺北主峰前合為一澗任昉詩疊嶂易成響吳洲
杭州亦吳地也

同友人舟行遊台越作

楚臣傷江楓謝客拾海月懷沙去蕭相挂席泛溟渤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寒予訪前跡獨往造寢髮古人不可攀去者浮雲沒
願言弄倒景從此鍊真骨華頂窺絕頂蓬壺望超忽
不知青春度但怪綠芳歇空持釣鰲心從此謝魏闕
宋玉招魂湛湛江水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
心為屈原也屈氏被放作懷沙賦謝靈運詩挂席
拾海月靈語辭也九寒難留兮河川壯子寢髮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馬彪曰寢髮者北極之
下不毛之地地理書地以草為髮抱朴子金丹鍊

人身體令人不老不死華頂天台山最高處列子
龍伯國有大人馬一舉而釣六鰲莊子山中公子
年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軒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八

毛長曰終南周之名山在長安之南橫翠微者路

從山頂也如孟浩然詩云群山入戶登

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

裴公有僊標拔俗數千丈滄海滄洲雲飄飄紫霞想
剖竹商洛間政成心已閑蕭條出世表冥寂閉玄關
我來屬芳節解榻時相悅宴帷對雲峯揚袂指松雪
暫出東城邊逶迤西巖前橫天畫翠壁噴壺鳴紅泉
尋幽殊未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饒名花石上有好月

命駕歸去來露華生綠苔
留惜將晚復聽清猿哀
清猿斷人腸遊子思故鄉
明發首東路此歡焉可忘
黃庭經上清紫霞虛皇前
注紫霞宮一名紫瓊
宮商州在商山洛水之間
王簡栖頭陀寺碑玄關
幽鍵感而遂通韓信傳北
首燕路注謂趨向也

遊謝氏山亭

淪老卧江海再歡天地清
病閑久寂寞感物徒芬榮
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
掃雪松下去相蘿石道行

李詩鈔述註

卷十

九

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
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
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
醉罷弄歸月遙欣穉子迎
再歡天地清謂肅宗復西京也

同族姪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

遠公愛康樂為我開禪關
蕭然松石下何異清涼山
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閒
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間
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僊
人說法清淨經觀空亦
空空無定空

金陵鳳皇臺置酒

置酒延波景金陵鳳皇臺
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
借問往昔時鳳皇為誰來
鳳皇去已久正當今日迴
明君越義軒天老坐三公
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壘
東風吹出花安可不盡杯
六帝沒幽草深宮真綬
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鳳皇臺在金陵宋元嘉中王顥見異鳥集於山時
謂鳳皇遂起臺於山上義軒伏羲軒轅也列子黃

李詩鈔述註

卷十

十

帝召天老力牧太山稽為相三台上中下台是也
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六帝吳晉宋齊梁陳也
遊秋浦白筍陂

白筍夜長嘯爽然溪谷寒
魚龍動陂水處處生波瀾
天借一明月飛來碧雲端
故鄉不可見腸斷正西看
西看者白故鄉在蜀而客於江東之秋浦故見月
而西望蜀

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
我來憩秋浦三入桃陂源千峰照積雲萬壑盡啼猿
興與謝公合文因周子論掃屋去落葉席月開金尊
溪營大樓南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
此中得佳境可以絕囂喧清夜方歸來酣歌出平原
別後經此地為予謝蘭蓀

謝靈運為永嘉太守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孤嶼亭

永嘉江心寺中枕郡城北桃陂桃樹陂也在秋浦

李詩鈔述註

卷二

土

之下玉鏡潭之上大樓山在清溪之北玉鏡潭在
清溪之南蘭蓀皆香草也楚辭秋蘭兮麝蕪蓀何
以兮愁苦注皆以況君子也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宮開疑是海上雲飛空結樓臺
升公湖上秀粲然有辨才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
了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間居清風亭左右清風來
當暑陰廣殿太陽為徘徊名酌待幽客珍饈薦彫梅

飛文何灑落萬象為之摧率父擁鳴琴德聲布雲雷
雖遊道林室亦舉陶潛杯清樂動諸天長松自吟哀
留歡若可盡切石乃成灰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謁王同遊王
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及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王實以為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漢書海旁有蜃氣為樓臺升
公化成奇僧也維摩詰經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

李詩鈔述註

卷二

土

摩詰言菩薩觀眾生如智者見水中月寶積偈月
淨脩廣如青蓮率父率陽米太白之叔也高僧竺
法蘭傳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
朔云可問西域梵人後竺法蘭既至眾人追問之
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

大庭庫

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靈鄒魯因
我來尋梓慎觀化入寥天古木朔氣多松風如五

帝圖終冥歎息此山川

杜預左傳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庭
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昭公十八年五月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迴向高城隅
置酒望白雲商飈落寒梧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三

水色淥且明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商為秋聲商飈秋風也踟躕行不進貌

天台曉望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樓滄島月
憑高登遠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鼇沒
風潮爭洶湧神怪何翕忽觀奇跡無倪好道心不歇
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關
靈運山居賦序天台四明相接連華頂峰在天台

縣東北六十里臨海記天台上應台星超然秀
出山有八重華頂乃第八重其高一萬八千丈絕
頂東望滄海俗號望海尖赤城山在天台東六里
山色皆赤狀如雲霞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
標門樓寺之門樓也即天姥寺莊子北溟有魚其
名曰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列子海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使巨鼇十五
舉首而戴之朱實猶言朱果儂家火棗之類謝靈

李詩鈔述註 卷五

運詩溟漲無端倪

早望海霞邊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紅光散分輝照雪屋
一食喚瓊液五內發金沙舉手何所待青龍白虎車
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峰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
布即雪屋也家同契薰蒸入五內顏色悅澤好神
僊傳沈義吳郡人得道帝令僊官簿近乘白鹿車
司馬生乘青龍車徐福乘白虎車召義共載升天

登太白峰

西上太白峰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
願乘冷風去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
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

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至高諺云武功太白
去天三百餘里記金星之精陸終南圭峰西因
號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
之天寶中玄宗立玄元廟夢神人曰太白北谷有
玉石可琢取之紫氣見處是也使求得之琢象高
二丈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公墩

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王右軍羲之同登超然有
高世之志子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也

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闕朝昏
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臣感禎運雲鵬忽飛翻
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

後輓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
談笑過橫流蒼生望斯存治城訪古跡猶有謝公墩
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相像東山姿續懷右軍言
梧相識嘉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
地古雲物在臺空未忝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
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永嘉晉獻帝年號南奔者元帝渡江也光武紀四

夷雲集龍闕野北杜相誘曰風哲臣謝安也雲鵬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六

飛翺如詩言尚父鷹揚也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
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組甲漆甲成組
文被練練袍也西秦符堅也堅以百萬之衆伐晉
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謝安遣謝玄敗
之淝水謝安初卧東山望重天下人語之曰安石
不起如蒼生何治城在建康乃晉作兵器之所設
文平地有堆通作墩謝安與王羲之同登曰謝安
墩者從尊也以其同登故懷其言耳或曰即隸

伐之書也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綈衣之卒
章韓宣子賦角弓既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
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白鷺洲
在金陵城下秦淮之外青龍即青山在城東與謝
眺之宅相近者一說青龍蒼龍之宿角亢氏房心
尾箕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
作黍離

登梅崗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僧中孚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
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溪
時遷大運去龍虎勢休歇我來屬天清登覽窮巖壑
吾宗挺禪伯特秀鸞鳳骨衆星羅青天朗者獨有月
真居順生理草木不剪伐烟窓引薔薇石壁老野麋
吳風謝安屐白足傲復讎綈宿一下山蕭然忘千謁
談經演金偈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
佳遊不可得春風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秋庶不滅

江賦流九派乎潯陽應劭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
九也傳曰明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晉書謝玄等
既破苻堅驛書至安喜還內過戶闌不覺最齒之
折釋曇始足白於面雖履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
白世號白足阿練此詩首十句極道金陵山水之
勝故為帝王所居而今則運去時遷當日之勢固
已湮沒舉其興廢以叙登覽之端吾宗以下則詳
言高座之幽致及贈詩之意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八

望廬山瀑布山水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
欽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
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空中亂流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
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無閒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
佳詣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廬山記香爐峰在瀑布之傍水源出山頂人未有

窮者挂流三百丈自上懸下望之若挂勢如飛電
狀如白虹河漢落者即金陵留別詩所謂瀑布落
太清皆寫其高頂懸瀉之狀衆流也水湧出如
射故曰亂濺射一線白虹則左右見為青壁矣水
流噴涌而成珠浮而成沫環波亦言其水之美也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
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九

乘航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
瞻光惜頽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
寰宇記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嶽僧方外

衡嶽有開士五峰秀貞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
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灑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
明湖落天鏡香閣凌銀關登眺食惠風新花期啟發

安師云開士始士注心初開故始發心故淨寶積
經有風輪名清涼能使一雲普覆三千大千世界
甘露佛度人妙法也劉孝綽寺碑置甘露堂遵甘
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弘訓

桂席江上待月有懷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鉤
素華雖可攬清景不同遊耿耿金波裡空瞻鵲樓
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漢有鵲觀在雲陽甘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二

泉宮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雷明雙瞳
呼吸八千人橫行起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
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成功
按劍清八極歸酣歌大風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
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爭有古跡鏖壘頽層空
猛虎嘯洞壑饑鷹獵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

機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
撫掌黃河曲嗤嗤阮嗣宗

史記蒯通對高帝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
足者先得之張晏注鹿喻帝位項羽歌力拔山兮
氣蓋世史記項羽重瞳子又項梁為會稽守籍為
裨將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
走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又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主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擊
斬蛇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被赤
帝子斬之故哭忽不見關中東函谷關西隴坻關
兩關之中相去千里皆秦地故曰關中兩龍漢楚
也漢志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曆推之
從歲星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為主故客謂張耳曰
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聚當以義取天下

史記高祖擊黥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自擊筑
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又漢四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
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亦臨廣武而軍為高祖置
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
俱北面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
幸分我一杯羹相待未決羽曰天下匈匈數歲者
徒以吾兩人耳欲與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
吾寧關智不關力黃河之曲廣武地也晉阮嗣宗
嘗登廣武見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
名嗤嗤無知親詩氓之嗤嗤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主

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髮絲
巫山在夔州巫山縣巴江即涪陵江黃牛峽有石
如牽牛人黑牛黃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

朝三暮黃牛如故

自己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

辭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逐步巫山巔
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楚毒蘿霞外倚空石
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烟却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
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
周游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
李詩鈔述註 卷上 三

歸途行欲曠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嶺已吐月
月色何悠悠清猿響啾啾亂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
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鬼門關隔
山即瞿塘峽上有瞿塘閣下瞰滄瀾堆其東小路
數百步絕處即白帝祠傍有三峽堂臨瞿塘峽口
自此半日至夔州巫山綿亘七百里非亭午夜分
不見日月圖經云此山當抗峰峴峨嶺嶺嶺嶺嶺
結附翼並出青雲十二峰望霞峰翠屏峰朝雲峰

松巒峰集仙峰聚鶴峰淨壇峰上昇峰起雲峰飛

鳳峰登龍峰聖泉峰孤峭拔空尤為奇絕

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
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開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
句踐徵絕艷揚蛾入吳關提携館娃宮香艸詎可攀
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

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靈巖山在蘇州城西二

李詩鈔述註

卷十一

十四

十里又名硯石山吳王之別苑在烏有館娃宮琴

臺響屨廊西施洞之屬

商山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雲間冥翳不可識
雲窓拂青霽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
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
一行佐明聖修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自臆
宵真谷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陳留志韋康字宣明常居園中世謂園公與河內
軹人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避秦入商山
是為四皓是時高帝寵戚姬欲易太子張良以四
皓來帝顧戚姬曰彼羽翼成矣太子得不易雖書
秦失金鏡言不明治道也晉志北極五生在紫微
中又心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
辰前星為太子

蘇武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五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饑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漢書武帝天漢元年遣蘇武持節使匈奴匈奴使
衛律召降武授辭舉劍擬之武不為動乃幽武大
窖中絕不飲食武嚙雪與糞毛並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徙海上使牧羝乳乃得歸武秋漢
節卧起操持節毛盡落明年李陵降使至海上說

之不從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使者言天子射上
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武等在其澤中單于驚
謝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
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何以過陵起舞歌曰經萬
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推
土衆咸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單
于召會武官屬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年李
陵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江文通上
建平王書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淚盡而繼之以
血長楊賦西厭月蝟東震日域蝟音窟
經下邳地橋懷子房
子房未度磧破塵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以響輅別傳虎

李詩鈔述註

卷一

五

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故能運風
喻君臣之相逢也張良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
家財求刺客刺秦王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
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博浪沙中誤
中副車索急亡匿下邳圯上一老父至良所隨履
圯下顧良下取履良取履跪進之父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會此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至出一編書
曰讀此則為帝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壯穀城山中黃石即我也良後十三年從高
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中黃石取而祠之

望鸚鵡洲悲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
吳江賦鸚鵡落筆起群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
鸚鵡咏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
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後漢書禰衡平原人有才辨而尚氣常忤曹操

李詩鈔述註

卷五

毛

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表後送江夏守黃祖
長子射會客有獻鸚鵡者請衡賦之衡筆不停繼
文不加點後竟為祖所殺鸚鵡喻祖鳳喻五嶽
起方寸即莊子人心險於山川之意魏氏春秋稽
康見隱者孫登與之言不對將去登曰子才高識
寡難乎免今之世後果為鍾會譖殺莊子天刑之
安可解太白蓋悲禰平長傲使氣以喪其身末二
句極其傷悼之辭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宋

李詩鈔述註卷十二

蒲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古詩

紀南陵題五松山

聖達有去就潛光愚其德魚與龍同池龍去魚不測
當時版築輩豈知傳說情一朝和殷人光氣為列星
伊尹生空桑捐庖佐皇極桐宮放太甲攝政無愧色
三年帝道明委質終輔翼曠我至人心萬古可為則

李詩鈔述註

卷三

時命或大謬仲尼將奈何鸞鳳忽覆巢麒麟不來過

龜山蔽魯國有斧且無柯歸來歸去來宵濟越洪波

左傳聖達節老子盛德容貌若愚傳嚴在虞號界

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高宗夢得傳說霍泉

旁求浮諸傳嚴爰立作相莊子傳說之相武丁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列子伊尹生空桑注伊

尹母居伊水上既孕夢神告曰舊水出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舊水出東走十里顧視其邑盡為水母

因化為空桑有辛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

命曰伊尹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相成湯既沒伊

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明言烈祖之成德用訓于王

王未克變營于桐宮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於亳龜山蒙山也魯頌奄有龜蒙

邠風伐柯如何非斧不克娶妻如何非媒不得此

言有斧無柯言有德不見用無以成功業也

李詩鈔述註

卷三

謝公宅

青山日將曛寂莫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

荒庭棄草徧廢井蒼苔積惟有清風閒時時起泉石

謝公謝眺也青山在當塗縣南三十里靈宇記齊

宣城太守謝眺築室於山南遺址猶存絕頂有謝

公池下有青草市一名謝家市

凌鼓臺

瞻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登嶂列遠空雜花開平陸

開雲入窓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蒼侵豈堪讀
圖經凌敲臺在當塗縣北黃山下宋武南遊嘗登
此臺因建離宮

桓公井

桓公名已古廢井曾未竭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月
秋來桐暫落春至桃還發路遠人罕窺誰能見清激
桓公桓溫也井在當塗東五里白紵山上寒宇記
白紵山又名楚山桓溫嘗領妓遊山好為白紵歌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三
故後人以歌名山以人名井

慈姥竹

野竹攢石生含烟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
龍吟曾未聽鳳曲吹應好不學蒲柳凋貞心常自保
慈姥山在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山上出竹堪為
簫管又呼為鼓吹山李善云慈姥山竹作簫管有
妙音馬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漢志伶倫取竹嶰谷制十二簫以聽鳳鳴作律呂

牛渚磯

絕壁臨巨川連峰勢相向亂石派沓間迴波自成灘
但驚群木秀莫測精靈狀更聽猿夜啼憂心醉江上
牛渚磯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古津渡處溫嶠嘗燃
犀照之見水底多怪物終身不敢復渡

天門山

迤出江山上雙峰自相對煙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
參差遠天際縹眇晴霞外落日舟去遙回首沉青靄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四

天門山在當塗縣西南三十里輿地志博望梁山
東西相去數里隔江相對如門謂之天門郡國志
天門一名蛾眉山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客貌
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
朗悟前後際始知金僊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
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

怡然青蓮宮永願終遊眺

莊子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
為覺竊竊然知之風火容貌言人之初身由地水
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也虛皇四十九章經子能悲
人不能悲身地水火風假合四大延土為器托炬
火中而得貞固子身猶器法猶炬火能桿子身成
不壞質維摩詰經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
如風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楞嚴經淨極光通達寂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照空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又維摩詰言
如自觀身實相見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
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又風性無體若生虛空汝
衣不動何因無佛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
虛空當滅若有生滅不名虛空云何風出虛空寂
然不參流動如來藏中性空貞風清淨本然周徧
法界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
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
高松來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
峰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
遂造窮谷間始知靜者閑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古雪古時雪也猶杜子美韞堂峽詩嵌空太始雪
太始即太古也靜者謂元丘也

月下獨酌四首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六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莊子人有畏影而走者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

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僊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修江朱俊

晉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主享燕飮食
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唐虞夏成
都酒家每有紗帽蓆校四人來飮孫思邈因奏其
事明皇問思邈曰此太白酒星下人間飮酒漢武
太初元年開酒泉郡師古曰城下有泉味如酒魏
徐邈醉酒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太祖怒鮮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其三

于輔曰平時酒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
耳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晉書孟
嘉為桓溫長史好酣飮溫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唐咸陽秦之故都陶淵明詩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
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卧首陽屢空饑顏回
當代不樂飮虛名何用掛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
且須飮美酒乘月醉高堂

張季鷹縱任不拘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八

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杯酒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劍旅愁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
開軒聊直望曉雪河水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
傳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欲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
而我胡為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
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

古樂府有苦寒行唐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山

尋山僧不遇作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開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
窺牕見白拂桂鐙生塵埃使我空嘆息欲去仍徘徊
香雲隔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况聞清猿哀
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

建康圖經梁武時有僧講經於長干山天雨寶花
今有雨花臺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二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
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長松爾何去蕭瑟為誰吟
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室外悠悠非我心
漢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陶淵
明詩揮杯勸孤影

春日獨酌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

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
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

湛方生懷春賦雖四時之平分何陽節之獨淑謝
現遊西池詩水木湛清華陶淵明詩衆鳥欣有託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開
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
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二

十

游
揚雄賦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精神養性與道淳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
束換酒為歡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
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
綠水向鴈關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為徘徊吳越間
共語一執手留連不忍別久辭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

酒來笑後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未盡
明晨挂帆席離恨滿滄波

唐蓬池在蓬山郡治蓬萊縣唐代州屬門縣有闕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楹
覺來時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皓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莊子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
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
湛然真真心曠却斷出沒

楞嚴經縱觀如來青蓮花眼亦在佛面廬山記東
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公居東林送客未
嘗過溪楞嚴經佛告阿難汝觀此鑪中旃檀此香
為復生旃檀本生於汝鼻為生於空維摩詰經此

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又舍

利佛言憶念我昔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

謂我言舍利佛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

於三界現身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

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諸行事是為宴坐心不在

內亦不在外是謂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

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又

阿那律言吾見此邏迦牟尼佛士三千大千世界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楞嚴經如來說地水火風本
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又汝與衆生亦復如
是寶覺真心各自圓滿釋藏經十六祖羅睺羅見
僧迦難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
心俱定尊者曰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
如金在井全體常寂

落日憶山中

兩後烟景綠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

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頭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
謝玄暉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江文通隋長生
贊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

感興四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宵夢無心向楚君
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
襄陽耆舊傳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
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有神女賦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二

三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飄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
鮮瑤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
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為世所譏
漢書音義宓氏之女溺洛水為神陳思王洛神
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又願誠素之先達兮鮮玉瑤而要之又凌波微步
羅襪生塵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洛神賦則

子建擬之而作後人遂謂誠有是事太白以其意
託辭有傷雅道而譏之

其三

十五學神仙僊遊未嘗歇吹笙迎松風汎瑟窺海月
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關
汎瑟汎舟而鼓瑟也蓬關蓬萊之關也

其四

西國有美女結構青雲端蛾眉艷曉月一笑傾城歡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二

四

高節不可奪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為人所觀
安得配君子共乘雙飛鸞

赤心炯然如丹蓋託為貞女自守之辭以見賢者
守道之意

寓言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清風欲傾倒
海嶽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託夢遼城東
唐京兆府長安縣即長安也霸城門民間謂之青

門秦宮長安帝宮也遼城長城起於遼東而盡於遼西唐之邊塞也此詩當是徵刺貴妃一說此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春之思者與綠楊海燕以起興也宛然國風之體

感遇二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首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僊去已遠夢想空殷懃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二

五

二僊子晉浮丘公也此詩蓋有所懷託二僊而言按太白之相知者莫如吳筠賀知章其待詔金門供奉翰林皆二人薦之之力也豈真以子晉浮丘為夢想哉故知其為吳筠賀知章也

其二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才巫山賦彩雲鄧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遠中絕彩雲朝雲也襄王為巫山神女立廟號曰朝雲宋

玉為作高唐賦登徒子楚大夫嘗於楚王之前短宋玉為好色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以自解此篇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己意耳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竅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陳散人屢貽禍足誚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時或清風來閑倚闌干嘯巖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二

六

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

金門金馬門也雍錄黃門有東京所獻銅馬故號其門為金馬門又言武帝得宛馬鑄象立此門桐廬嚴陵所隱處臨海屬台州謝靈運有登臨海嶠作

潯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窓竹迴薄萬古心憤之不足極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

賴從唐生決羞訪李主，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
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陶淵明詩：白雲宿簷端。
史記：蔡澤燕人，游學于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又
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
沐，游於卜肆，謁司馬季主。淮南子：蓬伯玉行年五
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淵明問來使詩：歸去來
山中，山中酒應熟。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秋夕書懷

北風吹海鴈，南度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淒其流浪情。
海懷結滄洲，霞想遊赤城。始探蓬壺事，旋覺天地輕。
澹然吟高秋，閒卧瞻太清。蘿月掩空幕，松霜皓前楹。
滅見息群動，獵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蓬壺蓬萊方壺也，僊經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太白
當謫遷之時，能以僊游自解，亦可謂善處患難與

攬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
捫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道者長生之術也。莊子：南郭子綦問平女偶曰：子
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吾能外
物而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
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南山皓即商
山四皓也。此太白雖自嘆而實自負太白之豪放
雖老不衰於此可見。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六

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樂書相如蔡琰之綠綺，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山海經：豐山九鐘，是知霜鳴。郭璞云：霜降則鐘鳴。
故言知嵇康琴賦：飄餘響於素雲。

詠隣女東窓海石榴

魯女東窓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

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頭為東南枝低舉拂羅衣
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

新羅多海紅并海石榴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
八百里到珊瑚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
乘船沉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九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亦殊倫
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 林例篇傳

後漢志方山冠似進賢以五綵縠為之秦紀丞相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漢叔孫
通起朝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曾有兩生不肯行
通笑曰若真鄙儒不通時變

雜詩

華

白日與明月晝夜尚不閒况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
傳聞海上水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藥每春攀
一食駐玄髮丹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
東亮游仙詩玉樹標雲翠靈藥產長壽詩萬古一
方春千霜豈二髮陸機詩軟顏收紅藥玄髮吐素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十

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真心比古松
古詩涉江採芙蓉王融秋胡詩日月共為照松筠
俱以真

秋浦寄內

我今潯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愁水宿却寄大雷書
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疎
紅顏愁落日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魚
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

潯陽郡志大雷口去舒州望江縣三十里鮑照登
大雷岬與妹書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
汗山溪漲至星飯水宿旅食貧卒始以今日食時
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添節悲風斷
鵬去親為客如何如何水經注隴坂汧水東北流
歷澗注以成淵出五色魚古人書紙多製為魚狀
故曰魚書一說用葛洪命魚送書事晉書實追妻作
織錦迴文以寄遠道故曰錦字

李詩鈔述註

卷十一

三

自代內贈

寶刀截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知之
別來門前草秋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跡
鳴鳳始相得雄鷲雌各飛逝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
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
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存舊歌管淒清聞四隣
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
君如天上月不肯一迴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

安得秦吉不為人道寸心

大樓山隸宣城秋浦秦吉了出邑及占城如鷓鴣
鳥能言勝如鷓鴣黑色兩眉獨黃

李詩鈔述註

卷十一

三

李詩鈔述卷十三

七言古詩

江上吟

蒲林允
父纂述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李詩鈔述誰

卷十三

十一

楚辭桂楫兮蘭枻。唐記漢成帝與飛燕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紫文桂為枻。述異記。荀叔偉東遊。憩江夏。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乃駕鶴之賓也。列子。海上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陽雜編。隋大業間。元藏機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岳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數萬里。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所居金

闕銀臺。玉樓紫閣。洲上有久視山。有金池。水石泥沙明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藏機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蓬萊。此達生之辭也。漢水無西北流之理。功名富貴豈能長在。故屈原雖放逐江潭。而詞賦尚懸日月。楚王南面稱孤。拓地五千餘里。而臺榭竟成丘墟。信乎能長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是以縱酒扁舟。遨遊

李詩鈔述誰

卷十三

十一

江上寄情。聲色以為樂。慕乘鶴之仙人。希狎鷗之海客。興酣高詠。以嘯傲滄洲耳。又何功名富貴之動念哉。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紫煙裊柳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聞關早得春風情。春風捲入碧雲去。千門萬戶

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無暉耀。紫清仗出金
宮。隨日轉。天迴。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

瀛洲。僊山也。漢太液池中作小山。假以為名。宜春

苑在長安城外梨園中有北院。居宮女數百人。習

歌舞。亦號梨園子弟。紫殿紅樓苑中宮殿也。池龍

池也。城苑垣也。詩王在鎬京。漢志武王治鎬。顏師

古注。今昆明北鎬陂是也。唐制朝會之仗列於東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三

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於內廊閣外。曰內仗

出。則有細仗。蓬萊宮名。蔭石殿名。一作蔭若。見西

都賦。書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列僊傳王子晉好吹

笙。作鳳皇鳴。此太白侍從明皇游宜春苑奉詔而

作。東風已綠瀛洲之草。離宮別殿皆春色也。而龍

池柳色既青。紫烟裊娜拂平城上。垂絲百尺挂於

楹間。苑中之景愈媚矣。黃鳥早得春風之情。鳴聲

捲入碧雲之上。千門萬戶無不聞此春聲也。是時

天子出游五雲。獻彩仗出金宮。隨日而轉。天回玉
輦。繞花而行。始從蓬萊。而看鶴。又過蔭石。而聽鶯。
新鶯飛繞苑中。願入蕭韶之樂。和此鳳笙。以供天
子之宴遊也。

王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袖月忽然高。
咏涕泗連。鳳皇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榆揚
九重萬乘主。譁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四

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僊。
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
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晉王粲後嘗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為節。壺

邊盡缺石。李龍詔書。嘶於木鳳之口。而頒行漢儀

天子六軍。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謁帝者。知章薦而

明皇召之也。稱觴御筵者。帝賜食而親為調羹也。

論機者獻賦與樂章也九重天子有九門一關
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皋門六庫門七雉
門八應門九路門禮王宮九重之制九雉又天子
赤墀漢詒事日暮入對封瑣門其門刻為連瑣而
青金之天子制也唐天驕監御左右六閑分為二
廄一曰祥鳳二曰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太白侍從溫泉嘗乘飛龍廄之馬杜陽雜編載代
宗嘗幸興慶宮於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
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頭尾如繩雖以斧鑕毀
砍終不傷缺又涼州記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
飾以珊瑚大隱隱於朝也東方朔傳殿中郎謂之
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朝曰如朝等陸沉於俗避世
於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風俗通東方
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昭周
為老聃越為彭蠡齊為鴟夷子此詩太白自述其

知遇之始末豈供奉之時被力士貴妃說間將還
山之日而作與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綵千年一清聖
人在巨靈咆哮壁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三峰却立
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
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窺真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亦

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
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求蓬萊復西歸
玉漿儻遇故人飲騎二茆龍上天飛

爾雅華山為西嶽崢嶸高貌漢書黃河如帶張說
華山銘白帝西下黃河北來渦水均也盤渦水之
旋轉處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轂轉
圓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峻濤山頽禹貢道河
積石至於龍門龍門秦地也曰光曰氣曰清皆河

之瑞也尚書中候成王觀於洛河沈璧禮畢候至
於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運命論黃河清聖人
出易乾鑿度聖人受命應瑞光見於河河水先清
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三日酈道元水經
注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脚踏
開而為兩河東賦河靈躡蹻勿華蹈躡顏師古注
華褰二山名又述征記華山與首陽山本同一山
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互異按西京賦綴以二華巨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七
靈顯高掌遠蹻以疏河曲與國語同三峯西嶽
三峯也三峯在山之背故云却立華山記三峯直
上晴霽可觀有蓮花峰雲臺觀雲笈七籤少昊號
金天氏為白帝治西嶽閭道架棧於險以通道也
列傳傳明星王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神僊
傳麻姑手爪皆似鳥爪蔡經心中私言皆大痒時
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忽有鐵槌槌其背天地方
者陰陽之謂也關戶謂之乾闥戶謂之坤把者主

宰之謂也談天者能言天地之道者也與天之天
天子也史記談天衍謂鄒衍能言五德之始終與
天地之廣大也西歸者歸於華山也玉漿丹液也
僊傳拾遺嵩山有大穴一叟嘗誤墮其中行十里
許見草屋一區有二僊對碁局下有數杯白飯叟
告饑者與飲飲畢氣力十倍歸洛問張華曰此
僊館所飲者玉漿也列僊傳呼子先者漢中關下
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姬令急裝有僊人持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八
二茅狗來子先持一與姬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
陰去丹丘即丹元丘楊注引開皇神告錄唐高祖
事近鑒按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狀貌甚異
高祖欽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公積德之
門負至貴之表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
丘子之後帝曰丹丘謂誰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
神器已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
復以世網累心偶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

為其佐帝曰先生安在曰隱居樛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將不利於丹丘然先生道德弘遠貌若冰壺觀其儀貌心駭神聳伏謁於名宇之下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羶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九

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未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賓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漢武帝從豪傑茂陵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之歡者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十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詩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嶸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懽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係第六洞天丹丘海外之山也。會稽山北曰山陰。曰雪曰月皆燭照粉銚之象也。溟渤二海名於畫圖之中。見揚帆海客便起游僊之想。則非徒於燭光前玩而咏之已也。

梁園吟

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淶水楊洪波。洪波浩蕩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土

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連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萊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卧

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九域志南京睢陽治有平臺樓宮三十六。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猴。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互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阮籍咏懷詩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淶水楊洪波。曠野莽茫茫。地理志河南開封縣東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土

北有蓬池。唐都長安在西。太白遠離京國。故發西歸之嘆。魏明帝與崔浩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當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于魏。墓在東京開封府雪賦序。歲將暮時。既昏。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乃置酒命賓友召鄒生之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西漢志河南滎陽

水在西南東漢永平十二年修汴梁王景築堤自
滎陽至于東海口千里招魂曰篋鼓象棋有六博
些分曹並進適相迫些成集而年呼五白些晉書
桓溫請謝安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
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
有愧色

鳴皋歌送岑徵君時果園三尺雪在清冷池作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競不可
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舸。遊僊山之峻極兮。聞天籟
之嘈嘈。霜崖編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
波濤。玄猿綠羅。絳談峯岌。危柯振石。駭膽慄魄。群呼
而相號。峰嶺崇以路絕。挂星辰於巖數。送君之歸兮。
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
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果園之群英。振大雅於
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巖嶽。盤白石兮

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氛氤。蘿冥冥
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
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淚。饑鸛呻。塊獨處此
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鷄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
鄰。煙艇朝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
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變龍蹠躡於風塵。哭何
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三子。沽名矯
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君兮相親

鳴皋山隸河南府陸渾縣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莊子顏成子游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九域志南京
睢陽郡有清冷池蘇子卿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
徘徊屈原卜居將與鷄鶩爭食乎說文鳳飛群鳥
從以萬數此言鷄聚族而鳳無隣以喻小人多而
君子少也即楚辭衆鳥皆有行列鳳獨翔而無所

薄之意楊子解嘲執螻蛄而嘲龜龍說又在解曰
螻蛄在草曰蜥蜴雖書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楚解
媼母嬌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誇誇妬入以自
代慕文媼母醜人也黃帝愛幸之史越王得採薪
女西施鄭旦以獻吳此處盡學卜居之體莊子古
之所謂得志非軒冕之謂也蹶躅用力貌史記吳
伐楚包胥如秦之師立依於廷慟哭七日夜秦哀
公為之賦無衣發兵敗吳却秦魯仲連事二子指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包胥仲連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
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
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
如練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入楚
山裡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羅衣白雲堪贈君
早歸

意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送其歸山者歸楚山也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
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穉功名事跡隨
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秦清之歲來關因金陵昔時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六

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為煙霧盡金輿玉
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
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
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
圖經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諸葛亮謂吳
大帝曰秣陵地形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所
都也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紀年自孫權定都金
陵歷晉宋齊梁陳共三十八主三百三十二年此

舉其成數也。白馬小兒指侯景也。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踰躍嘶鳴，意氣俊逸，其有奔竄必低頭不前。及王僧辯至石頭，精神阻喪，卧不肯動。泰清梁武帝年號時，遭侯景之難，囚於臺城，圖經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有小池，方丈餘，或云在寶輝寺。寶輝亭前，南史韓擒虎入金陵後，主迹於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大重，及出，乃與張釐、華孔貴嬪同乘而上。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又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每引賓客及貴嬪等游宴，其賦新詩以為曲調，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其畧云：「昨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當塗趙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烟。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洄沿。驚濤拍岸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

風落天邊心。極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峰峰嶺噴流泉，橫石壓水波潏潏。東崖合沓散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僊。南昌僊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裡。五色粉圖何足珎，真僊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九

西極者天之西方至極處也。雲笈七籤：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於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山。即葛洪煉丹得道處，梅福為南昌尉後，棄官歸壽春，一朝棄妻子去世，傳以為僊。

懷僊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僊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賢聖豈可輕。巨鼇豈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玉樹玕琪樹此詩太白瞻顧宗國繫心君王冀復進用之作

酌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我吟謝眺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眺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環表五雲色暉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台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疑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九

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歟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群僕長嘆驚此物千崖萬壑相紫鬱身騎白鹿行飄飄手騎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夸鸛鶴王恭鸛髦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

謝眺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蕭愁殺人青山在

當塗縣城東謝眺宅在其下粉圖畫也言表色如畫也絢爛如雲故以五雲名之謝康樂詩山水含清暉又題石壁精舍詩林壑歟暝色雲霞收夕霏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美門乘白鹿而行抱朴子芝赤者如珊瑚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至成都以所著鸛鶴裘與市人楊昌貴酒晉書王恭嘗披鸛髦涉雪而行孟咏窺見之曰此神僊中人也

李詩鈔述註

卷三

十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晉裴楷字叔則風儀高邁時人謂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楚詞乘白黿兮逐文魚列女傳鄭子晉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王曰顧與汝千金子晉行不復顧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轡照雲
日。左顧右盼生光輝。是時僕在金門裡。待詔公車謁
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一別蹉跎
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
嬴長抱關。

漢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主天子之車駕者
也。漢書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在金門太白待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主

詔供奉時也。漢書東方朔上書待詔公車。漢官儀
有公車令。蓋在金門。主章奏者。故未央長樂二宮
皆有公車。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
報之。魏公子無忌。聞侯嬴賢。往迎之。虞謝曰。處
夷門抱關者也。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
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

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
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為進士不得進。我被
霜生旅髮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蔭。匣中
盤劍裝鱗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
歸托宿吳專諸。

淵明詩。若後不快飲。空負頭上巾。進士科始隋大
業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間。專諸刺客也。索邑人
伍子胥自楚亡。吳知專諸之能。進於公子光。

李詩鈔述註

卷三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
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其走馬著
金鞭。大章獻納麒麟殿。新舞海留玳瑁筵。吳君自謂
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
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鷄放赦回。

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成帝封諸舅王譚王商
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為列侯。世謂五侯。西征

壯觀七貴於漢廷注吳霍上官趙丁傳王也氣岸
言其氣宇高峻若煙岬也南史張克與王儉書氣
岸踈疑情途消隔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麒麟殿貞
觀十六年置夜郎廉卓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太
白詩意是指當時儕類如辛判官輩因兵興之際
不次被甲為人桃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草
木之類

贈漢陽輔錄事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烟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
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
情人其中字數知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

鸚鵡洲在漢陽渡之上流漢口在漢陽東二里

江夏贈常南陵水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
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造法令寬夜郎還客帶
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

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烟霧玉蕭金管喧四筵苦心不
得申長句昨日繡衣傾綠尊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

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
兼天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

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
暖生陽春山翁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王人頭陀

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
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摧謳我且為君搥碎黃鶴樓君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五

亦為我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裡且須歌舞寬
離憂

唐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漢有繡衣御史西域

傳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黃伯仁龍馬頌龍馬之

所出丁太蒙之異域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

育兼驥騄之美質豈驊騮之足數款段瘦馬也馬

少游謂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

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南平指太守李之遙也

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
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頭陀寺在鄂州天竺言
頭陀斗數斗數煩惱以歸正真也亦僻礙與百人
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周瑜敗曹操於赤
壁故曰爭雄

李詩鈔述註

卷三

三五

李詩鈔述註卷十四

蒲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七言古詩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
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蘭生谷底人不
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
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一
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回英眄麟閣
嶠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
雕鏤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
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
前門長揖後門闕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岳心不
移隨君雲霧迷所為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
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既吏乘駟馬來迎張晏

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如今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索隱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相如初入長安題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西都賦注丹赤色也以彤漆飾庭唐銀臺門與左右掖昇龍門相望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林直千金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又有登臨海橋作與弟惠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靈運

李詩鈔述註

卷高

二

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以文章共為山澤之遊謂之四友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鉄剗白筆橫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千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

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與服志鉄剗法冠也一

曰柱後執法者服之魏辛毗傳御史簪白筆以奏不法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其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易矣乎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辨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僂人隱王壺子猷聞風動窓竹相邀共醉杯

李詩鈔述註

卷西

三

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東燭遊謝尚自能鸚鵡舞相如免脫鸚鵡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晉王子猷寄居空室中便令種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說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唐語林謝鎮西酒後於繁案間為洛市肆工鸚鵡舞甚佳明月樓在江陵郡吳筠詩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

寄王屋山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
所期就金液飛步風雷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僊
人掃落花

李少君曰臣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沈約赤松
澗詩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天壇在王屋山上
張僊人之居在其南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四

憶舊游寄樵郡元參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銀
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
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
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
迢迢訪僊城三十六曲水迴繁一谿初入千花明萬
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
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僊樂嘈然宛

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

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遣意氣凌九霄星
離兩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故巢
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君并州過戎
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
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
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
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携妓恣經過其若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五

楊花如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
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
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
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
遇君鄭臺之北又離群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
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賦此詞
寄君千里遙相憶

古詩一笑雙白顰再顧千黃金唐隋漢東郡紫

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常以旦日出面東
嗽口服氣隋州紫陽先生有食霞樓太白冬夜於
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僊城山序曰入神農之故
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
霞之孤樓鍊吸影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
書王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僊
城元侯聞之乘輿將往荊州記北有四關魯陽伊
闕之屬也春穠元命苞營壘流為并州分為衛國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六

鄧唐亳州譙郡鄧縣也又漢南陽郡鄧縣蕭何封

寄常南陵米余江上乘與訪之遇尋顏尚書笑
有此贈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
了風吹斷聞君携妓訪情人應為尚書不顧身堂上
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
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三年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
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金陵春酒也唐人多以春
名酒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
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山斗
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

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廬山記其山九疊川亦九派梁元帝山碑序西望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八

石梁見指寶之可拾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攀崖照石鏡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參同契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黃庭內景經三疊琴心化胎僊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子汗漫期于九垓之外魏書釋老志上虞王京為神王之宗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勅放巫山

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顧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集韻琉璃火齊珠也巫山縣在壤東王右軍書如龍跳天門成公綏嘯賦飄遊雲於太清淥水古曲名鮑照詩古稱淥水今白紵

早春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九

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簡文梅友賦梅花特早偏能識君

涇溪東亭寄鄭少府諤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群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感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魚晚

東亭在宣州涇溪隸涇縣在宣州西一百五里閭

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種之九域志宣州陵陽山乃僊人陵陽實子明鈞得白龍放之地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波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
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
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
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

李詩鈔述註

卷西

十

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
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巖雲青
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壘崩摧洞天
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
鸞迴車僊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
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世間行樂亦如

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
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
得開心顏

處州麗水縣有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
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蕭鼓笳吹之聲臨海記天
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鏡湖剡溪俱在
會稽剡溪即剡中謝靈運詩暝向剡中宿又靈運
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尋山陟嶺常着木屐又詩共

李詩鈔述註

卷西

士

登青雲梯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曰
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鷄皆鳴世說顧長康
從會稽還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楊雄校獵賦霹
靂列缺吐火施鞭注列缺閃缺也電光隱見而斷
續也霹靂震雷也續玄錄唐初華陰劉法師從張
公弼至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公弼乃以
指扣石壁遂劃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十洲記
海中有金銀臺郭璞遊僊詩群僊排雲出但見金

銀臺漢郊祀歌靈之下兮若風雨楚辭青雲衣兮
白霓裳又與汝遊兮河之清流漸兮將未下又
既亡鸞車之幽靈兮駕八龍之逶迤莊子尻為輪
神為馬白掇其字而法其語集仙傳西王母遣使
白虎之神乘白鹿集於黃帝之庭此詩首句至東
南傾八句叙天姥之勝槩我欲因之至向來之烟
霞二十句言夢中遊歷之事及既覺之情世間行
樂二句言古今凡事皆如夢也以總結上意別君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一
去至末五句言歸山留別以著作詩之由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
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
短長

壓酒取酒也古人用茅則曰縮今人用糟則曰壓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鸝啼黍穗正肥呼童烹鷄酌白

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
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
輕買臣子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
是蓬蒿人

朱買臣會稽人家貧擔柴薪行且讀書妻怪之求
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妻怒
曰如公等終饑死溝壑中買臣不能留聽去數歲
買臣隨上計吏至長安詣闕上書邑人敬助薦之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一

拜中大夫

別山僧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五月宿江溪平明別我上山
去手携金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迴看萬
嶺低謠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
何日見相思一夜曠猿啼

道書自初一氣而分三氣是為三天一氣大羅天
三氣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高逸沙門傳支遁字

道林河內林慮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
高亮堂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
始釋形入道張野遠法師銘沙門釋惠遠鴈門樓
煩人本姓賈氏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遇釋道
安以為師誦鑒濬遠高悟宜願安常嘆曰道流東
國其在遠乎

魯郡兗祠送寶明府薄華遠西京時久病初起
作

李詩鈔述註

卷西

西

朝策犁眉騶舉鞭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
服竟祠南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沙潭笑誇
故人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廟中往往來擊鼓竟
本無心爾何苦明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
銀鞍繡轡往復迴簸林蹶石鳴風雷遠烟空翠時明
滅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闌干碧流環轉青
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君不見綠
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沉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

今日曾無一枝在昨夜秋聲聞闌來洞庭木落騷人
哀遠將三少少年輩登高遠望形神開生前一笑輕
九鼎魏武何悲銅雀臺我歌白雲倚牕牖爾聞其聲
但揮手長風吹月渡海來遙勸僊人一杯酒酒中樂
酣宵向分舉觴醉竟竟可聞何不令臯繇擁篲橫八
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高陽小飯真瑣瑣山公酩酊何
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雄筆安足誇兗祠笑殺
鏡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爾向西秦我東越暫向瀛

李詩鈔述註

卷西

五

洲訪金闕藍田太白若可期為余掃灤石上月
爾雅黃馬黑喙曰騶嶺表錄異白州界有一流水
出自雙角山合容州畔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
君村淮南子天文訓涼風至四十五日間闔風至
注兌卦之風也銅雀臺在鄴城建安十五年築其
臺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間鑄大銅雀於樓巔舒
翼奮尾勢若飛動因名為銅雀臺陸機吊魏武文
揮清絃而獨奏薦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

西陵之茫茫登銅臺而群悲佇美目其何望
有白雲出嶠篇王羲之蘭亭序永和九年歲在癸
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唐京兆府藍
田縣范子計然曰王英出藍田太白山在武功縣
單父東樓櫓夜送族弟沈之秦時疑弟在席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
牛滯東魯沈弟欲行疑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
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挂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六

堂送客惜別卷簾見月清興未疑是山陰夜中雪
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遠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
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髮
白心不改屈平顛顛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遠海折翮
翻飛隨轉蓬聞弦虛墮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
日誰憐張長公

史記項王既霸欲東歸韓生說止之不聽曰人言
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周秦對鍾繇曰君明公子

可吏職猶候騎士牛何遲也晉元帝少聰慧為太
子時上問以日近長安近否曰長安近但聞人自
長安來未聞自日邊來他日又問之曰日近舉目
見日不見長安楚詞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
畔顏色顛頽崔駰字季伯為竇憲主簿出為長岑
長戰國策東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謂魏王曰臣
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
發下之王問之曰此孽也其飛也徐而鳴悲飛徐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七

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鴈未
去也聞絃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張景陽詩虛迴
落鴈禽雷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漢張翥
之子名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
終身不仕

灞陵行送別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
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關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
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王粲山陽人獻帝西遷後至長安以西京樓觀乃
之荊州依劉表登荊州城樓作賦以寄意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
國幾枝正發東總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
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烟不可涉送君此去

李詩鈔述註

卷四

大

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瑤草綠可折西寄長

安明月樓

江淹去故鄉賦陵大壑越蒼川寤陰近海平無帶
天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
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
城空天外飛霜下葱海火旗雲馬生光彩胡塞清塵

幾日歸漢家草綠還相待

唐志安西都護府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
治龜茲都督府而故府復為西州師古曰幕府以
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說文檄
尺一書也師古云為檄文以示遠所西河舊事葱
嶺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考
工記龍旂九旂以象大火鳥旗七旂以象鶉火大
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雀宿之柳

李詩鈔述註

卷四

九

送族弟綰後軍安西

漢家兵馬乘北風鼓行而西破大戎爾隨漢將出門
去剪虜若草收奇功君王按劍望邊色旄頭已落胡
天空匈奴繫頸數應盡明年應入葡萄宮

陸機詩天子按劍怒漢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

上林苑葡萄宮

於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桑我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

煩憂長風萬里送鴈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之
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
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復愁人生
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美扁舟

謝眺南宋時為宣城內使有高齋諸詩樓即高齋

唐時名北樓在郡中遂萊指校書也建安末鄴中

曹植王粲陳琳徐幹劉禎應瑒阮瑀等善詩故曰

建安骨謝眺緯之子少學有美名長五言詩沈約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

嘗云二百年来無此詩也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水紫錦鱗山東豪吏有雋氣手携此

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懷雙鯉

呀呷鬚鬣張駿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月揮紅

肌花落白雪霏為君下筋一餐飽醉看金鞭上馬歸

張景陽七命命支離飛雙鵲紅肌綺散素膚雪落

携妓登梁王樓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
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
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
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
莫惜醉卧桃園東

樓霞山在單父縣漢梁孝王苑中有鴈池

把酒問月故人賈淳今余問之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

輝發但見宵從海上来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

杵復春嫦娥孤栖與誰隣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

經照古人今人古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願

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尊裡

來幾時者問之之辭也古詩破鏡飛上天傳玄擬

天問月中何有

代寄情人楚辭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一去已遠隔巫
山綠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綉被夜無寐兮愁人心
朝馳余馬於青樓恍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
却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寄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
無情而兩絕夢雖往而交疎橫淚涕而長嗟折芳洲
之瑤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為連根同
死之穉草不作飛空之落花

青鳥王母使也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三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
君西山白雪暗秦雲至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
可聞

張景陽詩蝴蝶飛南園

代美人愁鏡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
拂明月為惜普照之餘輝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

鸞思獨絕臺砧一別若箭絃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
却妾心斷玉筋并墮菱花前

唐記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楊州進水心鏡一面縱
橫九寸青瑩耀日皆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
如生動玄示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才泰曰鑄
鏡時有老人自稱曰龍名護有小童名玄真至謂
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欲為製表之遂令玄真
入爐扃閉戶牖三日夜門開呂暉等搜覓已失所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三

在鏡爐前獲書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時有象
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古絕句臺砧今何
在注臺砧砧也謂夫也玉筋淚也菱花鏡也

示金陵子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牕裡落花一片天上
來隨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
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
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歌猶言吳歌越吟

近詩鈔述註卷十五

蒲林兆



慕述

五言律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東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莊
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謝玄暉詩志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一

狹輕軒冕漢書石建老白首酒客謂酒清者為聖
人濁者為賢人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陸機文賦
誦先人之清芬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年
四十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召入
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
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
自誦其詩至不才明王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
棄卿何誣我因放還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
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溫泉在陝西西安府驪山麓漢書楊雄傳孝成帝
時羽獵雄從作羽獵賦以風之明年又作長楊賦
序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古扶風發
民入南山捕熊羆虎豹輸長楊射熊館李白外傳
初白為樂章明皇賜以宮錦袍劉琨詩有鳥翻飛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二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
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盧鴻字顥然幽州人隱嵩山玄宗強授諫議大夫
不就陶淵明為彭澤令賦歸去來辭棄官還書梁
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
詠詩彈琴以自娛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以
傷時變姓名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家賃舂鮑照詩

雲卧恣天行又妍容逐丹壑漢詔書皆封以武功
紫泥楊震字伯起明經博學時人號為關西夫子

贈崔補浦二首

吾愛崔補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
山鳥下聽事蒼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陶淵明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其二

河陽花作縣補浦王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

李詩錄述註

卷五

三

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吊楚臣
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天
漢河漢也太白嘗待詔金鑾故曰金門客

贈錢徵君少陽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
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水獵猶可帝王師
選詩書短若夜長何不秉燭遊莊子任公子垂竿
東海涓川在陝西鳳翔少陽時年八十故方之太

公云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
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戢莊子舊國舊都望之悵
然青歲猶言青春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史記陸賈
寶劍直千金淮南王安賓客號小山作招隱士桂
樹叢生兮山之幽又攀桂枝兮聊淹留

李詩錄述註

卷五

四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
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迴首故人情
當塗縣在今太平府雙江者大江自池州而下稱
浦清溪自宣州而下皆會於江

寄王漢陽

南湖纔見月白玉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
笛聲喧沔鄂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遙

乾元歲秋太白遷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
夏口沔州收杜公漢陽寧王公觴于南湖南湖在
岳州城南漢儀郎官給錦帳繡被舞賦羅衣從風
沔即沔口隋大業中改為沔州武昌府唐為鄂州
俱與漢陽相連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望漢陽柳色寄玉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
春風傳我意草木別前知寄謝絃歌宰西來定未遲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引東枝枝皆引而東向也別前知者知之於未別
之前也言我別漢陽已西行矣遙見江上之柳若
望客而引其枝以東向乃春風傳我之意以示草
木故草木於未別之先已知我意之欲東歸亦引
其枝以東向耳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朓水滸望長安無沒河陽縣穠江正北看
盧龍霜氣冷鵲鵲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

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
三山舊時津渡處河陽洛陽之京邑也謝眺晚登
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河南
懷慶孟昭唐為河陽縣唐志北平郡治盧龍縣漢
書注鵲鵲觀在雲陽甘泉宮謝眺詩金波麗鵲
詩耿耿不寐空陵詩思得瓊樹枝江淹詩願一見
顏色不異瓊樹枝古詩各在天一涯

夜別張五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六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裳
橫笛弄穠月琵琶彈陌桑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
呂東萊云凡詩人於姓張者得曰張公子陌上桑
曲名龍泉劍名

別諸邑之別中

借問剡中近東南惜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
竹色溪上綠荷花鏡裡香辭君向天姊拂石卧穠霜
唐剡縣隸越州今紹興府嵊縣是也鏡水色也王

羲之曰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東接天台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閑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
我去黃牛峽遙愁白帝猿贈君卷施草心斷竟何言
陶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晉時吳郡顧
辟疆有名園王羲之常乘肩輿直入其園離騷
草施以盈室方判獨離而不服本草葉耳一名常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思一名卷施即詩卷耳也

渡荆門送別

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廬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荊州有山對立如門蜀之諸山至此而盡故曰荆
門爾雅入荒海外之地京房月似鏡體漢志海旁
蜃氣成樓臺諸葛亮送吳使浣花溪北曰萬里之
行始於此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遙將碧海通入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
谷鳥吟晴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
江夏古楚地故水曰楚水東出夏口入于江以歸
于海陸羽曰楚水第一晉水第二吳水第三是謂
三泉十洲記碧海在東海中

南陽送客

斗酒勿為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八

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李陵詩遊子去何之劉越石詩揮手長相謝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穠風時天清一鴈遠海闊孤帆遲
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一鴈孤帆亦以寓吾
道不偶之歎觀下白日滄波而云行欲暮杳難期
意可見也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戀行憂報國心
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天柱山在瀟縣南杭州望海門三山隱隱可見稽
康高士傳廬陵季子出遊見遺金當五月有披裘
負薪者顧令取金嗔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
者哉南史甄彬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
錢後取苧中得五兩金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彬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九

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
馬行邊草綠旌卷曙霜飛抗手凜相顧寒風生鐵衣
漢有東羌西羌西羌本三苗國近南岳史記白起
郤人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莊子天子之劍
上決浮雲孔叢子子高游趙還有鄒文李節送別
派漂子高抗手而已

送殷淑二首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
惜別耐取醉鳴榔且長謠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
柳漁人所擊板也

其二

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迴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
流水無情去征航逐吹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
史正志碑秦淮與外江夾一洲曰白鷺古別詩莫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

作流水心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鮑照蕪城賦孤蓬自振注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
飄轉自喻客遊也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任昉詩一朝為化盡猶我故人情劉玄休詩揮手
從此辭左傳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道馬不相見

故作離別聲也一說班列也謂馬之有行列者

送友人入蜀

見說巖巖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業南都賦下蒙籠而崎
嶇路險不容行架木而度名曰棧道在漢中李蕭
遠運命論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送李青歸南華陽川

李詩鈔述評

卷五

五

伯陽僂家子容色如青春日月初靈洞雲霞辭世人
化心養精魄隱几窅天真莫作千年別歸來城郭新
伯陽老子字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
江淹詩僂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壯子南郭子綦
隱几而卧

送別得書字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虛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閑居
日落看歸鳥潭澄羨躍魚聖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

遷人自謂也陶淵明詩閒居三十載又日入三
動息歸鳥趨林鳴

送王孝廉觀省

彭蠡將天合姑蘇在日邊寧親候海色欲動孝廉船
窈窕晴江轉參差遠岫連相思無晝夜東泣似長川
漢劉恢為丹陽尹張憑詣恢恢留宿明日還船須
吏恢出傳教求張孝廉船召同載時人榮之陶淵
明詞既窈窕以尋壑子虛賦岑峯參差曹子建詩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相思無終極

送梁四歸東平

玉壺挈美酒送別強為歡大火南星月長郊北路難
殷王期負鴈汶水起垂竿莫學東山卧參差老謝安
秦子玉壺必求所以盛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光典
日永星大以正仲夏星大東方蒼龍七宿大謂大
火夏至之中也南星者此星昏而正中加於地之
南方仲夏之月也汶水出東平汶上縣謝眺詩垂

竿溪澗底

侍從存宿溫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伏懸繩月霓旌卷夜雲
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蔥繞聖君
廿氏星經羽林府四十五星疊壁陳十二星在營
室南主羽林衛天子之軍漢表武帝太初元年置
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唐因隋制有十二衛儀
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天子將出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五

五

前二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庭畫漏之上五刻
駕發前發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
再嚴前二刻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以次入
陳上林賦拖霓旌靡雲旗西都賦周以嚴更之署
後漢種伯阿過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宴陶家亭子

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
綠水藏春日青軒秘晚霞若聞絃管妙金谷不能誇

易囊卦幽人貞吉維摩經彼諸大士秦始皇有照
膽鏡照見宮人心膽以喻池水之清也石崇有金
谷園在河陽一名梓澤

派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

南閣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岧迤沙不盡日映水成空
天樂流香閣蓮舟颺晚風恭陪竹下宴留醉與陶公
紺殿佛宇也齊景公造蓮舟令宮人撐之以闢名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競渡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
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必醉而退曾不吝情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禮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
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
新平樓未詳所在疑亦湖湘之地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樓觀岳陽盡川向洞庭為引愁心去山街好月來

雲間逢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
岳陽樓在湖廣岳州府沈休文詩賓至下塵榻王
燦詩但想杯行遲

穉登宣城謝眺北樓

江城如畫裡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穉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宣州圖經宛溪句溪兩水遶郡城各有橋

過崔八丈水亭

李詩鈔述詩

卷十五

十五

高閣橫秀氣清幽并在君簷飛宛溪水窓落故亭雲
暖嘯風中斷漁歌月裡聞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為群

謝眺敬亭山詩敬亭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太原早穉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寒早雲色渡河穉
夢遶邊城月心飛故園懷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說文鷦鷯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鷦鷯春分鳴則衆
芳生穉分鳴則衆芳歇詩七月流火後漢律歷志

自亢八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唐志晉州臨汾
汾西二縣並以水名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穉作苦鄰女夜春寒
晚進彫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
五松山在池州府銅陵縣南五里楊惲曰田家作
苦子虛賦注彫胡菰米也此詩首尾通貫三四憫
其勞也五六憐其貧也皆足第二句意末謂已非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五

韓信如漂母之進食故慙而不能餐也

金陵三首

晉家南渡日此地舊長安地即帝王宅山為龍虎盤
金陵空壯觀天斬淨波瀾醉客面梳去吳歌且自歡
晉元帝南渡都於建康建康古金陵地諸葛亮云
鍾阜龍盤石城虎踞陳后主云長江天塹此軍豈
能飛渡耶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
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洲
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
綠水迢遞起朱樓後湖宋元嘉末改名玄武湖晉
名北湖

其三

六代興亡國三杯為爾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
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盡東逝只滄波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其

吳晉宋齊梁陳為六代江淹賦綺羅畢兮池館盡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庾公愛纔月乘興坐胡床
龍笛吹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
南樓武昌南樓也晉書庾亮鎮武昌諸佐吏夜登
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得起避之亮徐曰老子於此
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談詠竟夕

謝公亭蓋謝眺范雲之所遊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空對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化春映日牕竹夜鳴籥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謝眺有新亭渚與范雲陵別詩亭或在此世說過
江諸人至新亭飲宴周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
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列子古猶今也

宿玉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裡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潸裳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大

南史序桃花流水之間纔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道
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瞿塘
峽在夔州東舊名西陵峽

夜泊牛渚懷古即謝尚聞袁宏詠史處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纔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晉書謝尚進號征西將軍鎮牛渚纔夜乘月泛江
會袁宏在舫中詠詠聲既清亮文詞藻拔問焉答

曰是臨海郎宏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
升舟與之談論

尋雍尊師隱居

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拔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烟
青牛花葉上青虫也有兩角如蝸牛鶴經鶴十六
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色白一說引
老子騎青牛王喬騎白鶴俱用神僊事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十九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霽飛泉挂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鮑照詩左右分青霽陸機詩飛泉漱鳴玉謝靈運
詩傳味倚茂松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
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穠聲却笑嚴端上千仞獨擅名

宛溪隸宣州

題江夏修靜寺此寺是北海舊宅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
書帶留青草琴堂暮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李邕為北海太守國史纂纂雲漢界多漢離宮故
地有樹似槐而細葉謂之玉樹三齊記鄭康成常
居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堅韌異常時人名
為書帶草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二十

觀獵

太守耀清威乘間弄晚暉江沙橫獵騎山火逐行圍
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張正見從軍詩治兵耀武節從獵駭畿封王褒看
獵詩綠盧隨兔起高鷹接雉飛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
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涼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玉笛漢楊惲書家
本秦地能為秦聲李斯上書擊壤扣缶彈箏搏髀
而歌為鳥快耳者真秦聲也出塞胡曲也律書樂
圖云張騫傳其法於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
年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有出塞入塞出關入關折
楊柳黃鸝鵲頭水等曲

長信宮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隨風
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班婕妤
好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
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
至涼颰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自漂水道哭王炎

王家碧玉樹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吊鶴來
未成霖雨用先失濟川才一罷廣陵散鳴琴更不開

世說王戎謂王衍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陶侃母死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
而去稽康曰廣陵散於茲絕矣

宣城哭蔣徵君華

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安得相如草乃餘封禪文
沈嘉室有月詞賦舊凌雲獨挂延陵劍千穉在古墳
世說便文康亡何楊州臨塋云埋玉樹看土中使
人情何能已已司馬相如死天子使使求其家得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五

遺札言封禪事又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
然有凌雲氣

七言律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天
去薄暮垂鞭信馬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
羅衣曠昔雄豪如夢裡相逢且欲醉春暉
九域志涼州有武威唐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

典宮一名紫微殿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為不繫舟獨憐一鴈飛南
海却羨雙溪解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
朏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

宛溪在宣州南陵縣古有宛溪監賈誼賦沉乎若
不繫之舟陳蕃為豫章太守嘗設一榻以待徐孺
子去則懸之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三

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
分南陌愁為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
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離群

陶君淵明也唐中都縣隸鄆州今汶上縣是也古
辭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宿昔共本根無復一相聞
禮記兄之齒鴈行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心機直訣自從茅氏
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僊嶠浮雲
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更向帝城飛

初衣猶云舊服也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
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晉孫
綽有遂初賦洞僊傳茅濂字初成從鬼谷先生受
長生之訣白日昇天淮南子崑崙山中有層城兩
重珠樹王充賀知章遷秘書監天寶中請為道士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七

還鄉里詔以宅為千穩觀賜鏡湖剡溪一曲既行
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登金陵鳳皇臺

鳳皇臺上鳳皇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
逕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
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宋元嘉中王覲見異鳥集于山時以為鳳皇遠起
臺其山三山在金陵西南下臨大江三峰排列故

名晉王濬伐吳至三山即此秦淮源出句容溧水
兩山間合流至金陵分為二支一入城一繞城外
共夾一洲曰白鷺洲吳晉皆都金陵陸賈新語邪
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此詩因懷古而動懷
君之思乎抑亦自傷護廢望帝鄉而不見乃觸境
而生愁乎太白之志亦可哀已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

李詩鈔述評

卷五

五

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
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鸚鵡洲在邳州江中禰衡嘗賦鸚鵡故名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僊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
畢瀛洲嘗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
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鳬忽去定何依

王喬為葉令有神術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茅君傳九轉還丹合十九日晝夜沈休文詩願授
金液方片言生羽翼

題東谿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
眺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
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

青山在當塗南三十里謝眺築室於山南遺址至
今猶存西陽雜俎白鹽屋有鹽如水晶名為君王

李詩鈔述評

卷五

五

鹽

五言排律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接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
蹉跎君自惜鼠迹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
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
王子淵劍頌水斷蛟螭陸斷犀兕廣異記有士人
耕地得劍有胡求買遂酬百萬士人與妻笑曰此

亦何堪貴價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劍指之石遂中
斷胡取劍視之嗤曰劍光已盡此是破山劍只可
一用吳虞翻以罪謫交州時吳主遣周賀乘海從
公孫瓚求馬翻欲諫未敢作表以示刺史呂範範
不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田豫所擊吳主聞之
始思翻言欲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辨悲哉撫之為
氣也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濟陽脫余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三

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
組練明穰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
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
戎虜行當前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漢御史中丞專席而坐禮記諸侯賜鐵鉞然後畀
征漢宋均為九江守虎東渡江孟嘗還合浦守海
出珠郡與交趾北境守貪珠徙交趾至是

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使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
禮記孟穰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勦其晉禘
烏孤載記論曰候月滿而窺兵月滿欲平胡因其
動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白猿劍術越
處女事其書有黃石公三畧即張良所遇于郢上
老人戎虜鯨鯢皆謂安史之徒也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李詩鈔述註

卷五

三

鳳皇丹禁裡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
僊郎久為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君
多慙華省貴不以逐巨跡復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

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
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又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
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穩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并國

榮上人從弟幼成休問

朝發汝海東暮樓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繩山空
望極九霄迴賞幽萬壑通目浩沙上月心清松下風
玉斗橫網戶銀河耿花宮興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
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坐銷歇棣華不復同
源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窮

汝水出天息山在河南梁縣西龍門山在河南縣

孟洋上楚詞網戶朱綴注門扉為方目如網羅狀

李詩鈔述註

卷五

无

王子謂王方城遠公謂國興上人棣華謂從弟幼
成休問也伊水亦會于龍門

春日歸山寄孟六浩然

朱紱遺塵墻青山謁梵苑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
嶺樹攢飛拱巖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日樓勢出江烟
香氣三天下鍾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蓋初圓
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
法華經黃金為繩以界入道禪經啓覺路之緘藤

發空門之高鑄金剛經知我說法如筏喻者筏所
以渡水釋家以能悟為度不能悟為迷六祖得衣
鉢五祖送六祖上船云只合吾度爾六祖答云迷
時師度悟了自度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
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帷碧嶂開
登高望遠海名客得英才紫綬歡情洽黃花逸興催

李詩鈔述註

卷五

辛

山從圖上見溪即鏡中迴遙羨重陽作應過戲馬塋
九卿謂崔侍御五馬謂宇文太守也隋志三品以
上門皆列戟賈琮為冀州刺史之部升車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以自掩命御者褰之劉裕
在彭城九日登項羽戲馬塋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松聲迴
東海橫秦望西陵遠越臺湖清雙鏡曉瀟白雪山來

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
越絕書禹治水到越上茅山大會更名會稽謝
運移籍會稽鮑明遠詩千巖盛因積萬壑勢
會稽記秦望山在會稽城正南始皇登此望南海
西陵會稽過錢塘津渡處今蕭山北江與浙江亭
相對越臺即越王臺舊圖經云在種山今卧龍山
之西是也湖即鏡湖濤即浙江潮也浙有觀潮之
俗枚乘筆即七發所云八月之望觀濤于廣陵之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五

三

曲江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送梁公昌從信安北征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
起無蓮花劍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
祖帝留丹景征麾拂綵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
晉謝安謂郗超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蓮花劍
古者劍首刻木作蓮花初生之狀李廣守北平匈奴
奴號為飛將軍太公兵法有天陣地陣人陣日月

星辰左右向背為天陣丘陵水泉前後左右為地
陣車馬文武為人陣古今注塞者所以壅塞夷狄
也丹景日也周官大司馬行軍有功則凱樂獻于
社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
再動游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
去國難為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悽然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五

三

張翰詩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自晉至唐開元

間五百年白門金陵白下門也

送紀秀才遊越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即知蓬萊石却是巨鼇背
送爾遊華頂令余發為吟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陰
禹穴尋溪入雲門隔嶺深綠蘿纔月夜相憶在鳴琴
會稽舊志蓬萊山正值會稽故會稽有蓬萊閣華
頂山也在會稽南四十里晉僧曇翼棲此誦法華

經因置寺焉其山十峰其水雙澗今天衣寺是也
莊烏越人仕楚為執珪病而思越為越吟射的山
在會稽相傳為仙人射箭之所東峰有射的遙望
山巒白點宛如射侯山半有石堂乃仙人之射堂
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張晏云禹巡狩至會
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相傳禹空此穴中雲門
寺與禹穴相近南齊何胤嘗遊於此

送諸邑之武昌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五

三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
送爾難為別街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
諾為楚人重詩傳謝眺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九域志黃鶴樓在鄂州黃鵠山孫權舊都都在鄂州
東百二十里今武昌縣即權故宮莊子黃帝張咸
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謝眺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
子游季布傳楚謗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隴日登楊州西靈塔

寶塔凌蒼蒼巖巖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
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盡梁水搖金剎影日動火珠光
烏拂瓊簾度霞連繡拱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
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黃玉臺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爾雅觚竹北方西王母
日下謂之四荒佛家謂天地之間為空界剎級也
塔之階也火珠一名火齊出南國大者如鷄子日
中以艾藉之輒出火玉臺佛像也鮑照佛影頌金

李詩鈔述註

卷十五

五

光絕見玉臺遺觀

過四皓墓

我行至商洛幽獨訪神僊園綺復安在雲蘿尚宛然
荒涼千古跡蕪沒四墳連伊昔鍊金鼎何年閉玉泉
隴寒惟有月松古漸無烟木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
紫芝高詠罷青史舊名傳今日併如此哀哉信可憐
園綺東園公綺里季舉舉之也四皓歌曄曄紫芝
可以療饑

李詩鈔述註卷十六

莆林兆珂王孟鳴父墓述

五言絕句

槐浦歌二首

白髮三十丈綠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裡何處得槐霜
似字出脫上句最活陳后山白髮綠愁首尺長本
此

其二

李詩鈔述註

卷十六

一

慈作槐浦客強看槐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
剡縣山川即顧長康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奇者
也史記賈誼既以謫長沙長沙卑濕景帝十三王
傳長沙定王發母唐氏無寵故王卑濕國篇中全
無愁語而愁懷獨深所以為詩之聖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裡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謝惠連雪賦梁王遊于苑園俄而微霰零密雪

蘇子卿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寄上吳王

坐蒲廬江靜遙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歸掛胡床
漢黨錮傳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蒲唐
廬江郡治合肥時吳王封國在廬江也魏畧裴潛
為宛州嘗作一胡床任滿掛東壁而去

見京兆常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派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淡盡日南珠

李詩鈔述註

卷十六

二

東陽婺州吳地唐驪州日南郡產珠南都賦淵客
慷慨而泣珠注鮫人水底居徙水中出寄寓人家
賁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須過虎溪
東林寺名在江州廬山南五里許兩寺相對東曰
東林西曰西林東林規制寬廣水石深怪三門外
有小渠名曰虎溪遠惠遠也晉惠遠住東林與陶

淵明陸修靜相友善惠遠送客未嘗出門過惠遠
一日送淵明修靜不覺過溪因其大笑後人遂繪

為三笑圖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水國繩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裡何日是歸期
琵琶峽在四川三峽中郡邑近水皆曰水國顏延
年詩水國周地險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

白鷺拳一足月明蘊水寒人鷺遠飛去直向使君灘
使君灘在峽中水經注魚復縣有羊腸虎臂灘楊
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

初謂鵲橋近寧知湖水遙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桡
唐齊州濟南郡治歷城縣鵲橋鵲山之下湖邊橋
也桡小楫也方言曰楫或謂之桡或謂之棹

其二

水入北湖去舟從南浦回遙看鵲山轉却似送人來
北湖者湖在城東北南浦者浦在湖南

其三

湖闊數千里湖光搖碧山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
湖天一碧人月雙清盡在此老曾中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作二首

船上齊桡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燈飛

其二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四

刻却君山好平鋪湖水流已陵無限酒醉殺洞庭
刻削也木玄虛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鍾臨崖之阜
陸夾陂潢而相浚群山既畧萬穴俱流此篇首二
句意出於此君山在洞庭東距巴陵四十里登岳
陽樓望之橫陳其前君山之後乃太湖渺茫直抵
沅澧鼎三州

九日龍山飲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月令季穠之月為黃華九域志太平州治當塗
有龍山即桓溫九日登此置酒王嘉落帽處

杜陵絕句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穠水明落日流光感遠山
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

奔亡道中

蘇武天上田橫海島邊萬里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天山即祁連山在匈奴中漢書高帝既平天下田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五

橫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居島中

由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還應倒接帷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清溪李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寒山穠浦月腸斷玉關聲
說文笛七孔長一尺四寸周笛也今之長笛也羌
笛雙笛也有三孔即今之短笛也梅花引曲名所
吹皆邊塞之曲故曰隴水之情玉關之聲清溪在

吳故曰吳溪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陶淵明詩衆鳥相與飛又孤雲獨無依鳥飛盡雲
去閒相看者惟山而已寫出獨坐境界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不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日入曰暝月出鳥還皆暝景也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六

憶東山

不向東山久蓄微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東山在金陵城東謝安舊游處

重憶賀監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白前有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
極宮一見呼余為謫僊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後
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

後羽辭金殿孤鳴託繡衣能言終見棄遠向隴西飛
禮記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由植鸚鵡賦怨身輕而
施重恐往惠之中虧此太白自况也

觀放白鷹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穠臺
蘇頲白鷹贊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慎扶餘
而貢白鷹一雙皆皓如練色班若綵童積雪全映

李詩鈔述註

卷某

七

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勞勞亭與地志在秣陵即望遠樓又名勞勞樓宋
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處南宋顏師伯華山畿
詩相送勞勞渚即此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蟬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簡文春閨情迎春試捲簾王融詩入室怨蛾眉情
歸爲誰婉淚濕不知爲誰怨恨何極

越女詞二首

吳兒多白哲好爲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毛詩註皙白色也左太冲詩皎皎頗白哲

其二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上言折花調客此言見客迴棹笑入荷花佯羞不

李詩鈔述註

卷某

八

出正是善調客處江洪咏妓詩不持全示人半用
輕紗掩亦此意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一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哭宣城善釀紀叟

紀叟黃泉裡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夜臺無李白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一
作無曉日非蓋夜臺自無曉日且與下句何人字

不相應

七言絕句

橫江詞四首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楊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橫江館在采石磯西秦長安也橫江在東故曰西

望漢水出嶧冢山東流至大別山入于江楊子津

江之濟渡處即瓜埠是也峭帆峻帆也風猛則帆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九

峻矣或曰峭帆方言謂挂帆也

其二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

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武王夢一

婦人其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曰我東泰山神

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有德者不

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武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

三夕果有暴風疾雨從太公邑外過天門山在太

平府當金縣西南三十里兩山夾江東曰博望西

曰梁山對立若門故曰天門錢塘候潮圖潮至每

月二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

差惟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

江近見潮頭高數丈捲雲擁雪聲如雷鼓何如此

者言不及乎此也

其三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十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予東指海雲生即今欲渡緣何

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橫江館采石津驛舍也海雲生風起之候也梁元

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此詩托喻世變之來君子

當見幾而作以東京黨錮觀之申屠蟠徐孺子可

以語此范孟博諸子見落風波矣

其四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覺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

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暈日月傍氣也古語云月暈則風生鯨海中大火
也孫綽望海賦長鯨截立以截浪

永王東巡歌五首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遥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
靜江漢翻為鴈鷺池

正月肅宗即位改元也祿山反上皇制以永王璘
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璘至江陵擅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七

引舟師東巡龍虎旗者交龍之旗天子所建熊虎
之旗將軍所建永王用龍虎者天子之命也曰遥
分者非面命也是時明皇幸蜀而傳制於永王也
鴈鷺池如梁王之鴈池乃苑囿之地以江漢為鴈
池則封疆廣而錫予厚矣蓋因其東巡而期其成
功如此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

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三川謂洛陽之三川曰瀍曰洛曰伊北虜指祿山
也永嘉晉明帝年號元年七月劉曜陷長安懷帝
蒙塵於平陽中原衣冠之族並奔避亂於江左謝
安初卧東山後都督徐兗諸軍事與兄子玄破苻
堅百萬師於淝水上

其三

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七

殿明月還過鵲鵲樓

漢書注鵲鵲樓在雲陽甘泉宮外詩意蓋謂金陵
亦古帝都今為丘墟王其訪此當觸景而思昭陽
鵲鵲之在長安者風月亦無人管領也黍離之悲
藹然見於言外

其四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
海兩岸旌旗遠碧山

丹陽山名古雲陽縣今鎮江府東南六十里有丹陽縣北固山名在鎮江府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二山為三吳之關隘故曰吳關晉號曰京口即此雲水樓臺足驗民居之殷庶東巡於此則軍威壯盛可樹保障之功

其五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李詩鈔述註

卷美

主

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六首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丈石為樓閣九天開

建章臺即建章宮在長安劍門即大劍小劍蜀道之至險者九天言其高也祿山陷長安明皇幸蜀後以蜀為南京詩意蓋謂胡塵輕拂於建章之臺天子蒙塵西巡於蜀劍門高峻石作樓閣倚於九天之上以壯帝居誠陪都之形勝也曰輕拂者諱之之辭如秦穆公孫子齊不為言之也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

李詩鈔述註

卷美

主

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成都蜀也左太冲蜀都賦既麗且崇是號成都唐為益州明皇改為成都秦川涇渭也在長安舊都境內

其三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華陽縣名楊雄益州歲華陽西極黑水南流新豐

漢長安邑名高祖所營以養太公者秦地長安也
上陽宮在長安言蜀之華陽如長安之新豐上皇
幸蜀居於新都亦何異於舊宮柳色花光宛然如
一誠若漢太公之居新豐也奚必拘拘於思舊哉
雖以慰其暫居之意而實啓其懷舊之思所謂諷
諫者與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十五

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行路難古樂府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九域志策
橋江水亦曰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玉
壘山名瀟水出焉在成都西北渭水貫長安城中
唐所都也錦江即渭水玉壘即長安隨天子所至
之地造化亦為之轉旋也

其五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里烟花隨玉

輦西來添作錦江春

三秦關中也項羽分其地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
西來者自長安而來成都也

其六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
極雙縣日月照乾坤

劍閣重關者大劍小劍二山相連三十里絕險處

為飛閣以相通故曰劍閣是為蜀之北門故劍閣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其

銘曰惟蜀之門作固作鎮少帝肅宗也肅宗即位

靈武尊明皇曰上皇明年上皇歸自蜀雙縣日月
者東漢樂成重光重輪之意也

我眉山月歌

我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
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平羌江在嘉州圖經云在雅州按我眉山在嘉州
疑此指嘉清溪在資州自資州下昌州二百二十

八里自昌州下渝州二百里自清溪至渝計五百
二十八里三峽者巴峽明月峽巫峽也渝州即今
重慶府治巴縣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
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賈誼為長沙王傅巴陵湘浦並長沙地

贈汪倫

李詩鈔述華

卷六

十七

李白米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桃花潭在今涇縣汪倫涇縣桃花潭村人嘗饗美

酒以待李白題汪氏別業二首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遠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
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唐志叙州本沅州有龍標縣昌齡自江寧永貶此

有詩云昨從金已邑遠謫沅溪濱郡道元水經武
陵有五溪謂雄橘酉沅辰皆盤瓠子孫所居馬援
征武陵蠻即此夜郎縣隸秦州今貴州地曹植怨
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齊澣將心寄明月流
影入君懷太白此詩兼裁其意撰成奇語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楊州孤帆遠影碧空
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十八

黃鶴樓別之地也楊州所之地也三月時也煙
花景也末二句亦寫別時悵望之景

送賀賓客歸越

鑑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羲之傳山陰道士養鵝羲
之往觀意悅道士云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
欣然寫畢鵝驚而歸

送外甥鄭灌從軍二首

丈人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

晉載記：陳安敗死，隴上人歌曰：丈人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淮南子：楚王有猿逐于殿，使養由基射之，高矢未發，猿抱柱號矣。太公兵法：六韜有龍韜。漢紀：光武降赤眉，賊於宜陽積甲與熊耳。

山符

李詩鈔述評

卷末

十九

其二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已變黃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

占書：太白蝕月，則敵可破。左傳：瓜期而往，及瓜而代。史記：武王斬紂懸之白鵲之旗。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黔縣碧山蜀志：人間諸葛亮之志，抱膝笑而不荅。

後二句不荅之荅也。即棲碧山之故。賀知章呼太白為謫僊人，觀此詩切信之矣。

東魯門泛舟

月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繁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

四首

李詩鈔述評

卷末

二十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岷江從西來，至岳陽樓前與洞庭之水合而東行。洞庭以西皆楚地也。潭州長沙郡在洞庭上流三百餘里。湘君，湘妃也。史記：秦博士對始皇云：湘君堯之二女，舜妃也。離騷九歌有湘君。

其二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賸月

色將錢買酒白雲邊

南湖汴州城南之湖即郎官湖也

其三

洞庭湖西穠月暉
瀟湘江北早鴻飛
醉客滿船歌白紵
不知霜露入秋衣

洞庭瀟湘俱楚水
瀟湘西而在上
洞庭東而在下
一水而二名也
白紵歌皎皎白緒
節節為雙蓋吳音
呼紵為緒當塗有
亭亭宋武帝與群
臣會于此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一

為白紵之歌

其四

帝子瀟湘去不還
空餘秋草洞庭間
淡掃明湖開玉鏡
丹青畫出是君山

楚詞帝子降兮北渚
君山居洞庭東正對
岳陽自瀟湘來望之
如修眉見於鏡中

望廬山瀑布水

日照香爐生紫烟
遙看瀑布挂長川
飛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銀河落半天

香爐紫烟即遠師廬山記意態相像以類相從太
白蓋祖其意

登廬山五老峰

廬山東南五老峰
青天削出金芙蓉
九江秀色可攬結
吾將此地巢雲松

潯陽託山北有五峰於廬山最為峻極如河中虞
鄉縣前五老之形故名南史宗測曰眷戀雲松輕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一

迷八路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
碧水東流直北迴
兩岸青山相對出
孤帆一片日邊來

此太白自宣城下金陵時由江中所見也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
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處是他鄉

唐志蘭陵縣隸沂州本草鬱金苗似姜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嶺南亦有實似小豆寇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後漢書哀牢國出琥珀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白帝城即夔州城公孫述所築後為昭烈屯戍之

李詩鈔述註

卷六

三

地改曰永安宮九域志夔州陸路至江陵九百四十五里曰千里舉成數也以江陵為還授室于許氏後作

穩下荆門

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穩風此行不為鱸魚鱸自愛名山入剡中

唐荆門州隸江陵府盛弘之荊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門北岸有山名虎牙兩山相

對為楚之西塞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在荊門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散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此辭荊門而下剡州之作

越中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宮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前二句賦昔日豪華之盛落句詠今日淒涼之景

李詩鈔述註

卷六

四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

吳越外紀吳王夫差都蘇州有桂苑姑蘇臺作天池日與西施為水嬉越王勾踐滅之張景陽七命榜人奏采菱之樂歌曰乘鳧舟兮為水戲臨容州兮援雲芝此詩前二句賦蘇臺廢矣所見惟柳色所聞惟菱歌而繁華安在哉曾見當日繁華之盛

者惟江月耳苑臺西江標地也柳色菱歌與月綴
景也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梅花落笛中曲也晉桓伊善吹笛撰落梅花曲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

李詩鈔述註

卷十六

李

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折楊柳曲名漢李延年二十八解有折楊柳一曲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

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陶潛貴賤造之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

欲眠卿且去矣

源夜郎聞酺不預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寔遐荒漢酺聞奏鈞天
樂願得風吹到夜郎

左傳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對曰鄭
人所獲楚囚也稅之詩無已太康漢文帝初即位
賜天下酺五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
兩今賜會飲五日酺布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
樂帝之所居

宣城見杜鵑花

李詩鈔述註

卷十六

李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
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杜鵑亦曰子規潤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今江

南處處有之俗名映山紅

長門怨二首

天迴北斗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
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吳氏本草螢火一名熠燿詩熠燿宵行言室虛荒

廢之景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穠塵夜照明鏡青天
上獨照長門宮裡人

武帝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鮑照詩
但懼穠塵起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得清夜於
洞庭二詩皆隱括漢武陳后事以諷明皇廢王后
作其實却自寓意

李詩鈔選註

卷末

手

陌上贈美人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
箔遙指紅樓是妾家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
力笑倚東牕白玉床

徐陵詩荷開水殿香世本紂為玉床

南源夜郎寄內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北鴈春歸看欲
盡南來不得豫章書

謝朓詩離居方歲月張融詩欲識離人悲孤臺見
明月簡文賦得隴坻鴈相思不得及且寄別書歸

李詩鈔述註十六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冬識編已著錄兆珂守
衡州時曾刻杜詩鈔述註茲其守安慶時所刊以
白遊跡多在皖猶在衡刻甫詩意也其書亦分體
選鈔每篇首箋故實終加闡發亦頗以考訂爲事
欲突過蕭士贇張齊賢舊本然其中有本詩誤者
如王昭君詩一上玉關道玉關與西域相通非漢
與匈奴往來之道懷子房詩我來圯橋上東楚謂
橋爲圯不應於圯下加橋字有傳寫誤者如擬古
因之寄金徽據漢書和帝紀唐書地理志金徽當
作金微乃山名聽新鶯百轉歌還過莖石聽新鶯
據西都賦莖石當作莖若乃殿名今註內皆未辨
及至於詩之必須註而後明者如擬古之蒼然五
情熱乃用爾雅春蒼天郭註萬物蒼蒼然生語言
五情蒼然而生也開元寺贈衡嶽僧之五峯秀真
骨乃用傳燈錄慧可大師一日頭痛其頂骨如五
峯秀出事今註內亦未證明文義便不可曉凡此
不一而足尙未可謂之善本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二卷

〔唐〕杜甫撰 〔元〕虞集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律註二

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即事

峽中覽物

暮歸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蜀相

將相

諸將五首

官殿

奉賀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省宇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簡吳郎司法	呈吳郎	題人屋壁	崔氏東山草堂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隱逸
-------------	-----------	---------	----	-------	----	-----------	----	----	----	----	----	----	----	-------	-----	------	--------	----	------------------	----

潭山人隱居	題張氏隱居	南鄰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玉臺觀	四時	暮春	即事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多病執熱春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秋興八首	登高
-------	-------	----	----	----------	------------	----	----------	-------------	-----	----	----	----	------	------	------	-----------	----------	------	----

秋盡

十二月一日三首

節序

立春

人日

小寒食舟中作

九日二首

九日藍田崔氏莊

小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

首

冬至

至後

三

四

臘日

晝夜

晝夢

夜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白帝

返照

地理

望嶽

黃草

灤潁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

御判官賦七字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登樓

三

五

閣夜

眺望

野望

望豎

亭榭

滕王亭子

題鄭縣亭子

果實

題桃樹

野人送朱櫻

舟楫

進艇

城西陂泛舟

橋梁

陪李七司馬臯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音樂

吹笛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

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

膈後春生驚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

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燕子來舟中作

虫類

見螢火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

奉侍嚴大夫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復赴朝廷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

贈章七贊善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

怯出必憊佳期走筆戲簡

贈田九判官梁丘

寄常徵君

寄杜位

所思

尋訪

賓至

客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酬郭十五判官受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寶少尹得涼字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

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

位

送路六侍御入朝

又送辛員外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叅軍傷其臨老

陷賊之故闕於面別情見于詩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長沙送李十一街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

子重泛鄭監前湖

雜賦

示獠奴阿段

杜工部七言律詩上卷

元稹集注

紀行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洛城洛陽胡騎長驅五六年。

胡騎指秦關。草木變衰行劍外。劍外忽聞長安亂。

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洛陽河南

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也言在

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久當

草木搖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

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家之際見月則不

寐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家之際見月則不

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

大衆定則幽燕燕平而洛城可歸矣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今之柝子也。東方明星亦不

遲。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

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

藥餌扶吾隨所之

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首言人謂之倫

為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隣雞生態對物色又

擊柝又將罷矣東六落明之時城上警夜之兵

不進矣又將罷矣東六落明之時城上警夜之兵

然而變也今我乘舟迅速宜乎物色生態已

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

地不必戀矣但資藥力

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劍外劍閣之外公時避亂在

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初

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初

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

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作伴好還鄉。即從

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言久客劍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

一聞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

泣也既悲即喜故隨看妻子已無前日之愁

且有可歸之計所以漫爾捲來詩書不勝喜

喜而欲狂也然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

結句遂言送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

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

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也

運惠運草也公所集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詩

作與同遊

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聊且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僻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

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詩篇皆謾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

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檻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船特以

槎木浮渡以代舟亦好奇之意爾今此水勢如海可憑檻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苦思安得

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

之短述而已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

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劉之富水春鳥程之若下春蔡陽之上富春富平之石凍

春師南之燒春杜子美麴米春樊鍾之傳奇記亦有酒名松醪春通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

為酒名也一蓋即醪人乘舟取醉非難事

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還憐汝長年三老師之名峽中以篙師為三老揆之開頭捷有神已辦青

為長年揆工為三老揆之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顧直揆之九欲開船則揆轉舵尾則船頭

一色見錢當令美味入吾唇

此題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必在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

飲之以撥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峽而往豈特一酌而已定

有幾巡之醉也呼舟師之名言我實愛汝等

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準備顧

已下六句皆為假設之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始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消愁四

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顧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末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

開頭對揆此就本句對格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巫峽在夔

西陵峽峽見後古詩盤渦瀉浴底心性獨對花發

百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渭水秦山在關中乃甫所居也人今罷病虎縱橫

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而少止其流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而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亦此意也底心言花之開不于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冷此開自適與意此四者皆所以感解公之愁思而與之所在則為兵戎十年不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痛之山水焉知

卽事

此生見得興否況今民已病而飲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恩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馬卿無日起司馬長卿相如也窮途阮籍幾時醒阮籍幾時醒蜀人多病消渴疾蜀人多病消渴疾意謂駕行不由徑路車未闌細柳散金甲意謂駕行不由徑路車未闌細柳散金甲安足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得罷兵也

斷秦川流濁涇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水多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秦之為號自此始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

言秦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相未可食其意即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者焉京師戒嚴人情洶洶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為斷腸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州而土句方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相接續疑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而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蓋可見矣前四句卽物之事第三聯卽身之事末聯卽時之事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三輔者京兆扶風潯陽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州為憶在潼關詩與多潼關在華州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內詩興之多者常勝華嶽之高思黃河之大
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親巫峽造天有賴華嶽
故曰如曉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
在童閱而觀河華則為綠吏時也今則自升
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薛蘿日長而
余抱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
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
久居不知何許出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
歌也忽如酒似四字照應曾為憶在四字今
日則憶在產關之時他日即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樓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
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

記桂州臨桂縣北歸秦川多鼓鞀秦川鼓鞀言
漢水一名桂水

防吐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
景以及到家之景而起興乃自嘆其欲行則
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
維谷者也未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
往者明旦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關舟楫
非實缺也無賴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樓歸
途所見也烏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
也搗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
有不稱意之懷宜乎深嘆進退之窮也然明
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吾
命者矣

遺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曹長亦為補遺因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夜經雷雨

黃鸝並坐交愁濕兩鶯相逐故愁宿雨之濕兩

鶯鶯故云交愁濕不鳴白鶯相逐太劇然故云太劇然

飛故云交愁濕不鳴白鶯相逐太劇然故云太劇然

所出也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唯

君最愛清狂客因自嘆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

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百遍相過意未闌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

淹日月三峽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荆

處重岩疊嶂隱天竅日非亭午兩岸連山累無斷

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

里雖乘奔奔馬馳五溪衣服共雲山五溪漢書武

風雄不為疾也五溪漢書武

今胡廣展州界衣服言其異制也胡廣事主終

無賴蜀山謂詞客哀時且未還詞客公庾信平

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發其意。中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未及使信乃詠古跡也。支離字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嘗陷於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南。天地之間。但見天地之高峻。足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山。言此。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時至於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使信自比。謂其哀江南之賦。名重於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二句。三聯應第一。

句結引事自比。以終支離漂泊之義。使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挫落深知宋玉悲。

宋玉宅在荊州。使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宅。使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歸州。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

臺豈夢思。雲雨荒臺。宋玉為楚王賦陽臺。託興女朝。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王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寢。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堂。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

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但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春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宋玉最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至今疑。

此詩因有宋玉之宅。而專詠宋玉。故始終用其事。事九辯悲秋。至蓋為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搖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格言。儼雅以法文。學言亦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亦可以教。舉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下年之後。尚為懷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閱其蕭條。而惜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蕭條實跡。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人去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者乎。又因雲雨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至今指點其事。而雲雨疑其果為神女之所為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南郡神婦人。侍詔掖庭。漢元帝後宮。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召幸。官人皆路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五六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官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東勳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信。外國帝乃不能復留。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

集 3-591

草唱昭君塚圖青故曰青塚晉石崇字季倫作
昭君詞本昭君遊文帝諱遂敗今曰明妃從此
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盡圖省
遠關山無極云云呂延濟曰紫臺宮名

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
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
也四絃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文

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詩亦因有昭君村而專述昭君也言羣山
萬壑之闊尚有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
於胡地也向黃昏猶云夜泉冥漠之鄉也惟

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圖
畫之容耳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之啼空有
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
言後世畫工之所傳也春風面冷容之謂末

釋名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因以爲
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馬上彈琵琶
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蜀先主劉
劉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爲吳將陸遜所破於猇
蟠鼻紅步道歸魚復敗縣爲永安後遂卒於永
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
受遺詔處諸葛亮
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
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威烈武靈仁濟王水經云永安宮在魚復縣東
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迥闊入
峽所無魚復縣即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有先
主廟武侯廟崇慶州亦有先主廟在晉原縣西

二里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
在焉又曰殿今毀爲寺額在官東
此詩最見杜公筆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幸

天子之鄉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
爲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
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
代吳而至於三峽之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

廟祀也然永安之廟爲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
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
虛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
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古也伏

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祀祭
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
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
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爲左相呂望姓姜字
子牙釣於磻溪之慈泉釣得玉璫其刻文曰周

宗臣其遺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因言何以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鋒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荆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材宜可與伊呂望為兄弟行策如陳等所謂管蕭之亞哉但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管蕭之軍向宛落益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末乃言惜乎天運已移漢祚雖復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後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濱可勝嘆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西南方

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宮疾篤召亮囑曰若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若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五年卒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揀武功五年亮疾篤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

卒於錦官城外栢森森栢武侯手所植錦官城乃鮮明故號錦江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鵬空好音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而賦之也起句問祠堂之在何處可尋接句在城外古栢陰深之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閒之地少人經過也因觀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已仕開基濟業歷事兩君其言曰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此老

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志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渭濱之師司馬懿性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之事

將相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南山終南山也胡虜千秋尚入關昨
日玉魚蒙葬地玉魚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往遊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于此明奴等曰按漢

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子葬於此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
此葬我今在嚴東北入地火餘我死時天子歟
我王魚一雙今猶未朽以此相送勿見泉也
問奴奏聞有物改葬死外及發
掘王魚宛然見在怪亦隨息
早時金盆出人
間金盆當作王盆蓋王魚故改作金南史
沈攸之傳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
道金盆為表奏之陳已入鄉之意畧曰甲見愁
汗馬西戎逼會開朱旗北斗開長安號多少才
官守涇渭
涇渭二水合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
西至馬邕陽縣入渭水至京北
合渭水涇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
雜材官漢書材官張指衆武臣也
將軍且

莫破愁顏

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未
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篇因
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此
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
山而葬謂有千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
虜尚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
覆葬地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盆出在人間
蓋一夕為胡人所發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
我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勝吐蕃之逼而賊
嚴然汝亦當創旗旌於此斗城中以享安閑
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用愁亦
不可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戎其
數不少將軍上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材
官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

辭可謂峻
而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

三城景龍間韓公張仁愿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
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于
八百里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擬絕天驕
拔漢旌
天驕前漢匈奴傳豈謂盡煩回紇馬回
者匈奴之種也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
回紇等兵討安祿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
乃安史所起之地今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
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

何以荅昇平

此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
任君之憂言昔者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拔漢之旌旗也
以匈奴稱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耳豈料今
日乃藉回紇之兵以助朔方節度使乎豈因
言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隘阻若有無中
國之意幸然肅宗起於靈武中國猶有主也
然雖有主而無諸將以何事報荅昇平之
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荅昇平之
時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
世則聽天子之獨憂乎其可愧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南府也休道秦關百二重秦

之水濯錦 巫峽清秋萬壑哀 巫峽見前 正憶往
則鮮明 共迎中使望鄉臺 望鄉臺在成都之
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 北隋蜀王秀所結
蜀武鎮蜀郡府為參謀時前 主恩前後三持節
三持節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軍令分明數舉
史錦州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軍令分明數舉
杯西蜀地開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庚

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
而今又往矣是可嘆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
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
句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往時正依嚴公
之幕居成都亦曾共聽中使可謂親密遂言
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鎮之節前

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閑累有
稱穉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既忘不可
見之末乃嘆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
此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鎮之則危須
仗出羣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入哀詩
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官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 五夜漏聲魏以來名夜有五起
於甲夜止於戌故曰五夜箭
滿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
桃漢武時有青鳥集於
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朝曰西王母必降是夕
王母至以桃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與帝

旌旗日暖龍蛇動 龍蛇動旌旗 宮殿風微燕雀
高朝罷香烟拂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

掌絲綸美 絲綸禮部衣篇王 池上于今有鳳毛

池鳳凰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字超宗有文辭補
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
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質至曾之子曾嘗為
中書舍人掌制詔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
帝傳位至讓冊既進稿帝曰昔先帝詔命乃父
為之辭今汝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
父子可謂 四第

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乃味爽之初天
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而氣滿容如食
繼美矣

仙桃而有醉色亦見天籟之有喜也少焉天
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接故
旗影動惟風細故燕雀之影已上四句自相接
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
賈至有詩送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
為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
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
詩結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 天門天子 春殿晴曛赤羽旗

赤羽旗以赤 官草離離承委佩 委佩曲禮主佩
鳥羽為旗也 官草離離承委佩 委佩曲禮主佩
爐烟細細駐遊絲 雲近蓬萊常五色 蓬萊官即
大明宮也

雪殘鳩鵲亦多時宮中舊有鳩鵲在甘泉侍

臣緩步歸青瑣青瑣門也以青還食從容

出每邊省門戶邊

首句言駢門之上次句言駢門之下三句言

英中四句言駢門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朝故

常有五色雲氣過鵲觀在內禁因日出春曉

故久矣雪消通前六句皆駢門會之

時所應第七句方言退朝第八句方言晚出

句方言晚出帶窮而全題完其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唐內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昭容正二品係九嬪

唐制天子坐朝官人引香輿合殿春風轉花覆

至殿上後天佑閣罷引香輿合殿春風轉花覆

子宮淑景移書漏唐制左拾遺門下

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東省唐制左拾遺門下

時公為會送夔龍集鳳池夔龍舜二臣名鳳池

鳳皇池比天上

底保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知及

其退朝則省中書為算故自紫宸退出左

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

散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退

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退

前篇同體

省宇

題省中院壁十二層

掖垣竹埤梧十尋掖乃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

之竹埤之想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

長十尋也洞門對雲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

回違寸心衷職曾無一字補哀職詩大雅云哀

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

竹埤掖垣之上編竹為墻若城上之睥睨

也西此地寒三二月常雪其積陰之處春復

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宮中種花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公直宿之夕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遠故清秋夜氣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欲自語而凄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此時此景得無慨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已新書斷絕欲歸則關塞路遙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華州棄官已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參謀幕府如鶴鶴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戀戀久居

此平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未實

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

勞鍾鼓報新晴澆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

隱名澆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城之陽

此詩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疎故易散而晚晴實堪時景果已然而又經雨也樓苔先自生院中階面長苔不因雨而生也樓臺獨高夕陽倒影射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

不辨天色惟曉鐘鼓聲則明日之晴可知今既見衙幕景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浣花多若笑人應笑我不必出浣而玩晴景然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雖為吏猶在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牽乎故不能不懷歸舍也前六句賦院中晚晴時結一句懷西郭茅舍

堂成

背郭堂成陰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日吟風葉滿庭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功人錯比楊雄宅懶惰

無心作解嘲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頃時丁傳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

背郭言浣花溪在成都城外也陰白茅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也路熟者公久寓寺中而多遊城中也次聯言堂所有竹樹亦郭外溪頭之物也飛鳥語燕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鳥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頻來

不己也末以楊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其辭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奇也木陰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腐為神也風竹露葉鳥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性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得遂其性也

。卜居十元

浣花溪水西頭浣花溪一名錦江在城主人

為卜林塘幽主人指裴累公到成都南節度

居之裴累公上成都西郭浣花

數蜻蜒齊上下一雙鸛鵒對沉浮東行萬里

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萬里蜀有萬里橋在浣

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

陰縣名在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

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溪即乘興而來

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

興盡而返何必

見戴安道也

前四句一意敘事故次聯對偶不拘若天成

然讀之渾如也城郭之問人事頗難卜居江

上挹其清麗其流既盡塵事又浣塵襟所以

可消公之愁也第三聯言尋鳥之微亦相得

。狂夫

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

景物而也又將東流萬里尋訪王猷山陰訪

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居者乎

又按裴累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可見裴非

知已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西

居草堂蓋可見情厚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

浣花溪水西一句第五句

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萬里橋西一草堂萬里橋見前百花潭水即滄

溟百花潭在城西記公之宅風含翠篠始淨雨

裏紅藥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

淒涼欲填溝壑惟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詩成用末句狂夫

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堂近百花潭

可以濯我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前四

句草堂見其居則可矣然又必有所養也

古謂友有通財之義今祿厚者久無書問則

不念我之貧矣惟子有待於撫育今常乏食

而有能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勿

而不能忍至於一身亦將轉於溝壑蓋由踈

矣

野老

野老雞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渙人網集

澄潭下正即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

劍閣劍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片雲何意傍

琴臺琴臺司馬相如與文君黃酒處王壘王師

記云在浣花溪北東郡今滑州也

禾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城闕至德二年成都陞為南京

公自註得

尺

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江岬迂迴故
不正柴門敞岬而開故亦不正也漢網客
江山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
柴門之居而玩澳買之事乎故言自長安入
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劍閣之險為可悲
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
慕相如之事但路遠不得歸耳況今王師未
息城關之上盡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江指浣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事幽

去自來堂上燕和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盡紙為

幕局稚子敲針作釣釣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

此外更何求

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村對
言而不失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
之景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領事物也
幽之景人相親近見公之自去來見物之
戲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俯足以畜妻子
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療病之外更無
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解此江村之幽
也

赤甲

十一

卜居赤甲遷居新

赤甲山名其山高天不生草水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臂

故謂之赤甲赤甲白鹽雙唐峽兩見巫山楚水

春巫山在夔州夔州在夔州夔州在夔州

野人組背獻芹列子揚朱篇宋國有田叟常衣

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絲纈狐貉顧謂其妻曰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茂菰甘棠芹萍子者

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菰於口慘於腹衆

哂而愈之其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

大慙若此類也

我隣參密薛榮鄰昂岑笑接郎中評事飲

評事弟郎中評事飲必崔

中欠考病從深酌道吾真

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忘芹曝之賦

可謂愛君之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

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郎中評

勉為酌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而公於遷居之樂不獨樂焉其於天倫

亦厚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

移居東屯以讓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讓水名
要而謂之讓通山谷間市人謂之讓居人分其
東讓西也
遊雲石然笑高葉曉風江颯颯亂秋却為烟
煙過逢地兩婦之父為烟煙許坐層軒數散愁
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志州而來
我迎至讓西草堂居之因言我初買此舊宅
以其寬明而居之跡就我之胸襟今則借吳
郎自州中讓來借居而宴遊也頭聯賦草堂
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
作親眷相見之也但許我坐於軒外頻來散
愁而已室家之與則未許
直入也然亦相調之辭耳

全一
三九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
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
挿疎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
盈巾

此詩因公堂前有棗隣婦得以取為食及吳
郎來居則此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斷往
來故公賦此以囑吳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
來一任西隣寡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養須
東以給食也若非困窮所迫此婦人寧有此
事只緣本婦深懷畏怯則轉須親視使得安

心而取棗也今此婦因吳郎遠客而忍其見
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而吳郎使
編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
句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如此也
故尾聯云此婦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
府徵求貧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兵戈
若此婦之窮困者甚眾為之墮淚雖欲兼濟
而不可得況此一婦可不任其取棗乎免吳
郎再客其來也此篇見公之惻隱仁惠
寡使在位者而推行之即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碧山學士
張褒梁天

全一

三

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古人已用三
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歸而去
冬足學三冬文史足用
年少今開萬卷餘晴

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皆溜決渠富貴必從勤

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五車莊子惠施之典
多方其書五車

學士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
可謂貴而能勤不以人爵棄天爵者也雲當
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蓋水浮皆溜而溜成
決之渠傾蓋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聯茅舍
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
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卷况欲
求富貴可不
讀五車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寒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聲響。落日更見漢櫓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

黃青泥坊底芹。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坊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谷口

泥水梁置青泥軍師謂西莊王給事王給事王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柴門空閑鎖松筠

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必其別業也自發鐘磬非相寺觀塔廟之鐘磬蓋草堂必貯古鐘磬

反古樂器之類故有鐘磬石磬在堂中而崔君時自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崔氏

草堂結乃及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而閑門不入賓客故不如東山草堂之可愛

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峡內。鵲巢飛急到沙頭。水鳥

行則首尾。聖詩棠棣。鵲巢在江陵。峽關險隘。今

原。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峽關險隘。今

虛遠。拒峽。關。峽。關。在。峽。內。上。洛。北。藍。田。南。武。關。

西

禹鑿寒江正穩流。禹鑿寒江正穩流。禹鑿寒江正穩流。

當隨綵鷁。綵鷁也。又金章紫綬鷁。江東人畫青

春不假報黃牛。黃牛山見。送韓十四江東省。有

迎。迎。子。既。至。江。陵。則。所。傳。真。矣。始。解。前。日。虛

傳。之。憂。也。鴻。鴈。之。禮。有。先。後。之。序。失。一。鴈。則

鳴。行。則。推。有。色。難。相。應。故。以。二。鳥。為。兄。弟。之

比。影。來。峽。內。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

遠。江。陵。也。峽。關。之。路。險。而。且。遠。今。截。自。藍。田

道。經。其。地。而。至。此。則。亦。不。覺。其。遠。矣。峽。江。夏

秋。多。陰。冬。寒。水。落。則。其。流。正。穩。可。以。乘。舟。出

峽。下。江。陵。矣。未。乃。言。盛。服。乘。舟。即。往。相。見。新

年。不。必。乃。弟。報。遣。平。安。於。峽。中。

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出峽中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起聯追念乃弟來自藍田之時雪寒勞

之喜故云。故國移居見客心。藍田杜曲同在三

生春色。昔徑來他鄉與我相就使一家有聚會

今弟去彼而移家就此見客心歡極提携如意舞

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歡極提携如意舞

我。好。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簾。索。共。柳。花。笑。冷

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簾。索。共。柳。花。笑。冷

臨。疎。板。半。不。禁。後。四。句。極。言。歡。愛。之。狀。起。舞。長

而。梅。乃。初。發。尚。不。禁。冷。是。其。春。色。反。不。如。我。生

春。色。矣。白。頭。吟。不。必。本。出。處。公。特。借。用。言。其。老

集 3-602

而吟 寸草

便信羅含俱有宅

便信字子山居宋玉樹宅博覽羣書為文綺麗羅含字君章晉人夢在鳥鵲思日新為桓溫別駕以解舍宜授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貧如也及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

春來秋去作誰家

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上築應同

蔣詡逕蔣詡字元卿舍前竹下開三逕惟表仲半仲從之遊為京州刺史及王莽居攝

以病免為園須似邵平瓜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彩美世謂比年病酒開消滴弟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勸兄酬何怨嗟

此詩公因懷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二先賢之宅今已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牆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殷又言二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菜居宜有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邵平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不問消滴然兄弟勸羣雖多飲訪病亦無所恨也蓋深以得遂同居為快耳

隱逸

單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北山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也

移文誰勒銘北山移文齊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再過北山孔稚圭德璋隱山神作徵君已去獨松菊徵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

徵君已去獨松菊

漢魏以來起隱衰盛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士名之曰微君

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

回馬也漢四皓歌曰悵望秋天虛翠屏

此單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勒銘矣次隱即隱居而言謂其已死

獨存松菊林壑蕭然惟餘庭戶因嘆我非不肯隱也見此離亂思欲匡君濟時不得已而此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為此時必須經操有傾覆之憂在其中莫能如山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問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繼踵而來也按公嘗自比微契故不得已而出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下澗魚餘寒歷水雪石門斜日到林丘

不食夜

識金銀氣金銀氣史天官書散君財國遠富朝

下澗魚餘寒歷水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食夜識金銀氣

看麋鹿遊孟子舜居深山乘與杳然迷出處對
君疑是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
其勢能害之十元

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
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谷亦兼伐木蕭索友
之事也春山而漸消猶寒若水雪未消之時
故公則隱於水而作也石門深窅斜照方
能及之公到林血正日斜之時也因笑張公
惟能不食故夜間常藏寶氣惟能遠害全身
故見向時貴戚之家朝來麋鹿遊其地矣或
云遠害而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末言我乘輿
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知而出處
兩忘矣及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

不為名利所縮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
公蓋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絕來訪隱居
之事後四句美張
公而致歎服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錦里成都號錦城錦園收芋
栗未全食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增除鳥雀馴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
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十五

前四句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遇南隣之
事也野服食貧而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真隱

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
不然其日與公渡船而訪南隣者兩三人也
結句言別時之景亦見先生
與公周旋談笑而不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廬山記昔匡谷先生
澤陽即麗藻初逢休上人也族姓湯能詩又曰
休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
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峰置蘭若

三

徐飛錫杖出飛塵廬山有香爐峯釋氏要覽三
西嶺錫飛空而往傳燈錄舒州潤山軍奇絕而
山龍光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
帝帝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以物誌其他道人
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為記公
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
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憚然以前言不可食
遂各以所

此詩公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惜也
言我欲遠遊廬山近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
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易沙門也於此
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之詩我所以
見其麗藻也既載其詩又嘗開篋而觀以擬
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頭聯即別

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爐峯上作寺以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止於爐峯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潸潸。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獨在。裝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

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乾元間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

全一

三七

者久別之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旻公尚能如向時之好事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爲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虞未言有人來說旻公常話我爲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云尔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

上頭。常琮侍場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大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香積寺冠山俯江。而山腰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時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蓋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獨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所以添其愁也。佛官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藥方達結句。言見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迎官貴之地耳。次聯山腰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若寺上則在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全一

三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間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遠峰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鐘之僧不暇與公交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浮烟。無非暮景。故公言其多病之餘。獨居而愁。每在閑寂之時。雖道如裴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得同遊。以俟其閒寂也。未幾謂之曰。知爾苦吟而瘦。然於交遊之際。疎懶之甚。怪其不肯頻來。相與周旋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

故詩之言如此前四句是暮
登之景後四句寄裝十之言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玉臺漢樓臺觀玉臺注云

遂有馮夷來擊鼓。馮夷河伯水神始知

上帝之所居

麗女善吹簫。麗女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

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因教弄玉吹簫作鳳皇鳴

公為亦鳳皇臺夫妻止其上一旦鳳至皆隨鳳

飛去秦

姓蘇氏江光隱見龍窟石勢參差鳥鵲橋

橋淮南子鳥鵲填

河成橋以渡織女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

老漁樵

起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

日遙又曰高居次聯以水仙女仙之事比觀

中道士所奏之音樂也第三聯賦觀前之景

而鳥鵲橋亦是用事借題題窟之實景然二

句皆為恍惚奇怪之狀所以描寫仙境也末

聯則正言居此地若更不老而能飛行則

。即事

四時

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去矣然未必

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稱亦因對

批名耳

上句而用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

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漢武帝時月文黃鸝

過水翻迴去燕。子啼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

裏虛無只少對蕭湘

乍晴乍雨。暖氣薰人。鶯燕來往。凭欄寓目。此

景。蕭湘之內。已可。至。峽中。見之。捲簾而望。如在

及蕭湘洞庭之上。空曠而寬平也。故末句又

燕。泥。營。壘。正。欲。其。潤。故。不。相。妨。

品。明。也。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峽中巫峽

蕭湘洞庭虛應空

蕭湘楚地記云巴陵蕭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

洞庭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

州巴陵縣西北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

見後所思許註

里風沙上草閣初新。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

驚鷗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此詩特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耳言峽中逼

迫不得舒暢又况臥病愈覺悶人故云下有

擁塞惟蕭湘之大可以縱遊而臥病不去故

云虛應空也次聯言久雨長風亦使人鬱悶

不舒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

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聯言驚鷗方立洲

渚之上而復快于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素聚也言飛來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
此身此篇因傷感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春色况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宜痛飲以盡餘春不可嫌其多酒也第三聯

又即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繁而解此情也即夫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塚此麒麟盛衰不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耳

今按此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來巢無主故石獸踐敗也第五句不可因使信詩云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還解作富麗之景則與上下句意皆不貫通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
第花蛟蝶深深見點點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

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緒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口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償此酒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篇承上章而作言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者以曲江之花飛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典衣沽酒於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為人生須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光與人共流轉而不息今春色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蓋留春之辭耳

曲江對酒

死外江頭坐不歸死即芙蓉死之外水晶宮殿轉霏微
桃花細逐揚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此篇及後篇疑論房瑄遺謫怨從官之際而作也以與驥尾聯觀之皆失意之辭非如前詩欲行樂賞春之止矣久坐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耳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人之棄絕而不遂朝參實與世相違也

態背馳也末復自責其前日牽於薄宦絕述
滄洲所以至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
早辭官而去也滄洲只是滄浪之洲言官於
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託家以為神仙之境謬
矣吏情愚謂言官於朝而常懷
吏隱之情則久與滄洲疏遠矣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苑牆芙蓉江亭晚色靜年芳

江亭曲林花著雨脂濕水荇風翠帶長龍

武新軍深駐韓名天驕詩作於次年故曰軍

芙蓉別殿護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紫雲香

連芙蓉花駕常遊幸其中亦有駭故曰何時詔

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

此金錢會賜宴錢會員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

宴此賜金錢會也暫醉佳人錦瑟傷錦瑟傷

金錢止言錢也賜太常教坊樂也錦瑟傷

瑟猶瑟琴之類也

此篇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疑公已罷殆遺

不得與曲江合宴之賜故曰何時題云對雨

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慕侍臣之榮

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江雨

中之景第三聯言時值雨而御羣方得禁衛

軍中不復遊幸曲江矣芙蓉苑之別殿護香

焚香待望也未復自嘆不得同受詔賜會

此江亭曰何時日暫醉羨慕之情亦至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

炎海接奇峰肆元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暘

暑病即今中謂也敢望宮恩玉井冰玉井水唐制不是

尚書期不顧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

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

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封尚書有期會狀

母乃今從後園出去應休硬與滿公談山陰夜

雪興難乘山陰雪興見孟公蓮字也

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已極鬱蒸

是平之熱獨早故云何須也公嘗為左拾遺

例受官中賜冰之恩今臥病在外則不得與

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官恩在道之人則

思露以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

且長也結句因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

用陳遵王猷二事然但略用而不全本其事

實也只是言我非不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

執熱前六句言多病執熱末二句言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公論居館事帝怒乾元元年

月六日猶熱疑七月既華州北地早寒於七

甫託意以錢之對食暫食還不能每愁夜中自

足蠍即今全歌况乃秋後轉多蠅東帶發狂

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

得赤脚踏層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水厚百尺

公自拾遺郎官華州以侍臣而任掾曹去省

按而居州縣本不勝鬱抑而煩懣矣又值其

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蠍多

此為賀蘭進明諂媚於帝拜及公故公被逐

也第三聯只是不禁冠帶坐曹文案繁

冗故欲狂叫未暇欲棄去而納涼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巫山巫峽並在夔州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蕭森兩開

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有白帝接又有高樓

帝城高急暮砧在夔州公孫述所築據蜀自稱

白帝城

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略及長安之

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森而蕭森秋江

之氣波瀾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

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嘆夔州已經雨秋

孤舟則猶滿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

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帶舟中繫

身即所以繫心也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蕭森

亦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衣之聲天寒歲暮

愈關情矣安得不移情形於詠歌哉江間即

巫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舟江中

之物中四句交股

應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奉使虛隨

八月槎槎按張騫及西域傳使西戎窮河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焉

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中有煩人

問大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

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以問

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到

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子矣亦承襲用之耳

書省香爐遠伏枕畫省香爐漢官儀尚書郎入直

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山樓粉堞隱悲

堞即今女牆也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

秋花

此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極言其思

之切也夔府孤城當日斜之時公登臨其上

言我每依北斗望京華則知長安在其下欲

而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隨今

我在此則實賦之而下矣嘗聞張翥八月
乘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
入直之香爐相遠遠者以病之故但此
樓之上堆集之閣閣者以病之故但此
此即所謂方見日斜影隱隱不可見也
悲哉聽猿而明光陰代換如此之悲豈不
皆一句又因隨檣而雪山樓二句又因
而言皆以憂城長安交互對言之也結
起句而為始終之辭也此斗一本作南斗必
謂公在南望北也不知南斗乃江湖之外不
直望城況長安
又直上北斗也

子家山郭淨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泛清秋燕子故飛飛臣衡抗疏功名薄

衡字稚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
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
房琯忤旨貶華州刺史劉向傳經心事遠漢劉向
此南遷不如臣衡也劉向傳經心事遠漢劉向
子政本石更生推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諸論
五經於石渠甫言不復如劉向講經於朝也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
安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淨秋氣清也江樓
翠微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氣清也
此樓每日常所見無舟已越再宿猶泛泛於
江上無子杜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
秋而自適也感而漁人微而燕予其自適也

如此宜公之有感而自嘆也謂我亦能如臣
衡之抗疏如論房琯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
及衡也亦欲如劉向之傳經然不在京受詔
則心事皆遠而不及向矣非推不及衡向但
如我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乘肥衣輕馳
騁於五陵之間我何為久淹於此獨江頭之
寂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
言藥之北方乃虜右征西車馬羽書遙征西
關輔之地擾攘也
有吐蕃之
亂未也
魚龍寂寞秋江冷
龍以秋曰為夜龍
思

秋分而降蟄寢於因故以秋日
為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夜水故國平居有所
思

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
安自祿山之故至於代宗之世未此亂之吐
蕃陷之乘輿播越而公久客巴蜀故云聞道
是似奕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內有不勝悲
者如王侯則委棄穴窟而第宅皆為他人所
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監進非復向時
衣冠長安正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
捷報又遠凡此數語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
之故乎况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
重思故國平時之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
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蓬萊宮名南山終南山也。
年改承露金屋。漢高祖武帝作承露盤。
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西望瑤池降王母。
玉有飲之號金童。西望瑤池降王母。
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遊升龍之。
立達賓于西王母。鵲巢瑤池之。王母又漢武。
帝時王母降于承華殿。東來紫氣滿函關。紫氣。
見早朝大明宮詩註。東來紫氣滿函關。紫氣。
喜內傳。關令尹周大夫也。名喜。善天文。登樓。
望見東來紫氣。浮關。喜曰。應有聖人過。果遇。
老子著雲移雉尾。開宮扇。之祥。服。高宗因雉。
道德經。雲移雉尾。開宮扇。之祥。服。高宗因雉。
此即維維羽為日繞龍鱗。識聖顏。一。思。江。
扇翼以障塵也。

歲晚幾回青鎖朝。班。青瑣見前晚。十五。
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嘆而懷舊。
仙為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大明宮為蓬萊。
官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事起。
與言唐天子空。西則望王母。自。而。承露。
銅盤。練。空。西則望王母。自。而。承露。
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
羽扇。而。開。但見日光旋。遠。龍。羣。臣。威。觀。難。
若神人之見也。末乃自嘆我獨以病。朝。班。者。
驚秋。至。亦。幾。復。立。於。青。瑣。門。外。以。廟。朝。班。者。
而今不復觀。

瞿塘峽口曲江頭。瞿塘在峽口。夔州。曲江在長。
安。方輿勝覽。云。瞿塘峽。在。州。

東一里舊名西陵峽。萬里風烟接素秋。花。
城通街氣美。蓉。苑。入。邊。愁。玄。宗。開。元。間。廣。花。
蓉苑入邊愁言。朱。簾。綉。柱。圍。黃。鵲。珠。簾。西。京。雜。
吐。苦。陷。京。師。也。珠。簾。綉。柱。圍。黃。鵲。珠。簾。西。京。雜。
珠。為。簾。綉。柱。也。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
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王。州。
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江相去萬里。
而風烟相接。同一蕭索矣。因言昔明皇友愛。
五王。嘗。自。宮。內。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同。寢。
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
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
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鵲宛轉之形。珠則織。

錦纜牙檣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
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帝。
里。只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
歸邪。

昆明池水漢時功。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
明。與。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
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
水戰。在長安西。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
南。周。迴。四。十。里。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
夜。月。二。百。人。相。望。以。車。牽。牛。織。女。石。鯨。鱗。甲。
動。秋。風。雨。魚。常。鳴。吼。鰲。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

昆明池水漢時功。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
明。與。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
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
水戰。在長安西。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
南。周。迴。四。十。里。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
夜。月。二。百。人。相。望。以。車。牽。牛。織。女。石。鯨。鱗。甲。
動。秋。風。雨。魚。常。鳴。吼。鰲。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

此詩因昆明池之異而嘆其今不得見也言此池巧漢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猶若在人眼中池邊象形之繡女不能擬杼故云虛夜月池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掖沉蓮墜二句即秋景而言乃謂劍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頓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漂洎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昆吾陶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節宿

昆吾紫閣峰陰入漢陂紫閣峰乃終南之別名漢陂皆在長安
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

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仙侶李膺郭楫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
綵筆昔曾干氣象。綵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白頭吟

神完氣足

此詩專爲漢波之景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公漢陂詩云水面片出藍田關又下埽無極終南黑所以見昆吾御宿乃漢陂相近

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峰名臨乎陂上者也蓋
公自長安而達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
川而行及至則見峰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
純浸山是也顧縣言陂上物色之景麗如此
顯縣言陂上遊人之盛如此春相問遊者衆
也晚更移忘歸時也按歸與岑參兄弟遊漢
陂有二詩又與源少府宴漢陂亦有詩又有
城西陂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所作之詩
皆以文彩上動時貴求見知也故此詩因思
漢陂之遊點綴乃云我彼時弄筆以干氣象
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乃在峽中吟望漢
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
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未
乃嘆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寺

卷五

七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蓋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秋葉之蕭瑟落木一句應風急天高長江一句應落木之無邊長江之不盡也久客於萬里之外而獨登高臺以多病之人而對景悲秋其為艱難潦倒甚矣安得不添白髮而廢杯酒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成都少城有少城隈

城戰國時所築籬邊老却陶潛菊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號靖節先生

佩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父姿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多種菊每携酒吟咏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有頃江州太守遣白衣人送酒至

便醉飲江上徒逢采石杯典略云劉松素紹至

而飲以避一時之雪嶺獨看西日落雪嶺即雪山在劍門

山在城劍門猶阻北人來劍門地志劍州劍門一名劍山

自西蜀漢中道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

好開

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迴茅齋指在江西溪之草堂也則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

空遇江上之酒杯已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

之來蓋吐蕃入寇故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撥回也未暇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

客中殊無好况何時得以開其懷抱耶其情亦可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臘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五月為臘後漢音義曰臘

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雲安縣前江可

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雲安縣前江可

伶雲安縣在夔州一聲何處送書鴈書鴈漢蘇武使匈奴

十九年不得歸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武使者在某澤中匈奴以爲神遂放還百丈誰家

言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爲神遂放還百丈誰家

上船無傳書之事沿襲以爲故事耳未將梅蕊驚愁

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明光殿名漢王

商侍明光殿肺病幾時朝日邊肺病甫有消渴疾

起草詐制詰肺病幾時朝日邊

建五之月二陽已生楚地冬暖水凍消釋故言春意動江可伶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伶

而問鴈見船乃江可伶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蓋未經遠塞之天椒盤更媚又春意之事也

未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氣之疾臥病峽中亦如長卿之臥病陵也若得朝日邊而

起草明光爲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

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

此溪女夔州奉節大昌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

舉目風景切新亭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士每至暇日

邀出新亭飲宴周顒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
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唯導慨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相對於楚囚泣邪
茂陵著書消渴長茂陵
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有消渴病免官家茂陵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
惟聽棹相將七

此篇承前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景也烟
氣暖則其色碧霧映日則其色黃寒輕日出
運盤發舟臘月一日之春色動亦可見矣公
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顒等以中州士人
而留江左公之臥病峽中若相如臥病茂陵
故野臘以辦亭茂陵二事自喻尾聯遂言瞻
盡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唯想移棹而去為
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

全

垂

郭矣按相將乃接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
曰相將或疑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坐得
仙者暫相將亦言
浮槎移動之意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
豈有黃鸝歷翠微
短短桃花
臨水畔輕輕柳絮點人衣
春來準擬開懷久
老去親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強進
重嗟筋力故

山遠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意謂
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眼則大半矣即看者說
若假如之義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
亦立不復深隱翠微矣燕鶯花柳舉集目前

春花爛熳之時也准擬此時開懷抱亦已久
矣只愁年老親戚故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
則無與同玩此時景耳若親戚同玩彼時
獨酌實難強飲又兼故老思鄉則我之懷抱
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
春至之難作慮還鄉之不易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上卷 終

全

垂

圖



杜工部七言詩下卷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生菜齊人月令凡立春忽憶

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

絲巫峽寒江郵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

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此詩在峽中立春日思兩京之時物而追賦之也公之族在杜陵而家於洛陽又嘗官守

朝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也高門大宅以白

玉盤承葉以相餽遺而此菜之細縷如青然

耳今在峽中寒江之上安得此物在兩京有之

重遠鄉之悲也宋復嘆曰此身未知歸時定

在西京乎定在東京乎聊且賦詩詠此春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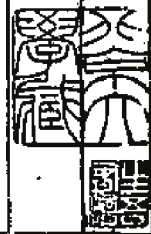
耳固未得食之也又按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與吹笛詩重見首句風月二字

同是一格

人曰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柝葉

休隨酒柝葉歲時記近日進柝勝裏金花巧耐



寒金花暖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佩劍

衡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流水伯牙撫琴

期聽之曰蕩蕩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子

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此篇偶成之作也首聯為節日乃人情土俗之所同尚領聯謂居家薄飲無復相酒之饌

而花勝之辭寒則家人輩自試其巧耳頸聯

拔劍彈琴乃托言以寬懷自遣之意然劍氣

衝牛斗乃在江湖之分野匣琴之彈又志在

流水故尾聯遂言為琴劍皆引我江湖之興

直謂不憂道梗而欲往遊之也此詩蓋

作於未出峽之前不可定為何年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小寒食如小至之

戴鵲冠鵲冠隱士之冠也以勇雉毛

天上坐為冠古有隱士號鵲冠子

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

長安直北明皇自蜀回後號南京望

此詩言舟中本不飲以其佳節也故勉強而

飲然猶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矣故第二句

寫其蕭條之狀中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

然水闊眼昏蝶鷗輕無非所以感其蕭條

也末聯觀雲山之遠而望長安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按邵氏聞見錄云少陵此詩次聯本沈雲卿松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人在鏡中懸也愚謂彼皆水裏之景耳老杜則謂春江平闊故其坐如如天上眼昏眩故其看花如在霧中意異句工不可同日而觀况公亦豈必本沈而作哉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竹葉酒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白鴈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

來則霜降北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人謂之霜信

此詩因病不得縱飲而作也言重陽佳節而獨酌數杯復登高可謂無分飲酒安用菊花乎咄咄不滿之意也後四句因感時撫事言在池鄉而聞暮猿又見故國之候鴈其傷懷至矣所以深念骨肉離散而世亂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去年登高鄴縣北鄴縣屬梓州今曰重在涪江濱涪江在重慶府巴縣巴水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紛紛久爲客路難悠悠流東南合梓州之射江

長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纔山清路塵山在臨潼縣即明明

皇華清官所在

此詩因在梓州兩度重九感其未歸而作也白髮滿頭羞對黃花矣然而兩年留者實因世亂道梗故久在客中倚傍人門其鬱鬱之懷爲何如耶飲罷回思長安處從遊幸之地今御路猶存而不復再至唯有斷腸而已

九日藍田崔氏莊藍田在長安東南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

吹帽吹帽晉孟嘉字季真年江夏人晉永和

中爲桓溫參軍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日

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取還之溫命孫盛爲朝之笑而請笑倩傷人爲正冠藍水遠

從千澗落藍水藍水合溪谷之水爲藍水玉山高

並兩峰寒地埋志藍田山出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仔細看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

酒云今

人長壽此詩爲答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當時嘆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飲酒之興則爲從君盡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嘉事而翻案用之而分作二句意格俱新又孟嘉之吹帽

以每桓溫耳今吾盡崔君之歡故王以相
禮貌也第三聯則崔氏在山山水水之景以寫其
日之所見末則把玩茶黃預恐明年不如今
日之會可謂真盡其歡而有無窮之意矣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

添弱線添線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換日之長短

吹葭六管動浮灰吹灰續漢書以葭草灰實律

管通而岍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

物不殊鄉國異雲物左傳僖公四年凡冬至教

兒且覆掌中杯

此詩正詠冬至口之事而題云小至蓋至前
一日作詩故也猶小寒食舟中作之義今閩
人亦呼除夕前一為小年日亦此義也注
家徒尔云耳次聯言冬至陽生而人事之催
也第七句言天時第八句言人事以終首句
之義又按覆掌中杯必當時飲酒之俗大抵
欲其盡飲之意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

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鵷行鵷鷺

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小至注

笑語有時顛倒着衣裳顛倒衣裳詩東方何人

此詩首兩句追言為拾遺之禁中四句言今

為揚吏之勞末句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全

任功曹赴走府庭以參承都守令人傷心所

以退想御爐之香滿眼而浮也然今官守懸

隔不得追陪省探諫公之閑暇矣惟有承奉

郡將之召時或衣裳亦不暇整急趨其命因

嘆何人誤道此日陽生陰退乃愁盡之日不

知我之愁方與綉線隨日影而長也第

五句承第四句第六句應首句妙在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

爐烟上麒麟香孔雀開扇影還孔雀羽以孔

玉几由來天北極玉几書成王馮朱衣只在殿

中間派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此詩前六句追言去冬至日早朝之事末句

言其在華州之寂寞也拾遺供奉天子左右

故得近侍寵顧而殿上之御爐官扇玉几朱

衣得以相親而熱觀也麒麟不動金爐象瑞

獸之形故不動也朱衣內侍引班之臣故只

在殿中也去歲今日追憶於龍顏之側今年

此日山城之內所對者寒雲
凍雪安得不愁而斷腸乎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

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

玉朝來散紫宸。紫宸唐殿名見前心折此時無

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三秦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軍都為

雍王都廢立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驪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此詩疑在夔峽而作惟窮愁之至故形容獨老惟年年為客故異族相親也天涯之客今

日不過數步林壑之內而諸公在朝則此時正鳴玉珮自紫宸殿而出其榮悴懸絕如此

宜乎方寸摧折而嘆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一句第五句接第四句第六句生結句而又收前五句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

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金谷園銅駝俱在洛陽梅花欲

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棣萼言兄弟詩棠棣之華萼不離離

凡今之人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莫如兄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莫如兄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此詩公因至節而起還鄉之心言至後則日影漸長陽生陰退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乃

在蜀思洛猶因逆旅何也故言今雖在嚴公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然亦有何意味彼金

谷園銅駝陌陌豈非我之故鄉乎惟宦情之淡鄉思之濃故不覺梅花之欲開但懷兄弟思

鄉久別而言耳第三句第五句應劍南二字第四句第六句應思洛陽三字梅花欲開又

至後之時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

還當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

家初散紫宸朝。紫宸見前註口脂面藥隨恩澤。唐制臘日賜口脂

翠管銀鬋下九霄翠管銀鬋所

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賜而作也萱草初茁時本不畏霜雪却非因煖而生故曰還萱草

柳條則因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煖可為夜飲之樂況公還朝

節物之勝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為之喜而謀縱飲乎

晝夜

晝夜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煖

眼自醉春者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

索錢
二月昏睡不為夜短之故而乃中午困思至於日落夢猶未醒何也蓋以故鄉殘破中朝憂危窮兵暴斂之未已也然則公豈昏情而盡寢者之比乎第三句見其為二月之饒睡第四句見午睡至晚也又接後四句見公憂在國家而所願者去兵平賊足民而自比懷美豈虛語哉

夜

九

九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枕宿新涼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

書不至鴈無情

書鴈見前十月一日詩步蟾倚杖看牛斗

銀漢遙應接鳳城
此詩與秋興詩第一首辭語相出入黃氏以為在夔州非得之矣秋興驚者驚秋也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枕宿應秋水之句雙杵鳴應空山之句病久病故無書所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亘天能與長安城中相接而公乃下得喘也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寒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楚王宮楚襄王故宮

亂波紛披已打坼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惠

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女

鄭子真名朴居谷口修身自保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終

其清風足以激貪岸高瀑滑限西東

前六句詠江雨結句方言懷鄭典設因雨而不得往見也神女云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故第二句

言江雨早晚來自楚王宮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堦前短草

泥不乾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舞石

相川記雲陵有石燕遇風雨則行雲莫自濕仙

和眼都江無何忽遽未得安泊逆浪歸

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絕也微雨如絲故短草亦不沾泥柔枝之風亦緩矣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且將飛而復動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語亦規

雨不止故上水之舟
忽遽不可緩行也

白帝

白帝城中雲蒼色白帝城見前白帝城下雨翻

盆高江急峽雷霆聞古木長藤日月昏戎馬不

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

慟哭秋原何處村

前四句賦夔峽雲雨後四句因聞哭聲而傷時也兩大傾盆故江聲如雷霆之怒雲若屯故樹陰蔽日月之明戎馬又勞于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寡微歎不已所以其日雨後

閱有哀慟於遠村者公蓋即實事以賦之也或曰當崔旰之亂時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楚王宮見前咏白帝城西過

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知山村衰年

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

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此詩只是賦雨後晚景兼自嘆耳詩既成始以返照二字為題實非事賦返照也楚宮之北皆陰其景也如黃昏而滅西則雨過猶明也旅者急雨之跡落日回照江波搖動崖石

故城西猶明雨後雲深不辨山村故宮北已昏矣返照猶明而公已閉門以卧病不樂之故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旅魂未招安得不早閉門哉

地理

望嶽

西嶽峻嶒竦處尊西嶽華山也諸峰羅立似兒孫安

得仙人九節杖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杖

挂到玉女洗頭盆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

車箱入谷無多路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

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純容人上可長六七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

行接通天有一門華山記箭括峯上有穴終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

頂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白帝西

公在華州朝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登以豁其懷德之懷而未敢賦望嶽而次聯結照皆欲見之意也嶽鎮特尊故諸峯序列其下如子孫之侍父祖而不致亢也

公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車箱谷箭括門皆西嶽之名跡或是登嶽所由之徑也

黃草

也

黃草峽西船不歸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赤甲山下行人

稀赤甲山在夔州見在赤甲詩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

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

愁劍閣終堪據劍閣方輿云在綿谷縣聞道松州已被圍

松州在廣元路即劍外

詳詩意似指變治之間有亂兵城都又有叛者故云黃草峽之船不還赤甲城之人不出往來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劍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戈之故第三聯因念錦水之上知諸家獨被亂離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來而遙祥之曰朝廷

莫慮劍閣之險為成都叛者所據即今吐蕃已圖松州則蜀道自有近憂勿深慮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灩澦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在夔州巫峽口方輿云在夔州西南二百步瞿塘峽口蜀江之心水經云白帝城西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峽以此為水候舟人即應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不其名曰灩澦

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

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

金鹽井蜀郡家

此詩觀灩澦堆之漲有覆舟之事而作也諺云灩澦如象云云今既沒亦根涿別江水暴漲可知其愁也為驚龍喜皆因水多之故惟有人漁子習於水嬉歌而回首其意自得商估舟販賣其所載者則登岸而泣也又有鹽船幸濟而全者公因戒其舟中之惡少年言此後莫盡傾鹽井之所出以冒險使倖而過貪厚利也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畧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折雲

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扶桑見前詩

將詩註弱水東影隨長派弱水史記在西海不能負一羽杖藜

歎世者誰子泣血逆空迴白頭此篇首尾賦景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旌旆樹之猶恐不禁風高而什其峭拔險窄如此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光綽綽而凌空也俯而觀之鏤拆之中雲氣陰翳者龍虎所伏也江水清淺之慶日光圍抱者帝龍出曝也遠而望之東海扶桑有西向之枝正當海岸之斷石西派弱水其東際之出則皆倒影而隨派此四句皆狀其最高而後見也末則公自隱名而言其登高遠望感嘆當世至於血淚洒空且憂回其白首也然則公之悲以天

集 3-621

下非若牛山
峴首之泣者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

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水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牕宿霧

濛濛濕朱棋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

東晉石勒侵阜陵命王
尊假以黃鉞出討之
投壺散帙有餘清

遵字第孫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雅
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句暗用其事以

比衛伯
王也
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此詩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意
故極口稱美而未已前句言其樓之高度次句

言其新成也次聯體狀亦見其高亦見其新
第三聯言伯玉仗鉞坐於樓上寥闊帷幙望

見之者皆瞻仰其美而樓又有畫矢書籍
列焉故云有餘清見其不尋常武則多暇而

尚文事也公移蘭少暇口故多與參佐同登
此樓一時江漢之上有如此之風流足以起

萬古之情
之仰慕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

還高下
二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謂天地也天清而地濁
三伏炎蒸生

有無三伏立春木代水生木立夏火代木
生火立冬水代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

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日金也夏至後
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

伏
推轂幾年惟鎮靜
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
推轂曰間以內寡人制之

間以外將
免裾終日盛文儒
臣雖愚陋則何王

之門不可
白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受簡謝惠連雪賦云梁王遊於苑園
援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

此篇公以前詩未盡其工又作以奉伯玉也
前篇頌聯雖巧麗而此篇則雄渾壯觀矣此

樓在江陵城之西北而江陵乃故楚之都城
也惟其雄壯高大故登之以望遠見衛岳出

於雲氣之外岷江洞庭散源於地中也次聯
言俯仰之間天高地下此樓中立其間高敞

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為有乎以為無乎
言不待問而可知其無也後四句仍為歸美

伯玉言其幾年專制閭外惟鎮以靜不生邊
虞而終日與居者多文學之士也末以雪

賦中相如受簡於梁王之事比奉衛
王之請賦而謙言老不及司馬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高樓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洒衣裳脩然欲下

陰山雪
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
相近其地四時常有雪
不去非無漢署

香
漢署備漢言唐指當時之省署香漢絕壁過
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真賜還疑出尚方後漢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官其臨至輒有變是後東南來於是候是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焉乃詔尚方視之則四年中所賜高書官履也

水樓之則四年中所賜高書官履也欲言言極涼也公前為嚴公所表除檢校尚書員外郎自可隨朝舍香奏事然而不去者愛此水樓之涼也見其甚不相舍即石壁赤色雨溜斑駁雲過而日光映之故如開錦繡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二句即水樓上所見之景也末聯用葉令故事此終明府言其居水樓之清高疑有仙風故云然耳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棋奕方言

四

十七

十七

此篇專美然宰首以邑宰然軍之事對起第
三句言終明府能繼終軍故其奔繡之節操
猶存第四句言終明府能為政故子駿之流
風餘韻今見於此也第三聯言明府好客令
人親愛過者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處之
翁亦來此水樓賦詩以美之也末聯即述景
趣蕭洒此亦清寫明府好客之清致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

來天地錦江在玉壘浮雲變古今玉壘山在灌州滿水出焉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寇盜謂吐蕃寇成都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後主先主

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使

人思諸葛梁甫吟者昔齊景公有十三人曰開疆公

孫接古治子持功遂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

之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

孫自刎田古意亦從而列焉諸葛孔明因出齊

城門作是吟以嘆之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

里門中有三墳繁繁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

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波譌

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也傷心之際舉目而望江山因感春色擁江

而來自有天地至今如此而玉壘山之浮雲

謝古今變態之不常也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北迷宮宿室猶尊而斥使吐蕃毋入寇也宋聯又即樓前所見謂後主亡國之君猶得謝祠先主廟中是可歎也故為梁甫吟以憶諸葛公惜其興復漢室之志不遂也

閨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五更更者經也三峽星河影動搖三峽有正峽明月峽廣澤峽影動搖漢武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

事音書湯寂寥

此詩公因夜宿閣中高寒不寐持曉而作也首句驚歲之晏第二句見持曉之時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壯持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然此二句雄渾灑亮冠絕古今矣第三聯亦因曉而歌哭俱動也閣戰伐者傳聞軍敗而士卒之家哭求懸感忠逆賢否之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此於人事多違音書久絕如此之寂寥者乃適然也豈固為我之困耶

眺望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方輿云梓潼左帶涪水涪水

涪水皆蜀梓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

州射洪縣志雋州為越雋郡有越水雋水三蜀

蜀為郡後水散巴渝下五溪巴渝二州名五

溪夷夷謂雋縣雋縣百縣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為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

為携

首句言公之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

而其地少寒故仲冬始有淒淒之景也次聯

中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之大涪江分派

末流之遠也獨鶴飢鳥亦望時所見風日疾

寒天色已冷故問何事而舞覺得鳥飢而欲

啼也酒暖乃色綠射洪寒輕故此時仍綠而

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為我携杯至此

而飲我乎又按第二聯首出山水二字又與

立春日吹笛二詩同格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西山即雪山又名南浦清江

萬里橋萬里橋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

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

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此詩言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搶攘同氣乖違而一身遠客於此衰老多病官位不顯暑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索適以增其傷感也

亭榭

○滕王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處。綠

蘿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

知還。亭在王臺觀內唐高宗調露年中滕王任閬州刺史作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

又有碧落碑在焉

此亭子在道觀中故以仙家詠之言亭子枕巴山近道陵上昇之處尚可躡丹梯而登也第三句言亭前之物第四句言山上之物策三聯又詠亭前之景江石之懸令人愛之而動心花蘿之密又爛然滿目此地之人至今歌詠滕王作刺史之日每遊此而忘歸者以有江石花蘿之景可觀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鄭縣屬戶牖焉高發興新雲

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山。岳蓮華山記

千葉蓮花因名曰華山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周武帝寶定五年大冢宰晉公宇文護所築華山峽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擅道海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嵩屯大路以絕道肅之糧

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燕喻小人欺君子蜂趁人喻群小趁權

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亭子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公之新興也其日天晴故高則見蓮花峰之俯臨官道

遠則見柳色之遙離官也其日春暖故雀喧蜂亂此又近之所見皆足以發興者也惟其興之發故以一詩為未足欲更多題以寫此景又衆人皆帶而公獨留則若吟傷神且一吟而止也

果實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饒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總饒貧人謂舊日天下太平家給人足至高秋時桃熟皆以分

銀錢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結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簾戶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之妄打慈鴿此非有愛物之心而何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詩疑是公再歸草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故題之也言升堂之徑舊時直入而不斜五株桃樹亦任其遮過此徑人行其下今樹拔愈繁往來之人遂由斜徑而升堂矣因言舊時桃實秋來皆饒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垂簾當戶每通乳燕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有慈鴿來止亦其肯任其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而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應首句升堂而言也末聯言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

心章

廿一

家家有寡妻處處有群盜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混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嘆者非止桃樹而已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按唐李潮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

名臣各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

顯句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政殿東公為

左拾遺錄退朝華出大明宮與第五首詩金盤

門下省玉筍無消息唐制賜近臣櫻桃有宴故此日嘗

新任轉運

此詩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也自紅其選饋出於野人以籠盛之所以細細傾出至於數回猶恐其觸破傾出雖多作其句圓如許之同也第三聯遂憶往往時任左拾遺之時同雷省臣之賜聲出大明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哉因感君恩遂言今日玉食亦不知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宜自寬仁其派寓若斷蓬之轉矣

舟楫

進艇

心章

廿一

南京久客耕南畝南京明皇幸蜀後號成都北

望傷神卧北牕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

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老飲

蔗漿捧所有瓷罍無謝玉為缸

此詩公因與細君泛舟而作鑑在第三句見題而首尾皆為進艇之事言其留滯蜀中尋於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輕傷神而偶卧也因欲遣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看稚子之浴江且以眼前妻子相聚為娛而已蝶之相逐蓮之並蒂雖若指進艇時所見然其意實比夫婦同舟所謂與而比者也末言以瓷為飲以蔗為漿隨其所用有而携在舟中且以瓷罍盛

茶與我其繁白亦不讓玉鉦之盛
酒也始者傷今則可以怡神矣

城西陂泛舟
西陂即漢陂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

牙檣動古歌辭以象牙作檣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

浪搖歌扇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燕歸飛花

落無處石小船能蕩槳百盡那送酒如泉

此詩亦所謂艷曲者矣首言歌姬管籥之盛次言牙檣錦纜之移在樓船可望不可親也

悲遠天簫曲於天也自信其動徐看其牽中流自在行也第三聯情景辭句麗而不淫所

謂麗之則者也末聯雖寫實事然在樓船上數見小船蕩槳送酒而來亦甚風度信可樂也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

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

歸華表橋前二柱曰華表又續神記遠東城門有華表柱有白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

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日落青龍見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鬻藥

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題柱成都府有昇仙橋司馬相如西去題其柱曰

大犬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知君材

是濟川功濟川高宗命傳說若合歡却笑千年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驅石齊地地理記秦始皇作

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輟鞭之石皆流血

此詩首句言此雖竹橋而結構牢壯與木橋相同也次句言人不必憂寒涉水而行道通

也第三聯上句用事下句比竹橋如青龍而長句言李司馬造橋之妙如此可以知其有濟

川之林僧高宗傳說之事也合歡者諸公相

會觀橋之際因笑秦始皇梁海之難卒無成功不如李公竹橋之易成也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鶻鶻滿晴沙自知白髮

非春事且盡芳樽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

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肯傍青門學

種青門見前

此詩第五句近侍只今難浪迹言不容浪漫

周述於朝間矣其蜀拾遺明甚次聯言我自

髮之生非關春事自不相妨且陪鄭入大書
飲悲此幽江之物華耳物華指起臨二句也
頭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矣
然不免無家則祿仕之計豈容已乎言必須
更受一官故末聯又勉鄭八丈出仕而未須
隱也謂我白頭者猶欲仕况如大人之強健
者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

按鄭潛曜廣文學士慶之煙也尚明皇臨晉公主故曰主

家公主

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

漿梳碧瑤瑤寒誤疑茅堂過江蘆已入風磴

七言下

七

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

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見前王臺曉詩鄭

谷鄭子真耕谷口見

時聞雜珮聲珊珊

三四

此詩前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貴氣象自

可見也煙霧霏微簾紋清滑洞中深陰香故

也酒濃而見琥珀盃之薄冰水而與瑤瑤按

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以有此公獨覺其陰

寒誤疑入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

涉風磴在雲表除羣之閑矣因此覺得關馬

洞中乃秦女鳳樓之比非若子真之谷口故

得瑤瑤玉之聲清亮可愛又豈草堂之所有

乎可謂

誤疑矣

音樂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

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朝騎中宵堪北走

此是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

彌城聞之皆悲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派弟

思遂棄關而去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溪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故園楊柳

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七言下

廿八

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

事次聯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

第二句也堪北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

之思可使之背道也想南征者因此笛聲之

切而思桓伊之善弄也然武陵一曲未有所

考疑或是馬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笛而有

感也末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

柳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

與斷腸

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

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膺

後春生驚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

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毛恣遠遊在野只教

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本一生自獵知無敵百

中爭能耻下韝鵬礙九

深憂三窟馮驩謂孟嘗

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

速潔白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奇毛不肯

深藏而恣意遠飛也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

奇毛者只教竭其心力終不可得衆人何為

欲以網羅求之耶或疑千人當作千人言此

鷹在野千人何事意亦似通千人猶言衆人

謂求之者至於千人之多也本是野鷹不受

人招呼故云一生自獵又且知無他鷹可與

為敵故百發百中愈矜其能耻於下人臂構

之上以馴養也此鷹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未

言如大鷹之翼飛礙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

有兔穿三窟之內則不必深憂矣言其學空

搏擊猛鷲之甚但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

超紫塞崔豹古今註秦所照長城土玄冬幾夜

宿陽臺陽臺見神虞羅自覺虎施巧春燕同歸

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此篇詠黑鷹也鷹如漆世所絕少故云不省

人間有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蓋北方純陰

水黑色之地故當產此黑鷹也從北極來故

起越紫塞之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

遠矣虞人自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虛

施其巧而已鵬蓋春主之後向北而歸則與

鵬之北向者同途必為所猜而不敢同飛也

末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爪

目實非凡鷹可比亦徒有所嘆羨而已又按

白鷹常有故結語尤為抑揚之詞黑鷹絕無

結語深致

贊美之詞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

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

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

沾巾

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

潭州兩見春燕然猶在案燕子入我故園曾

認我為主矣今在舟中不可相作特因社

後遠來看我一度也第三聯以燕之寄人居

室比已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言暫來舟

中又惹落花而去益使我傷春之莫也

虫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裡
琴瑟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
經花盡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
未歸

此詩言初見螢飛有一螢從疎簾而入又入
聖人衣襟而明忽然飛過屋中覺琴瑟冷
不肯留照復出簷前則有幾點亂飛若星宿
之稀疎却入傍井欄而飛漸添多矣其偶然
經於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也以上六
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則言客居衰老見

之生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

太守脩學宮蜀地大化崇好文雅符信也漢
制以竹長六尺分而相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
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為代古之圭璋但使
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在留京師左以與之但使
聞聞還揖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

美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

之黃鶴云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萬州梁山縣
相拔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興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出嘉魚然則蜀多丙
穴也方輿云達州明通縣界峽中其穴九十其
中皆產嘉魚酒樽卿簡不用酢卿簡成都紀卿簡出
嘉魚

故曰卿簡五馬舊曾讀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卿簡
故為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讀潛夫論
寶應元年七月嚴公綽朝公亦去成都周遊
梓潼間者十年至廣德甲辰春嚴公再鎮蜀
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言得歸茅屋者自武
去後成都多故公不敢歸及今始得歸也嚴

公再來閬聞之民必復還前日揖讓之風俗
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公言但使民如此還
淳則已之早去草堂松菊荒蕪亦何恨矣况
丙穴之魚常食而知其味之素美卿簡之酒
五馬亦能識小徑而今數遣書和促待我歸
來矣必又將行蜀具酒魚而來訪也又按成
都尹李以太守而陞故公用文翁五馬事稱
也

嚴公

嚴公

嚴公

嚴公

嚴公

嚴公

盡泥復荆州更新習池晉山簡字季倫永嘉

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於池上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清江白蘋春暮之物也公對其程及至草堂猶見餘春意喜之辭也此故園指浣花溪草

堂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并州作故鄉者矣重見故園之春而遠境無虞府

相似其歸途之喜為何如耶公嘗遣弟占校草堂則公鶴鶴宜長教恐其體比隣

莫浪聞恐其延俗客也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徒之以坐不為輕訝鶴鶴之群則

自制之終不令其恥也此聯預言到家之事無非喜詞末自比草堂為習家池此

嚴公為山簡言嚴公不過草堂者二年其派風餘韻未竟其盡况受再鎮之命而來其賞

三

又新則俗客相遇自絕而比鄰亦且不厭我矣

竹寒沙碧浣花溪浣花溪梁益記漢水出渝江

與云在成都城西居人多造彩箋故號浣花方

五里一名百花潭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

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

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蕭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

如泥泥按神官小說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

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竹繁不洗其寒陰映沙亦成碧色矣橘刺藤梢無人剪伐亦文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為割刺所傷直以出入為憂土著之人為密竹所隔亦難

認其東西也室中書帖藥裹無人拈動必為蛛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存野店山橋之間以公不在草堂而不相過矣末句却問嚴公肯來藉庭前茂草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藥茶積先拚一醉以同卧於草堂也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

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祗憑黃閣老黃

老指嚴武兩省相呼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甫為左拾遺正職兩省也草堂為藥必盛公詩又

藥欄還來看義顏欲付紫金丹道家有紫金火藥欄可見

為筋變髓矣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

三

四

難

此篇言向時常恐沙岸善崩不已將損及芍藥之欄故徙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為堤防以

減殺風湍不使其崩沙岸也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斬惡竹則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今

皆不能身親為之但望嚴公使人料理而老之煩則欲其求丹藥以養之耳蓋三年在外衰老羸瘦之甚始信世間有此艱難故

欲歸來僊息而生理則又未能事之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錦官城見前烏皮几在還思

歸烏皮几以鳥皮製凡也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隣

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

揔我雲鳥陣

雲鳥陣太公六韜以車騎為雲鳥之陣所謂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不妨遊子菱荷衣

蕭

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鳥皮
凡在而已然猶不忍舍此而思歸也昔者之
去恐亂兵入我草堂故避之耳今者之來已
恐隣人多有避兵而不存者因嘆天地許大
而我乃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更且懷思
古人常多感慨然回首兵戈若此百念皆廢
甘心自息其機事矣未承上言雖則風塵未
靜皆言有嚴公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隱
者之衣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

王

王

信

殊方又喜故人來

重鎮還源濟世才 武嘗三鎮蜀在乾元

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元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常惟偏裨終日
待偏裨諸將校也

不知旌節隔年回

欲辭巴徼啼鶯合

遠下荆門去鷓鴣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

懷抱向誰開

此詩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尹之命故且待相見而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相見而成都重鎮之地必須得濟世之才如武都方稱其任也每日惟訝諸將郊迎不至不知嚴公隔歲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又言我之行欲出巴渝境上正為驚啼相

合之時於是出峽遠下荆門乘快舟之便也
然猶遲遲未去成都者身老之年時危之際
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蓋平生知己如嚴公
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待之意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
獻納武后初置區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區使玄宗改為獻納司存雨露邊
使地分清切任才賢
舍人退食收封事 漢舊儀奏事使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
封事宮如開函近
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 日封事宮如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
窗點檢白雲篇
楊雄更有河東賦 楊雄字子雲漢成帝時客

王

王

有薦雄文似相如
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幸甘泉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雄以
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上唯待吹噓送上天

按獻納使封區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今田澄
必以起居錄獻納故篇中專以受言事美之
而終欲因之以獻賦也言理區之署審通中
業非賢才不得以任此今田舍人既畢注記
之事而退後來獻納使之司存收人所上封
事什與宮女使之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
環閣會朝而人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
篇者山林之上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
言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
而地今之清切也末言我又在賦欲上專望

會人陳進而後得微
御覽推獎之意耳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高適為西川節度使兼吐蕃
詩代還用為邢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地理志
汶水名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
飛騰無奈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總戎通先
度使後為西川節度使方駕曹劉不啻過方駕言並
齊肩也不啻猶過多也曹劉魏曹植字子今日
建劉禪字公幹皆有逸才建安七子中人
朝廷湏汲黯漢汲黯字長孺建元末為主爵都
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召

三十七

為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年卒中原將

目憶廉頗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曰吾獨天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天

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錦水錦
江水也

公初識高常侍必在兗州之境故云汶上又
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乃出授節
鉞入為侍從可謂騰騰矣其官楚蜀也雖淫
重兵然論名位之極尤未止此其詩之妙則
與曹劉並驅而又過之也汲黯在朝淮陽寢
其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為有用也末言我獨
為天涯之春色催其老景惟其憶別之淚甚
多錦水為之增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章奏揚州
金印也紫綬也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
神湘西不得歸關羽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
冠將軍擊江北先主西河內尤宜借寇恂後漢
冠將軍擊江北先主西河內尤宜借寇恂
字子翼光武收山東河內郡拜恂為太守又為
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盜賊悉降百姓遷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朝覲從容問幽側

三十八

勿云江漢有垂綸

三十九

首句言其人才之美次句言其章服之貴額
聯言其力量謀為之大發揮其能事雖天地
亦為之而轉教習精兵鮮鬼神亦為之驚動
蓋大言之而過譽之也頸聯用關羽寇恂二
事言梓州亦當再留章奏不當聽其行也關
羽其任留後寇比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
亦任所當言矣使之勿云刀反辭以激之也
有一作老則言其尚可用而恐天子疑其老矣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寒落三年坐劍州但有文翁

能化俗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興教化
明敏有才者張叔等千餘人親自屬遺詣京
師受業博士數輩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
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
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
不絕至今巴蜀多焉知李廣宋封侯從弟李蔡
文雅文翁之化也
俱為郎中文景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
中封為安樂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
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常與望氣王朔言之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龍西
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許而同日殺之
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降巴降此乃將
得封侯也路經灇潁雙蓮鬢
灇潁堆在天入滄

浪一釣舟我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召除黃門侍郎以西京
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思鄉
賦因名

仲宣樓
按公寶應元年將由峽下江陵故作此寄別
李劍州因嚴武來作尹遂不果行此作與奉
待嚴大夫詩蓋同時作也驅今古者言其高
義盡今古之人與之齊驅也如此高義而察
落遠郡父而不起亦可念矣文翁用郡守事
亦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事未封侯應察
落之句第三聯言其赴荆南之所經下句言
至其地也末言兵戈之際再會應難我到仲
宣樓上唯有四首
春風以相憶耳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後漢馬援字子淵少有大志
將功曹非復漢蕭何蕭何與志重翻為孫策功
還府卿復以功曹為
吾蕭何守會稽耳
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
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驪駒逸詩
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
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石次玉又大貝可為
珂裁為馬
勒飾者也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唐志東官官有左右贊善大
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
補儀章贊善必奉見素之後見素杜陵韋曲未
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兆人

央前杜陵老曲並在長安未央宮漢高尔家景

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常杜卿中佳語曰

五北去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洞庭春

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范蠡為越相功成

此詩公必在荆南漢章七賢善北歸也韋杜

二族皆在京兆部內都城之南故云卿里又

云宋央前韋氏多有位至宰相者故云最近

其在未央前故云去天尺五甚近之辭也第

二聯言贊善北歸則遇雨雪之寒乍開下句

言公南遊則見花柳之春已盛蓋北寒而南

暖故耳末言當此之時洞庭春色惟添公子

之別恨而公且泛湖以忘歸也九歌云悲莫

悲兮生別離又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既謂之

春色又云悲公子者別離之際好景

乃生悲也春色第六句花柳是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

○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

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如醉

於馬上往來輕塵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

險行

崔評事公之表弟又為賦簡故其辭直致之

甚江關指崔之所居第二句言自天明起坐

直至中午不見遣馬來迎倒句法也次聯言

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色兩細儘可入城最

赤甲濱西之居在夔城外而崔在城中許處

公也後四句只是促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

怯雨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崆峒山名河隴降王款聖朝

馬總肥春首宛馬大宛馬將軍只數漢嫖姚

嫖姚漢書霍去病善騎射漢陳留阮瑀誰爭長

武朝從獨青為嫖姚校尉

陳留阮瑀字元脩京兆田郎早見招京兆

與陳琳並為曹操記室

漢田鳳字季宗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

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此詩前四句先美哥舒翰見田九不失其可

親也首聯言哥舒翰自隴右入朝者為有降

王款附於大唐也第二聯上句言當時邊將

所得宛馬食首節而肥下句言當時邊將

名無過哥舒翰者如漢時獨推霍去病也第

三聯上句用曹操既稱事比田九為哥舒

翰所辟下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誰爭長言

其獨步早見招言其少年也末言哥舒翰

下人才之咸皆賴田九引進未必獨

無引薦杜公之意蓋囑之詞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
徵君晚節傍風塵
楚妃堂上色殊衆
海鶴堦前鳴向人
萬事紛紛猶絕粒
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
不似雲安毒熱新

首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隱居而今年老乃因兵戈奔走在外故云空復春也次聯言徵君操行潔白過於衆人如楚妃在堂上衆女之中其貌獨美然晚節流寓他鄉如海鶴不能冲霄乃馴於階除以鳴向人第三聯言我非不為隱者之高情應接多事之際尚

求辟殺之術然而繫於一官不遂高蹈者實因世亂藉以藏身耳蓋吐其心事於徵君也末又美徵君在開州度夏多涼不如我在雲安為毒熱所苦此亦寄贈相慰之辭耳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
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
於近鄉按杜位宅守歲
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

雖皆萬里去悲君
已是十年流于况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
玉壘題詩心緒亂
玉壘山在灌州

青城縣公時在何時更得曲江遊
曲江在長安城北為勝遊

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按公在嚴武幕為參謀時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蓋在以前未相見時寄之也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其憂也次聯聞其遭流寓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其多憂而頭白也末聯言客中寄書而傷心者不得復述舊遊也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謫官尊酒定常開
崔吏部謫馬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瀘元辰叙西澧資湘諸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
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一柱衆梁皆拱此柱
盡欲問平安
無使來故憑錦水
將雙淚好過瞿塘灘
瞿塘峽名灘

崔湊必嗜酒雖以吏部謫為荊州司馬猶不廢酒故公隱之而專言醉也次聯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處醉酒方醒知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此二句見其尊之常開所以為醉司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己之人傾盡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便使可寄平安之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荊州耳

尋訪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拜難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干水竟日淹留佳客

坐百年粗糲腐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

來看藥欄藥欄花藥十餘月

此必遠來之客初至成都慕工部之名而求見也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蓋日近坐而以粗糲飯相饋見客之相親公之安貧如未乃囑其再來看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現其誠意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

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

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

餘杯

水環屋外忘機鷗落不掃門始開此四節寓其幽棲之志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同父同沾餘酒此四節寓其真率之意又見公之甘貧而諧俗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元戎詩少雅元戎十乘以充

雅邑外謂之郊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

使節川為一道以嚴武鎮之地分南北任浮

萍為南北對峙南也獨如張翰張翰字

晉人曾謂之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

入各朝日吾亦有幸北京使同舟即去不告家

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嘗與子

采南山蕨飲三江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

意耳富貴何為耶遂引去皂帽唐兼似管寧

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孫

之不就家食好學坐一簞床五十年當寂寞江

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隋天文志少微四

大夫之位也一名靈士

此詩首言中丞以大將而少引兵從以出城

兩川而提其節以撫安全蜀故視中原雖有

翰管寧自比書其去朝居此不獨如翰之乾

居言寂寞之濱雲霧胸真無人知有靈士自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
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
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慶
交懽十四美

嚴公自携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厨起職賦
其饌具之盛購從之多次聯述嚴公所以睦
草堂非因中使徵求嚴士之急實由嚴公禮
貌賢者不自尊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地僻
江寒人所罕到而嚴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
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

盡交接
之懽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

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

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繡衣皂蓋能忘抑野梅

皂蓋漢志二千石戲假霜威促山節酒成一醉

習池即習池晉荊州峴山南豪族習仲有佳園
池山蘭舟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

歸名曰
高陽池

此詩首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也及其
委開門之時適見江鸛之浴鄰雞之聚即所
觀而賦之也後因向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
携酒相過而使君豈不能至草堂而折
梅乎故借侍御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
堂而歸也高為蜀州刺史故用太守皂蓋車
守之舉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

沙苑馬苑馬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成都號錦

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謝安不倦

登臨費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與王逸少詩論

詞即安石阮籍馬知禮法疎法之士城之如醉

遊處也阮籍馬知禮法疎法之士城之如醉

小學言其負才阮籍馬知禮法疎法之士城之如醉

教訓阮籍馬知禮法疎法之士城之如醉

此詩公自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也言向
者拜拾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
性但喜幽居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貢奉
實為冒濫今日幽棲之地納錦江之魚乃其

直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此嚴公以阮籍自比
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達達之禮豈謂
其疎畧哉若果然枉教出城
而來則我當除道以相待矣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

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

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
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
以發寶賈客見之饒而掉口曰此燕石也與瓦
甃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星隕左傳傳公十八
年春隕石于宋五里隕自得隋珠覺夜明
化為石也又星隕如雨淮南

卷五

四九

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
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
隋珠徑寸夜有光明
南長沙郡繁何惜片時程

公在長沙因郭判官寄詩相問故酬之也言
我少弱年少但有虛名而已况卧病經春豈
有好懷惟其病也故留心於藥餌而廢詩篇
但因春來花開偶然有作爾然其作與宋人
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而滅
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
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岳口郭在岳州相去甚
近故末又囑其掛帆一來以面論詩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東閣在蜀郡還如何遜在揚

州何遜字仲言梁天監中作揚州法曹廳舍有
梅花一株遙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
任及抵揚州梅花方盛開對花彷徨此時對雪
終日與陰鏗俱以能詩名號陰何體此對雪
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
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
白頭

此詩起聯用何遜事比裴迪言遜在揚州見
東閣官梅而動興今迪登東亭逢梅花而賦

卷五

五十一

詩寄我亦如遜之風度也遂言此時但對雪
亦未免遙相思憶况於送客之際東亭別懷
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遏乎宜其賦詩
來寄也然幸尔只寄詩而不寄梅若折花來
則傷我歲暮之情矣折來且傷歲暮如何可
去蜀州同看必起思歸之愁也我今在江邊
自對一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
日夜生矣况又至蜀州而觀之乎意裴詩中
必有惜不與公同看東亭之
梅故公之和意為此言也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為滄水使韶比兼開江使通城都外江
下峽舟船從相杜鴻漸以黃

明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遷
治水使吳越春秋兩篇父功不成受誅乃退
山血馬以祭忽患赤縵衣男子自稱玄衣水
使者謂馬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馬乃退
三日遂獲金簡玉字
之書官治水之要
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

國燕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

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晉清岳字安仁才名

冠世為衆所疾極遷十年惠帝朝為黃
門侍郎作秋賦賦曰蟋蟀鳴于軒屏
早聞黃

閣畫麒麟黃閣漢舊何所造宜帝黃坊

卿弟故鄉同姓之弟非親族弟也起聯美杜
部次聯美杜鄉新第三聯言部為從叔所親

王二

菱捨舟出陸策馬隨行皆是論兵之地則在
舟中與解鞍之時其論可知矣而黃門之鳴
玉佩橫金帶者乃報主之身其貴重如此豈
易得而近之哉未聯因部以勉黃門言今別
時尤是季夏途中莫遲四度秋空吟蟋蟀如
潘黃門而已漢早歸朝策勳以宰相而與功
臣之蓋圖此乃
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橋亭餞成都賈少尹得涼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盃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
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
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班青史無勞數

趙張趙廣漢張敞宣帝朝

前四行即橋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之餞飲
也夫以刺史送客於野亭之上以玉盃行酒
而分韻賦詩其時物則千橘送香其天氣則
高雲生涼良不惡矣然以公則衰老自傷宜
其難於為別而實尹之賢名則從此入朝廷
定有陞擢矣既為南少尹必陞三輔大尹
故以趙張京兆
之事預期之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

、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盡熊頻中丞栢與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

王二

伯玉也熊漢制愛弟傳書彩鵲新彩鵲謂船

刺史車畫熊於轂

壓水遷轉五州防禦使五州唐書方鎮表夔州

使歸荆起居八座大夫人八座唐以六尚書左

為尚書故曰楚宮騰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

春與報惠連詩不惜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

章對惠連知吾班班鬢總如銀

都督防禦皆職按荆州刺史故云問俗盡熊

頻言時時按問民俗於荆州刺史之境見其
勤恤民隱不得少暇故遣乃弟奉書乘舟以
至江陵也其時中丞新兼防禦之職必因衛

尚書之力故道弟致起居於其太夫人也
三賦賦別筵之時景騰送水者騰月來消順
源至江陵也雲偷春者城上雲含海日之輝
見晴景也末之寄聲杜位言我非惜一諫不
以示汝當知向時二毛今盡白
矣亦為昔吟之故是以少吟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相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
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柳花紅勝錦生
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劍南唐貞觀
元年分天下
為十道九觸忤愁人到酒邊
日劍南道

此詩言多年相得至於壯年而後遠別則彼
此無音問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而偶兩相
見即為別筵可勝情哉所以柳花憎柳者為
其春色無賴之甚偶近別筵見之而觸忤我
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
會後說今別倒句法也

○又送辛員外

在惠義寺園曾送一絕句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
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
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
誰來上辰

前口句寓惠義寺別筵之景也隔日必與諸
公為泛舟之遊故曰何由得言其佳會難再
也公與辛員外自梓州至綿故云未擬回公
暫至綿將復還梓故云共誰來此蓋寺中之
賦別而預及綿
州之分手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
楓葉下檣搖背指菊花開食趨相府今晨發
公鴻漸也大曆二年六月劍南
節度使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恐失佳期後命
催南極一星朝北斗北斗長
安城名五雲多處是三台

三台星名三公之象
言三公上應三台

此詩杜鴻漸自蜀歸朝辟李秘書入幕杜蓋
先行李追赴之也詩言秘書乘輿而下適遇
峽江秋水之盛天地為之回轉其行故甚疾
也但見峽石巉巖而出楓樹懸崖而生者
則俯聽其葉落之聲船檣向後而直搖岸傍
之菊則背指其花開之慶此寓其乘濤順流
道路所經之景也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
以南極一星朝北斗比李八自南方而上長
安望五雲中三公者此
其赴杜相公之所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大家後漢書世叔妻班彪之
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之

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轍曰大家子殺為陳醫
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也賦以叙行李又
作女誠七章今行于世兄國著漢書未就而死
詔昭雖而成之宋音姑者尊長之稱如婦於姑
之義也
風生洲渚錦帆開青竹筵迎船出楚國
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老病薦冬月思羹
食宗乃竹中泣而告天須臾降為之生持以供
母曰白魚入饌來妻麗氏麗威之女至孝母
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所流而汲母嗜魚膾炙
婦常力作供膳母性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之
舍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離別不堪無限
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離別不堪無限
黃鵠池也齊時和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恹煩

類勸酒和黔陽州
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之母隨子面
之景借泣竹羅鯉二事變化用之見其奉母
之道也第三聯言別意雖不自堪然此難危
之味深損判官之才有以濟之使慕之碎不
可留也末則恐其別後音問之少而添致飲
錢之殷
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貶老
陷賊之故關於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院
貯柿葉數屋日往來葉書之

殆遍著圖山水自駕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
尾曰鄭虔三絕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
士著書八十餘篇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
為受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家
章還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
崔圖使繪齋壁虔即新解於圖卒免死貶台州
司戶參軍樗散之才言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
不合世用也出莊子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
傷心嚴謹日百年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
路盡交期

此詩首句言非世用而又老矣不過能飲
此詩首句言非世用而又老矣不過能飲

天安
後無期
期而會亦無由矣故末句直期地
見也

公安送常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
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
之帝數有司日哈可更一升號之曰逍遙公
又舊唐書常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嘗於驪山
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為道送公名其所居
為清虛原幽棲谷世系未以竟之後為送爾
通公房嗣立之後為小官送公為以別之送爾
維舟惜別慈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

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

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常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直
最之詞次聯聯其頻附書來乃見念我之情
不必廣傳我詩公以當世自居明矣後四
句但言世亂向老而重以離別之愁耳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兵戈不見老萊衣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
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

作嬰兒時
何欲觀之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
弟妹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荆州
記宜

都西
人負力
入西門
峽之西江寒樹影稀白馬江陵此別
縣有白馬州

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此篇為韓十四亂後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
詩也言亂世不見有人職彩以娛其親者因
嘆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
聚為一家而韓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見
親庭乎第三聯言韓往江東自峽中
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街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
同谷縣公

乾元二年冬寓居同谷至
大曆五年為十二秋矣遠愧尚方曾賜履尚

乃主造御境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

器用者
膠漆雷義字仲公與陳重景公為友漢順帝朝
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
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一辱泥塗遂晚收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李杜齊名本漢書雲帝黨事起杜密免歸
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

次時人稱李杜為又有李
固與杜朔雲寒菊倍離憂

同谷縣與李衡相慶乾元二年
洞庭之上逆計之已十二年矣
校員外郎得與尚方賜履之列
以受真賜故云遠愧而又嘆其

尚
久
一
矣上
相比
於一別字純是窮字第三聯言與李
衡相慶漆之謂亦難比並而甫
侯辱在泥塗遂不為朝廷所用
下句應次聯末用漢之李杜
竊實見其名行相次難
望雲看菊倍增其憂也

宇文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

子重泛鄭監前湖

崔司業及尚書未詳其名鄭監名實其
宅前有湖公於李之芳筵既聯句贈字
文又與吳或泛
湖以叙別也

鄭康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

還出浦蒼巾歌側未迴船尊當霞緒輕初散掉

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酪西晉池晉山蘭

習氏園池醉歸時兒童歌曰山翁出何君看

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所無所無

鄭谷去寅緣客口漢興有四皓其後有鄭子真

和乎二

聘子真不

此詩

也

舟

此詩

也

舟

此詩

也

舟

此詩

也

舟

此因勝故備引泉之竹有勞而示歸必贊之

池言山陰日曉之際連筒之泉其來甚細故

城中之水不聞其與人爭也望其取水而歸

取未及故公有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

未用一之錄來自高山青雲亦為之沾漉

獨能

水也

其夜深

下卷

終

杜律註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元虞集撰集有平獮記已著錄是編所註
杜詩凡七言近體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楊士奇序
稱其解題桃樹一篇瞭然於仁民愛物之旨深得
杜意必伯生所爲然歐陽元撰集墓碑不載其有
此書觀其詞意亦皆淺近考元趙訪學詩於集而
所註杜詩乃無一語及其師董文玉爲趙註作序
亦疑虞註之非真然不云實出誰手案曹安謫言
長語稱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著杜詩演義曾昂夫
作傳有此名又有刊板惜其少傳往往誤以爲虞
伯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亦云徐竹軒以道嘗謂
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宣德初已有刊本乃張姓
某人註渠所親見合二家之言觀之則此註實出
張伯成手特後人假集之名以行耳王士禛池北
偶談謂伯成名性江西金谿人嘗註尚書補傳吳
伯慶有輓詩云箋疏定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
碑此尤可爲明徵也

杜律註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元虞集撰集有平獮記已著錄是編所註
杜詩凡七言近體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楊士奇序
稱其解題桃樹一篇瞭然於仁民愛物之旨深得
杜意必伯生所爲然歐陽元撰集墓碑不載其有
此書觀其詞意亦皆淺近考元趙訪學詩於集而
所註杜詩乃無一語及其師董文玉爲趙註作序
亦疑虞註之非真然不云實出誰手案曹安謫言
長語稱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著杜詩演義曾昂夫
作傳有此名又有刊板惜其少傳往往誤以爲虞
伯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亦云徐竹軒以道嘗謂
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宣德初已有刊本乃張姓
某人註渠所親見合二家之言觀之則此註實出
張伯成手特後人假集之名以行耳王士禛池北
偶談謂伯成名性江西金谿人嘗註尚書補傳吳
伯慶有輓詩云箋疏定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
碑此尤可爲明徵也

杜律註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元虞集撰集有平獮記已著錄是編所註
杜詩凡七言近體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楊士奇序
稱其解題桃樹一篇瞭然於仁民愛物之旨深得
杜意必伯生所爲然歐陽元撰集墓碑不載其有
此書觀其詞意亦皆淺近考元趙訪學詩於集而
所註杜詩乃無一語及其師董文玉爲趙註作序
亦疑虞註之非真然不云實出誰手案曹安謫言
長語稱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著杜詩演義曾昂夫
作傳有此名又有刊板惜其少傳往往誤以爲虞
伯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亦云徐竹軒以道嘗謂
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宣德初已有刊本乃張姓
某人註渠所親見合二家之言觀之則此註實出
張伯成手特後人假集之名以行耳王士禛池北
偶談謂伯成名性江西金谿人嘗註尚書補傳吳
伯慶有輓詩云箋疏定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
碑此尤可爲明徵也

杜律註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元虞集撰集有平獮記已著錄是編所註
杜詩凡七言近體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楊士奇序
稱其解題桃樹一篇瞭然於仁民愛物之旨深得
杜意必伯生所爲然歐陽元撰集墓碑不載其有
此書觀其詞意亦皆淺近考元趙訪學詩於集而
所註杜詩乃無一語及其師董文玉爲趙註作序
亦疑虞註之非真然不云實出誰手案曹安謫言
長語稱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著杜詩演義曾昂夫
作傳有此名又有刊板惜其少傳往往誤以爲虞
伯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亦云徐竹軒以道嘗謂
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宣德初已有刊本乃張姓
某人註渠所親見合二家之言觀之則此註實出
張伯成手特後人假集之名以行耳王士禛池北
偶談謂伯成名性江西金谿人嘗註尚書補傳吳
伯慶有輓詩云箋疏定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
碑此尤可爲明徵也